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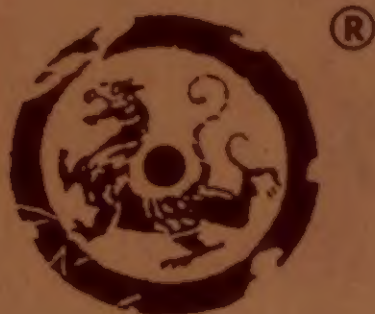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七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71)



儒藏

B222

30

(71)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唐一庵先生年譜	明・李樂編撰	清・王表正重編	許正綬三編	……	一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唐鼎元編撰	……	……	……	一 二 三 三 三



儒藏

目錄

唐一庵先生年譜

明·李樂編撰

清·王表正重編

清·許正綬三編

李文澤校點

王曉波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咸豐六年刊本

《唐一庵先生年譜》一卷，明李樂編撰，清王表正重編，許正綬三編。清咸豐六年唐氏書院刊本《木鐘臺全集》附。

唐樞（一四九七—一五七五），字惟中，又字子鎮，學者稱一庵先生，明歸安（今屬浙江）人。弘治十年生。嘉靖五年進士及第，授刑部主事。以上疏論李福達獄事忤世宗，斥為民罷歸，講學著書四十年。隆慶元年詔復職致仕。萬曆二年病卒，年七十八。唐樞少學於湛若水，其學以討真心為宗旨，又留心經濟世略，嘗周遊數千里，邊關險阻隘塞，皆親歷焉。前後著書三十餘種，其門人彙刻於木鐘臺，名曰《木鐘臺集》。《明史》卷二〇六有傳。

李樂，桐鄉人，明隆慶二年進士，官尚寶司卿。王表正，又名開先，寧海人，清代舉人，仕歸安縣教諭，康熙時曾編《唐集輯要》。許正綬，清咸豐間為湖州府學教授。

此譜最初為李樂所編，復由王表正、許正綬重編。年譜紀事詳盡，於反映譜主生平之重要文獻多全文附載。又，王、許二人對原譜疏誤亦有釐訂，故多信實。卷首附錄《明史》本傳，譜末有墓誌銘，往往可與正文相互參考印證。末附序跋及請刻文集並年譜公文，今別為一卷。



儒藏

唐一庵先生年譜 像

唐一庵先生像從峴山
十五老人圖摹出



官不五旬、集大成卅種。遊甘泉門、接姚
江踵。曰：討真心、發矇決壅。言未大醇、
詣臻沉勇。我拜公堂、瞻之神竦。我輯
公文、讀之語重。道貌粹然、士林推奉。木
鐘木鐘、聞聲日昃聳。

許正綬謹題



唐一庵先生年譜三輯凡例

一年譜輯於李臨川

樂烏程籍桐鄉人隆慶二年進士尚寶司卿

抄本也再輯於王開

先

表正甯海人舉人歸安縣教諭按開先名啟允次字敬避憲廟諱所輯年譜及唐集輯要名表正間復用啟允修

改未完

刊本也李輯抄藏魯魚滋甚王輯本李輯而過於簡略故也

茲以李輯爲本刪繁補漏訂訛存疑大致稍爲潤澤

一、先生直諫名得於四疏明史列傳載論李福達首疏一四十六日主事編入史傳立言不朽矣三疏賴李輯得存王輯不載僅云見文集木鐘臺集無四疏當時蓋不敢訟言也豈王別見他文集乎李輯附雜文數首擬刻入木鐘臺集卷尾



儒藏

一、災疏申文等時事攸關、功在桑梓。李輯魯魚滋甚、至不可句讀。銀兩米石數目稍一舛錯、謬以千里、轉貽後人口實、故不敢登。

一、同官會約社啟與本鐘臺集^①原本稍歧、業已鋟成、不復重改。

一、木鐘臺集中有有地有人有事有論說諸條、本可編入年譜、李輯既遺、今無歲月可考矣。

一、李輯無序、王輯有二序、一公牘、仍錄入以存其舊。茲輯同人公啟、可得大凡、不復綴言。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湖州府學教授許正綬謹識。

明史本傳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諛、誅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哀矜、而至於辟矣。^②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崢洛證佐皆讎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



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鉞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佳，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尙節、王宗美，是

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可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樸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珣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答^③。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



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實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讎必言所讎何事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切證佐非讎也。曰韓良相戚廣讎也則高尙

節屈孔石文舉非讎也。曰魏泰、劉永振讎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讎也。曰山陝人讎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讎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卽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錄刪樞疏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爲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爲掬一庵書院居之。學者稱一庵先生。又畱心經世略。尤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屣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恤錄先朝建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錄。



湖州府志

唐樞字惟中、又字子鎮、號一庵、歸安人。少即矢志求道、嘉靖壬午舉於鄉、卒業南雍、從湛甘泉遊、爲高弟。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忤旨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載。以討真心三字爲的、語學者曰、夫真心者即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所謂精一也。甘泉稱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陽明稱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即兩說渾然合一矣。又以討真心工夫、不必外求、



只在當身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切。年踰五十喟然曰道無窮盡吾以一隅自限可乎。遂出遊南北二千餘里躬歷險遠畱心經濟歸以紀行錄授門人錢鎮曰茲行當不徒然顧宇內事尙草草爾學慎毋自足也直指監司郡縣每式廬請益爲建一庵書院於郡城又築木鐘臺旁屋數十楹儲古今書籍會講寒暑不輟。隆慶元年詔復職致仕。萬曆乙亥年^④七十八病革召門人近臥榻惓惓以敦行爲囑無一語及家事。

唐一庵先生年譜

門人李樂謹輯

後學王表正重輯

後學許正綬三輯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

本傳作惟中

號一庵其先松江人元季諱藻

者徙居湖州府之東門爲歸安縣人高祖禮曾祖海明永樂丁酉舉人福州府知府福人立祠祀之祖應徵號靜安老人以貢生任浦城縣訓導父誥號南園以例貢任南京兵馬指揮贊烏程前溪坊監生馬詮家。

宏治十年丁巳六月六日丑時先生生於前溪坊外家。七歲以前不縷述。

宏治十六年癸亥先生年七歲始入里塾初授讀百家姓問欲何爲師曰周知世人姓耳則唯而卒業讀酒詩問欲何爲師曰可給應對備觴令耳則否否曰書如此乎師奇之授讀四子書嗣後學與年進不縷述。

正德三年戊辰十二歲南園公赴業成均屬先生攝外氏家政井然不紊。

正德七年壬申十六歲外祖母潘氏患中風垂絕先生素爲潘鍾



愛夜禱、刲股進餐而愈。又每念祖靜安。公居東里時趨定省。

正德九年甲戌十八歲娶王氏有梁孟風。

正德十年乙亥十九歲以詩經補歸安博士弟子員。自後訪求師友、涉獵古今、尤志在根極理要、不僅爲文字章句之學。

正德十一年丙子二十歲始歸東里任浦城公膳養之事。時巡按某公按湖、諸生道旁跽迎、先生獨否。某公怒、試以文命題其事上也、敬呈文、大奇之、爲加禮焉。考科舉取第十一名、值減場、本學止送九名、正在截外。友人爲語遺才告考之路、辭之。讀文獻通考、終身得是書之用。

正德十二年丁丑二十一歲。稟素弱、適遘疾、惟伏枕默思聖賢立言之旨、不徒依傍傳註講章、融會貫通、學之得力、實自此始。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十二歲。提學考取第七名、食餼。嘗讀性理至律呂新書、因旁考律呂圖解、乃曰、韓公邦奇作圖解時年止二十二、予年如之、可不勉乎。遂銳志玩索、恍悟元聲元氣之說。郡守劉公天和詣府學、命票五音、請先生遠聽而正之。指報某音某音一一不爽、及聞磬聲以商作宮、愕然再試、又若此。劉公查核、果票者之誤、乃太服。

正德十四年己卯二十三歲。平生喜九章算法、聞有崇德學師精



此法往訪之。逾時精徹。復招陸午峰、陸平川、沈東軒、寓礪山。務求聖賢要旨。閱太極、有太極枝辭、閱西銘、有題西銘初集。

正德十五年庚辰、二十四歲。子繼芳極聰慧。以痘殤。先生悼之夜得夢、作夢夢歌。

正德十六年辛巳、二十五歲。歷年構索古今經綸之迹。下筆關治體。僉憲李公試諸士。賞其策。擢三學首。

嘉靖元年壬午、二十六歲。覃研皇極數學。分積排算甚精。陸午峰詢近功皆數學也。曰。儒者宜無所不究。第試期近矣。舍帖括不能致身而抒所負。遂作文百餘首。竟中式。先是應試無行資。適



與修正德實錄、賜供給、積數金以行。揭曉日有八友同叙、六人聞捷皆去。先生嗣報、獨沈友桂齡不遇、爲步送出關、深慰而別。領薦後、祖遺家產悉讓兩叔、坊銀贈親友。是科題天何言哉一節、人道敏政一節、以爲無益而舍之者四句。

嘉靖二年癸未、二十七歲。會試策以心學發問、蓋疾當時講學者自立標幟、欲觀士子趨向、寓去取意。先生對策直從心學上發揮、不顧主司本旨。下第歸。

嘉靖三年甲申、二十八歲。時水災、斗米百錢。郡守馮公以先生熟諳事、且工文、免作奏災疏、併各申文、一一中宵。湖民獲安。災

疏申文不備錄。

嘉靖四年乙酉二十九歲時湛甘泉先生官南都往從之受教月餘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大領悟平昔瑣碎學問鎔成一片矣逮入監作易與天地準章講義司成器重之又作太學同班錄序講書等課分爲三班國學翕然從風。講義錄序不備錄。

嘉靖五年丙戌三十歲會試中第八名冠本房觀政禮部以力學相砥礪作同官會約聞大禮謫戍豐熙等不允請召又以太監鄧文加敕鎮守浙江連進二疏豐熙等事不報鄧文有旨追奪前敕時論偉之。是科題 子貢曰詩云一節 凡爲天下國

家一節、五穀者一章。

會約摘錄

嘉靖丙戌同年某暨予會於同官約曰凡我服事於春曹茲

十有七人匪在汴罔業匪展案罔政嬉康惟弛乃舉會會五日
是期時在申冀志伸也相觀以善相勸以德相聞以過相商以
疑相考以民風相策以官服露衷吐誠傷於直毋忌困於糾毋
恚屈於美毋妒履於愆毋益蒙於外議毋弛置簿一書名界格
程功不紀無過紀改過爲白圈不紀無善紀不服善爲黑圈日
省候察事竣以燕僮不於旅於潔情不於蕩於洽儀不於繁於



真言不於奇於中。四席、席四人、主人備簋四核、四肴、酒食如量。弗強、其貧富弗埒、弗論噫、登斯會、各率乃情、實毋泛、斯名若梗、弗友、主人爲之浮白。

請復大禮諫官及罷浙江太監鎮守二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唐樞謹奏爲崇聖學、公喜怒以全聖治事。臣竊聞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不以一毫私意參於其間。故神人以和、天下無議、而成休美之治。且天以生生之理賦於人、人得之而爲心之仁。君人者、體仁足以長人、盎然與物同春、此其體也。不得已而遇昏愚狂惑、不免加之罪愆、要之聖



人之心欲與天下相安於善、不得不假此以成吾仁、初非自私而用智也。故刑人於野、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而去之。此非徇人情而無獨斷也。蓋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故我所行人皆以爲可行。然後爲公喜、公怒、少有出於私情、已意之便安、卽非天理之正矣。臣見陛下於向者議禮不合、諸臣或謫戍、或降秩、臣固知陛下之心、純孝之心也、重於此而彼或輕焉。此亦爲天下之公怒、而非一人之私也。自諸臣言之、言雖躁、而其心可宥也。事雖執、而其忠可取也。先儒曰、盡己之謂忠、盡己云者、謂以誠

心爲之也。夫五倫之間，孰不當以誠心爲之，而忠之名獨屬之人臣，何也？四倫皆主恩，而惟君臣主敬，名分凜然，不免以奉承爲敬。而中心之所見，使非真有愛君之實心，安肯冒斧鉞以深爭而力辨乎？若諸臣者，陛下當釋然冰消，或召復舊職，以漸擢用，使天下皆知陛下前日之貶謫，天下之公怒也，非鉗其口，使不敢言也。今日之召還，天下之公喜也，嘉其心而勸其忠也，則諸臣孰不願爲陛下用乎？近聞人言，皆謂郎中余才，行人柯維熊輩奏陛下不允，過疑陛下有畱怒之意。此固陛下決無之事。聖人之爲怒，實出於不得已，是以過去便消，非庸心不畱，而自無



怒之可留也。陛下英明仁厚，上追堯舜，而肯爲此乎？臣又見太監鄧文給敕之事，科道連章奏劾，利害得失之辨，臣不敢復言。但臣籍貫浙江，頗知地方之事。浙江於天下稱樂土，以財賦多而機務少也。故各處設巡撫都御史，而浙江帶隸於南直隸，此亦明驗。陛下何必加敕鄧文，而浙江始賴以治乎？況臣聞鄧文去歲在杭州散厯日，於富民而要其酬貲。當其未接敕時，尙有此。此亦貪之漸也。漸不可長。由散厯而肆大貪，由一鄧文而各省引利，將恐不利於陛下多矣。臣知陛下之心，惟欲安民而爲此。固非私情之喜也。然細究之，其喜實非天下之公。陛下能於

此翻然召回敕命以向所待豐熙等者而待之然後爲天下之公怒矣而況豐熙等與鄧文之事不侔乎。臣竊謂喜怒人之情也動乎欲則私出於理則公人惟以欲勝理則不見其所當喜當怒所以聖賢教人只要以敬存心靜而敬以涵養其本原當其動時隨事省察體認常使在我清明不爲己私物誘牽引而去則安人安百姓外此無餘蘊矣。臣揣分末員計時新進輒敢狂妄罪當萬死但承芻蕘不棄之時故敢上瀆天聽。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本奏聞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再疏



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以公喜
怒事。臣伏念陛下貶謫豐熙等及給敕鄧文之事、用舍未盡當、
故於本月初四日瀆獻愚衷、伏蒙聖旨該衙門知道。臣竊謂臣
下冒威而獻議、意將行其言也。朝廷禮羅以用人、意將與之共
圖治也。今臣下章奏動關此二事、不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
知道。夫已有旨了、拒之之詞也。該衙門知道、外之之詞也。事雖
典於衙門、而其機在陛下。一舉筆陛下曰卽與施行、則衙門刻
期而發。陛下曰看了來說、則衙門不三日而覆。若曰知道、是打
發過去之詞耳。故右都御史王啟巡按御史盧問之等奏經今

多日而不施行。當於可止則止、勿謂旨成而難易。如其非也、朝發而夕更焉、昨發而今更焉、不害其善補過。陛下何得以已有旨拒人。卽臣自分末員新進、不敢與論事之列、第以喜怒爲用舍之本、故只論學於陛下、意謂學崇而喜怒自公、用舍自正、不謂人輕言微事、泛迹略、不足以動陛下之聽。臣竊再爲陛下陳之。鄧文之惡毒若蛇蝎、伊弟鄧四猛於狼虎、負債數萬、巧爲償計、一到浙江、收腳價、開銀礦、橫詐平民、或先施禮以索酬謝、或騫掄拏以詐財物。若此者、諸臣已經論列、故前奏不復悉備。然究其所爲、是特欺陛下以撫民、而實濟其償債之私也。假公道



以遂深姦。陛下誠不可不察。又如貶謫諸臣、不蒙卽起、將謂罪惡盛歟、則自古議禮如訟、各依所見、而陛下裁於其中、亦不爲過。將謂泣於闕庭歟、則賈誼初見文帝時卽爲痛哭流涕、忠臣獻愬、其激烈之過不免如此、而況剖心碎首、尤有甚焉者乎。將謂人不畏歟、則斃於杖者尸朽矣、尙不得優恤、其家人誰不心寒股慄。沉盤庚遷都宜也、而民不喻、必諄諄數百言以開之、以口舌代鈇鉞、帝王何益於使人畏哉。將謂是非不兩立歟、則帝王取人、論其大體、顧其心術何如。韓范富歐相爭如虎、後世不以其爲矛盾也。將謂快私忿歟、則帝王以大公爲治、臣竊爲陛

下不取。蓋凡人之情、不當喜而喜、非喜也。快情也。不當怒而怒、非怒也。尙氣也。帝王一喜如天之春、如麗日祥雲、萬物融然毓於化矣。帝王一怒如天之秋、如迅雷烈風、萬物肅然固其藏矣。伏望陛下深察之、勿惑於近習之訛言、勿膠於夙昔之故見、勿荒於無益之遊好、勿拒乎言官之建白、勿守乎故事之虛應、公其喜怒、以得用舍之正、則聖學崇而聖治無不光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謹具本奏聞。

嘉靖六年丁亥三十一歲。任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時有丐者艱於求乞、假爲竊、希入獄給官食、廉得其情、遂捐已財代贖、卽時



發落。此後計露、真有效者。強盜在牢數逾十五名，卽置之死，蓋恐人衆易叛耳。先生曰：彼犯死律，自有正刑，奚爲此？若恐爲叛，嚴其防守足矣。遂已之。適遇廷鞫大獄，部議儀注茫然。先生進孝宗時廷審儀注以進。大司寇喜，凡鞫獄必偕先生，以故目擊李福達一案，忿忿不平，遂於四月初一日進疏，畱中不報。十一日再疏奉旨：這事情已著多官會問，待問了朝廷自有處置。唐樞這厮輕率狂妄，輒敢出位奏擾，本當拏問，姑從寬著爲民。該部知道。給事蔡經等、御史鄭洛書等交章保畱，不允。而先生出京矣。自授職至去官四十六日，實居司署二十五日。

請正大獄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正國法以光聖治事。疏

中全文詳載本傳

末云、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

恐懼待命之至。謹具本親賫奏聞。

再疏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奏爲懇瀆天聽、正國法以光聖治事。臣因李福達之事、宸斷未決、本月某日已具本奏聞、未蒙聖允。臣竊惟逆賊人皆惡之、以其爲君上仇也。今陛下所以戀戀不忍棄、皆因先入之言爲主、惟恐無辜者含冤而死爾。臣

不容自默、願爲陛下再陳之。夫陛下之六疑、臣愚之六解、前奏已悉、茲不再具。臣思陛下之疑有自而起、天子深居大內、不過寄耳目於左右。武定侯郭勛因文臣之攻擊、逞其私忿以求必勝、不免於陛下左右之間、託爲掩蓋之術、壞朝廷之大體而寬亂賊之誅。彼肯爲陛下惜乎。孟軻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願陛下深察之。旣而聞聖明垂念、差人訪緝、臣又思惟仁人不可誘以利、惟忠臣不敢欺其君。今所差者果仁人乎、忠臣也。福達財富謀深、郭勛勢大氣忿、一或夤緣、遂成貝錦。其言實不實、臣固不敢必也。陛下亦安可遽信之乎。大學士楊一清職居輔導、才



號通明於國家之大獄、聖心之大疑、固宜明辨詳切、令不爲萬世笑可也。顧依違兩可、不曰事在不疑、不必御門而曰天威至重、不可輕褻、況援引孝宗時張天祥之事、臣又莫知其何如心也。一清之心、不知張寅是否福達、有無謀反。若以爲是福達、則告君不當如是。若以爲非福達、何其在外與諸臣論同耶。陛下試於早朝之畢、百官咸集之時、召一清而問之、觀其何以爲對也。法司天下之平、執之而已矣。陛下得以奪官而不得以奪法、法司可以貶官而不可以貶法、故君臣各得其道而天下平。今陛下三駁而諸臣三變其詞。夫三駁者將以奪法也、三變詞者

欲以貶法也。臣甚憂之。科道官分司糾劾、正宜力奏。今無一人出言者。蓋緣前日給事中楊言之黜、有以恐其心而緘其口爾。陛下自以爲無逆耳之聽、而孰知其不利於行乎。臣固知言出身危、但臣身不危、則陛下之法危。法危則天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爲此激切、忘其利害、死生爲陛下極陳之。伏望取臣前奏一併細看、即將李福達明正典刑。諸臣之誤陛下者、亦量加責譴、以樹國家之福、以順天下之心、是亦安危治亂一大機括也。伏乞聖明裁許。臣言不避忌、萬死萬死。謹具本親齎奏聞。

嘉靖七年戊子三十二歲。先生立朝梗概具見前一二年中。自是



獲罪南歸、閉戶潛修、爲先生講學之始。討真心三字宗旨、不知揭自何年、大約從此益邃密矣。郡守萬公雲鵬延入安定書院、試八學諸生、拔其尤送受業、名流多出其門。有書院策問、策問不備錄。

嘉靖八年己丑三十三歲。隱居鮑山、門人二十餘輩從之。歸安令戚公賢攜榼造廬、討論性命之旨、漏下忘歸。

嘉靖九年庚寅三十四歲。郡守陳公讚銳於吏治、訪求利病、條陳十事以上、民多賴之。一開修荒田、一稅糧一則、一里甲帶糧、一停止民兵、一乞復折銀、一均派運糧、一經理

水患、一稽考里長、一修復水利、一公僉糧長。原文不備錄。

嘉靖十年辛卯、三十五歲。友楊鏜子不肖、欲鴆之、謀於先生、爲惻怛婉諭。鏜悟、始寢、其子亦悛而成立。渠母與子知之、戴再生之恩。一日、鏜持家機綾致謝、述家人意。平昔未嘗輕受一介、此獨笑而納之。

嘉靖十一年壬辰、三十六歲。門人某銳志學問、不慊於妻、謀出之。先生究其故、無大讐、乃沮之曰、汝志銳、銳者每從意見上起念、汝宜默默體認、無輕率以傷倫。某受教、後其妻相夫子甚善。生四子。平生全人骨肉率類此。是年遊嘉興、集中有嘉禾問錄。



嘉靖十二年癸巳三十七歲歸安令劉公塾禮延先生修縣誌從其請從來我湖田地山蕩止籍黃冊所以難免飛詭隱漏之弊乃贊劉公另造清理文冊稽查之弊無所匿他州縣仿行至今稱善。

嘉靖十三年甲午三十八歲提學林公雲同移檄本府禮延先生設教安定書院令各學士子入院肄業。是年南園公卒治喪自衣衾棺槨外分毫不染俗尚坐卧苦次足不踰閭。

提學移文摘錄

爲學政事竊惟學術不明士風日薄功利熾而德業隳詞藻蔓



而本根喪。世道之憂莫此爲甚。當職奉命以來。深愧寡庸。徒懷復古之念。因循考校。未遂作人之心。竊見原任刑部主事唐一庵先生志趣高邁。行誼純明。學本真心。文宗往哲。誠名邦之豪傑。羣英之領袖也。查得本府原有安定書院一所。可爲藏修之地。若延請於斯。進生徒而啟迪之。朝夕涵濡。相觀而善。其所裨益。豈淺鮮哉。爲此云云。

嘉靖十四年乙未三十九歲。給事中董第等。御史王朝用等疏乞宏德意。辟逸才。以共翊聖治。羅欽順。章極。毛伯溫。崔銑等與先生共數十人。奉旨著吏部斟酌開具。各協公論來說。

嘉靖十五年丙申、四十歲。遇恩詔、復冠帶閒住。時門人陳某卒、無子且貧、倡義爲贍其妻終身。是年巡按張景、給事中高擢、御史李鳳等俱疏薦。

嘉靖十六年丁酉、四十一歲。巡按周公汝員移建景行館、迎先生講明正學、人才多出其門。是年南京御史方克、給事中張守約、禮部尙書霍韜俱疏薦。

建立景行館緣由摘錄

巡按御史周爲作養事。據生員陸穩等呈稱、本府舊有安定書院、原係先達唐一庵先生講學處所、堪以容衆、會文呈乞修葺。



等因。據此看得從師講學、乃諸生求進之方。修葺書院、亦有司作養之事。況主政唐學行素聞、養高兼久、鄉評旣服、相應准行爲此。云。署府事嘉興府同知林看得前項已經照會經歷呈詳去後。續據書院生徒劉世卿等稟稱、本處嵌居塵市、逼鄰公館、似非藏修之所。卑職與同生徒劉世卿、陸穩等酌議、別欲區處。間查得天聖寺、圯廢無僧存住、有樓房三間、堂宇二間、開道一間、地四十六畝、田十七畝。近只僧圓琛暫管。欲將本寺移改書院、中堂改爲講堂、大門扁曰景行館。待工作就緒後酌處的當舉行。務求永久、毋致別生異議、以妨正學。再照唐顏魯公、宋

孝子曹清先年各有祠宇、春秋祭祀、後因改設公館、將各神位送入本府儒學名宦鄉賢祠內、列祀其間、未得專祠。近蒙巡按御史周按臨本府地方、尋訪舊事、爲之興懷。隨蒙鈞諭、欲將二公卜地建祠、重新廟貌、庶以表揚忠孝、激勵人心。等因。看得安定胡公原有祠堂一所在府治西北隅、子孫聚處、歲時血食。近日所立安定書院、爲生徒講誦而設。今既議改建景行館、安定書院改爲顏魯公祠。府治西南隅有僧刹一區、名新庵、改爲曹孝子祠。財不費而事可集、擬合呈請云。巡按御史周批、看得所議誠畱心於政教者、鑿鑿可行、相應依擬。務在及時舉事、毋



負本院委託之意。又湖州府爲作養事卷、查先該本府署印同知林估計前項房屋所費因太多、究竟率襲僧舍之舊、修東葺西而已、殊非崇儒重道之意。今該本府推官趙督同烏程縣知縣吳聰、親詣本寺、徧行相度、地勢周廣、堪以立館。然其規制自當有祠、以棲先儒之神、有講堂書屋、以爲會輔藏修之處。繪式成圖、議將本寺舊房盡行拆卸、擇取不朽壞者、助改造之用。其合用工料量動支銀一百五十兩、如有不足、本府與歸、烏二縣臨時處湊、以濟所事、爲此

云。計開
景行館門 二脚門
道三間、二間、

西廊小屋 講堂 後堂 東西號房 東西廁房 後堂小
二十間、三間、三間、四十八間、三十六間、屋六間、

祠堂門 祠堂 後堂寢
道三間 三間 室五間。巡按御史周批准如數支給修理、
作速報繳。

按府志顏魯公祠曹孝子祠在府學尊經閣左右明嘉靖八年知府萬雲鵬遷年譜載安定書院改爲顏祠新庵改爲曹祠事在嘉靖十六年。文中係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如八年已遷今所不應十六年尙有此議公牘年月分明府志恐有誤。又天聖寺改景行館陸穩一庵書院記云御史周公汝員以圯寺葺爲景行館聘先生主講其中明年公代去輒廢府志謂寺燬明萬曆二年知府栗祁重修是也第中間少景行館一舉耳。

嘉靖十七年戊戌四十二歲。巡按周公汝員疏薦董祀、周岷與先生共五人。吏部覆薦。

嘉靖十八年己亥四十三歲。講學時友施某招飲。知其有兄不在坐。詰之。乃相仇。愀然起曰。吾不敢登無兄之堂矣。豈有飲弟家而不識兄面者。講學之謂何。解諭再三。要弟過訪。以勸弟者勸兄。各釋然。具酌盡歡。是年巡撫應天都御史歐陽鐸疏薦。

嘉靖十九年庚子四十四歲。巡按傅鳳翔、巡鹽御史王獻楚各疏薦。

嘉靖二十年辛丑四十五歲。御史趙炳然疏薦章拯、馬理、鄒守益。



羅洪先、唐順之、陸燦、汪應軫等與先生二十餘人。又給事中邢如默、御史賈準等各疏薦。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四十六歲，子炳文卒。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四十七歲。時赴杭，夜泊澉山溪，遇盜執械上

舟，大聲問誰，問爲何。盜知是先生，驚曰：「小人冒犯，當萬死。」各擲

器遁。是年，先生以湖郡鄉老同志林泉，會秋社於峴山，至者蔣

石庵、吳我齋、施南邨、陳練塘、韋南荅、吳石岐，凡六人。嗣後迭爲

賓主。至二十六年丁未，別駕楚東湯世賢爲築堂峴山，名逸老

社，人增減不一，實十七人。蔣石庵瑤、吳我齋廉、施南邨佑、王怡



山椿劉南坦麟蔡夷軒玘李半谿丙朱雪峰雲鳳陳練塘良謨

顧箬溪應祥孫郭南濟吳茗源麟張石川崑韋南荅商臣朱雙

橋懷幹吳石岐龍先生齒較減殿之而倡議實自先生大約在

勸德業規過失以賢聖相期有請同社啟是年吏部覆尙書周
用等薦疏。

社啟

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
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二念況今際明時處
善郡當無恙之身厲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可槩

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樞爲是謀之練塘南茗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實有同心。屬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爲當事。其會在春秋二社日、當事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散會之所、任主會者便。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無輟、公私俱置、衆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意、供具不華、一取觀摩之益、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燕服不冠、止論說不譁、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按府志、逸老社先生年五十二、蓋據丁未湯別駕成逸老堂



計之。然亦五十一。其實峴山秋社始於癸卯。先生年四十七也。是會起癸卯迄乙卯。凡二十四會。後又有逸老續社。先生時當在周甲。內外耆英望重。雖講學或出遊。亦間命駕重尋也。社約各條。府志繫前崇雅社吳甘泉疏會下。或先生與劉顧諸公仍吳之舊云。茲不備錄。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四十八歲。湖大饑。民無聊生。族不舉火者甚衆。爲第其緩急。周濟之力不贍。至市產以哺飢者。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四十九歲。湖又大疫。有族兄染焉。貧無倚。親爲迎醫奉藥。卒治後具。親族之遘禍者亦如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五十歲。遊天目山、登其巔、與一僧兀坐。月餘而下、遂遊齊雲山。以後皆有紀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五十一歲。謂門弟子曰、道無窮盡、隨人所就之小大、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不可以一隅自限。攜一僕渡錢江、歷四明、天台、雁蕩諸勝。天台石梁、履之如平地、回轉甚捷。山中僧咸訝曰、遊者衆矣、無敢加趾焉。非厚養之定、夷險一致者、安能到此。遇一野雲僧、言貌不凡。各通姓號。先生曰、老僧莫要野裏去尋雲。僧曰、大人莫要事上去主事。大笑而別。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五十二歲。攜兩僕南遊、由江右、福建、湖廣抵

漢口而止。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五十三歲。復攜兩僕西北遊。由南直隸河南、山西至潼關而止。數年各有紀述。凡山川之形勝、疆域之要害、風俗之淳澆、人才之顯晦、錢糧甲兵之贏縮強弱、歷覽詳攷其中。聲臭往來、學問商榷、字內奧美、大半羅胸矣。

按本傳謂粵蜀滇黔無不親歷。年譜與遊錄不載蜀滇黔。或別有據。年譜謂止漢口、止潼關亦非。當以錢守中墓誌爲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五十四歲。巡按李天寵疏薦。應天巡撫都御史張煊爲陳愚忠以備邊患。事內薦吳松、戚賢、胡叔廉、王崇古。



與先生共五人云。刑部主事唐樞多聞博達。沉毅善謀。雖已去官。有年日。惟畱心邊務。舉而試之。立見展布。似此殊材。尤難終老等語。

嘉靖三十年辛亥。五十五歲。巡按王應鍾疏薦云。刑部主事唐樞識見高遠。謀略深沉。身歷四方。備知地理山川險易之勢。胸藏萬卷。洞見古今得失是非之原。沉當黑首之時。久擅白眉之譽。位苟列於邊方。材必堪於禦侮等語。巡鹽御史宿應參亦疏薦。吏部覆舉不允。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十六歲。安吉州有土寇江天祥。哨衆數千。



人報梅溪趙氏仇、尋扼險將爲亂、勢甚猖獗。時僉憲胡公堯臣就謀先生、議勦無兵。先生曰、處州有坑軍可調、各縣有民兵可選、歸安有鹽徒可募。合此三者、可以攻之。第無知弄兵、幸其未沸、不如撫之而免一州民於難。且急則潰而蔓、又恐輕率不練之兵、釀成荼毒。胡公往白巡按趙公、決意招撫、而無人可爲奸黨信服者。復懇先生。先生慨然任之、無一旅隨行。葛巾野服、深入寇巢。天祥聞先生至、驚伏道左、跪而請命。先生爲之開示禍福、反覆動其良心、指其生路。天祥感泣、賊衆相顧愧喜、羅拜於地。曰、大人生平不負一人、今日豈負吾輩。此機一失、懸首塗肝、

悔無及矣。卽解戈搗其穴，自縛而出。湖民百萬生靈不至血刃，先生之力也。嗣州民嚴椿等呈請建立生祠。是年倭寇初發，巡按林公應箕簡商先生爲條具十五事，載海議。

請立生祠呈詞

湖州府安吉州梅溪等鄉耆老糧里民人嚴椿等呈爲追思報德、義建恩祠，以垂不朽事。切念山州民安物阜，稅節糧時，突出土豪江天祥，不思自罹罪網，遷恨市民趙枏，直証其非，慮對官司擯法，激釀烏合，勢在不軌，操戈演武，騷動地方。或協從，或逋逃，羣情洶洶，震及鄰邑。仰蒙守道胡調遣處州官兵三千，敦請



鄉宦一庵唐公同爲畫謀大興勦滅而一庵公垂念玉石俱焚無辜受慘於是挺身單騎深入寇巢探其蹤跡未形原其情罪可宥諭以魏魏王法赫赫憲綱粉身滅族之禍開網投生之路渠等一時昧良聞言驚悟素佩唐公信義不負肝膽照人卽解甲倒戈聽諭降服二巡爺亦好生體德予以自新不片紙而渠魁俛首服辜不寸刃而餘黨分頭解散免生靈之塗炭實道義之干城微公之德不能化天祥微公之謀無以救萬姓非惟一方受庇羣邑蒙恩矣今雖家戶誦公再造深恩誠恐事遠年湮致忘大惠何以顯揚後世椿等與本邑民人忻躍捐貲願爲公

立祠塑像香火千秋以表桐鄉之誼。再請學校輿論配享鄉賢。庶天理人心公道不昧。實出衆情激切。報德事理未敢擅便。呈乞批府行州俯賜。云。江後卒論死先生哀之有焚枕文。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十七歲倭寇熾發我湖震驚署郡事伍公偉圖預籌防禦爲條列六事巡按趙公炳然亦以海事簡商條列三十六事載海議時外家姪王圻等貧甚爲買屋附居俾得朝夕相倚。

復伍公防禦六事摘錄

一沿海險要把截處所。本府離遠海塘一路自海甯由崇德



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海鹽由嘉興至本府二百餘里、一路自錢唐別子門由杭州至本府二百餘里。

一、腹裏險要把截處所。安吉州南萬山中有獨松關路、要且隘易於扼守。自州至餘杭縣一百二十里、此其中也。元取宋由此、合用本州民兵防守。孝豐縣南四十里章邨地方南通天目山、於潛臨安縣界、西通甯國徽州等處、沿路有礦場、合用本縣民兵防守。本府東南一百里地名烏鎮、係吳江、崇德、桐鄉、歸安、烏程五縣交界、鄉民雜居、鎮市旁午、河路甚多、鹽船出沒之所、又爲府縣邊徼之地、盜賊竊發、被倭多次。今添設捕盜通判一

員合行住劄督率兵捕防守。本府東北十餘里至太湖浩蕩之區，叵測難制。近雖止有鹽船并沒，小寇生發，然鑒之往昔，大夥盤踞，勢不易當。小港入腹裏者七十二澳，南屬烏程，西屬長興，合用二縣民兵防守。大錢係大溪入湖之處，設有巡檢司額撥弓兵若干名，力難周顧，更以本府兵捕協防爲得。長興縣西泗安鎮通廣德州，重以金陵要害之地，近廣德設有兵備衙門，止宜本地防守，不煩餘力。長興西北箬嶺通溧陽，其下合溪地方止用地方防守。長興北竹木嶺通宜興，其下水口地方止用地方防守。德清縣南通杭州五林港，要緊通舟之處，合於有警之

時本縣設兵防守。德清縣西大溪直通餘杭一帶、其交界瓶窑去處、合於有警之時、本縣設兵防守。

一、水兵若干。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船兵若干。

一、陸兵若干。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立、今現有民兵若干。本

府守禦所共官軍若干、今現有上操官軍若干。竊查湖州所軍丁雖多、但充漕運之役者六百三十餘名、充屯田者五百餘名、充巡捕巡鹽守城守局守監者一百餘名、上操人數不過一百四五十名、又老弱不堪、可用無幾、虛糜廩食、草之不可草用之不可用、此海內通弊也。



一、查歲用軍需。本所官軍每年實支俸銀若干、各州縣民兵實支工食銀若干、各州縣民壯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弓兵實派均徭銀若干、各州縣捕役實派均徭銀若干。節奉某衙門明文、各州縣共派水陸兵銀、軍壯銀、海洋銀共若干。

一、查大小船隻。某年奉某衙門明文、設造某樣船若干隻、今現存。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五十八歲。南京兵部尙書張公經奉命勦倭、遣官踵門懇請謀畫、爲命駕至軍營、條陳甚悉。載海議。張公疏薦巡按趙炳然舉境內人才、中云、刑部主事唐樞負忠貞之節、



其經濟之才。當年疏草。望久重於朝紳。今日清修。教更宏於多士。拳拳許國而學不衰。念念憂時而志益勵等語。先生素熟天文。是年友越地毛生中嶽與之。日夜推驗不爽。其學自此益精。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五十九歲。倭寇燒掠各鄉鎮。郡守徐公洛請方略。先生以孝豐令林公植素善弓馬。堪將兵。本所李千戶北人。能冒矢石。可令二人督水兵進剿。徐公有難色。先生曰。吾與之行。徐欣然。遂令林李二君統水兵隨先生往。倭終不敢抵城。李千戶烏鎮獲賊一夥。皆被擄人。混送邀功。守道正發審。先生知其故。卽折簡請釋。後鞠之果然。皆得活。時德清令劉公克學

自倭寇擾新市後、恐仍蹈故地、簡懇防守之策、爲貽書復之。巡按胡公宗憲疏薦。是年、一族兄迫於官逋、以女鬻爲妾、不令人知。臨晚、女登輿、有往告者、卽遣族人共追得還、代償所負。育女於家、後擇配嫁之。

復德清令書略

崇德至德清、由大麻五林進四通橋而北二十餘里、便是新市鎮。此東一路也。今雖作埧、若有地方人指引、則由東邊遠十餘里、由北陸胡家鍾家而下、中船亦可到新市。宜於此處防守之。塘棲至德清、由三分橋、由呂節家而下、可到荷葉浦、曹邨、漾大



船東可到新市、中船西可到縣。此中一路也。若要阻絕，須從上首三分橋作埧，但屬仁和縣，必須關白。五林至德清，今雖作埧，亦不多路，人衆可開。況由左近小河盤轉，可到縣中。此西一路也。請於此處設兵防守之。又聞德清縣九都草蕩地方，十四都排頭地方，漁戶小船往來便捷，人亦勇敢。若招集駕禦，可資得力。此輩可以利動，亦須以義激。如欲用之，勿吝重賞。又在以恩信相結。

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六十歲。倭寇直至菱湖，頗猖獗。大參汪公柏守禦之策，一一詢之先生。時居民晝夜登陴，力乏，議紳富各出

賞給勸更番休息首爲之倡。守者稍蘇倭亦終不近城。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六十一歲吏部尙書吳戶部尙書賈刑部尙書鄭工部尙書歐陽都御史王都給事中徐南京都給事中歸等各疏薦。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六十二歲總督軍門胡公宗憲遣官禮懇先生條畫軍事先生一上論處王直奏情一上條議開市事宜載海議時族人多貧已歲給衣食更有一二輩鬻男者聞之愀然曰我尙未死何遂至此爲贖歸而育於家俟婚配成立還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三歲妖人馬道邪術蠱衆遂成白包巾

之變。先生痛民之惑佛而無辜而死也。急請郡守李公敏德出示招撫。戒往捕者毋得以首級邀功。始終救解無算。妖亦旋熄。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六十四歲。感外祖家馬氏撫育之恩。其子無賴。先業蕩然。爲給其生。後孫復流落。構廬置產。加約束焉。戚黨中如此類甚多。

嘉靖四十年辛酉。六十五歲。是年水災異常。當事疏請蠲。不允。止存畱錢糧。次年帶徵。其起運者酌議改折。先生驚曰。不惟民命不堪。實亂階也。遂與府縣妥商。代作申文。內開布政司有稍緩錢糧。兩關收儲商稅。運司鹽課銀兩。暫時挪借。抵補折兌。次年



帶徵補還其現在戶工二部歲坐一應雜派工料等項暫免一年徵辦。申文一出隨懇大僚奏行浙民少甦。申文不備錄。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六十六歲先是四方來學者衆擇得東門外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取攻堅叩鳴之義聯其堂曰鐘聲送曉開寰宇木氣宣時壯物華至是巡按張公科檄本府於城北建立一庵書院先生居木鐘臺朔望會講則詣院焉。建立一庵書院緣由摘錄

巡按御史張照得鄉宦唐齒德俱尊朝野仰重倡道學皆作聖之格言論經濟備澤民之實用相應建立書院以爲會講之所

且以示本院崇重之意

云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竊照

云

查

得府城東北隅有歸安縣飛英界廢寺一座原額報本勘得基

址爽塏廣闊秀麗幽靜合宜改砌

云

計開

一拆廢寺以

併成功

清塘門外竹林荒寺歲久無僧山門亦將傾圮親勘是實著令赴彼拆卸木石搬運隨材建作前堂缺少

另

一籌工料以備不敷

竹林廢寺輾創前廳仍度報本舊殿改為後堂尚有門道石柱木牌

樓一座門房號房廚廁等房連廳四層屋共六十間牆共一百二十四丈工費頗繁查得某罰銀某助銀某產價銀撥夫銀買

米扣價銀地租銀共三百六十二兩取此興工

一積地利以供需用

本寺改建書院尚有空地

桑株魚池歲可得花利銀二十八兩為

一設典守以專責成

生儒鐙油茶果之貲著附近居民收管各處公館祠宇或僉門子或撥甲首今既立書院況有三賢神位在內應照撥甲首一名專司灑掃看守再編門子一名以



儒藏

唐一庵先生年譜

給使令。

一給佃價以服人心。

本寺基址并地二十七畝零內二十三畝零僧人賣與附近居

民鄭賢立等為業奉例承佃種桑造屋今已清出還官查照原納佃價給各戶收領作搬移費官帖私契追塗。

一請

扁額以壯清遠。

書院廳宇軒昂門道深邃週遭繚以牆垣據中立石柱木牌樓一座以壯觀瞻請乞額名

以憑標楔。

一集生儒以廣教益。

吳興素稱文獻書院既立主講得師合無通行所屬及外郡生

儒願從遊者聽便。

一移祠宇以崇祭祀。

本府應祀唐顏文忠公宋蘇文忠公王忠文公祠在

峴山因恐倭寇犯境佔據將祠拆毀神主移安僧房祠尚未復請將神主恭奉書院後堂以修祀事。

一立碑記

以垂不朽。

書院既經鼎新規畫事宜理合開載當撰立碑文嗣纂入吳興郡誌以垂永久。

吳興書院碑文

吳興故有安定書院初一庵先生應諸生請每寄轍焉尋改為



治所不獲。去嘉靖十六年丁酉，御史周公冷塘汝員按部吳中，試諸生致知論，穩與事，公喜語，穩曰：「若見一庵先生乎？」穩對曰：「未也。」公曰：「先生之學以討真心爲本，而濟以經略，其言鑿鑿可行也。」盍往謁之。於是進諸生在高第者數人，令造先生之門。又以圯寺葺爲景行館，聘先生主教其中，誠曠舉也。明年，公代去，輒廢。四方來遊者衆，先生無以應，乃於城東門外治木鐘臺，私室居之。至四十一年壬戌，御史達泉張公科訪故事，慨前功未竟，特檄郡守雲屏張公邦彥別構隙址，約費計程，鳩工鼎建，中爲講堂，後爲寢室，傍爲號舍，外衢有坊，表曰「吳興唐一庵書院」。

重門翠樹、悉倣學制、視昔崇廣有加。御史每省儉、此獨侈者、誠雅重先生之道、不欲簡就己也。後寢以三賢祠、非御史指三賢者、魯國顏公、東坡蘇公、梅溪王公也。祠故在峴山麓、會倭寇入犯、吳中訛言將據祠爲亂、有司輕毀、神罔所依、以故移祀於此。今年諸生以不便、請郡守虹澗楊公棐、烏程令李公櫟、歸安令李公松、徙故地、書院始完美無缺。徵三公、御史特典幾涇矣。是時、穩謝政歸湖、同門士王汝源、黃榜、王思宗、陸秀、陸稔來請記。穩鄙人、罔測先生深蘊、惡敢飾說以辱先生。竊見當世士每歎不遇、一遇輒棄所學、必快所欲後已。惟先生始舉進士、卽昌



言時事徑遭不偶歸而講道湖之東門湖之賢者大率出先生門下。又見督府張公經胡公宗憲遭世多難延攬名士首禮先生之間。凡往來兩公轅門者非無人。惟先生與議機務雅中肯綮。取效如券然而不費縣官供給。不私故人請託。絕然塵埃之外。一無所動於中。非一朝於茲矣。士大夫安居無事。不有所試。不見其深。試則輒敗。其衷淺也。卽斯者雖未足觀先生之深。亦足以試先生之大。天下士聞而慕之。源源未已。書院可少哉。嗟乎。未易言也。御史行部一方。總攝劇務。坐不煖席。卽旦夕取交。具不他圖。人誰云何。乃今表章賢者。孜孜若飢渴不少怠。此非

挾高世之見、曠然無累、仕優則學者、安能有所建立若斯乎。蓋自穩爲諸生時、迄今甫三十年、僅見兩公有此舉爾。卽通之四方、有如此舉者能幾。或曰、兩公皆豫章人、習聞陽明之學久、故於先生深知之、亟稱之、此其機有冥合者、非苟爲悅已也。由此言之、陽明之門有道如先生、同志如兩公者、又能有幾。詎不難哉。詎不難哉。是皆不可不書。書院成於張公、井及周公者、重厥始也。嘉靖四十三年秋九月吉日、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門人陸穩譔。男太學生陸用章書。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同知許彥忠、通判朱謨全、推官李

承緒、歸安縣知縣李松、烏程縣知縣李橡、趙宦同立。邑氏李

按木鐘臺一庵書院建立先後陸北川碑文與錢守中墓誌

不同李王二年譜據錢誌大約築臺當在前陸碑爲是錢誌

蓋總言之耳。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六十七歲遭太夫人之變喪事悉尙敦朴往時太夫人喜音先生時以樂爲娛自此終身不作音樂。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十八歲杭州會天下士聚講衆論翕然有經師人師之目。木鐘臺初集十種刻成。



儲藏

唐一庵先生年譜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六十九歲。有姪勲弼被僉糧役、實貧不能支、乞先生祈免。先生曰、令所僉乃秉公以行法者、我輩正當奉公守法、烏可於行法之始撓之耶。乃捐田五十畝、令儲爲費。及後諸姪各有所僉、又恐田租所出不給、復捐五十畝、五家百畝均分、永作糧役之需。親族中婚嫁失時者助之。某年四十未娶、語之婚、謝而辭曰、婚矣、其何以爲養、厚情不敢領也。乃婚而周其養、後舉二子。木鐘臺再集十種刻成。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七十歲。提學屠公義英少好學問、慕先生名久、屬郡守張公邦彥躬迎先生、會講於書院。屠公親率嘉湖諸

生詣院聽講。是年冬，世宗晏駕，遺詔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先生在召用之列。是秋聚友金波園，有金波園聚友咨言。

張郡守躬迎簡稿摘錄

湖州府知府張邦彥等竊惟懿德是好，固人心秉彝之良待教而興，尤士類師資之益。一庵唐老先生少起清朝，已重諫垣之譽，繼歸綠野，益宏道閫之修。文武全才，聖賢茂德，圓成斷際，約精蘊於禮元，啟鑰開關，敷精言於彙集。鄉評倚重，士論咸孚。始蒙察院張老大人特命建立書院，以爲會講之所，制已一新。今蒙提學屠老大人申命有司敦請，以爲宗盟之師，義猶三復愧。



某叨守茲土、雖嘗竊淑乎儀型、提調斯文、尙未與聞乎緒論。用敢督率三學教職及諸生輩、齋帛躬迎、懇祈俯屈、舉比、共開茅塞。昔織簾崛起鄉賢、猶泥偏安之習。安定特興師教、用分經事之齋。詎聞致知一本真心、近於陽明而有補。定性須融物理、遠於伯子而愈光。傳後世、法當時、斯道咸資不朽。成人材、厚風俗、有司亦與增榮。是誠不虛察院建立之初心、抑藉轉酬宗師重申之雅意也。云云。

隆慶元年丁卯、七十一歲。詔復原職、候闕推補。建書屋於鄉、延師課族之子弟、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應對進退之節、以是彬彬。

詔復原職本稿摘錄

隆慶元年正月、吏部一本爲開讀事、文選司案呈

云。

查得通

政司樊深等職雖不同、效忠則一。或爭倫國是不避斧鉞之誅。或力効權奸、致觸雷霆之怒。剛方之氣、百折不回。才略之長、一時鮮儷。棲遲歲久而衡困益深。諳練日增而緩急可用矣。荷蒙先帝赦罪錄用之恩、正值聖皇疇咨登庸之會、俱復原職、遇缺填註。云。奉聖旨是。

隆慶二年戊辰七十二歲。纂修嘉靖實錄、提學行文牌內纂脩事一款、令府縣儒學訪各鄉先生、生平行誼履歷緣由、詳載實錄。



藏

唐一庵先生年譜

兩學各以先生實行轉聞以上。

湖州府學實錄申文摘錄

唐樞

云

云。自言大獄歸里、屏棄世禁、古道自任。其學大要以討

真心爲宗旨、敦尚踐履、取與雖一介不苟。所著書行於世、茲不備述、以性理政教之大有關勸懲者、錄數篇以徵其概云。

歸安縣學實錄申文摘錄

唐樞

云

云。授職未及一載、屢上封事、卒以建言得罪回籍。屏居

山墅、布素粗蔬、終年罕出。出則徒步從容、宛然寒士。心神高朗、

志行剛方、學究天人、識超凡近。自陽明而後、其踐履真實、默契

宗旨若樞者不多得也。士人敬慕咸稱曰一庵先生。所著木鐘臺集行世。在前未奉欽賜特諭御製御禮等項無因備錄。所有奏稿二通謹錄進呈於左以備參考。

隆慶三年己巳七十三歲。素精堪輿家言。有族姪未殯與地而助之塋。因詢親族之暴露者盡以地贈之。木鐘臺雜集十種刻成。隆慶四年庚午七十四歲。巡撫谷公中虛疏請加卿寺職銜致仕。谷巡撫疏摘錄

浙江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一本議處候用官員事。原任刑部主事唐樞云。但本官現年七十四歲似難久待。欲將本官加陞



卿寺官致仕。奉聖旨。該部知道。

谷巡撫進加爵本檄取履歷三學申詞摘錄

竊惟

云

云。吾鄉唐一庵先生其道德之隆行誼之實始末可紀

素推鄉評者請舉而陳之爲當道薦焉先生自幼

云

云。嘉靖戊

子太公祖萬石梁公禮延安定先生書院丙申代巡周冷塘公

命有司闢景行館以先生辭寢壬戌代巡張達泉公檄太公祖

張雲屏公建立一庵書院乙丑宗師屠屏石公親率嘉湖二郡

生儒拜謁聽講

云

云。先生居鄉恂恂不問賢愚貴賤一接以至

誠宗族鄉里貧乏者周之患難者恤之以一體萬物爲心以興



起斯文爲任。每月朔望與諸生會講書院。或居側木鐘臺之上。寒暑勿輟。其供費出自農桑餘積也。先生辭受取予一介不苟。出遊交際未嘗輕受一饋。門牆接見未嘗輕納一贊。公府禮遇未嘗輕囑一詞。其操守有如此者。先生經略區處素所嫻習。值海寇之擾而軍務屢煩。贊畫平江天祥之變而生靈不遭血刃。憫白蓮教之愚且衆而玉石免至俱焚。其備豫有如此者。然其大者外雖不忘用世之仁。內實不失守身之義。甯卒於老毋詭於隨。此又表表在人耳目者也。至著作有關世教者。門下士多刻行於世。平居詩文不與焉。先生之學以一爲宗。以討真心爲

旨見於禮元剩語、真談等書。性理之原、造化之奧、見於太極枝辭、三一測等書。通方之才、進修之誼、見於冀越通景行館論等書。儒宗之辨、道術之訂、見於宋學商求、國琛集等書。析道之精、應物之智、見於感學編、酬物難等書。發明良知之訓、揭示因材施教、講求經史之蘊、見於咨言、語錄雜著等書。凡此皆先生苦心不得已而有言以待後之學者。卓然皆可師法。固天下之望、不止一鄉一國之望。所謂國有老成人、此其選也。方今聖天子登極、首詔錄用舊臣、先生與焉。部司科道亦勤薦剡、而顧屈抑未伸、豈非社稷生民所共惜也哉。某等非敢爲佞、出於輿論薦

賢之公不勝懇祈云。

按前闕景行館規制頗盛。陸北川書院碑云：「明年御史代去，輒廢。」此申詞云：「以先生辭寢，竊意甫成，不應卽廢，當以辭寢爲是。」或初議建館，本未告成，第修葺圯寺，故可辭寢耳。

隆慶五年辛未，七十五歲。患痰火，從此有疾。有勸節養者，歎曰：「此生有不了學問，一息不容少懈，何節養爲？」是年王孺人卒。

隆慶六年壬申，七十六歲。太守栗公祁固請鄉飲，不就。同志友吳思誠銳於學，家貧不苟取，飢餓不能出門戶，爲贈田三十畝。

萬曆元年癸酉，七十七歲。痰疾日甚，經月卧牀。太守栗公率僚佐



至木鐘臺懇修府志力辭不克因舉有學行者數人共成之會
疾篤不能竣事又念外祖母潘氏外庶祖母吳氏恩自揣不起
遂立二母亭作二母亭碑記以誌不朽置桑地數畝遺後人歲
祀之。

萬曆二年甲戌七十八歲十二月二十九日丑時卒先是數月前
病棘不能起約門下士近榻前惓惓以敦行爲屬且曰此風不
可息蓋指會講也卒前一日以所作郡建疆域山川三條手授
守令稿而先生絕筆矣比卒終無一語及家事身後惟圖書四
壁而已是年巡按蕭提學滕有文檄。

巡按蕭委張推官訪語摘錄

訪得主事唐敦樸不染於吳風澹泊雅同於茗水聚徒講學著書立言一郡之士咸宗四境之風攸則但年已衰邁抱疴不出久絕意於功名且希聲於交際相應勤加優禮免列薦章云云。
滕提學送扁文移摘錄

爲優禮高賢事。照得主事唐號一庵抱道守真蹈仁履義倡正學爲後進之羽儀勵廉隅作一方之表率。本道職司風化相應崇禮仰府官吏動支本道項下無礙官銀置扁額一面大書人倫儀表四字首行書某末行書某鼓樂具采委府學教官遵送



宅上懸掛以見本道優賢之意云。

張推官專祀書院記

栗郡守修府志後擢山西憲副節推張公應雷署府事祀先生於書院作此記。

先生性淳而行端淡泊自如。世家吳興少年舉進士而所居僅蔽風雨。服不飾躬言不綺口。早慕象山之學。常遊吾邑與東石、卓峰、疎山諸先生遊。先生常語雷曰。曩遊金谿時見其士朴而俗淳。欲畱寓不果。先生講學吳興以討真心爲旨。槩蓋與象山先生收放心互相發明。吳興之士行先生之學於孤卿之列者。武相接也。而先生自視則怡然。蓋先生淡若淵明和如明道粹比濂溪自得類康節高明同象山真砥柱三吳而與文清文成



後先媲美也。先生修志時已有疾，而力疾不輟。若以郡公論自任者，一時郡士大夫皆出先生之門。凡先生臧否廢置，皆信若龜卜。先生手稿付守令之明日卒，蓋絕筆也。乃先生歿而御史蕭公欲就書院立祠祀先生，提學滕公復行府附祀先生於鄉賢祠，仍申明蕭公之意，專祀先生於書院焉。則書院先生固還之不可得矣。先生誌志而甯誌先生時，萬曆乙亥夏四月望。

按湖州府志一庵書院門下載陸穩一庵書院記一首，年月與此同。陸碑在嘉靖四十三年壬戌九月，張記在萬曆三年乙亥四月。府志所載前半間錄陸碑，後半間錄張記，合之而

借名於陸、不知何所據也。年譜歲月與作者姓名歷歷可考。府志恐誤。府志陸記中云：先生卒前三月，以一庵書院歸之。官蓋先生之瓢然一寸不取也。張記僅云：則書院先生固還之不可得矣。語有詳略，然年月具在，按譜自明也。

唐一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唐氏，諱樞，字子鎮，號一庵。世系不備錄。唐氏貴顯，代不

乏人，其族人猶父子相約，守農圃之業，拙言辭，安儉陋，凡世俗靡靡爭以規時射利，皆不知也。蓄積所從來深遠矣。先生弱冠時博學好古，知名郡中。嘉靖壬午，以詩經領鄉薦。丙戌會試，中第八名。廷試，賜二甲進士。觀禮部政，選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



事甫數月、以言事奪職歸田、遂終其身不仕。學士大夫咸共嗟嘆、懷抱深遠而不一試。然退與門人弟子講道論藝、修遺文、述往事、以著述卓然自見於後世。此不係時之遇不遇、身之窮達異也。當在禮部時、上疏論帝王宜公喜怒、以觸忤抵罪、畱宿於心、不忘非大公無我之道。勸上召還議禮不合、謫戍豐熙等諸臣。又論浙江織造太監鄧文夤緣更敕改鎮守、清朝不宜有此舉動、爲新政累。疏入、豐熙等不報。鄧文有旨追奪前敕。時論偉之初至部、尙書顏公大加器重。會李福達獄急、先生時在提牢、特咨問、乃退具疏上之。福達者山西人、正德間以妖術聚羣不

逞之徒欲誑誤百姓發覺撫按勒兵捕獲黨與皆伏誅福達竟
逸不得至嘉靖初更姓名張寅挾技投入武定侯郭勛家門下
用事蹈藉權勢恬不顧忌久之蹤跡敗露關送彼處官司訊實
獄具上大司寇論覆報允而臺諫惡勛恃肺腑橫甚聯疏論勛
黨叛欲并治勛勛恐甚因共中官謀造蜚語言文臣結黨排陷
勛戚語寢聞上震怒杖言官公卿大夫午門外雜問洶洶無改
言者竟脫福達罪先生疏論福達蹤跡始末甚詳上疑終不釋
竟奪職爲編氓歸矣歸後不入城市託棲城南鮑山厚屋數椽
不蔽風日處之晏如也先生始學時欲於百家無所不窺後從



甘泉湛先生遊聞、隨事體認天理之說、遂悟舊學非是、曰、天理本具足於心、亦卽是心之真體。今之所謂心者、皆緣於氣稟見聞習俗以爲見、而非其真也。若不從此處研討分明、雖從學於學、祇爲此心障蔽、何益於學哉。故從氣稟見聞習俗之間體認天理、使之流行於應感幾微之際、則隨處皆此真心發現、而學無餘事矣。故先生以討真心三字發明隨事體認天理之旨、可謂直截明白而簡切也。中庸言擇善、大學言致知、聖賢皆從其心之悟入而自得於己者、立言以開來學、要之無二理也。先生自居鮑山、謝去外事、士大夫以問學至者、延款接對、終日不倦。

門人自遠方來集居處湫隘不能容併炊合席不厭龐雜值炎暑往往從竹林松陰之下藉草列坐相與討論入參質問盡爲剖析各鑒其意而退門人寢有聞者是時陽明王先生在會稽甘泉湛先生在廣涇野呂先生在關中先生在湖海內之士聞風興起各隨其所聞卓然思自立於道我朝人才至世宗初年與宋濂洛可謂並盛矣嘉靖丁未先生年五十一歲喟然嘆曰道無窮盡隨人所就之大小視量容受之廣狹何如吾以一隅自限不可八月觀濤於浙江遂渡而東厯四明入天台循赤城探雁蕩徧訪禪宮釋子道隱求諸方內外海上十三參冀其或



一晤相證發、亦吾道之幸也。戊申入閩中、周閱武黃山水、歎曰、猶在人寰近境、所睹已不可以常理測、況海外遼闊、獨奈何以孤陋病廣大也。乃西泝鄱陽、入漢口、泛洞庭、過沅湘、遂登南嶽、極南紀、滔滔江漢之廣、得縱目焉。己酉、從金陵渡江、歷覽滁泗間、迤邐北至嵩高、下穿轅轅、度關塞、停車洛陽、自孟門折而東、包淮汭、抵孟津、震蕩激射、崢嶸函成、臯東西門戶、河山四塞、古稱天府。先生注意深矣、攬轡躊躇數日始去。自是西登華嶽、蓮花峰、望楚與秦、東至淇上、望魯。北抵平陽蒲阪、過堯舜故都、訪其遺俗。所歷南北五千餘里、上下數千年古帝王事業、聖賢出處、

與夫英雄豪傑所經略具在。一時士不得志、挾策結軫、曠覽河山之勝、想見古昔盛時、追論其得失、亦足以紆籌策而拓心胸也。詎謂非勝遊哉。歸以紀行錄投鎮曰、吾茲行、當不徒然。顧宇內事尙草草、爾學慎毋自足。語諸生毋蹉跎失時也。自後先生以山中不便來學、謀更擇地未得。先是提學副使退齋林公巡按御史冷塘周公、郡守石梁萬公前後各闢書院、禮延先生講學。迨嘉靖壬戌、巡按御史達泉張公檄郡爲先生特建一庵書院在城西北隅、夾天聖飛英二寺間、境僻靜爲最勝。又卜得城外東隅隙地、大樹扶疏、築臺其下、題曰木鐘臺。構屋數十楹、儲



古今書籍其中四方同志至者投館。先生自處於臺爲恒。至月朔望郡士大夫會講必於院以宏敞可容衆也。臺高廣僅丈咫。樹柯葉散布。廕蓋一畝。蕭然森爽。如處長林邃谷。與客坐談。眞境時有鳥鳴聲出於叢翳蒼翠之中。令人發深省。消除鄙陋。胸次爲一灑然也。當書院甫成。適提學副使屏石屠公以校士至。率諸生詣院與先生講盡日。而鎮與許生孚遠是日皆在侍。相與其究討眞之旨。士環列前後。聽講者數百人焉。臺與院皆緣城之內外。相去二里許。學者各以其便分處之。是時先生年已七旬外矣。惟恐不能有所發明。孤其自遠。至與羣而居者。終歲。

惟此講學一事、往來於胸中、不厭倦、雖祁寒暑雨、未暫輟也。先生前後所著書三十餘種、門下士爲刻於木、鐘臺總題曰木鐘臺集。書中所論天地陰陽、氣化流行發育、與人物稟受靈蠢偏全、各推本所以然。蓋太虛轉動靜之機、而進退轉移往復不窮、以成造化功用、三才之道、無間於彼此。故爲深探造化、以著學問本原、備於三一測與禮元剩語。人生各全其天命之性、因緣氣稟、以開情欲之竇、欲動而性蔽之、性蔽而心之感應酬酢失其真矣。故以日用應感酬酢之際、析其理欲之機、使此心卓然不爲物欲所動、而後所存所發、渾然天命之真人道、惟在於盡。



性學無外此者矣。故性與氣稟物欲或自本而之末、或由末而反本、皆爲闡發詳盡、使人知所從事、而實用其力、莫詳於景行館論太一枝辭^⑧。及於君子修身以任國家天下之責、聖人盡性而受天地民物之寄、道存禮樂政教、用有常變、經權雖妙、用在於從宜、必備制可以盡物。周公損益三代、孔子斟酌百王、此其準也。先生論治、必推原於性情心術、先治本也。世有升降、政由俗革、王伯之道不同、悉爲論著始末、存治體也。三代以前立其經權其變、漢唐以下著其善申其弊、察治宜也。舉舊參乎世局、更新酌乎物情、修令存乎國體、具於政問法綴、周禮因論證道。

諸書鑿鑿可行。討眞之學，非徒託諸空言矣。鎮侍先生久，觀察最深於先生之學，頗能推見大意。先生患學者習熟見聞，不返求深造聖人心學，漸失其眞，惟眞故實，修實證實，心經書有實功有實效。自學失其眞，一切皆以譎詐相蒙，虛文勝而實意衰，雖有志之士，不能自拔於流俗。故討眞之教，直從世道頂門下鍼，可泛視哉。先生家故約，敝衣糲食，冬夏木榻草席布衾，歸臥林壑五十年，寒素如一日。四方士大夫過郡相問候，門弟子以從學至歲時，媼戚以念舊饋遺，一蔬果未嘗泛受。至周貧濟困，不論已有無，皆爲曲處令得所。其施惠先族屬，次媼戚朋友，故



先生之族雖歉歲無凍餒者。郡邑有大事。郡邑大夫過咨問。必爲籌策。始終而詳論之。至里閭。無論巨細事。以片詞請。以爲深恥不爲也。自始歸至卒歲。計內外臣僚四十餘薦。當道欲致先生一簡。不可得。以先生才望。自可駕出一世。何所不至。而甘於窮老。無幾微見於詞色。以終其身。豈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耶。平日默坐室中。一無繫念。而其中涵茹古今。四方上下。海內外。無不備諸周悉。異端曲學。與末技瑣屑鄙細。皆得其關節。脈理要會。隨我操挈。此由學有統宗。精於一而萬事畢理。豈若昔之人。貫串馳騁。獵其膚毛也耶。士大夫稱先生學窮百家。殆

非深知者也。歲甲戌，先生七十八歲，自始學至此，無一息稍懈，無一念不在講學，以道自任，窮而益堅，困而愈奮。至易簣時，而猶諄諄相囑，此可以觀先生之學矣。卒之日，敝篋中衣僅周身，圖書數千卷而已。嗚呼，此可以觀先生之學矣。子姓生卒不備

錄。銘曰：嗚呼，先生仕不酬其志，而以力學示我儀型。道不顯於世，而以講學淑我後生。討真之旨，遠紹程朱；近契陽明，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武庫司主事，眷門生錢鎮拜譔。

墓在北關外東牆濠稷三圩之原，傳聞此穴生前自定，後人

惑於形家利達遲速之言、改遷妙喜下陳邨、由市口進去約
十里、山二畝、辰山戌向、穀雨第三日祭掃。由今觀之、達乎速
乎、理乎數乎、噫、難言之矣。裔孫檣謹誌

唐一庵先生年譜終

程邑學前街
劉文光齋錄



備藏

校記

①本鐘臺集：當作「木鐘臺集」。按，《木鐘臺集》乃譜主文集，見《年譜》前後文。

②「卒不能明」以下，《明史》卷二〇六《唐樞傳》無「於其哀矜而至於辟矣」九字。當從《明史》。

③李伏答：右引作「李福達」。當是。

④乙亥：《年譜》正文作「二年甲戌」。按，甲戌爲萬曆二年，乙亥則爲三年，二者相差一年。當從年譜。

⑤義建：疑作「議建」。

⑥爭倫：當作「爭論」。

⑦力効：當作「力効」。

⑧太一枝辭：《年譜》隆慶四年條載《三學申詞摘錄》作「太極枝辭」。

⑨嗚呼：當作「嗚呼」。

⑩唐逸庵：當作「唐一庵」。

⑪「重太守」與其下文字不相銜接，當有脫文。

序

學聖人之道、不爲頡屈之辯、崖略之行、有所漸濡摩切、以自束于道德仁義之中、而安驅以至于大賢之域、惟其恒而已矣。天之所以恒動、地之所以恒靜、幹維之所以恒固、陰陽之所以恒周、皆是物也。易繫雷風恒而取象于剛柔相應、立不易方、君子觀乎此、是故循乎歲月陶冶之功、以盡乎精深久大之用、守乎飲食居室之常、以極乎經綸事爲之廣。孳孳矻矻、劬大攻堅、以至終老而靡有已。此君子之自強以恒其身而不息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古人一言一行、必考而志之、曰古之君子、日有課、月有程、



其御心役志、優優乎有節也。而學者亦因以稽其心身失得、道理深淺之故、而勿至迷瞽而不通、翔佯而罔所歸。此學者所以求君子之恒其身而勿自棄也。嗚呼、恒德之難也久矣。吾郡唐一庵先生、理學碩儒也。其有年譜者何、蓋從遊者記其敷歷生平、而纂叙以傳諸世者也。先生年少登朝、以直言故、一斥不復、其心無所羈縻、而一肆力于聖賢之學。其學以踐履爲主、以誠敬爲宗、篤實純固、造詣深粹。今其年譜所載、修之一室、而博見乎天下、銳於方壯、而不懈於耄期、磊磊焯焯、具見本末。令數百年後、尋其緒言餘論、想見其人、如崇山大嶽之在于前、而不可援躋、誠可謂於聖人之



道實有得者也。當是時、朝政日秕、士大夫之講學者中衰、先生屹然振興其間、以斯道爲己任。是故聞先生之語、則知其擇之精。考先生之行、則知其守之一。觀先生之談兵慷慨、則知其恢奇而汪洋。誦先生之文章古奧、則知其博大而研微。當世雖不我用、而假以歲月、循循不怠、窮理盡性而深造、以至於如是、非有合於易之恒象而然耶。余同年學博王君開先、有志乎道者也。一日得先生年譜讀之、慨然企思、重付劄氏、蓋奉先生之言行以自寤、取其有恒者而充實勤勉、以期於如是而止。此王君之志也。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九月、同郡後學吳光謹序。

序

兩間內祇此一道理、古今來祇此一歲時、人心中祇此一精誠、但得一明眼人覷定不放、將此一片精誠、副此一箇道理、無些子夾雜、無些子間斷、無些子欠闕、便是不錯過光陰、便是不虛生一世。雖同此百年之歲時、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唐一庵先生之年譜、不可不譜也。先生之年譜作、而歲時攷焉、精誠著焉、道理昭焉、則生乎先生之後者、皆可蹶然思奮矣。雖然、先生之年譜出門下省垣公李諱樂之手、與文集並垂有年、經兵燹殘缺、賢裔歸安庠生漪蘭暨棧者學篤行優、克繩祖武、慨然思有以縷之而未逮。居嘗



跼蹐、瑾因慰勉之曰、宇宙多少缺陷事、卻被從前大聖大賢陸續
做去、漸次美備。人生祇恐志昏識陋、認道理不真、精誠誤用、歲時
碌碌耳。如果認得真、齟齬得定、不與走利如驚者同朽腐、則凡天地
不了事、皆將有以了之。而況乎整理家學、補綴先生之斷簡乎。嘗
攷之鼎銘曰、顯揚先祖、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而可不
務耶。兩兄瞿然曰、唯唯、敢不晨夜展力、以求殫厥事。瑾復廣之曰、
以先生之精誠、荷兩間之道理、道理既不可磨、精誠決不可泯。天
既爲之篤生賢明如兩兄、必非無意於先生者。兩兄既刻處先生
於意中、先生之精誠自必感通於意外。卽如兩兄鼓勇新既圮之

木鐘堂而迫於力、龍風忽拔大拱之墓木以協之、非明徵歟。兩兄於是快然於心、命瑾撰呈稿達當事、更爲文告通族、爲祠宇文集計。未幾而歸安祭酒王先生已手訂先生年譜一帙、召兩兄授剗厠。更念先生家世一鐙膏火不繼、毅然捐俸入以務刻期告竣、且將力圖次及文集之缺失者。兩兄固辭不得、因感奮曰、噫嘻、是卽予之所謂意外者歟。瑾曰、然。然以學師言之、固爲意外、以先生言之、仍然意中事也。膠庠方閒散祿薄、窮年矻矻、每慮不贍其私、凡所欲營而心不給者、何可悉數。則是役也、萬萬無所望、然而義形於色、斷然無所回惑、是非認得道理、真如先生不誤用精誠如先



生不虛度歲時如先生、安能卓絕如此。是唐先生與王先生身世雖殊、而先後之道揆則一也。又烏可謂之意外耶。總之、天地閒有所缺陷、則必有所成就、缺陷者成就之資也。故洪水方割、舜禹慘淡之而不辭、楊墨充塞、適足爲孟子闢除難耳。則是一庵先生之文集殘、而爲王先生地者、不旣多乎。雖然、王先生自涖任以來、葺宮廡、理學舍、凡頽垣摧桷、碑亭遺蹟、無不維新而丹雘之。且議重建倫堂、經營圖度、已再易寒暑、事雖有待、然落成可必。茲以公餘力成是舉、其於兩間事可謂惟日不足者也。其所成就、甯止此哉。瑾謬蒙王先生之見知、兩兄之推重、將有互相校訂文集之舉、敢

無一言以紀其實。謹跋。 肯

康熙戊申重九日、後學繡水宋瑾拜題於茗上根心堂。



歸安縣儒學爲公額表章正學、重飭先儒祠宇事。蒙本府正堂吳批發府屬八學生員李熾、王錫申、陸啟運、宋瑾、沈懿焜、葉鳳備、潘中臨、張膽、潘汝慧、卞昌齡、王延祖、李邕、吳時幾、費祖喜等呈詞。呈稱、切惟教化之道、正學爲先、表章之功、先型爲要。故闕里從來多俎豆之彥、而紫陽迄今儲禮樂之英。雖聖賢之感被宏深、使然抑厯代之追崇、不替致此。是以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固屬下士之同心、實由上人之盛典。本郡歸安縣先賢唐一庵公諱樞者、學貫天人、功存名教。官居比部、敷陳不啻長沙。設教西吳、講習直隸。伊洛繼文成、師若水、而共討真心。認天理、致良知、而獨尋道脈。

備倭撫寇、確見經綸。睦族敦倫、徵諸踐履。考其年譜、見其生平、讀其著述、見其汲引。眞四方之泰岱、而百世之人宗也。前蒙郡守萬督學屠築景行館、師事於生前、後荷按院蕭學憲滕改北書院、特祠於身後。祀事至今不墜。祠宇漸次將頽。昔賴陳祖臺之重光、六十載扁題如昨。茲藉憲宗師之振舉、數百年堂構斯今。道不虛行、事如有待。況當善政激揚之後、正值人文蔚興之時。如先生之堂、圯者修而廢者舉、則廟貌新而教化聿新。維先生之宇、美其奐而朱其輪、將君子敬而小人亦敬。三吳士習、悠然升闕里之堂。七邑民風、油然而入紫陽之室。究其所自、功有攸歸。極其所之、名將不朽。



燬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等情。蒙批仰歸安學查報。批行到學。蒙此。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王啟允查得先賢唐一庵先生立朝抗疏講學授徒。展籌平汪直等數省之倭。感義降江天祥億萬之寇。學與朱考亭並駕功同王陽明齊驅。三院具題建祠二處。一在東郊之外。年來蒸嘗則子孫主之。雖廟貌未光。猶能典守勿墜。一在北關之內。每歲春秋則當道祀之。值兵燹之餘。未免鞠爲茂草。此入學諸生所以合詞公懇修葺也。卑職遵奉憲批。躬詣講堂。拜瞻遺像。肅然起敬。第棧楹僅止五椽。風雨不蔽。儀門猶存三闕。鳥雀其罹。極目荒基。不下三十餘畝。魚池涸於左。牌坊圯於前。石碑湮

於後恍然想見當年崇祀先生之厚且至。而修舉廢墜、闡揚先烈、端在今日矣。查先生文集、則有木鐘臺一編、年譜一帙、曾於順治十二年十月間蒙前任府憲張命重繡梓工。未及半而斧質維艱、迄無成功。查先生苗裔、則有孝廉一、明經一、子衿八、要皆安貧力學、行將駿發家聲。查八學原舉諸衿、聞望素著、才學兼優、委以勸募、必多樂從。總之興廢起衰、光前啟後、自出憲裁。卑職未敢擅便。緣奉批查事理、合就申覆。爲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康熙五年十二月 日。

募修補唐一庵先生木鐘臺集并年譜啟

我湖先正

唐一庵先生學本增城系傳莒國。幼歲知爲偉器。積年造厥醇修。名教權衡。文章領袖。昌明正學。遠紹安定之風。討究真心。近契姚江之旨。窮上下古今之變。闡述經綸。綜名物象數之繁。博通載籍。用是識見超卓。謀略深沉。卽署甫登匝月。抗言殫韓范之忠。邊關備歷四方。周覽得山川之助。著書盈篋。五十年高蹈林泉。負笈踵門。二三子長吟風雨。景行館裏。當時杖履同親。逸老堂前。曠世衣冠如覩。況復廉隅勵品。酌借貪泉。儉約持躬。餐惟脫粟。撫卹則孤。



寒在抱、白屋銘恩。慨慷而冠盜潛蹤、黃巾感德。其律已也彌嚴、其待人也至篤、其立朝也尚節、其斷事也無私。今讀木鐘臺集一書、分爲初集、再集、雜集者計三十種。又年譜全卷、垂講學之名言、抒籌時之碩畫、事求實踐、義貴旁通。枕經藉史、胸有千秋。內聖外王、道惟一貫。可謂蘊釀深醇、規模博大已。無如鴻文漫汗、授梓良難、蠹簡飄零、焦琴可嘅。聖域雖窺其奧、士林罕讀其書。尋講臺之故址、蔓草煙縈。過書院之遺基、豐碑露立。春秋薦芷、僅屬虛文。理學傳薪、誰扶墜緒。維人心之厚薄、關世道之盛衰。此徵文攷獻、憑弔者未免歔歔、而易俗移風、老成者動多感觸也。今先生十世孫杏



邨君名櫨者，於歲辛亥秋得木鍾臺集殘版於顧氏，細校缺少七百葉。商之郡學師許壘生先生，籌補成書。於是我公祖王雪軒先生歸安邑尊丁少薌先生捐廉首倡，屬許師任其事。嗚呼，表揚家學，無慚通德之門，補苴遺編，實賴鉅公之力。瑛等忝居後進，景仰前徽，守杏壇之彝訓，身列膠庠，拜梓里之典型，像瞻祠宇。焚香者禮若南豐，鑄金者事以北面，敢裁小啟，徧告同心，還望集腋以成裘，俾克聯珠而合璧。神靈呵護，蒐輯緣深，道脈攸關，表章事大。從此膾炙儒林，流傳藝苑，清風未沫，峻範長存。低徊吾黨道，只寓倫常日用之間，接續斯文，功不在濂洛關閩之下。用深

感戢、無任跂馳。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仲夏之月

穀旦。

募重修唐一菴先生書院及木鐘臺故址并補刊唐集輯要
啟

唐一菴先生木鐘臺全集之補刊也。大致詳前啟中。長官分廉學
師襄事。計可望成矣。外有唐集輯要一書。康熙間歸安學師王君
開先_{表正}訂定。嚴存菴_{我斯}侍郎序之。學者未覩全集。讀是書可
得門徑。再讀全集。可尋堂奧。王學師之功不尠。顧是書近已罕見。
原版更不知所歸。去夏祠生杏邨_檹復從雙溪嚴氏蒐訪得之。細
校缺失百數十頁。嚴氏孤寒。意在求價。勢須購歸而補刊者也。至
先生書院僅存講堂。卽今春秋致祭所。大半朽損。已等巖牆。堂後



寢室、堂外齋舍盡圯。陸北川穩侍郎書院記一碑沈埋榛莽間。外
衢有坊，昔表曰吳興唐一菴書院，今頽廢，祇存石柱而已。郡城東
關外木鐘臺故址在焉，臺廢已久，當時所稱構屋數十楹，儲古今
書籍者，今祇餘敝屋二楹，寥廓無藩衛。杏邨尊甫名銘者，於道光
十二年曾經重修，纔二十年，荒蕪乃爾，後更茫然墟矣。勢又須修
葺而整頓者也。安定書院正在鳩工，凌忠介公祠早落成，杏邨竊
羨慕。雖然，此非杏邨私心也，後裔固應爾，後進何獨不應爾。敬以
告諸同志者。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暮春之月

穀旦、吳興後學公謹啟。

具稟貢生凌介禧、前任來鳳縣知縣陳炳常、舉人周學濂、候補教習陳長孺、生員楊錫鹿、廩生王承義

爲叩請籌款興工重修先賢書院、並保護遺址事。竊先賢

唐一庵先生道德文章、昭垂志乘、尤爲吳興師表。三百年來、士林沾溉久矣。先生書院在郡城飛英鋪、供奉先生遺像、春秋從祀。溯前明書院初建時、屋宇宏廣、今祇餘講堂三楹、風雨漂搖、豐碑露立。若不重加修葺、恐日久傾頽、工程更大。再先生木鐘臺故址在郡城東關外、當時臺旁構屋數十楹、弁藏書籍、茲則寒煙蔓草、幾等荒墟。若不重樹數椽、以爲表識、日久勢必湮沒。此皆先賢講學



之地流風餘韻景仰無窮。奈唐氏後裔式微既難勝任、地方義舉頻仍勸捐亦非易事。爲此籲懇

憲公祖大人酌盈劑虛於稍可籌畫之中

恩賜措欸數百千文俾得興工修理實屬感戴靡涯。我

憲公祖大人初蒞我湖普沾

德政朔望在郡庠宣講啟牖愚蒙。近復修竣安定書院興建義倉等舉具見

深仁厚澤教養兼施湖民之涵濡而感化者正復方興未艾也。今介
禮等爲表揚先正起見諒荷

俯鑒下情、不棄禱昧。至先生木鐘臺集並年譜、修補已竟。其書院及木鐘臺故址、再得籌款興修、彌覺大快士心、不留遺憾。從此正學昌明、所以培人心而勵風俗者、關係良不淺也。介禧等不勝惶忭待命之至、謹合詞上呈。

具稟祠生唐檣

大致同前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署府憲胡

批、公議修葺一庵書院及建復木鐘臺屋宇、以

表揚先賢、昭垂久遠、並保古跡舊基、無虞

湮沒、誠爲美事。容俟有款可籌、卽飭確估興



藏書

唐一庵先生年譜

附錄

辦。該祠生唐櫺稟並發

府工房藏卷。

具稟祠生唐櫺

爲呈請裁存印單吊冊、註明蓋篆、永保先儒墳產事。切十世祖一庵先生仕明嘉靖朝、直諫放歸、著書講學。所著木鐘臺集、刊行於世、士林傳頌弗衰。公之高曾祖墓在治下六十二庄康山村、山捌畝、印單壹紙。公之父墓在治下九十四庄昆山楊臺村、蕩成地肆畝玖分肆厘柒毫、印單壹紙。公自墓在治下五十二庄妙喜下陳邨、山貳畝、印單壹紙。以上均過入九十四庄毘山唐一庵戶下納糧。向歷各祖公墓所產單、係生故父淳齋掌理二十餘年、生又接管、亦二十餘年矣。幸先靈式憑、一庵公遺集蒙當



道各

恩憲俯鑒捐廉刊成。

生

猶恐傳緒一線祠祀攸關。或有不

肖盜賣之虞。致先儒古墓後生無從按索。不僅

生

族之恥。爲此檢

呈印單叁紙。並附呈戶名糧額清單壹紙。伏乞

憲父臺大人俯鑒。保護墳產起見。恩准飭吊九十四庄昆山推收

底冊。蓋篆註明不准盜賣及藉端抵毀字樣。將各印單裁存一半

貯庫。餘半仍發交

生

領。奉准後

生

卽刊附年譜勒石播聞。以垂永

久。存歿均感。上呈。

計呈印單叁紙。並附呈戶名糧額清單壹紙。

咸豐六年九月念八日奉

署安邑尊盛

批、據稟爾祖一庵先生祠址現存無多、該產
春秋祀典攸關、自應慎守防維、以期永久
勿失。所請吊冊蓋印事屬可行、候飭承查
冊註明、並將印單截半附卷、半單四紙給
還、清單附

禮房藏卷。經承卯名吳鴻源。

一百廿七庄戶書卯名周維新、飛英鋪戶
書卯名湯之伊。



儒藏

唐一庵先生年譜

附錄

計開坐落安邑兩處遺址租息糧額

木鐘臺故址後改家廟宗祠今漸傾圯現無出息在一百二十七

庄東關村四十四號內入唐逸庵戶歲納^⑩條銀壹錢肆分叁厘

小米伍升叁合。

書院祠宇供奉遺像春秋崇祀每祀據現領祭銀貳兩壹錢柒分。

祠旁側屋餘地線場歲收租錢約有十餘千文若遇歉年尙難

如數。在飛英舖十七號內唐一庵戶歲納條銀壹錢捌分捌厘

小米陸升捌合。

以上兩處遺址四至圖形繪載唐氏宗譜茲不備錄。

每逢閏年條銀加額須照串票爲準。

咸豐六年十月吉旦、

裔孫^樓謹識。

署程邑尊李

批、候飭承查明註冊、並將印單截半附卷、半單參紙給還。清單附

清釐科藏卷。經承卯名吳成祿的名吳永瀾。

九十四庄昆山戶書卯名張安邦的名李安邦。



儒藏

計開坐落程邑各處祖塋祭掃日期並租息糧額

康山祖塋歲訂穀兩日祭掃山佃不論祭主多少到山者備飯一餐現收租錢壹千陸百文。

毘山祖塋歲訂穀兩第二日祭掃現收租錢貳百肆拾文。

妙喜祖塋歲訂穀兩第三日祭掃現收租錢肆百文。

以上俱入九十四庄毘山唐一庵戶歲納

條銀壹錢肆分貳厘
漕米柒升

每逢閏年銀米加額須照串票爲準。

各處祖塋四至圖形繪載宗譜

茲不備錄其每年祭掃飲福及
修理除納糧外照收租息酌議

咸豐六年十月吉旦

裔孫 權 謹識。

重刻木鐘臺集記

明歸安唐一庵先生木鐘臺初再雜集共三十種

四庫全書集部謂易脩墨守已著錄景行館論語尙醇正餘多貶詞亦不復備舉。要之瑕瑜不相掩也。歷年久舊板闕殘且朽腐後嗣式微無過問者。十世裔孫杏邨櫟有志承先抱遺集屢商於某乞爲補綴。噫四十六日主事七十八歲老儒一生心力萃於此書斷簡飄零尋歸澌滅徵文考獻亦吾輩責也。乃告之官長斯土者各捐廉爲助。按順治十二年十月前太守張公會命重梓工未及半以斧質維艱而止。時唐氏家業當不至如今日之衰重以太守



數種欲購之、索價二洋。可見是書並恐蓄經費太絀之時、
之家幸廣爲傳播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中秋、

湖州府教授許正綬謹述。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唐鼎元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王曉波 一審

郭 齊 二審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八卷，附卷首一卷，唐鼎元編撰。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唐順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字應德，一字義修，號荆川，明常州武進（今屬江蘇）人。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廷試第四及第，為庶吉士，改兵部主事。居母喪，遷吏部主事，徙考功。選為翰林院編修，編校累朝實錄，忤宰臣意罷歸，永不敘復。後起為右春坊右司諫，疏諫皇太子朝儀事，除名罷歸，閒居十八年。值倭寇侵犯江南，起為職方員外郎，擢郎中，按視薊鎮兵籍。視師浙江，與倭寇戰，屢勝之。擢太僕少卿，加右通政，改右僉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病卒於通州（一說泰州），年五十四。崇禎中追謚襄文。順之嘗從王畿學，聞良知之說，學究源委，於經史技藝造詣精深，撰有《五經總論》、《左氏始末》、《荆川先生文集》，輯有《諸儒語要》、《史纂左編》、《右編》、《文編》、《武編》、《荆川稗編》等（參《明史》卷九六、九七、九八、九九）。《明史》卷二〇五有傳。

年譜為唐鼎元編次，唐肯校刊。鼎元字玉虬，譜主十四世裔孫；肯為譜主十二世孫。其自序稱在杭州閱七八年，檢書數百種，書稿經四五易，始成此譜。是譜卷首一卷，收錄吳佩孚、唐文治、柳詒徵等序文及例言，並載引用書目、師友表、世系簡表、年譜簡表等。正文八卷，卷一至卷六為年譜；卷七為譜後，記載嘉靖三十九年後至弘光間唐氏子孫與友人事蹟；卷八為附錄，收入諭祭、贊語、祠記、祭奠、挽詩、雜著等，並附《究誣》、《解惑》二篇。此譜廣徵博採，記事詳盡，考據亦確。年譜前後所附表、雜著，對瞭解譜主世系、交遊足以資證，可澄清史實。然文字繁冗，枝蔓寡要，記載無關涉之事頗多，鉅細畢錄，又為其弊端。

序

民國二十一年秋，日人伺我之不虞也，卒起而攘我東北三省，旋又進窺淞滬，大肆焚掠。海內外同胞相爲赫然，於是義旅雲興，雄師並掃，寇鋒亦因之屢挫。翌年，武進唐君鼎元錄其所撰先人荆川先生年譜，謂將以是振厲人心也。寓書問序於余。余維明白嘉靖以來，江浙閩魯諸省倭寇剽掠幾徧，海隅之民被禍尤烈。荆川先生起自京曹，禦賊之策，惟力遏諸海，不任遵陸，寧使此身入鋒鏑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爲戎馬蹂躪之場。一念慈祥，兆民是賴。其功績之最著者，一創之於崇明，再創之於廟灣，於姚家蕩，盛暑舟居，以迄於歿，以視擁兵數十萬，守土數千里，不戰而自卻者，其相去爲何如哉。先生文人也，平日刻苦自持，晝惟蔬食布衣，晚則偃臥木榻，乃至不敷重席，雖羸病不改其朔也。因龍谿而私淑陽明，



其自處也則惟寧武子是歸。共其功也則有李遂胡宗憲佐其功也則有劉顯盧鏜繼其功也則更有吾同里之戚元敬以知士君子爲歷身涉世必致力於學以植其基求諸古賢以宏其範借攻他山以恢其業廣事甄陶以遺其後非苟焉已也。吾人廁身軍籍負國家治亂安危之重審乎此當憬然知所以自處矣。今日寇益深豈更有荆川先生者乎竊不禁有高山景行之志也。蓬萊吳佩孚序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八日。

序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策士之論。若爲長治久安計者、未有不將相並重、文武兼資者也。文人而絕不解武事、武人而不統攝於文儒、此極危之道也。卽或知文武合一矣、而無性理學爲之根柢、是非闇昧、怯公勇私、則內政棼而外侮乘之、是必得有大賢、迺可作中流之砥柱也。文治幼讀吾宗荆川先生制藝、心焉好之、後讀先生文集、文編更大好之。高山景行之念、未嘗去懷。乙亥秋仲、宗姪泓源持先生十四世孫鼎元所輯年譜、屬爲序言、文治何敢辭。謹按先生在嘉靖乙丑擢南宮第一、人名聞當世。龍潛十數年、東南倭亂、痛憤時艱、指畫方略、當事以知兵薦、遂與胡宗憲協謀討倭。先生以禦敵上策、當截之海外、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踔六七百里、從者驚眩且嘔、先生意氣灑然。倭泊崇



明三沙、督舟師要之、斬敵百二十、沉其舟十三。後倭犯江北、先生馳援、大破之於姚家蕩。復援三沙、親躍馬布陣、敵不敢出。冒暑積勞、疾甚、返太倉、猶不肯乞休、力疾泛海而且卒矣。有志之士、靡不痛惜也。夷考先生爲陽明私淑弟子、陽明擒宸濠、用兵在腹地、而先生禦倭人、戰績則在外海。腹地易而外海難、先生之艱苦實驗於陽明也。陽明之學在致良知、一超頓悟、先生之學則以天機爲宗旨、無欲爲工夫。天機卽心體之流行、寂而感、感而寂、靜無動有、涵實於虛、故雖視龍谿猶師、與念菴爲友、而絕不拾無善無惡之餘瀝。說者謂陽明尙有末流之弊、而先生則瑩徹而無疵也。陽明文章、世美其能追昌黎先生文、初效空同、一聞王思道言、幡然取道歐曾、博大汪洋、不獨掃空同之塗、附幾駕鹿門震川而上之。讀沈紫江生墓誌記、卓犖天才、精光不泯、爲有明一代傑作。蓋陽



明不必以文傳、而文自至。先生則無意爲文、而文自雄也。千古事業之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更非所以論賢哲。先生戰功學問文章、大致與陽明同、而其文武兼資、更無稍或異。後之有國者得若是人而用之、則治、疏若是人而舍之、則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而論者輒謂三儒迂闊、不合時宜。嗚呼、詩所謂不尙有舊、后國卒荒、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鼎元字玉虬、綴輯是譜於三百數十載後、寢饋於文淵閣四庫書中、於先生事實幾無一字不蒐、數易稿而始克成。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尤近世之難能而可貴者。深願其善述先生之事、善繼先生之志也。太倉宗後學唐文治謹序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序

邑子唐玉虬、荆川先生裔也。撰先生年譜，質於予。予無所益於玉虬，而玉虬益我多矣。世傳荆川以趙文華薦起，而玉虬則曰：文華薦荆川爲嘉靖三十六年，荆川方居父喪。是歲文華罪發，削籍歸，病死。九月，荆川服闋，明年春，御旨起用，實得華亭徐公力。是荆川不以文華薦起也。世傳荆川劾誅蔣緯、總督王忬，玉虬則曰：荆川劾忬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忬僅貶秩。三十八年，忬爲御史方輅累劾下獄，三十九年冬見殺。而荆川先以禦倭卒於同年四月。是王忬之死，不由荆川也。此兩事予向者胸中所蓄，與世傳無異。微玉虬，則憤憤至死矣。甚矣耳食之誤人也。吾嘗觀宋史鄒浩傳，附傳曾誕，謂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請復后，浩不報。誕著玉山對客問以誕之，後人遂據以誕道鄉，但能盡言於立劉之日，不能力爭。



於廢孟之時。考孟后之廢在紹聖三年九月。是年二月道鄉丁父保之公憂去官。安得力爭廢后乎。誕意謂道鄉起復元符元年二年之際。劉后未立之前。當請復孟耳。夫孟廢三年。宮庭大獄勢不可還。誕說實難用。而撰宋史者竟不知道道鄉丁父憂事。讀之未有不爲所誤者。道鄉十九世孫忠允撰道鄉年譜外紀。頗辨此事。而荆川之謗王虬用力尤勤。人固樂有賢子孫也。儒者好議論。深求古人。及考其年月。竟無此事。往往而然。此特吾邑之事而已。世宗昏闇。賊嵩無狀。已殺新有功張經。忠臣楊繼成。沈鍊。先生不當出。然而介鱗凶殘。嬰兒而舞。先生不可不出。當出者重。則百不當出。皆輕。正使陶淵明處此。亦當發憤投袂而起。况乎大一統之世。君吾君。民吾民。而忍不出吾平昔所學。以救天下之急難也哉。明人不滿於公之出。其亦不仁也矣。邑後學錢振鐙敬撰。

序

有清一代、常州之學術文藝、弁冕南服、卽氣節事功、亦犖犖可指數。然余以謂明代常州之人文、殆尤跨越清世、祧餘姚而開東林、軒天震地、爲國脈人紀道統之樞紐者、毗陵也。方山荆川並峙嘉隆中、荆川之學尤博、事功尤偉、當時儒者莫之並。亦越數百年、偉人長德、世固不乏、語其軌轍、與荆川儷敵者、猶難其選。嗚呼盛矣。清人喜詆明儒、概以空疏目之、張皇考據訓詁、漫謂軼唐宋而賡有漢、於是常州之經術文筆、睥睨海宇、亦罕有詡述荆川者。究清人所謂實學、乃純爲空文、無補儒術、不振國基。內壘列強環伺、茫然靡所措手足、競棄古先聖哲提身植國之本、驅兒女子庸附瀝瀝夷裔名物、謂足以拯沉痾而美之、眞藝瑛昏、三於說近、噬臍湯鑊、任人之爲、猶不知反而求三、眞實有用之學。微論喋喋於俚言俗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序

字者之無嘗、卽持經訓史籍、詔學子者、仍蔽於訂譌撫瑣、穿穴比傳之故習。將循是以挽波流而隆國族、不亦大可哀耶。孔門之教人曰從政、曰治賦、而其本在修己、在博學。所謂博學者、自禮樂射御以至前言往行、胥以反之躬行、施之實事爲鵠、非終身役役於識字審音爲句讀師也。宋明諸儒誠多眇論心性、其致力經史、本其學以從政治賦者、胥孔門宗子也。清初諸公矯明季流弊、猶崇實學。雍乾以降、迺一變而爲漢學空談之世界、孔子之教遂在若存若亡間。迄今日其禍未已。常州今文大師蓋已病訓詁聲韻之無用、徒以西漢專門家法爲名高、矜言大義微言、演之爲經世之具、降之爲變法之母、顧不從身心根本植之基、其末流乃昧於功利而莫知反、擇術之不可不慎若是。是故居今日而講切實有用之學、宜反之宋明而上躋於孔門、由身心暨家國天下、嚴義利

之辨、弘翕受之途、任重道遠、不當再以漢學畫人。明儒文武兼資者、陽明荆川爲稱首、而陽明於典章制度、揮斥不道、不迨荆川之淹洽。陽明武功爲內戰、荆川武功爲外攘、衡之孰優、固不得以鈐山梅林病荆川也。詒徵於淞滬戰時、搜討乙部、熟復荆川書、慨然想見其爲人。唐君玉虬爲先生十四世孫、憫念世變、追維先烈、發憤輯先生年譜、博綜載籍、成書若干萬言。昭德雪誣、尙友論世、而其微指尤在陳古刺今、欲使世之人知儒學之有真、非惟鑽穴故紙、標榜家法、假學術罔聲利、率一世秀傑之士、斂精力於虛牝、任駟僇庸豎、鬻權媚讎、而無可如何也。書成、督序於詒徵、竊哀其忱而壯其志、爰爲綜論毗陵明清學者與天下相關之故、聊助君張目焉。風會之成、惟豪傑能自樹立。吾蘇人多靡弱、惟產常州者恆不囿於世所驚、傑然別成宗盟、繼自今其復興荆川學統乎。予

日望之矣。乙亥秋九月、鎮江柳詒徵。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序

序

唐君玉虬、荆川先生之裔孫也。爲先生輯年譜成，過余而索序。曰：子知荆川之學者，不可以不爲是書序。夫余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雖然，吾嘗見梨洲黃氏之論先生矣，曰：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此不能無疑焉。推梨洲之意，豈不以先生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者，於龍谿爲甚近耶？然先生天機無欲之論，實發於與雙江一書，而書中卽亦言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說，以度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夫無善無惡者，龍谿之教也；而放逸者，託焉先生則病之。主寂者，雙江所主，以爲救正龍谿者也。先生則取之，且有方竊執事之教，以自淑之語。由是觀之，則謂先生爲



近於龍谿、毋寧爲近於雙江也。抑先生嘗有書與龍谿矣、曰、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跡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力、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美。又曰、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毋乃不遁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又曰、兄所論伊川金襍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爲對症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著參治肺癰、藥豈不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凡此所云、辭雖甚婉、皆深中於龍谿之病。然則先生於龍谿方且爲諍臣、爲苦口之藥、而顧以其學與龍谿之學等而論之、混淄澠爲一水、豈爲知味者哉。且人之於學也、或體段略同、而工夫有頓漸甘苦之異、或歸趣無背、而作用有廣狹大小之差。先生

始好伊洛之學、繼入陽明之門、初求之槁形靜坐之中、後參之事物紛擾之際、其一二六三言、其次第至密、與龍谿所謂不假工夫修證而得者、頓斷甘苦不侔也。又先生博學多識人也、長於文、長於兵、長於算數、長於百家雜技。四十之後、乃一切捐之、而反求於心性之微。雖一切捐之、反求於心性之微、而其博學多識自在也。不惟自在也、是夫於心性之微而有得焉、向之博學、向之多識者、乃益得以神其機而大其用。故一出而平寧毒東南之倭寇、而文亦發揚志肆、自成一家之文。此與龍谿之專談良知、併歸一路者、廣狹大小又不侔也。向非綜覈先生之平生、確見其前後致力之功、進德之實、於梨洲之言疑似之間、殆無有能辨之者。夫子何足以知先生之學哉、顧蓄此疑久矣、而未有以解也。今也先生年譜之成、予乃得有所藉以爲參稽、以爲真正、予或不終於疑也。是則

予之幸也。乙亥季冬，江寧鍾泰拜序。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序

序

古來名儒顯宦，恆以誌傳之昭垂與藝文之刊播，猶形於概略，囿於專長。而世之觀摩者，徒見蟠龍在雲，東現一麟，西現一爪，其豹斑之若何銜接，莫由窺其全焉。此年譜之所由作也。顧或出諸台著，或出諸子，若孫及門，下士手舉，所躬歷與夫目睹而心接者，扼其賅要，筆之於篇，故計功較易。若昌黎、少陵二譜，俱成於曠代，以立體仍尙簡也。至隔年悠遠，紀事精詳，則以胡荅溪所輯孔子編年爲最。茲讀荆川年譜，實乎尙已。蓋是編之作，以昔所昭垂者，猶誌傳也；所刊播者，猶藝文也。猶雲龍之鱗爪，非全豹之斑也。以隔世雖遠，非若荅溪之去孔聖之甚，而列身子孫班，紀載益宜求詳，非若孔聖事蹟存有成譜，並聚諸叢簡，膾炙人間，扼而取之，無待他求也。然則是編之作，又曷乎難矣。夫荆川先生之才學，早冠絕於



時中經棲隱多年、尤如姜尚父之在崑崙、諸葛武侯之在隆中。舉凡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術、罔不搜討至熟、而習練拳棒、又足與岳武穆匹。故草廬再出、卒能驅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馳驟大江南北、掃盪倭氛、殲滅以盡、使狡焉強虜、不敢窺邊。其功烈抑何偉也。而是編之出、又當國家多難、較之嘉靖時、且尤甚焉。是蓋欲使瀏覽者仿其策略、以策成功。先生以力掃、作者期以筆掃、而用心苦矣。且先生在世多契交、如茅鹿門、李中麓輩、詩文所遺、已成廣陵絕調、而作者並附錄之、猶之歐陽之語君謨、賴揮毫之間、爲不朽之托。是有此編、先生則彰全豹之斑、而當年諸契交亦得現雲龍之鱗爪。又豈僅如士衡之誦先芬、康樂之述祖德已耶。先生後裔代有聞人、今且傳之十四世、更得作手如玉虬者、此天道之報功、由數百年而數

千年而億萬斯年，胥於是覩焉。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石
瑛謹序。

序

嗚呼、三代以後、直道泯而是非淆。後生之士多好議論前賢、以表立新異。故唐宋以來、巨人碩儒、多有年譜、或其當時門弟子之所爲、或後人考較其一生事蹟、以爲尙論之資、庶是非皎然別白、而多口無所施其雌黃。先荆川公一代偉人、晚年一出、以身殉國。而世之曉曉者、轉以其晚年之出而議之。蓋史傳簡略、不能發揮公之心事與勳略、無由以折羣喙也。瓜棚豆架、謬說紛論者、四百年矣。而家乘所載公之誌傳、亦寥寥數篇、楹書雖存、祖德莫述。姪孫玉虬乃奮起爲詳確之辨正、徧考羣書、爲公年譜八卷。於公晚年之出、係徐華亭之力爲推轂、而非係於甬江分宜。王太倉之獄、係別爲一事、不由於公。均獲得不易之史實。四百年來之謬說、解而闢之廓如也。木落山空、水清石出、而公脩然清風之操、



病瘼斯民之志、鞠躬盡瘁之節、益以表見。讀是譜者不必爲其子孫、凡含氣蘊血之倫、有不愔乎動容、泣然淚下、報國濟人之懷、油然而興、淳然而不能自己者乎。玉虬又爲 公著述考一卷、弟子考一卷、唐氏先世著述考一卷。又輯太常擬菴公逸文三卷、唐氏先世遺文百餘篇。又鈔擬菴公周易象義四卷。又輯 荆川公六世孫直隸總督薊門公年譜一卷。取材於西湖文瀾閣四庫全書、不足又求之於北平天津南京各大圖書館、及甬上范氏天一閣藏書。又不足、更求之於私人藏書家及各舊書肆。或揭櫫報端、或託友人轉輟以求之、或購歸、或假鈔、必得之乃已。其於某事見某書、寤寐中若有示之者、及求得之果然。微引參考之書數百種、於文下多註出處、便覽者覈對。其所假之書、或朋儕所貽之史料、亦多表出之、示不忘他山之助也。玉虬僅有微秩、於杭七八年、靜



備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序

若處女、不思他遷、以近汲文淵之源、出入不輟、妻爲執炊、惡衣惡食、務節縮以求未獲之書。是時玉虬季弟鎮元亦傭書於杭、玉虬纂輯撰次、前後時時移置、或塗竄、自云稿凡五六易、皆鎮元所手鈔。前歲玉虬離杭、將前稿悉寄琢如處。嘗移書慰玉虬曰、子於祖宗之事、可謂勤矣、文亦富矣。吾必爲刊之、以酬汝志。茲取稿於琢如、悉刊之、力有未足、今先將公年譜印行、並附薊門公年譜一卷、餘尙有待也。茲於付印時、會青復得太常擬菴公萬歷刻本周易象義四卷、崇禎刻本皇明輔世編六卷。輔世編尤關明代要政、爲數百年來不易見之書。嗚呼、吾祖宗言行昭昭若日月、吾子孫知所從事矣。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十月十二世孫肯謹序。

序

先公荆川向無年譜。元生公十三世之下、四百年之後、數經兵燹、遺書無存、又安能爲。公譜則以公之事跡載在史冊、其年月尙可得而按也。故是譜以張廷玉所修明史、陳鶴所纂通鑑明紀、黃宗羲明儒學案、趙時春撰公墓誌銘、顧憲成李贄撰傳、王錫爵撰祠堂記爲主。而以公之文集及郡邑志、家乘、諸家文集、載記、譜牒爲考證。參酌匯通、五月而書成。公幼年事譜牒、既無所載、而公詩文集不署甲子、纂著甚多、今已過半遺佚。故今譜中某年撰某書某文、僅據其可考者載之、其他事迹亦然、不敢輕下一筆、懼其誣與鑿也。故是譜謹備公之出處大節而已。明史、明鑑、荆川誌銘、傳記與其自爲文集、世多有、有心者可得而覈焉。其有造作無稽之談、以詆訕公者、謹據事實爲公辨之。昔者



墨翟詈孔、孔叢子復有詰墨篇。墨元則不敢竊附於此。禮五世服盡、以親盡也。十三世之下、又其遠者也。親盡而遠、則可徵諸事而無所諱、出諸口而不爲私。墨元之爲公辨、又豈以爲公胤裔之故哉。夫以公之爲學之苦、立身之高、積念之誠且仁、而轉蒙詬議、但使墨元與公同中國爲公後學、亦必發口一言、而不忍默默也。何則、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公晚年一出、不勝其惻隱之心、而蒙難捐軀者也。不知其人論其世、嘉靖之世、何世也。北虜南倭、頻年烽火不息、萬民倒懸之日也。苟懷有解之之術、又遇有解之之緣、必束手而避之、熟視而無所動其心、斯爲仁者乎、爲不仁者乎。世之論荆川者、盍亦一考於此。此墨元作譜意也。有識君子、必不以其言爲私矣。丁卯冬十一月十四世孫墨元謹識。

序

元之纂 公年譜也。在 公生後第七丁卯、爾時以舊法爲之至簡。既而見近人所爲年譜、序事詳備、遂思改爲之。然有數難焉。吾家譜之作、實創於 公之子鶴徵、其立法也高、世系下不書生女、不書生卒月日、文不錄壽序行狀。 公之事迹見于家譜者、惟明史列傳、李贄撰傳、顧憲成撰傳、趙時春撰墓誌銘、王錫爵撰祠堂記、及載敕諭數道而已。求 公之生卒月日、不可得也。雖欲詳書 公之事、其可得乎。 公之子鶴徵以下至 公之玄孫宇昭、宇量、累世著述、皆有專集行世、意其記先世事必多。然自經洪楊兵燹、無一存者。鶴徵公有爲 公陳渡阡表、刻於萬歷本荆川集附錄。至近年乃始得之。陳渡阡表不載入家譜。至康熙時、 公六世孫執玉重刊荆川集、雖有附錄、而阡表被斥、尤所不解也。 公之



偏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序

事迹既無所獲於家譜、復無所獲於公之子孫記載。然則、雖欲詳書公之事、又可得乎。無已、迺求之於公之同時諸公文集及嘉靖以來諸筆記雜史。嘗考公之同志數十百人、皆炳炳一代巨公偉人、各有專集。然自遜清開四庫館、其著錄者求之可得、西湖圖書館藏而存目之書半多散佚。又近年洛陽紙貴、黃卷青編、奚啻金版玉簡。數卷之書、其爲啓禎時版本、則已價高連城。而元鑾人子也、卽遇之於肆、亦徬徨無計。情有急於汝陽王之道逢、鞠車口流涎矣。於是於其卷帙之少者、則立而苦誦強記、肆買辭客者數、而余之氣愈下、顏色愈和也。其卷帙多者、則乞人爲介、就書肆摘抄、或竟假歸擇錄之。又其價不甚高者、則竟節縮衣食以得之。問書之札、日作數通、有輟轉求之於友人者、亦有得諸其子孫之世守者。則程萬兩文恭集、王孚齋集、與廣東翁襄敏公稽

愆集是也。而公之生月日則始於去冬獲之李中麓集。然

公之行狀撰於洪芳洲朝選而芳洲集迄今求之不獲。此求

書之難也。纂輯之事固惟書籍是賴然往往有局中人同記

一事而年月相殊

如海旋公書事

反須數百年以後人爲之辨正。若

讀書不多即淆惑無主。此考訂之難也。故是譜也若作於鶴

徵公之手則可毫髮無遺憾。不然則作於公之玄孫宇昭

宇量之世流澤未沫楹書猶在公之事迹大備輯之亦易。

不然則作於乾嘉之時四庫館開公之炳炳同志數十百

人著作盡出就而錄之猶易也。顧此時諸公皆不爲而鼎元

強欲爲之於十三世之下四百年之後數經兵燹遺書無存

之日其有當哉。雖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然有鬼神通之而

有獲者亦有鬼神通之而終不獲者。鼎元月日爲賦、夢有不獲人告公之

日冬至前一日也。既而得之於辛中麓集爲十月五日冬至前一日也。吾名山前曰三子自漢魏耳夢中蓋告于冬至



見前一月也。又集元通公作、狀爲之、未洲發也。嗚呼、元之處

錢塘也。於茲六載矣。事欲效夫負米、情則類於吹簫、聾瞶自
謂善聽、盲目翻爲白眼、郢客高歌、獨唱無和、楚人獻璞、再刖
其足、人皆言其宜去、余猶困頓圖存。所以然者、每思漢司馬
遷忍宮刑以就史記、余亦欲就四庫館書以纂此譜耳。嗚呼、
自元爲此譜、問書於海內、而後知著作傳世之難也。如洪
芳洲朝選、曾石塘統、其文章功業、均負大名於當世、然余苦
求其文集不獲也。卽如茅鹿門集、世間猶不甚傳、而兩文恭
集及李中麓等集、則一綫將絕矣。故余於 公之同志諸公
往來詩文、可考者多按年附錄之、假使諸公之集其間有不
幸而中絕、而此譜幸而獲傳、則諸公猶得傳數行文字於天
地之間。此元之微意也。 公交徧天下、而徐少湖、羅念菴、
王龍溪、歐陽南野、翁東厓、鄭淡泉、趙浚谷、薛方山、萬鹿園、王

導岩、白洛原、陳后岡、熊南沙、李中麓、程松溪、胡柏泉、皇甫柏泉、林東城、趙大洲、陸平泉、洪芳洲、茅鹿門二十餘公，尤爲莫逆。故余於國之大事，既摘要附載於各年之下，而於此二十餘公之出處進退，舉舉諸大端，亦均分載焉。而公與諸公聚散離合之跡，因以明，而於世俗之謗方山受夏貴溪囑以黜龍溪、謗念菴以仙跡眩世之類，並集衆證爲之辨。故是譜也，合之則爲公一人之譜，苟離而增飾之，雖爲二十餘公之譜可也。蓋既異於他譜之專敘譜主一人之事，使讀者有寂寞寡歡之嘆，彼此稽對之煩。而此二十餘公者，各有一段精神，輝映天地，萬古不磨處。今乃聚之於一編，使得以觀諸公彼此切劘琢磨，精神貫穿，肝膽相照，於以匡成，各有千載之盛業，是不啻聯五星於一彙，集麟鳳於一庭，而瞻其竟天之光耀與曠世之盛也。豈不快哉。且吾國今日內憂外患，正



儒藏

與明之嘉靖季年同。讀此譜未終，又必不勝其感激奮發，而爲被髮纓冠之救者矣。稿凡四五六易，而弱弟鎮元亦餬口錢塘，屢易屢令錄之。別輩著述考一卷，弟子考一卷，以附此譜之後。合之約計三四十萬言，皆爲四五年來愚兄弟湖上傭書之餘之所積。雖平日潛行側步，不敢舉眼望人，而抱此聊自解慰云。乙亥仲秋，十四世孫 元謹再敘於錢塘寓舍。

譜中條、疑訂年正、定條。以歲月外，又改正。明史若干條，吾邑乘二條、疑年正、定條。以太月外，又改正。明史若干條，吾邑

不能確之記。王進合志、而通判吾常之年。其曆吾所見修爲之乾隆時所纂之武陽合志、而通判吾常之年。其曆吾所見修爲之乾隆

進川志、然武陽合志、而通判吾常之年。其曆吾所見修爲之乾隆

學文、字、俠、者、不、俠、之。蓋太。講理公學少壯以善考快聞。而晚年以理

一、字、昭、生、活、者、是、以、詩、書、畫、著、稱、藝、林、公、爲、不、憤、在、故、紙、

勝、所、豈、不、知、之、事、人、然、遂、不、若、先、之、自、有、獨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目錄

卷首

例言

引用書籍

師友表

世系簡表

年譜簡表

遺像

卷一

譜前

一歲至三十一歲

卷二

三十一歲三三二、十九歲

卷三

四十歲至四十八歲

卷四

四十九歲至五十二歲

卷五

五十三歲一月起至五十三歲八月止

卷六

五十三歲九月起至五十四歲四月卒

卷七

譜後

卷八

褒崇



藏

祭文 用見詩言事

究誼

解惑

編紆集

未附之書記

例言

一、爲古人作年譜，非端爲古人也，亦爲後來之人也。廉頑立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被髮纓冠，以赴國家之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長使英雄爲之垂淚，必如是之人而爲之作譜。夫爲如是之人而作譜，必得其一生精神之所獨注處，盡與傳出，始兩爲不負。

一、是譜雖譜公一人，而公之同志衮衮數十巨公，生卒專略均附載之，實不啻有明中葉數十巨公之譜。是則生面獨開，與他種年譜特異處也。抱是一帙，正嘉隆三朝諸名賢事迹，大半可稽矣。

一、撰古人年譜與撰近人年譜有殊。近人事實羅前，貴有抉擇。古人往矣，時隔數百年，見聞已遙，事多隱佚。如有一二遺事見於記載，雖其事甚微，甄錄之亦足以觀古賢風度。



一、是譜備與荆川集合、凡公役贈詩文等作、不載其文字、僅錄其目、而註曰見本集。又備與荆川集分、其有關係文字、仍載入譜中。

一、萬曆癸酉、公子鵠徵合刊荆川前集、續集、曰荆川先生文集。近得荆川續集讀之、萬曆刻本佚去文字甚多。茲錄出其有關係者約二三十篇。其見於他種文集文選之詩文、而不見於荆川集者、亦爲錄出數篇、按年編入譜中。

一、文貴實用、事鑒前車、故於姜廷善撰丹徒救荒記及茅鹿門府江紀事、均附錄之。

一、鑒往所以戒來、撫今彌用慨昔。故於某某血石記及華重慶朝鮮生還記、均附錄之、冀萬姓之一覺、吾族之復興也。

一、荆川本人雖不以文章爲重、然被推爲一代宗工、而嘉靖八子、七子實爲有明中葉主張唐宋與主張秦漢兩派之

領袖。故於譜中兩派源流敘之較詳，以供考訂。文學者明其升降得失。

一、世不甚以講學與荆川而荆川晚年所視爲性命者，實惟講學一事。且兵農禮樂曆算皆孔門之實學也。荆川一生於此致力尤勤，豈僅高談心性，乃爲講學哉。故欲復孔門之實學，當自荆川始，而譜中亦特爲注重。

一、公稟異人之資，獲好學之實，一生著述綦夥，其撰述年月苦多不詳。茲別輯著述考一編，著其篇目，釋其主旨，挾其內容。學者如欲稽荆川著述概略，可於是編求之。其著述之有歲月可稽者，仍於譜中載之。

一、公受業弟子數百人，其著者若萬思節、士和、姜廷善、寶、楊翼、少允、繩、其子夏如、志、吳峻、伯維、嶽、馮道、卿行可、政、績行誼，備載於史傳，文章播於藝林。其有特立獨行，潛脩苦學，



能得公之精微、卓然爲世師表者、更難悉數。且東林之學、實公與方山先生開之、東林巨子、多爲公之一再傳弟子。而當有明鼎革之際、爲公之學者風儼尤烈、茲於史傳及各志、乘搜得近百人、別輯荆川弟子考、荆川學脈各一編、以供欲考荆川之學者考焉。而其弟子書牘、與師有關係者、則備載之譜中。

一、公晚年所處之世、爲何世乎、豈顏子陋巷足樂之日乎。故於嘉靖庚戌以後、南倭北虜殺戮之慘、逐年摘要書之、以見賢者處此、萬難閉戶高臥、而世之訾公之出者、亦將自批其頰之不暇矣。

一、才大謗生、德高毀至、自古而然。故於衆說紛紛之處、譜中既隨時隨事爲之辨證、復爲究証解惑二篇、附之卷末。庶三言掃而三辰朗、雲霧散而五嶽崇也。



一、著作傳世、由昔所難。公之同志諸公詩文集、於今存者已如鳳毛、更閱滄桑、沉淪可慮。故凡遇有與公往來文字、輒附錄之、不辭繁蹟、用見交情。祭文若干篇、亦各錄自各家專集、搜之匪易、並附卷末。

一、世稱張江陵相業、而不知其實基於徐華亭、而江陵之狠毒、則不亞於嚴分宜。茲記其殺洪芳洲一節、記在後可觀其餘。芳洲爲荆川好友、亦附記之例也。

一、求書匪易、考證實難、如朱子年譜等、作者數家、遞有補正。是譜草創、敢云愜心。矧所求諸書、尙有未獲寓目。嗣後續有所得、當作補編。還祈海內方家、匡其不逮、指其謬疵、是禱。

引用書籍

所編元纂譜時、翻刻、明、清、人、著、書、不、符、千、數、百、種、引、用、書、籍、無、
註、出、處、用、表、以、左、並、

別集類

荆川文集

明、嘉、清、刻、本、萬、隆、刻、本、商、務、印、書、館、熙、刻、本、金、陵、書、局、本、

六村顧華選本

荆川續集

明、嘉、清、刻、本、西、湖、本、國、書、

莊渠遺書

明、四、庫、本、魏、校、

古庵文集

明、武、進、代、毛、惠、選、本、三、

山堂萃稿

明、武、進、代、徐、司、有、本、

張文定公集

明、南、京、聚、張、邦、奇、書、館、希、藏、

孟有涯集

明、南、京、聚、張、邦、奇、書、館、明、家、

清溪莊集

明、南、京、聚、張、邦、奇、書、館、明、家、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引用書籍

聶雙江集明吳永明撰。藏本。杭

東廓集明安福都守。藏本。吾。藏。各。京。藏。本。

顧東橋集明。四。上。庫。本。藏。

小山類稿明。惠。庫。本。藏。

淩溪堂稿明。惠。庫。本。藏。

鈴山堂集明。惠。庫。本。藏。

世經堂集明。惠。庫。本。藏。

南野文選明。惠。庫。本。藏。

端簡文集明。惠。庫。本。藏。

江午坡集明。惠。庫。本。藏。

稽愆集明。惠。庫。本。藏。

龍溪全集明。惠。庫。本。藏。

玩鹿亭稿明。惠。庫。本。藏。

邱止山集明張四安印本。

李中溪集明南雲南太、和、平、元、常、技、自、近、人、明、藏、通、祖、入。

蘭暉堂集明邑萬平推湖成藏抄本。

巖居稿明無錫華藏本。

遵岩集明晉四庫王本。

趙浚谷集明平涼趙藏本。

念菴文集明言四庫五。

熊南沙文集明高麗本。

閒居集明書店借率州、先、大、存、上、絕、少。

陳后岡集明上鄞縣中、東、南、借、明、學、內、藏、本、絕、少。又

江峯稿明學丹徒書呂高、重、印、本。

胡莊肅集明信、吳、蘇、州、准、北、平、上、海、書、館、有、藏、本。

楊忠介集明四庫平本。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引用書籍

程文恭遺稿明永、康、大、存、本、是、少、有

皇甫司文集明長、元、皇、庫、本、皇

介山集明嘉、居、大、所、藏、書、館、藏、本、

方山全集明武、方、進、山、文、選、錄、全、集、每、內、藏、本、音、通、行、本、

文肅集明內、書、館、藏、本、吉、撰、

青霞集明、山、車、本、沈、錄、

楊忠愍集明、李、撰、

茅鹿門集明、歸、書、安、館、茅、藏、本、

忠敬堂集明、刊、錄、文、胡、經、多、撰、清、王、集、緒、成、假、錄、

敬所文集明、天、學、台、王、書、宗、館、沐、藏、本、

樗菴集明、江、王、館、藏、本、南、京、

林東城集明、泰、州、書、林、春、撰、

甌東文集明、永、撰、

田叔禾集明國錢學譜田書成藏五南

自知堂集明本、託、信、蔡、員、施、植、吳、吳、查、抄、後

王氏存笥稿明國華州三書館藏本南

石灣集明江陰書院藏五南

虛岩山人集明詩太本

具茨集明無、四、卓、本、立、

王東暉遺集明王素補三

山海漫談明四長治本任本

方麓集明四金壇本王本

周恭節公文集明新國太平周怡本

衡廬精舍藏稿明四素和本

震川文集明光緒山本

洞麓堂集明四永新尹本

陸文定集明華亭陸鏊撰。南

崇蘭館集明華亭陸鏊撰。其以忠貞為名。天津本。

履菴集明宜興有萬二本。和撰。萬有藏本。此北平

王孚齋集明刊宜興本。王升撰。王資

姜鳳阿文集明館丹陽姜三撰。南京國學

天目山齋歲編明重刊豐吳昌撰。吳華撰。

太岳集明居正撰。張

徐文長佚稿明山陰徐渭撰。抗

弇州四部正續稿明太倉王世

讀書後同上

滄溟集明歷城李攀

顧甄洞稿明興國吳維翰撰。

二酉集明河陽陳本。



備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引用書籍

馮文敏集明華亭夏承禎詩藏本。

汪太涵集明學飲汪道昆藏。南京。

蒼霞文草明學福清葉自藏。本。

澹園集明林南溪。

正氣堂集明學晉江書院藏。重刻。南京。

宗伯集明無錫車本。

王文肅集明資太倉三藏。本。

緱山集明資太倉王藏。本。

涇皋藏稿明無錫車本。

小辨齋偶存明無錫車本。

高子遺書明無錫車本。

願學集明言水車本。

學古緒言明長洲本。

劉蕺山集明山。四陸。宗。

大同集明金。王。

倪文貞集明上。四。車。倪。元。

鄭荃陽集明近。鄭。武。達。鄭。重。鄭。本。溪。景。

遜菴稿明初。武。達。陣。

南雷文集明宗。義。維。洪。黃。

萬石園集明。四。邦。明。義。萬。新。本。同。

孟隣堂集明。楊。武。達。

桴亭集明。世。義。太。名。陸。

亦有生齋集明。邑。人。錢。明。達。義。本。溪。

實齋遺書明。李。誠。會。達。章。

洪北江集明。充。吉。達。洪。

甌北詩鈔明。趙。真。達。



崇百藥齋集清 陸 綬 撰

大雲山房集清 楊 漢 撰

賴古堂集清 楊 漢 撰

養一齋文集清 李 兆 撰

名山集清 錢 謙 撰

總集類

明文海明 黃 宗 本

盛明百家選明 謝 肇 淛 編

明十大家文選明 陸 弘 撰

明文齋明 編

明詩選明 薛 應 旂 編

明詩綜清 朱 彝 尊 編

列朝詩集清 錢 謙 編

常郡藝文志清杭州。宣

常州先哲遺書清末武進。宣

又滿樓叢書近人劉山。道

史地類

明實錄南京國學。百

明史清張廷玉。撰

明書清傅。撰

明史稿清王。撰

明紀清陳。撰

續藏書明黃。撰江。

籌海圖編明曾。撰山。鄭

江南經略同上

弇山堂別集明太倉。王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引用書籍

弇州史料 同上

日本考 明高濂撰。纂

倭變事略 采九撰。

江陰倭寇舊聞 張清之末江撰。

明儒學案 明錢謙益撰。黃

維閩源流錄 張夏撰。

理學名傳 辛全輯。新。買

儒林宗派 新。同撰。萬

各省通志 廣西、河南、江、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廣、雲南、

各縣縣志 元、江、武、合、都、太、倉、華、亭、縣、宜、縣、姚、上、虞、黃、丹、陽、山、

長、興、等、十、縣。

各家譜牒 白、唐、氏、王、氏、宣、外、興、萬、氏、董、氏、江、陰、黃、氏、吳、氏、無、錫、黃、氏、年、丹、氏、

十、家。

武夷山志清蕭天吳

焦山志吳

毗陵人品記明武進毛憲、華重金、刻吳亮

晉陵先賢傳明東江

歷代名人年譜吳

唐一庵年譜明吳

王心齋年譜

周訥溪年譜明宜興

顧涇陽年譜名山

先進遺風明黃安、耿

先進舊聞明華亭

元明事類

皇明世說新語明華亭李經、本



鳳洲筆記明三。

觚不觚錄同上

野獲編明嘉興。沈

見聞雜記明吳興。

陳眉公見聞錄明華亭。

松隱快筆明常熟。

雨航雜錄明華亭。

夏退菴海陵叢話

西山日記明長興。

玉堂叢話

制藝叢話

明詩紀事清陳田撰。五湖。蜀

東南嶠外詩話



國史惟疑

居易錄

清王士禛撰。

見聞隨筆

清武進趙紹箕撰。

錫金識小錄

暨陽問答

清陽湖顧炎武撰。

有正味齋日記

清吳興錢謙益撰。

清明上河圖詳攷

近人張伯謙撰。

荆川師友表

師

葉包庵林、陸慎齋。名特、有考。其學同受之師、如二人。邑時方風、

則王師、龍師二泉、呂、而、同、明年、門人念著。荆川及陽、不明之、於門、學、受、緒、之、業、外、別、明、無、門、師、人。蓋、亦、有、私、淑、歸、陽、明、且、與、龍、子、不、當、最、在、弟、子、之、列、念、之、者、意、焉。此、亦、論、世、者、所、當、知、也。

楊松。師、一、人、位。

友。之、荆、川、知、友、志、滿、通、天、下、其、形、不、止、不、所、落、表、之、數、而、茲、據、之、所、知、方、後、來、表、

字、可、業、有、者、則、係、不、者、以、而、表、之。其、強、有、不、以、知、意、以、相、度、知、當、有、也。其、曰、云、而、云、友、文、其、者、題、亦、多、其、別、大、端、言、之、不、可、言、以、某、此、字、泥、其、也。古、不、人、及、與、別、人、字、詩、與、我、人、知、書、茲、以、某、別、字、為、某、名、之、雙、別、字、苦、矣、此、則、離、荆、川、每、集、多、對、面、而、書、題、所、識、者、別、矣。了、字、大、都、矣。

魏莊渠校、呂涇野補、毛古菴憲、周約菴金、徐養齋



問、崔后渠統。

三先公又荆六川人。父諱公也。然皆荆川其年倍、毛與荆

川交、以與學荆川為差、往以詩文、下別唱和、則亦不尋中。如湛甘泉

若水、時亦來宣興山中講學、與荆川交、文字、故川不以亦必列。

薛方山應旂、丘思菴、董后峯士弘、董兩峯士毅、

白洛原悅。

其同里董白且為、且多同藝、

鄒東廓守益、聶雙江豹、歐陽南野德、王龍谿畿、季

彭山本、林東城春、成南玄賢、陳明水九川、萬鹿園

表、徐少湖階、唐一菴樞、尹洞山臺、呂氏洲光洵、

羅念菴洪先、程松溪文德、周七泉子恭、趙大洲貞吉、

周訥溪怡、王敬所宗休、薛畏齋甲、王方麓樵。

性理學友二十、與一人。菴通所以上諸公多與諸陽明學者、與中

文、山、自、集、而、荆、之、集、見、未、教、竟、列。

王蘄谷大用、翁東厓萬達、鄭澹泉曉、李克齋遂、王

南岷廷、李石疊宗樞、廖東雪希顏、趙浚谷時春、楊

虞坡博、胡柏泉松、蔡可泉克廉、陳蘇山柏、史恭甫

際、鄭開陽若曾。莊克齋經濟講習王氏學恭甫開陽雖未

大享然崇倭時有史家兵世開陽有焉海國編江南經略其效於世也大矣。

文衡山徵明、顧東橋璚、諱西原蕙、田秬山頊、孟有

涯洋、高蘇門叔嗣、華鴻山察、屠漸山應峻、江午坡

以達、華補菴雲、王遵巖慎中、陳后岡束、任少海瀚、

熊南沙過、李中麓開先、皇甫少玄津、皇甫柏泉汭、

沈鳳峯愷、孔文谷天允、王堯衢立道、謝與槐少南、

王仲山問、俞是堂憲、施武陵漸、茅鹿門坤、陳雨

湖昌積、楊朋石豫孫、洪芳洲朝選。討論文學研究人。

山長荆川交三十七歲弘治中才子惟衡山得與嘉靖間交才

密、川遊交岩孫、似喜在講弟子明之學。南、又沙孫敢必其在弟白石之汝楠、故亦與



此表及弟子考均未
列入而附註此。

顧洞陽可久、馮南江恩、華水西鑰、李中溪元陽、楊

斛山爵、張靜思選、黃斗南正色、王湛泉與齡、葉東

園經、沈青霞鍊、楊叔山繼成。証年四氣十友前、折書人。與

乃諸公正合、通。

彭石屋簪、呂竹嶼應期、應警菴楨、符松巖驗、項甌

東喬、林巽峯華。六人。友

劉南坦麟、陸平泉樹聲。山休友二人。劉陸二公貴至

問猶似之。

顧箬溪應祥、周雲淵述學。友計二論人。學

林介山應麒。攻錯友一人。善。臣善乎、進之言、難也、無之論、而

以爲誦友之不然。荆攻川之友多矣、而攻言爲友僅能列也。荆山川一人。非

能友之、夫之不易、而有荆川爲一友所獲攻言無窮矣。荆山川得問年攻之、可而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師友表

弟、子由稱而得呼忠、介、有、萬、蓋、荆、川、與、荆、川、友、有、介、上、
均、師、荆、川、書、

喻吳皋時。二十年山、心、事、獨、生、交、之、此、人、荆、川、

陸五臺光祖、萬二溪泰。六、冬、荆、川、後、貴、之、登、大、位、立、

何柏村鄉、沈紫江希夷。二、武、人、友、

慈舟、翠峯、金道人。三、方、外、友、

唐荆川先生年譜世系簡表

十四世孫鎮元謹製

世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華甫—汝文—誠—衡—世夏—鉉—永貞—輔—音—一塵

一鳳—德昇—今題

世隆—鏞—淶—彬—九德—繼寅

九思—際可—牧—元警—吉初

鉉—經—宋—誥—字—友勝—元度

欽—鵬—大卿—紹科—士奎—振芳—元澂—初權—仁炳—爲坤

仁煥—爲垣—本銓—今題

世宗—惠—珏—此支今或于原身

復此系今特繁衍

律有嗣

衡有嗣

衍—貴—珩—順之—鶴徵—孟孫—早卒

徵元—早卒

徵純—獻可—字昭—于光—今題

字量—真鉅—神駿—今題

字全—于星—今題

于景—今題

譜主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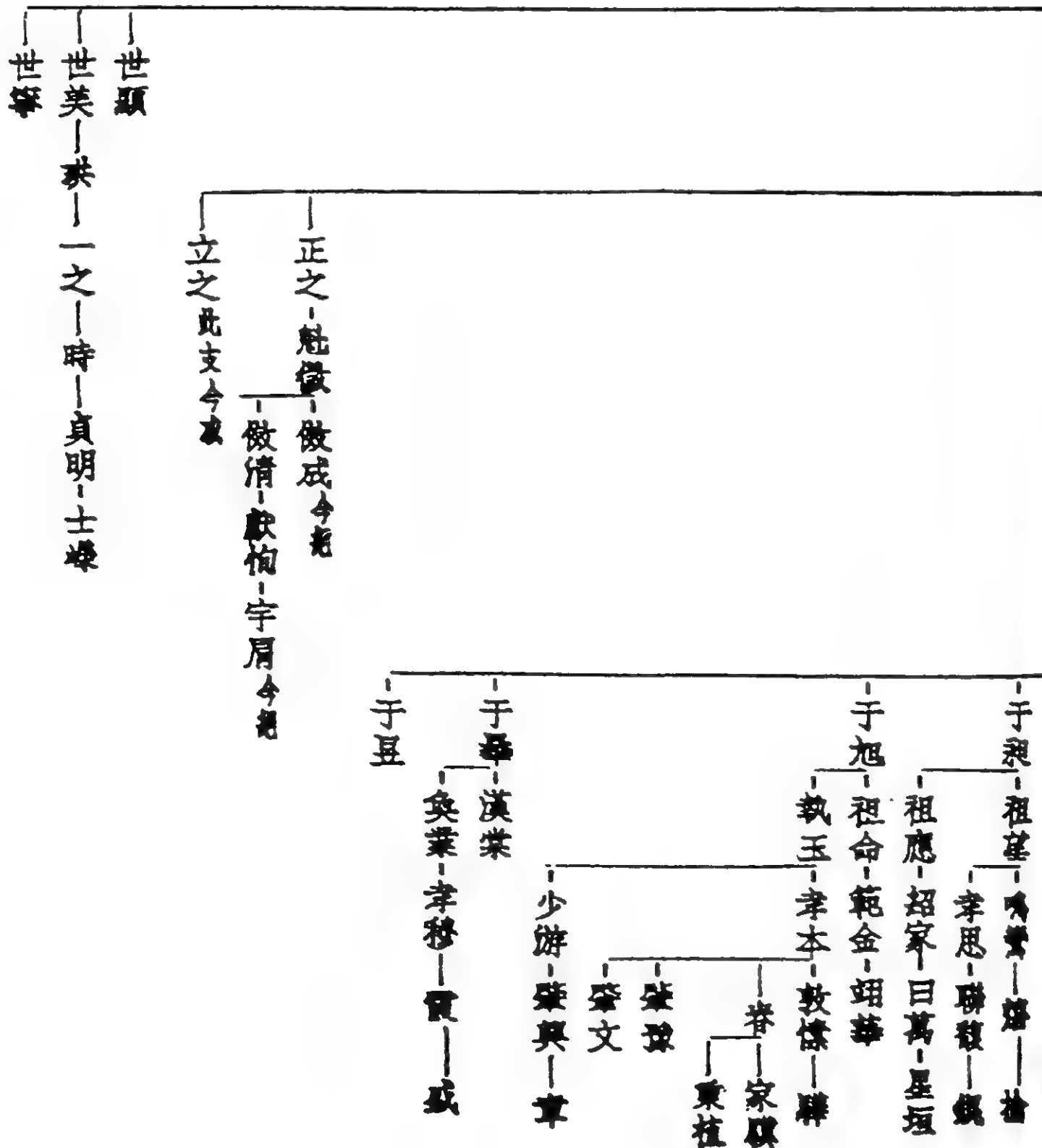


藏 估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世系簡表

汝章、俊民



世數 七十八十九十二廿二廿

譜主一支

子綸 寶樹、柏慶、熙、耀庭子二

子錫 寶賢、邦慶、德桂有嗣

子垣 開葵、鈞培

子驊 亨、福慶、書榮

奎榮、耀恆子三

子章 錫祖、錫慶、曾頤、嘉受

子盛 安、恆慶子二

尊一復慶子一

荆川公四傳至宇全，有子六人，曰于星、于景、于昶、于旭、于畢、于昱。今惟昶、旭、畢有後，星、景、昱皆絕。耀恆者，鎮元與撰譜人伯兄鼎元之父。耀庭者，從兄志才之父。吾父既已抱孫，志才兄弟皆已有子。自華甫公下數為二十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世系簡表

二世、荆川公下數則爲十五世矣。丙子閏月、鎮元謹識。

年譜簡表

正德二年、一歲。

五年、四歲。

父有懷公舉於鄉。

大母周宜人卒。

嘉靖元年、十六歲。

補郡庠生。

三年、十八歲。

有懷公爲公授室。

七年、二十二歲。

舉於鄉。

八年、二十三歲。

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十三名、授兵部主事。

九年、二十四歲。

告病南歸。有懷公授河、南信陽州知州。六月，母任宜人卒於天津舟次。

十一年，二十六歲。

三月，葬母任宜人。九月，服闋，奉有懷公命赴部。

十二年，二十七歲。

補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七月，改翰林院編修。至二十四

均官翰林。

十三年，二十八歲。

四月，有懷公信陽州考滿，薦卓異。

十四年，二十九歲。

二月，疏病乞歸，干閣臣張總怒，擬旨以主事罷歸。至十八年

家居。前家居。有懷公擢戶部員外郎。

十六年，三十一歲。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年譜簡表

有懷公擢南京戶部郎中。

十七年三十二歲。

八月子鶴徵生。

十八年三十三歲。

奉朝旨復翰林故官兼春坊右司諫。秋偕鄒公守益北上之

官。至十九年冬、
均計官春坊。

十九年三十四歲。

冬十二月與羅公洪先趙公時春並建言削籍歸。自是至三
十七年春、

均家居。
後家居。

二十年三十五歲。

春正月與羅公洪先聯舟言歸。有懷公授湖廣永州府知

府。二十三年、
告病歸。

二十六年四十一歲。

秋七月、倭寇起所聞。

二十七年、四十二歲。

冬十一月、孺人莊氏卒。

二十九年、四十四歲。

八月、俺答犯京師、九門戒嚴。內閣徐公階謀起用公、未遂。

三十一年、四十六歲。

春正月、有懷公年七十、奉觴上壽。

三十二年、四十七歲。

聶公豹長兵部、與徐公階謀起用公、與羅公洪先、未遂。

三十四年、四十九歲。

七月朔日、有懷公卒。

三十五年、五十歲。

居喪。倭寇薄常郡城。是時蘇州無錫四郡人民遭屠戮。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年譜簡表

三十六年、五十一歲。

居喪。趙文華以工部尚書出督師海上、回部、因衆望以邊材薦公、起南京兵部主事。以父服未終、不出。秋七月、趙文華罪發、削籍歸、病蠱死。冬九月、服闋、無出山意。徐公階與江南巡按尙公維持中外、會薦進公北兵部職方員外郎、命撫按敦公赴部、撫按檄郡縣勸駕。

三十七年、五十二歲。

三月、祭告有懷公廟、赴部就職。秋七月、署郎中、奉敕往覈薊鎮兵額。九月、還奏。十月、仍署郎中、奉命往南畿、浙江與總督胡宗憲協謀討賊。被視。軍情。十一月、至所。

三十八年、五十三歲。

在所直視軍情任。四月十一日、倭泊崇明洋、公督舟師邀之海外、斬賊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艘。同時、倭數百艘犯



通州海門。公恐賊逼陵寢，令總兵官盧鏐拒賊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鳳陽。巡撫李公遂於通泰破賊於姚家蕩，進圍賊於廟灣。三沙又告急，公復回援。以功陞太僕寺少卿，再陞通政司右通政。遷太倉迎赦，作鈴山堂集序。三沙賊遁，公率劉顯渡江，與李公遂戮力會勦，賊盡殄。上海防善後九事。九月，李公遂擢南京兵部侍郎，改公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鳳陽等處兼提督軍務。十一月，之官維揚。

三十九年五十四歲。

在鳳陽巡撫任，請振地方災傷。四月一日，以疾卒於泰州舟次。

校記

①尤：當作「猶」。

②十三：據正文實數應爲「十四」。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一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公姓唐氏名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

一字義修、常州見明詩綜、四庫提要、常州先哲叢書

荆川集。吾唐號荆川學者稱荆川先生。

始祖華甫公高郵人宋末為翰林院檢討。據曾祖遷居常

州武進之欽風鄉遂為武進人。一云先世本常州人宋季

避元兵過江至華甫始返自高郵。譜作於公子鶴徵在華



藏

甫以上不可考。故毘陵唐氏斷自華甫始。華甫生筠州提舉汝文及汝章。汝文生子誠。汝章生子俊民。

節公子鶴徵唐氏譜序。吾唐自余小子鶴徵而上。所可知者凡七世云。七世祖諱華甫。爲高郵人。仕宋爲治中。志不樂也。時其姑適於夏家。武進之白鶴谿。治中公渡江依其姑居焉。唐氏遂爲武進人。或曰。夏其外氏也。至今白鶴谿有夏氏宅。南有墓曰唐墳。不復能考其墓爲何世矣。七世祖生二子。長曰汝文。次曰汝章。汝章有子曰俊民。首登洪武進士榜。麗謫籍。絕矣。凡爲唐皆汝文府君後也。唐故無譜。嘉靖中有諱涯者。草略記其支系行事。先大夫荆川府君欲修之。不果。姪孫一麀欲修之。又不果。誠重其事也。余小子不敏。何敢肩焉。以丁卯與兄大卿同領鄉書。族人喜。爲之飲食以相勞。余兩人亦



觴以復之。凡唐之勝冠者無不赴也。歡會累日、恍六七世之祖儼然生也。既而余以禮曹郎予告歸、迺銓次其支裔、哀集其志狀、其草略具。自余爲邑乘、見毘陵之唐頗盛於宋、登甲第者十有九人、未知其出於一族否。何今日之泯泯、別無一唐也。高郵去武進幾五百里、且界天塹、毋論夏之爲姑爲舅、非唐女夏、則夏女唐。吾唐時方食貧、豈暇遠爲繫援、若今之好事者乎。必吾唐故爲武進、宋末屠戮盡死、忠義偶獲逃生、流徙北去。至我七世祖去鄉未久、其姻戚猶有存者、故舉室歸而依之、復我邦族。不然、何今日高郵亦無一唐也。先君子之存也、宇內之唐、悉相攀附、先君子皆善爲之辭、其慕古之願人而冒爲之後、有識者所爲大噱。今無可考、余何敢謂今日之唐卽宋之唐。以去來之故徵之、萬非無因也。詩

禮衣冠之傳、或有所自來、余烏忍斬而廢諸。

誠字伯成。生五子、長衡、次復、次律、次衢、次衍。以子復贈大理寺左寺副。自伯成公而唐氏之業大。

曾鶴齡撰墓誌銘、按公諱誠字伯成、其先高郵人也。元末遭兵燹、其父汝文挈弟汝章從遷於常之武進、依其舅夏姓居焉。去隔湖垂虹里許、迄今號曰唐門、又呼墳上、此夏之故墟也。木本水源、安可不揆厥自。君配張氏、繼巢氏。生五子、衡、復、律、衢、衍也。讀書好禮、強學力行、惟克勤克儉、營業耕作。嘗自言曰、民大概有四、士農工商而已。吾祖父世以讀書爲業、相傳祖華甫爲宋末翰林檢討。父汝文、筠州提舉。遭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祖父攜我兄弟依夏而立。此公家庭常談、歲久猶在人耳。勵志訓子、以續書香。次子復、早登洪武庚辰進士第。孫



世良亦令業舉以補郡廩。餘子弟或商或農不數載而家貲巨萬焉。創禁城館四所兩所逼唐家灣兩所隣隋司徒廟莊業亦四一宅出南郭四十餘里地名欽風一宅出東郭五十餘里地名安上二宅出北郭五里許地名大賓橋教子星分散處自耕自鑿以杜猶風漸綜理家政大率類此。是時洪武新政規矩甚嚴戒敕諸子動輒箠楚繼以泣淚懲之。於是爲士者功名令終爲商爲農者得以積粟盈貲。宣德間追贈大理寺左寺副妻張氏贈安人享年七十有六。生於元至正乙酉正月九日卒於永樂庚子九月十二日。夫婦合葬於永豐新壠。元

一 謹考曾公始給字廷年、講學和士、永樂辛丑（十九年）進士
明初名宿、是文書目、則曾公故

復字復亨、一字仲亨、號素齋。建文乙卯舉人、庚辰進士。宣

德十年仕至廣西平樂知府。與况鍾等九人特授璽書、馳驛之任、假便宜從事。年八十六歲卒。祀鄉賢。零陵名宦。平樂特祠。在平樂建書樓于府學、繪古勤學者以風諸生、名曰昭文。還荒文教丕振、自素齋公而唐氏之名德著。建一書

前、見廣西通志。

舊武進邑乘人物志、唐復字復亨、建文庚辰進士。授浙江餘姚知縣、調湖廣零陵、又調交趾、皆有惠政。安南黎季犛亂、復爲書數千言、諭以禍福。季犛震懼、以象齒金錯來獻。成祖見其書、命宣付史館。久之、遷大理寺寺副。宣德五年、陞平樂知府。先是郡守除授拘資格、多不稱職、上特命大臣各舉所知。復遂與况鍾等九人同擢知府、授璽書、假便宜、馳驛之任。時禁網疎闊、平樂去京遠、搖民雜居、利弊尤甚。復至、釐奸革蠹、扶弱抑強、薦拔下



僚裁減冗雜、軍民利弊當更張者、累章敷陳、悉見施行、郡以大治。及去位、百姓謳思、立祠學宮旁祀之。餘姚縣名宦傳、唐復字復亨、武進人。洪武末進士、知姚。爲人直方、斷擊無滯、撫循小弱、甚著恩愛。昭、元、文、樓、子、素、炎、荒、蜀、

國、文、星、天、軌、上、並、芳、化、專、運、歸、開、我、

衡子六、三世良、字用彰、宣德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節楊鏞、唐世良墓誌銘、唐公姓世良、其諱用彰、其字頤菴、其號也。正統初元、差往閩浙二省、纂修實錄。竣事回朝、爲皇上嘉獎、遂拜兵科給事中、轉陞掌科。君在任介然有爲、以兵務爲重事、以參馭爲己任、朝野無不聞其賢能。十四年、適處州盜鏞、強賊葉宗留等反叛、天官以君才識老成、政達體要、尋陞浙藩右參議、階朝列大夫、奉敕馳驛之任。巡歷彼處、多所設法、奸兇勿率者鋤之。

治之良善通亡者撫之綏之。未幾地復寧靖民獲安生、
皆君之功也。景泰四年奔母喪回家自聞訃哀毀骨立、
祭葬之儀咸克如禮人多稱其孝。及服闋赴吏部。景泰
七年調除福建布政司。其在福建蒞政持己一如浙江
時。公暇則吟咏自娛有願菴藁數十卷藏於家。願菴藁

公詩、雜錄、願菴藁、年譜、意、願、盼、扶、風、定、付、此、藁。

世良生子鈺、鈺生永貞、永貞生輔、輔生音、音生一磨。音一

後見

衡五子世隆號竹庵。子鏞、欽。

白康敏公昂竹庵記。吾友竹庵宅後築圃畝許、鑿半方
塘小構、周種竹、故扁曰竹庵。日課二子鏞、欽讀書於中、
勤則經史策論、倦則詩賦詞章。一日偕翰林王君思軒
過訪大參段、酌于花果池亭、聞書聲朗朗而風弄竹聲、



猶絕清韻。思軒揖段曰、歐陽子子夜讀書、其亦勤矣。段曰、吾兒豚犬耳、其吳下阿蒙乎。予應之曰、此少參用彰弟竹庵之子也。勵志讀書、一字元振、一字元敬、皆郡庠生。思軒牽衣而起、促予而言曰、可以覩其寧馨乎。遂扣扉入室、二子雍容有禮、命童子知竹庵。竹庵匆遽而來、懇謝迎筵簡短、遂出蔬菓酒殽延坐。酒酣、思軒協韻而朗吟曰、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唐君其有之。竹庵曰、否、非吾意也。池魚、盆池畜魚耳。庭栽、今日之樂也。使非竹、雙鳳胡來哉。思軒曰、公之言善矣、公之意美矣。雖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門內有君子、然後可以至君子、飲樂。後闊別數年、鏞欽相繼魁南畿、而思軒適揀南雍成均、二子俱坐春風。予乘興訪思軒暨二子、思軒慨念夙昔良會、而今復邂逅於此、遂賦一律以贈竹庵、而士大

夫和之者甚衆。命予作文以誌巔末。遂亦爲此記云。元

後懷什庵公詩、海有書、軒他上經、什庵項十一夏玉、葉、葉、國竹

見、天山、續以詩、文、名、廣、云、白、康、被、公、昂、字、廷、

鏞字元振、號海萍、成化乙酉舉人、仕爲湖廣岳州府通判。

蒞官勤廉、撫流民、馭九溪蠻、恩威並著。三載丁艱歸、岳士

大夫贈文曰、惟洞庭之清風明月、載在歸航。久之、岳人有

官侍御者、爲建清惠坊、以表其宅。元

花雨、清風、明月、與洞庭、

欽字元敬、號半軒、成化丁酉舉人、丙戌進士、觀政大理寺。

著有半軒詩稿。元

城、赤、壁、一、軒、以、著、黃、州、入、景、詞、末、浪、

伯成公五子衍、字仲達、號友蘭。是爲公之曾祖。友蘭公以

長子貴貴、贈給事中。次子世顯、世美、世寧。

貴字用思，一字勉仁，號曾可。公之大父也。世以黃門公稱之。

王文恪公整撰墓誌銘，弘治乙卯十月十五日，戶科給事中唐君暴病卒，得遺奏於几上，其略曰：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遣告之。今日之災異衆矣，陛下修實德以應之，假因是警懼以修其身，是天愛陛下之身也。因是治其家，是天愛陛下之家也。因是治其國與天下，是天愛陛下之國與天下也。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諷有直，疏具未及上，固有識者之所隱也。然足以規君之志矣。君諱貴，用思其字，常之武進人。祖伯成，贈大理寺左寺副。考衍，贈戶科給事中。妣徐氏，封太孺人。君天質穎邁，始就外傳，日記千言。比遊場屋，有聲籍甚。每科首選，議必歸君。然數上輒不利，或勸其少變文



體以逐時好者。君笑而不言。己酉秋。年四十二。始占解額。明年會試第三。廷試賜進士出身。冢宰三原王公之巡撫東南也。固已知君。及會錄出。指君名曰。固東南奇士也。以賀主司得人。君爲給事中。嘗奉敕按兩廣邊儲。監光祿寺內西庫。出內會校贏縮。不激不隨。輪日直內。封駁惟允。導駕侍經筵。威儀折折。人方以大器期君。而君卒矣。壽止四十有八。君體貌恂恂。若不能言。爲文浩博奔佚。尤以詩自喜。語不刻削。而有蕭散之趣。素精鑒賞。法書名畫。人多以一言定其真贋焉。天性孝友。痛封君不逮養。事太孺人謹甚。扁其居爲曾可。蓋其意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以自勵。其使兩廣。道過平樂。拜其從父太守公祠。爲文以祭。郡人皆竦。知府諱復。由大理出知平樂。以清節廟食於其土云。君娶周氏。封孺人。子男



一、珩女三、長歸毛汝泰、次聘楊璠、吳山。珩年十三、纍然衰經來請銘。葬之曰爲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六日、原曰黃塘。憶予同考庚戌會試、得卷之雋異者五、方參伍先後、其一卷光彩爛然、透出紙外、予驚焉、亟填冠詩房、折名則用思也。

姪欽撰家傳、哀唐氏諱貴、字用思、武進人。世系詳志狀中。生而貧甚、父又病痿、不能謀生。叔世爲儒家子、又不能從業。於時制義未有刻行者、乃竭蹶晝夜、廣求精擇、而手錄以售、以爲父母昆弟養。且遠而求售於他郡、跋涉饑困、不勝艱苦。數日、吾不以文發身、父母終溝壑耳。且誦且泣、覃精研思、徹夜達旦、枵腸欲斷、膚欲裂、不自恤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強束髮加冠、出授童子句讀。乃試則必居高等、遠近始爭延之以教子弟、脩脯歲至。

百金、事育少充。乃畢力甘旨及弟妹之婚嫁、務在得父母之歡心而後已。二十餘年、有田三百餘畝、則併脩脯謝之矣。弘治己酉中應天鄉試、庚戌會試第三人、既而授戶科給事中、輒寄語諸弟、以權利爲戒。每日有無甘苦、吾必與爾輩共之、毋爲急急營營也。是時法網疏闊、出納無藝、而兩廣尤甚。廷議遣使稽覈、以敘通達、令奉敕行。叔一切用寬和、民心感悅、爭償競輸、倉庾頓盈。惟瓊在海外、前人畏渡、吏得爲奸、諸逋一繫、至死無得釋者。叔奮然南渡、多所開釋、差其負之多寡、而與之期、未有不以期至者、囹圄幾空。瓊州自入版圖、未嘗有此比。其歸也、犀象珠璣、名香珍藥、一無所攜也。不久而卒。卒之日、猶諸生時所置田三百畝而已。叔歿、吾孀周氏病、垂絕、語其子珪曰、昔汝祖病革時、汝父爲嘗糞甘苦、稽



願北辰求以身代。吾嘗為汝外祖言之。汝父曰：此人子
 分內之事焉。用言之。吾自此絕口不道人亦莫知也。吾
 今不言。恐子若孫亦不得聞也。故以語汝。汝其識之。嗚
 呼。生人大德孰先孝廉。若叔者其可易得哉。有遺集亦
使廣紀、用恩先生中弘治庚辰、進士、終戶部、科給事中、
故世皆稱、為黃門公。居家以孝聞、及官、給事中、嘗率教務中、
嚴兩廣、教恆、滿。先生悉精。其多事、令其外吏得、為奸、民、以、此、
中、使、專、與、士、紀、大、行、日、錄、也。始、自、家、中、發、行、可、運、至、姑、蘇、然、而、方、止、
廷、有、司、故、往、下、亦、多、以、示、事、見、當、時、可、殺、使、不、尋、法、義、明、也。唐、氏、上、有、
廷、文、後、一、果、葉、以、固、能、有、以、傳、是、之、矣。非、元、意、使、之、作、而、公、持、筆、
校、葉、葉、見、紀、行、錄、。黃、門、公、孫、荆、川、官、。後、都、入、世、孫、萬、門、立、
推、以、正、朝、節、官、。著、。

黃門公僅一子，珩，字國秀，號有懷，公父也。母任氏，宜興任
 公端女，沈侍郎暉之甥也。自伯成公至公，名德相承已五

元別有八宅記記之。

是歲山陰沈純甫鍊華州王允甯維楨太倉王民應孖生。
先十歲無錫華子潛察永康程舜敷文德長洲皇甫子安
潯生先九歲山陰王汝中畿同邑白貞夫悅鄞縣萬民望
表泰州林子仁春長洲皇甫子循訪生先八歲海鹽鄭空
甫曉生先七歲同邑薛仲常應旂生先六歲祥符高子業
叔嗣章邱李伯華開先生先四歲華亭徐子升階生先三
歲吉水羅達夫洪先生先二歲遂甯楊寔卿名生。凡他人生卒利人
第必其人與荆川公有所涉者則附書之。用資考證。其
明史有傳而又為公人所共知者則不為之詳註。略誌其
後字號而已。

三年戊辰二歲。

是歲平涼趙景仁時春晉江王道思慎中內江趙孟靜貞
言華亭陸與三齒聲宗子莫子良如志生高陵呂仲木棟



儒藏

吾邑周子庚金成進士。三
 文。與
 有。殿。品。第。一。川。人。二。十。八。歲。進。

十
四
三
○

五年庚午、四歲。

有懷公舉於鄉。

十一月、公大母周宜人卒。

是歲公妹夫無錫王懋中立道生。

六年辛未、五歲。

公大母周宜人葬黃塘、與大父給事中黃門公合穴。

姑蘇都元敬穆周孺人墓誌銘、鄉貢進士武進唐珩以

正德庚午十一月十四日喪其母孺人周氏。卜明年十

二月二十日葬於豐西鄉之黃塘村、奉司訓徐先生東

之狀請銘於予。東之予故、人其言可徵、乃爲敘而銘之。

孺人亦武進人、父恕、讀書爲儒。娶于陸、生孺人、莊重、伉



默鍾愛之。及笄，歸珪之父用思。時其舅贈戶科給事中仲達姑徐太孺人在堂，生事頗落。孺人躬率女奴勤女紅以助旨甘。仲達卒，相用思由博士弟子員領鄉薦魁會試，官戶科給事中。三載考績，孺人以是受封，而釵荆裙布服之自若。弘治乙卯，用思卒於京師。孺人扶觀南遷，裹事畢，以舊第暨御器物悉讓用思諸弟，而迎養太孺人於新居，人稱其孝。珪少業舉子，孺人慮其怠學，每夕辟蠟燈下，以延誦讀。庚午秋，珪當應鄉試，孺人時已得疾。珪不肯行，遂強起視事，促其行甚力。珪果領薦而歸，孺人喜見頰面，然病勢日危。屬續時呼珪告曰：昔汝祖疾革，汝父焚香籲天，求以身代，至爲嘗糞甘苦。平日不以語人，汝當如汝父之孝。又曰：汝叔母王孀居守節，吾死，汝謹事之。言訖而逝，年六十有四。

是歲安福鄒謙之守益三邑毛式之憲成進士。鄒謙之長子

六歲。明史儒林有傳。毛式古憲。

七年壬申六歲。

歸無錫王氏妹生。

是歲歸安茅順甫坤生。

九年甲戌八歲。

是歲亳州薛君采蕙成進士。薛君采蕙西原人。長子。弟子孝豐吳蛟

伯維嶽生。

十一年丙子十歲。

公生而穎異童時志已必為聖賢。行狀云、生而英偉卓犖、

大讀書常徹旦任宜人憐其稚也起滅其燈自是篝燈

檠之俟母寢熟始發焉率以為常無間寒暑甫垂髫已徧

讀諸經史。陳公府表。

是歲同安洪舜臣朝選、德清蔡子木汝楠、容城楊仲芳繼
成、弟子宜興萬思節、士和生。

十二年丁丑、十一歲。

是歲泰和胡正言、言言、言言、張廷彝、經成進士。經、號牛洲、初、買姓蔡、

後乃復。

十五年庚辰、十四歲。

是歲、公仲弟正之生、與公同出任宜人。

十六年辛巳、十五歲。

三月丙寅、武宗毅皇帝晏駕。

是歲、永嘉張羅峯、與成進士。金壇王明逸、樵山陰徐文長
渭生。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十六歲、補郡庠生。據、升、表、

李中麓撰傳、幼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朋友助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一

之誦書不成熟、寫字不端楷、父卽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母必厲色曰、汝尙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勤厲、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菴葉林、而窗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小試屢不前進、學五六年、猶未得爲廩生。包菴葉林字喬伯、奇蹟苦力學、不假師教。正爲入年志。又荆川公集有陸氏後葉包菴兩省吾輩皆序、蓋陸葉兩統、陸生皆不可考。詳

二年癸未、十七歲。

是歲高子業叔嗣徐子升階、鄭室甫曉、及泰和歐陽崇一德、無錫華德啓鑰成進士。叔嗣號蘇門、德號少卿、又號水

傳。叔嗣、南野、長荆、川、十一歲。有顧可久拜戶部員外郎、議禮被

杖。顧公事詳後。

有懷公爲公授室娶同邑莊靜思公齊女參政鶴谿公釋

孫元聘都氏云、蓋公胡大文、子未周、婚而人卒、墓也。誌銘。

是歲貴谿江干順以達、全椒、或秀、六賢、平湖、屠六升、應坡。

歸安唐惟中、樞揭陽、龔仁夫、萬達、豐城、李邦良、遂華、亭馮

子仁恩、莆田林汝雨、雲同、雲南太和、李仁甫、元陽、及趙景

仁時春、王道思慎中、華子潛察並成進士。王汝中、馮錢洪

甫德洪亦會試中式不就廷對歸。太倉王元美世貞生。以

號、長牛
荆坡。
川賢
五初
盡號。
福南
號山、
一丈
菴改。
其南
建文、
號長
東荆
馬川、
長十
荆五
川歲。
九應
歲坡。
遂號
號有

克齋、長洲三
春、號谷、中
號、進、南、江
號、元、煥、山、叢、號、塔、龍、仕、侯、德、洪、號、知、緒、齊、

山。荆、川集別有林客。或南、文、書、浙、各、江、唐、詩、漸、與、山、唐、一、苑、苑、書、登、皆、不、輪、得、林、其、仍、

明、唐、宋、元、明、清、各朝之盛衰興廢，皆由人心之治亂。人心之治亂，又由於政教之得失。故欲知天下之盛衰，必先察人心之治亂；欲察人心之治亂，必先觀政教之得失。此乃千古不易之理也。





是歲兩京始用部屬官同考，經房為禮部郎中臨海王度。

王公奇士也，薦其鄉友許仁卿為第一。公於許為同經，於

是乃得第六。規行

是歲王陽明先生卒，謚曰文成。

八年己丑二十三歲。

舉會試第一人。四書題為演淵曰：請問其目六句，惟天下

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孔子聖之時一句，主

司永嘉張璁以暮齡登第，惜積學不售之士，校文崇尚簡

古，得公卷謂冲雅典則力追成弘風度，意必老成士也，遂

置元。及拆卷，不意少年。明史傳作年三十二舉會試，誤。六

比、氣、平、理、明、而、其、體、如、乎、理、不、能、深、解、而、意、不、能、加、解、學、者、無、

景、北、武、進、薛、應、齊、是、上、家、吳、光、三、清、宗、友、信、鍾、善、湯、起、元、

與、荆、川、及、蘇、方、山、（應、齊）為、荆、川、以、三、字、（應、出、方、山、入、後、）

辭（福）而文循介是以荆川家四聖賢之稱云（上節）可以之終身然焉見而不賢之
一歷代之萬楷模化已而其能崇遠耶則云是荆川也中真六元藝時之年羽翼非冠獨
詩。今永嘉文典試、自、清以函達、藉、有、難、善、收、老、者、成、不、名、能、宿、辨、及、其、得、荆、川、年、珠、也、大。
或既謂荆川學之里文中、屢有變、造學乎文、晚又有吏部宏時文、幾離其中宗。余時細文。
其閱之、衍宏中達後者善原政有所差不一盡。此中清涵息、那藉者可易原解。東坡不云、
以有意止而言、意意不盡而者言為止至、東坡下之之見豈遂也。後及人此欲易。其生語、
觀古文。先生極之深於古文抽翻從剝入換大家法、出手、評先生文之編、時上文下從歐古曾、文可與
皆出、能知其世、文者之旦暮者、爲之王也。守谿、錢川、鶴、長、城、董、云、中、峯、弘、三、二、家、朝、王、會、錢、元
號之曰體元。正鑑。又云、峯、荆、之、川、格、孤、生、高。精、於、錢、制、之、義、後、教、學、於、里、荆、中、川。有、終、明、學、之、文、世、
文爲吏部也有宜哉。部及文、爲中丞、捷有南宮丞年文。甫好學、冠、深、思、至、司、見、老、其、不、文、倦、
夫堅文老、至疑爲高宿儒。然、仁、則、熟、義、生、精、之、文、必、亦、與、由、年、天、俱、授、進、不、盡、若、夫、開、品、學、之、力、高、也。
入、文、則、有、所、謂、於、胸、性、有、音。萬、先、生、卷、筆、於、無、史、塵。太、史、無、不、貫、通、而、千、古、不、其、用
而此衣夫。蔬、先、食、不、治、兵、儒、素、北、其、現、清、師、風、浙、一、直、切、不、推、屑、而、揚、州、所、命、歷、於、皆、文、顧、宜、官、

其高潔之品冠絕諸家也。

廷試第四人。榜首羅洪先。有傳。集著四邑全書。明史著錄。次程文

德。前。明史有邑字。見楊名。前。明史有邑字。見公以下為陳東、約

公之一號。后。明史鄧人。文少。荆川任瀚。筆字少海。四南丑廷試。大鳳學

士進。第一。上。一等。一。以。羅。題。先。首。程。文。海。名。唐。顧。之。陳。東。有。任。見。六

守。聖。而。學。意。以。必。忠。本。此。擢。知。之。要。首。之。者。說。於。文。顧。德。之。曰。曰。探。本。之。精。論。詳。於。名。曰。能

之。為。曰。主。仁。忠。智。之。用。此。本。諸。有。吾。異。心。此。不。彥。和。之。見。說。聞。於。韓。記。曰。亦。載。吾。之。敬。一

項喬。字。東。郡。之。守。書。又。與。周。嘉。中。人。丞。荆。論。川。項。集。守。有。與。項。郭。宗。皋。字。君

康。介。明。史。山。有。人。傳。胡松。長。字。公。汝。茂。號。柏。泉。有。傳。州。人。陳。詞。字。基。子。丘。健

江。士。者。人。凡。八。川。集。陳。人。君。基。表。云。嘉。靖。外。已。丑。歲。甲。安。郡。如。山。王。表。

色。張。選。察。也。正。楊。祐。字。發。成。錢。塘。人。王。表。公。字。邦。正。號。九。之。無。錫。人。

王穀祥。字。祿。之。公。六。室。長。熊。過。字。叔。南。仁。沙。四。字。川。富。顧。亦。人。曰。叔

安如山。字。錫。子。人。蔡。克。廉。仕。至。道。京。戶。部。書。江。人。薛。甲。登。字。號。



儒藏

陸人。江沈愷，字環，漢草堂集。荆川集亭有人，贈沈出守廣左參政。有

李開先，少號海、南、沙，邑均字，傳見明前。史與文苑。呂高，字山，以東上號江進舉，士丹

身。楊爵，字伯珍，車一字，書著錄。富平人。十四史有。吳子孝，長字洲，純叔，

人。賈準，與西買安鳳，賜書人。卽是川集也。曾統，通志子，引錄。新江

元考，茅之鹿，門集人，亦家貧，爲所揚州也。謚襄去，遂明爲史江都人。鼎張選，

思，字錫舉，人。靜楊博，明字，史雄有約，傳。長公，一蕪州人。陸燁，字子，丹，陽以

人。王銳，字養之，母信，陽人。荆川集有銘。陳錠，巡江陵，以人，族後，牌爲假應公天

倭，音劉也。江東，朝字，城朝人。黃正色，無錫士，人。長公，六南，江陰，明史與

同傳。王璣，字仕，至，食號，都在，衛州。王與齡，字，西鄉，受甫，人。號，明史，泉，傳山

鄉，誤。皇甫汴，並邑，傳字，見前，號柏泉。明史，與著其少，玄，集，冲，及弟，全，廉

錢。著曹察等。考無，趙文，人，華，慈，谿，汀，人，亦知，是府。年，賜上，進，士，同，進，身。皇，出，甫，身。

先，子，循，時，則，文，敏，子，集，序，之，云，我，子，明，制，科，子，過，熊，子，得，文，士，已，開，先，不，洪

丑，能，謂，之，數。李，丑，中，而，麓，已，丑，云，多，人，性，言，氣，遇，士，丑，所，科，以，傲，才，視，威，權，如，臣，乙，謙，丑，白，大，丑，疏，已

舉至行舉事、因位而擢、折

先是內閣楊一清奇公才、欲以公大魁天下、使鄉人索試策。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遂置公二甲首。並見李贊皇

行狀先時、常之闔郡未嘗有魁天下者。時鎮江蘧菴楊公一清爲相、公既言會試、名遂大顯、即欲以公爲廷試最遺一鄉人夜半來索策。公與有懷公皆辭之。一夜數往返。楊公怒曰、其少者無知、故若是。老舉人亦爲此乎。少者指公也。鄉人復以語有懷翁。翁素畏慎、欲與之。公曰、一殿元何足爲人輕重、始進身之初而遽若此、後悔何及。翁竟弗之強也。楊公於是博訪其卷、置之第三、已而爲人所易、置之第四。公是時年纔二十三、其制行之嚴、能不以高下動其心、蓋自少然矣。然二甲之有御批、自公始。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一

肝表云、初舉禮部、潤州楊公一清爲相、奇其才、將以魁
 甲榜、令人索所對策、一夕五返、潤州怒曰、我何私爲國
 求才耳。時永州翁亦與計偕、因語之曰、孺子遽與貴人
 左、毋乃不可乎。先考曰、進卽拜恩私門、胡以自立。竟不
 答。張被登科第、讀卷官十八方人、前四夫人、提調官二學士、共揚一爲情。
耶羅雲。特

毛古菴與公書云、頃聞高第、大爲吾常之光、深以爲喜。然君子所爲、又有大於此者。仰法古人、進德修業、爲第一流人物、又爲吾常千古之光。吾老矣、庸劣無能、敢以望於賢友、何如何如。餘瑣瑣不足道也。奉去近思錄二冊、昔人謂此書爲聖學門庭、更望賢者留意、當自有得。千萬珍重。

授兵部武選司清吏主事。夏四月、考庶吉士楊一清以



公等二十人名上請遵故事命官教習時張璠霍輅為會
試考官公等以大禮之議為非雖出其門不肯趨附璠輅
惡之又欲傾一清以立黨之說進改公以下若干人為主
事等官而特欲留公於翰林公固辭乃改是官而故事遂
廢明史本傳

李中麓撰傳初選作庶言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即罷
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經御覽欲各授以檢
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去留非體始進即能恬退
如此行狀云其年考庶言士公以卿執事不預考而出之
而宰臣羅義舉不可遂是以並公有卿執事

公自見羅洪先知其品德因訂為石交。

冬臘趙時春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公朝夕講習公道公議
已云以先生能變而諸余能活而洋屬實正務世好科學本原如也

又考後谷客集。主訪人唐錄。詩不題床、我云、子文、支德、編坊、亂東、收車、馬。題、首、興、長、來、空、太、御、息。後、谷、夕、風、文、倒、射、年、春、編、要、白。幸、此、花、詩、已、落、附、揚、刺、花、在、飛、不、見、年、黃、下、生、應、云、試、也、何、春、由、作。至、按、北、荆、川、公、戊、己、子、丑、春、試、荆、川、式、公、戊、子、試、春、拾、元、向、名、未、訪。京、此、可、後、谷、二、求、公、訂、心、交、切、之、而、始、過。

是歲季弟立之生庶母王氏出。

九年庚寅二十四歲。

春正月羅洪先以念其父雙泉公請告南歸。臥疾公至、瓜、洲、

人王紀公坐事、爲、同年、項、曰、紀、所、喬、按、治、歸、而、名、殊、不、介、萬、金、。渴、求、解、羅、公、校、拒、之。既、而、悔、曰、紀、所、喬、按、治、歸、而、名、殊、不、介、萬、金、。渴、弗、之、有、同、年、之、然、。胡、正、甫、江、北、爲、羅、念、菴、生、之、狀、已、

公亦疏病乞歸獲允。公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

遂乞歸。李贊撰傳

中麓撰傳試政吏部選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長盧襄

難處因病告歸。

有懷公授河南信陽州知州。公六上春官不第，遂謁吏部選授是官。

夏六月，母任宜人卒於天津舟次，隨有懷公之行也。

程松溪祭任宜人文曰：嗚呼！古人有言，觀婦於夫，惟有懷公履道充腴，粹然金玉，作守名都。人亦有言，觀母於子，惟我應德，侃侃行已，大魁南宮，多士仰止。夫人之賢，夫子徵焉。人謂夫人食報於天，祿養方及，優游永年。云胡方艾，遭彼數奇，將之信陽，危疾遽罹。別來期月，訃聞京師。嗚呼！天不可必，亦理之常。獨慨夫人女中鸞鳳，豈必骨肉聞之感傷。某令子同袍，復均意氣，休戚相關，曷禁涕泗。南望民陵，衷心益寄。嗚呼！尙饗。錄程文恭公集

秋七月，趙時春上疏論諛俗，下獄掠治，黜爲民。冬十月，徐



階爭議孔子祀典、請延平推官。

十年辛卯二十五歲。

有懷公之官信陽。

公居任宜人喪貧甚每位曰吾母一生艱苦甫就祿養奄然棄去致吾誠信惟葬耳奈何無財不可爲悅也舉要卜地復節縮衣食以營葬具一日忽病憤家人驚惶延醫隣邑少間聞之曰所以絲積縷貯者吾母故也我死不得借以殮形其以酬醫乎亟止之人見時有表又俞行狀云當任、補宜用功、公獨居家案理、變事自念無若以報家親之惟有竭力所營葬也、乃以節減省、以志士葬不具其葬於墓、一其無上所以受。經營太苦、因而致得醫殆。十兩而後進、可以醫謝之。吾邑一公既之、憤、皆然曰、爲百里、吾迎、死、不棺、余也。遂命止無之所藉、况學、者此乎。且、而、爾、先、儒、禮、經、以、爲、仁、人、事、親、終、如、其、事、天、。雖、近、於、不、求、居、仁、不、首、之、而、果、意、以、祀、建、之、矣。此、之、



毛古菴與公書云、僕嘗嘆世變日下、古道日靡、凡事皆然、而喪禮尤甚。恒思少挽頽風、而德菲力薄、垂老無能爲也。每與令尊言言之至長太息而不能已。頃聞賢者居喪甚謹、深有古意、已出人一頭地、更望終始如禮、爲世道幸。大抵吾人立心持己、不可矯世、亦不可隨俗。二者皆非中道。然與其隨也、甯矯。此鄙人之私見也。竊窺賢者立志甚高、律身不苟、誠有如黃梅峯所論者。僕老矣、所望于賢者不淺。勉之勉之。

王慎中出主領南鄉試、得士林大欽。明年大魁天下。十一年壬辰、二十六歲。

三月、筵任宜人於設塔村。名北門三里。

高陵呂涇野先生稱撰任宜人墓誌銘。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進人唐應德順之之母也。宜與人任公端者

室於工部侍郎沈公暉之妹。於是生任。爲信陽知州。唐君國秀之配。而有應德焉。嘉靖己丑。應德舉會元。成進士。文章行誼聞天下。予從縉紳中敬其名矣。辛卯冬。應德身衰經偕其姪舉人音持古菴毛式之狀。垂涕泣來問任銘。時雨雪連日夜。泥途凍澗。應德自僦肩輿。卒力不具。或步居驚峯三日。無人知。每語及學。明白洞朗。脫落塵土。邁如也。則嘆曰。名之茂者。其實果盛。閱狀任之歸信陽也。舅給事中曾可先生已卽世。姑周孺人性嚴整。任事之婉恪有則。承意命惟謹。一錢帛不私藏。姑嘗有女。女於吳氏。卽傾己粧奩畀小姑。不以勞姑念。及姑卒。相信陽喪之。皆從禮。信陽每館於外。身豆羹糲飯。斷腥肉不二御。蒞內政三十年。衣裳簪珥。未嘗增於嫁時。非病困不輟紡績補刺。一布被經十年。其誨諸子女雖



慈幼周洽、而規訓尤嚴。應德幼好弄、則厲色曰、兒尙有童心乎。應德或晏歸、或使氣、則厲色曰、兒將爲宕子乎、將不免乎。他日、意應德及正之多病且弱也、復質於信陽、蓄媵以廣嗣、得二女、則言曰、若女言女也、若男吾男也。提抱鞠育、踰於三母。鄰邇日往來、莫辨其非所出焉。性好深閨靜居、非歸甯及掃墓不輕出。女姻或招延者、輒辭解之。信陽試南言屢不第、略不色愠。及應德應試魁天下、亦不色喜。於是信陽屢稱之曰、大丈夫寵辱不驚者、亦不過如此耳。予然後知應德所造如今日者、皆自於此。則嘆曰、流之長者、其源果大乎。乃應德猶自悲痛曰、嗚呼、吾母相夫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餘年、而弗食其報、其病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暇擇乎其良。其卒也、含襲棺殮、辦諸水濱、而不克盡乎其心。人生

有涯。此痛無涯。順之多孽。天不以戮。而何使吾母至此極也。予慰之曰。應德節痛。夫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應德篤學好古。卽力追札游之舊。以爲母任於千萬年顯者在是乎。任生成化辛丑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庚寅六月六日。隨信陽行。行狀云。記。丑。以痢疾卒於天津舟中。享年五十歲。子男二。應德娶參政莊公禪孫女。正之聘。應天經歷王君文炳女。女四。長適鄉進士董士弘。次適冠帶書算劉大中。次適無錫庠生王立道。次納丹陽賀鏗聘。庶男一。立之。女一。納左丞聘。應德將卜壬辰年三月十一日歸窆於殷塔村新阡。銘曰。羊叔禕之孝。胡叔修之學。皆常之先媛也。其沒已久。乃今于唐任而再見乎。况其子材既大魁。志欲登岸。吾知任其不死。雖千萬年。並明月乎。煥



也。毛氏唐氏狀及不義中主、漢荆川公傳云。然名任、此人之父、
狀云、將以嚴辛知某、月某、家、黃、祖、之、考、大、而、北、云、將、
卜地、黃、年、祖、三、月、一、以、不、言、而、改、年、利、改、地、行、狀、早、年、半、
重、後、卒、葬、此、塔、基、任、宜、人、遷、葬、黃、塔、後、荆、川、公、世、世、
母、忘、以、並、註、在、

李中麓撰傳母隨父之任信陽路出天津卒於舟中。後
 唐子每對人痛哭云云。臣涇野聞而解之曰。吳自季札
 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皆未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
 古而能升礼游之堂。以光顯其母。不為優乎。後王遵巖
 序其集。亦以此為說。或道看之耶。抑偶合之耶。史、天、下、
言、學、音、不、三、守、二、則、考、方、山、亦、從、守、程、朱、不、

公既襄事。祝天曰。幸不以母故喪節。終完矣。見、所、表、又、行、
有、舟、事、手、祝、天、三、三、主、平、所、難、處、言、一、事、今、未、

此身不與乎。與

與睦羅諫子蓮啓。

啓云、哀子唐順之稽顙拜謝羅諫睦年兄大人侍史、諸
年友中、順之于兄又爲同鄉、且同旅寓、蓋辱愛最深者。
久別、豈勝馳慕。去歲聞使節抵宅、欲移訪戴之棹者數
矣。緣衰裳、禮不敢越境、抱歉殊甚。茲辱羅使手札、兼之
厚貺、感激感激。順之自去夏冒寒疾、且瀕于危、至今氣
體尙弱、十日伏枕者常六七、奈何。特在愛末、敢一道之。
先母誌銘一冊奉覽外、具小葛一端、書一部、謹附使者
將敬。尙容遣使奉候左右。不悉。仲夏廿日、順之再拜具。

此啓、真蹟刻入、明其尺牘。中、戶部通志、睦年成、科、士、

行、人、上、書、通、人、策、多、見、金、行、免、川、公、與、時、即、子、

同、事、也。

九月服闋。

十月編修楊名以災異陳言程文德並坐下詔獄。

羅洪先告滿赴京補修撰原職。補。胡應龍山爲羅松谷墓誌

云、壬辰事下詔、公裕記宜同官。實、卿封事下詔、公裕記宜同官。

公服闋無赴官意以有懷公命。是在信。荆川公。想乃束裝赴

都。程文德讀信宜典史。謝實。趙。過諸途。公有送程公詩。

見荆川集。有。明月。離。居。句。爲。天。所。分。

王畿廷對第進士寓京師。公與之。盡明陽明之說。自是與

羅洪先彌篤志聖賢之學矣。陳。李。黃。

荆川集林東城墓銘。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

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

汝中。其志行樞實。則多推君與言水羅君達夫。東。林。

字。素。州。人。是。



是歲茶陵廖叔愚希顏、南充王子正廷及皇甫子安、洋、白
貞夫悅並成進士。史、謝學東等、由工部郎中、補山西提學、
兼使之、進東江、按察使、所、憲、池、川、黃、有、臨、答、東、然、特、王、廷、國、使、南、
戲、又、號、北、有、與、王、都、州、南、史、明、二、書、有、白、傳、守、號、洛、州、原、白、東、之、通、
縣、京、之、川、父、公、也、男、

十二年癸巳、二十七歲。

官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功、不阿流俗、獨任風裁、重清議、
吏部勿堪也。基、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
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
人知之。基、與王穀祥等同官。基、云、時、南、子、補、子、王、子、
相、子、謝、去、。考、是、時、長、以、才、居、吏、部、者、為、汪、鈺、公、等、伍、共、
集、考、功、署、員、外、郎、以、告、養、貶、真、定、尉、與、公、同、官、又、考、
集、考、功、署、員、外、郎、以、告、養、貶、真、定、尉、與、公、同、官、又、考、

毛古菴與書云、孟夏附吳院使書、計已塵覽。仲夏初接



華絨具悉雅情。且知近裏功夫不廢。喜甚。頃聞榮補銓
 言慰慰。但此地是非叢聚。須胸襟寬大。志識公明。隨才
 器使。恆寓愛惜之意。始得。雖有譏毀。此心無愧。慎勿以
 一言絕才可也。老朽自春來痰火綿延。夏後稍愈。又以
 勞脾胃欠和。血氣衰邁。禁無寧日。吳君行亦因不及一
 會。老病如此。安能復長進乎。可懼可懼。楓山狀傳錄附。
 乞轉達甘泉先生。病困不敢草草作書。并達此意。劉平
 嵩此月初二日行。不盡所懷。悵望悵望。

時高叔嗣、王慎中、華察、孟洋

字華之、號乙丑、進士。

江以達、

午凌。

是時在刑部。

以勅賜。

天下。

曾休。

川字。

號和人。

屠應

屠應

屠應

屠應

屠應

坡陳束、任瀚、熊過、李開先、皇甫氏、津、訪諸名士、咸官京師。
 公與之遊、而上下其議論、學大進。高王詩文尤負盛名、一
 見公作、斂手心服。時以公與王、陳、任、熊、李及趙時春、呂江

峯高爲八才子。初、公與王並尙秦漢、公尤熟李夢陽文、下筆卽刻畫之。至是悟其剽竊無真氣、相與改而取道韓歐、曾、上、拔史遷之神髓。詩則規初中唐、陳任熊、李等和之、於是風氣大變。時孝豐吳維嶽隨父京邸、就公學詩文。李中傳王、進荆川、告以愛文章、空自同有正文、法篇篇成、何誦、必且一豪一釐、硬做也。唐已、及後有將、變之、自、一、閱此、軸、有、然、高、出、決、今、江、人、河、者、其、有、之、可、能、比、古、矣。人、故、矣、未、取、焉。至、多、是、始、發、宋、人、也。又、云、之、進、覺、其、味、長、而、古、曾、王、以、歐、氏、文、作、尤、可、喜、爲、文、山、兄、弟、人、猶、者、以、焚、之、過、唐、荆、川、而、見、之、之、以、放、爲、頭、此、中、自、信、乃、取、甫、云、此、大、難、事、同、年、吳、試、子、舉、筆、唐、自、順、知、之、未、久、唐、亦、變、而、李、開、之、先、皇、甫、云、子、循、云、同、事、君、吳、試、子、舉、筆、唐、自、順、知、之、未、久、唐、亦、變、而、李、開、之、先、集、序、云、栗、應、麟、文、等、相、與、中、爲、李、司、洛、封、之、遂、唐、又、二、子、編、修、爲、劇、司、直、兄、元、少、天、元、作、者、有、或、而、子、心、羅、子、焉。又、子、王、浚、川、江、廷、右、相、則、有、在、尹、前、子、曾、子、中、嚴、子、當、時、薦、子、唐、元、薦、爲、論、赤、纈、朝、而、之、詩、曰、明、失、詩、于、其、流、易、山、弘、治、則、藝、苑、白、則、李、莊、定、雲、山、援、剽、竊、目、雷、而、同、比、者、與、漸、以、爲、風、旁、門。日、李、建、何、一、其、出、偏、變、者、而、唐、應、杜、德、正



解也。嘉靖初更。議其六。後明初。陳、約、而之。也。不。敬。甫。云。唐。公。當。詩。作。與。非。雅。神。春。其。容。狀。近。有。體。或。如。唐。風。體。義。顧。琴。玄。言。云。中。丞。古。並。足。流。如。雲。律。林。胡。元。幻。海。云。嘉。靖。之。田。叔。初。示。等。者。唐。中。思。德。者。袁。永。甫。之。子。安。文。升。子。王。潛。吳。化。純。叔。首。陳。子。鳴。潛。律。體。子。精。羽。蔡。必。子。推。不。應。德。俱。有。仲。舒。行。世。弘。就。中。古。詩。何。冲。齋。出。雲。海。內。太。史。之。後。其。為。初。弊。唐。音。響。足。該。聽。意。足。調。羽。歸。義。焉。元。成。同。正。抗。難。錄。其。方。較。伯。子。夏。常。天。萬。唐。閩。荆。分。川。又。先。希。後。詩。三。其。下。送。淚。程。明。翰。月。林。雨。潮。居。出。海。較。相。珠。公。猶。詩。帶。儒。水。生。東。堂。閣。承。顏。色。生。首。長。西。之。羌。初。識。唐。姓。真。名。不。冰。燈。乘。餘。受。臥。子。云。云。正。嘉。靖。之。氣。象。爽。詩。邁。才。理。情。何。李。發。之。使。後。能。深。剽。造。富。有。超。金。壁。歸。與。田。以。約。後。意。取。一。辭。變。為。王。初。唐。乘。其。時。後。互。其。相。莊。嚴。宏。吳。蜀。人。咳。評。其。初。嘉。靖。初。清。華。後。道。思。德。考。倡。其。所。盡。洗。若。一。出。時。二。剽。嚴。非。之。通。君。李。伯。又。行。貴。錫。遠。夫。趙。明。景。仁。紀。諸。事。云。云。唐。應。古。德。李。文。何。自。文。集。幾。代。于。一。過。大。而。不。又。詩。學。唐。宋。唐。入。律。家。體。文。自。選。有。佳。篇。伯。受。凌。名。古。兵。臨。海。學。人。洪。武。能。唱。召。價。修。城。元。史。之。始。明。中。甫。葉。選。入。或。家。行。文。鈔。唐。或。應。行。德。王。時。道。可。思。矯。好。北。事。李。元。考。陽。

荆川後公空以畧諸芳子。昔有專集。倚行世。又考。荆川人集佳。四句。庫如提。
錫要。咸有。正。荆。宋。川。文。章。而。云。於。其。仁。寺。一。殿。橫。左。穿。殺。碑。豈。爲。立。公。乃。滿。成。哉。化。又。與。
周。製。詩。后。但。稱。吉。爲。祥。太。后。建。當。祝。釐。而。建。之。孫。國。唐。應。燕。德。都。詩。云。同。志。行。云。更。本。說。
錄。前。之。朝。燕。寺。南。鐘。以。銀。去。魚。年。有。丁。故。繼。僧。母。憂。元。考。明。此。年。詩。六。不。月。見。起。荆。復。集。兵。並。附。
插。主。事。兵。又。符。王。衡。元。陽。美。刺。評。史。荆。新。川。公。道。詩。曰。北。宮。准。王。初。已。傳。上。長。命。雪。樓。後。中。錦。官。表。藏。
林。仁。兵。備。外。生。月。東。明。閣。情。承。順。滿。色。樓。中。長。蜀。第。羌。近。議。連。姓。平。名。樂。觀。花。入。朝。日。新。宜。給。侯。羽。
水。笑。落。幽。鳥。如。逢。春。雷。電。各。異。山。啼。迴。老。俱。去。作。自。鳳。吹。鳳。飛。簾。山。學。翠。屏。曾。開。比。畫。樓。水。桃。
玉。從。葉。金。和。谷。煙。滿。成。爆。春。門。珠。近。花。映。連。雨。飛。道。此。樹。嘉。池。塘。時。遙。爲。接。初。僕。官。流。也。雲。我。
一。雨。蓀。到。蘿。茅。侵。庵。石。空。徑。庭。深。秋。發。稂。稻。雲。滿。山。燕。田。坐。綽。綽。六。江。根。水。成。慈。虎。眼。身。已。無。
口。從。隣。境。遠。去。院。猿。松。聲。林。隔。近。翠。郡。重。滿。前。庭。蕉。葉。靜。雨。聲。身。多。青。夢。三。年。對。作。裁。郡。
此。花。發。稍。高。枕。而。無。中。如。啼。啼。者。鳥。也。何。

附孟有涯遊山遲唐荆川太史不至詩云野興朝來劇層陰凍不開煙霞迎使節詞賦憶仙才豈負青山約何



妨細雨來。臨溪重回首。沙鳥似深猜。又同荆川遊龍泉寺云。見說青蓮宇。叨陪金馬遊。衣冠來北極。文藻動南州。卷幔峯巒入。臨軒雲霧流。慚非名勝地。司馬好冥收。

見孟中丞集。按荆川集有雨霽約孟有註。中丞辨山孟先出荆及同游龍泉寺等語。

夏五月。羅洪先奔其父雙泉公喪歸。公唁之旅中。情特摯。秋七月。改翰林院編修。校先朝寶訓。與陳束同官。

李中麓撰傳。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及庶吉士兩途。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束尤相厚。入陪侍講筵。出則校讎東觀。暇則盃酒歡宴。或窮日夜不休。即縣志陳束傳。束更相過從。束員外郎。文至連。日不與休。倦。事以便用。沈。臥。

又中麓補傳。荆川居子之居吏曹。一以清苦自持。而以

進賢退不肖爲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京者，率有折
怕禮。曹吏受之，不以爲異。唐子始却之。有行取知縣，其
人本賢人也，無力通關節。又曾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
糧，故淹滯其期，使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於衆中昌言
其賢，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當
黜。已而有他本至，果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道之所不
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是堂僚多不便，且
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遂得爲編修，意實外之，非進
之也。或此歸果自
芳洲撰行狀。

九月，敕進階文林郎，母任氏贈宜人，妻莊氏封孺人。

羅洪先自喪廬寄公書。

書云：初喪中，得與應德相、不佞、而喪肉、又相促、其時至、同、德、之、痛、心、
何至矣。感德謝之。歸家，以患十月不實、所事、患者、不得、非、本、心、不、能、用、通、情、耳。近



日與聖賢門之。究其所以。聖賢之門。以多。其有二。其之。力。自。現。一。了。其。三。子。事。然。事。竟。不。可。以。小。小。道。子。可。見。一。生。情。外。風。便。何。以。來。意。之。初。之。冬。病。方。受。藥。入。道。想。思。得。同。事。心。情。在。千。里。吾。道。之。幸。哉。

是歲歸孫氏女生。又介公慎行母也。家錄孫氏

十三年甲午二十八歲。

官翰林。

作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遼海。明同兵世宗。紀。中。十。二。年。十。月。

再。高。傳。由。維。南。至。省。調。轉。兵。足。以。壯。武。而。資。用。又。呂。江。大。同。集。十。卒。

三年正月。京。命。募。兵。遼。東。

夏四月張選官戶科給事中諫帝不親祀太廟杖闕下幾死削籍為民張公居職甫三月以言得罪名震海內。明。紀。

有懷公信陽州考滿薦卓異錫父母及本身妻任氏誥命。

年教
四後
月署
二嘉
十靖
日。十
三

午日、廷宴有詩。
川見
集荆

皇甫子安五日廷宴和唐陳二編修詩北闕晴雲晝漏

聞中天麗日綺筵分。魚歌鎬宴歡依藻、鳳舞虞絃曲奏

薰蘭葉正調仙鼎實榴花初泛御杯芬。更誇續命傳金

縷願以堯年祝聖君。子又詩云安五日日臨感舊故有千懷官唐式陳燕王榮。

象寶調律、氣、謁帝仰文。惟明。蕙綬分、朽、席、花、枝、間、採、旌、露、

見陪
妬上
投列
并湯
暗藻
相邁
驚同
都聲
邑人
張事
衡何
去期
長怪
妙虞
買羅
趙每
行易
吳嬰
洲入
春宮
草翻

無變、復相
戀緒微夏
名雲。此生。
則索荆虞
川詩公優
與賦、約受
之來、蓬酒
叢獨均傾。
已感去心
國、思子蓬
安往

云、獨居京師、有欲懷書而作、省也。耶又同。皇紀甫拜于恩。循時午。九日華承子出安。雙兄執持。

他。扇。不。五。堪。色。身。領。事。來。如。雜。蓮。綵。轉。見。飲。說。花。驛。前。楚。酒。臨。浴。殿。此。更。于。傳。循。鏡。讀。渡。外。從。使。昆。

進德之當時狀貌也。

南京御史馮恩劾大臣張璫、方獻夫、汪鋹、逮下錦衣獄。十在



年。帝必欲死之。其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輒攀輿號呼乞救。至是復上書乞代父死，不許。考四公當明憲宗時，口無雜言，皆嚴辭也。北汪錄五月，行可復刺青血書州。見明史及下明紀。父死，可（南江次子）哭中丞家，死。元京兆先生行可事云：先生為門人，京兆從先生交，京兆常先于京兆時云：考南江亦主于京兆所中，率子行可，則荆川公為南江之弟人。子及後，則京兆公致思京兆，遂與（行可）宗（京兆）陵伯美。餘詳公考。

與李中溪、熊南沙、任少海、王湛泉謁陵，並往觀長城。熊南沙以

是年六月起復到京

李中溪遊銀山鐵壁記云：嘉靖甲午夏謁陵，同熊南沙、任少海、唐荆川、王湛泉既竣事，約往觀長城。東北行二十餘里，路人云：此去密雲僅八十里。諸人相謂曰：且訪

赤獨子於密雲。遂策馬東行。暮投村寺。有溫泉。浴罷止宿。凌晨登寺臺。因指顧長城。論天下形勢。湛泉曰。長安不可不作一部。荆川南沙少海皆曰。都則然矣。設官未盡其制。如都何。余曰。顧東橋先生嘗曰。天下選十五人作巡撫。三十人作方伯。一百人作知府。中後顧東橋劉繼其。必九年成績而後遷。必得其人而後代。巡按如

雷霆行於其間。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其他循資仍舊。如此則吏部所訪。科道所舉。僅百五十人。易於遴選。彼不肖者。自不容側足於其列矣。縣令教官聽知府各舉其所知。以時聞於巡撫。巡撫舉之於部。賢者留。不肖者卽黜。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也。諸君皆以爲然。飯已。騎行又二十里。路人又云。赤獨子已去密雲旬日矣。衆相顧色沮。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



折北而去。諸君相見。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
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為所阻。遂策馬亟馳行。中明日。荆
川少海攜酒來相勞。謂之湛泉亦至。因為言山水之情
狀。諸君頗以不遊為恨。

中溪有都門言祥寺。溫湯芳潔。秋日同仁少海。唐荆川
熊南沙會浴。頃之趙大洲亦至。遂宿翠峯上。人方丈詩
一首。蓋亦作於是年也。詩曰。濯纓濯足付滄浪。此日溫
湯氣轉芳。啜茗七杯誰記數。振衣千仞亦尋常。高僧在
座休行酒。詞客揮毫似倒囊。始信上方諸品淨。一輪明
月立迴廊。中溪又有詩。唐荆川不至。詩云。昨夜月華滿。日
年。內。兼。志。頭。知。恒。當。今。日。所。建。及。天。乘。車。則。不。知。作
錄。於。此。

王慎中以禮部驗封司員外郎請判常州公與同人餞之

海甸。行進慶議以封事方士議。

李武開先吳琬山甸詩序云、嘉靖、熊乙南、沙、選、翰林、唐、荆、川、顧、

之、陳、海、甸、望、京、日、出、阜、張、少、門、至、元、則、孝、荒、涼、殊、甚、蓋、張、昌、國、入、以、

酒、已、賦、詩、琬、已、山、三、先、成、意、亭、高、臺、解、頌、圯、不、惟、水、聲、唐、之、名、家、不、異、日、舊、夏、時、

罷、滿、洲、遂、山、効、幸、張、而、李、獨、二、免、司、詩、卷、無、歸、事、子、優、手、事、如、獄、未、世、而、七、人、多、相、下、次、

陷、世、也、。然、陳、作、約、序、之、不、有、惟、賦、感、得、諸、上、友、林、之、雁、易、消、吏、歎、而、王、郎、大、中、臣、議、之、毗、善、陵、頌、

之、七、送、李、一、郎、首、中、議、嚴、守、集、吳、有、興、兼、雁、簡、篇、毗、一、陵、首、王、亦、別、滿、駕、毗、詩、云、予、又、與、陳、李、約、

也、邦、夏、山、王、錢、道、謙、思、同、欽、嘉、靖、罪、海、二、君、之、相、繼、與、蘇、滿、子、即、美、指、海、院、甸、飲、之、酒、事、

不、幸、事、大、鼎、略、元、相、考、似、。貴、溪、爲、持、有、懷、公、橫、行、一、狀、至、云、甲、此、西、市、之、橋、更、豈、

某、部、郎、中、南、滿、參、判、政、常、州、應、德、亦、德、以、右、削、司、翰、林、爲、編、修、皆、先、後、里、相、辛、丑、春、

於、家、及、蓋、侍、有、公、懷、公、信、云、陽、州、甲、午、考、滿、未、抵、戶、之、辭、滿、新、常、任、得、見、有、里、懷、中、公、

又、之、爲、時、江、也、。陰、令、遂、嚴、南、丙、京、申、戶、部、出、主、事、禮、東、部、提、學、外、中、間、若、自、日、常、乙、州、未、判、

乙、歲、未、滿、二、判、月、常、告、州、歸、期、遂、嚴、之、間、滿、不、如、應、日、遷、在、轉、乙、如、未、三、月、遂、且、荆、川、又、川、安、以、



之得、荆川之耶。安得荆川七猶未者出並都、爲人主且人以耶。荆川以與進、
 有先、公、荆川狀、後、華、明、矣。則之序、定之、文、梓、爲甲、午、而、又、則、非、
 雙、月、集、序、也。何、某、則、進、秋、議、前、官、既、常、州、甲、午、而、熊、南、沙、判、有、常、州、
 沙、毗、陵、不、得、亦、爲、云、公、甲、午、中、南、人、也。以、是、年、六、月、王、起、復、中、若、
 有、風、云、搖、落、風、動、難、玉、情、。又、又、呂、云、江、雨、雪、有、三、秋、日、盡、同、諸、河、
 而、有、感、五、言、亦、排、有、律、一、雁、首、。而、陳、雁、秋、禽、之、也、則、送、進、
 其、詩、冬、中、間、所、矣。然、亦、吳、皆、皖、春、山、日、過、景、張、侯、國、亭、何、詩、題、
 中、驚、春、在、三、四、通、十、此、年、之、亭、後、而、追、有、序、此、作、。從、秋、憶、
 人、公、之、筆、中、作、。尙、謬、有、記、時、其、而、時、難、並、信、。考、記、古、其、豈、年、
 山、表、列、進、事、遷、判、江、西、參、議、靖、之、十、七、年、也。尤、誤、。夏、十、七、年、
 石、花、深、吳、統、馬、江、春、日、枝、管、不、張、侯、國、亭、并、五、羅、應、臺、化、
 來、聞、此、地、幾、分、人、天、非、。昌、國、謂、金、范、宗、張、后、弟、鶴、齡、
 除、國。

省有懷公於信陽。

考嘉靖至本朝荆楚集詩信陽云。蓋州

有懷公信陽秩滿往來信陽蓋往公服之也。又公為王母而此

次又由京師往省少林也。集中詩似五言此族時作。比

冬至日與陳約之陪祀南郊並有奉天殿慶成侍宴朝謁

長陵奉命分祀孔廟諸作。

金詩行均見客荆川集。又有皇陵皆行

作詩是簡贈二中。皇甫子安讀唐陳郊陪二子陪祀南郊來。文並飛宸

曜合子與雲引才。帝德開。鳳千技。仙風管。龍二輝。映。御。孟。甘。泉。方。奏。協。

漢郊篇。之麟馬。唐子俱集。長陵琴美。並。周。宣。王。東。切。定。觀。日。禮。末。留。北。滯。未。年。

虎流。水。崇。山。威。轉。迴。跨。舟。夜。雲。壑。中。分。地。丘。開。斗。台。壤。琳。殿。開。弓。壘。泉。矢。不。儉。

恭。明。祀。東。曹。簡。運。上。賢。六。聖。屬。警。贈。懷。入。神。傳。南。宜。至。

是時公與皇甫子安陳約之田希古等常為文讌之會。

子安夏日飲陳一首詩之寓。同居。希古。崇。情。結。蘭。林。之。修。子。施。阻。

若。觀。遙。余。襟。西。岑。值。衆。意。眷。茲。偕。賞。心。陳。席。俯。閑。嘆。列。霞。舉。



琴。方森年沉。及軒比。景。登流。雲。日。侵。疲。清。足。移。連。文。顯。嘉。慕。能。灼。不。神。又。
 寄。空。蕙。子。草。一。歌。首。石。鼓。江。吐。文。通。發。南。王。流。君。養。夫。佳。詩。人。云。香。其。從。金。尊。波。
 穴。華。月。銀。臺。煙。鴛。冷。安。可。越。結。遠。沉。痼。援。毫。玉。偶。芳。隱。雪。
 乘。約。春。聖。鳳。體。初。清。安。這。春。日。現。朝。遠。鼓。喜。同。傳。唐。新。太。市。樂。衣。冠。龍。頭。持。聖。保。
 道。明。欣。來。欣。花。晴。明。總。玉。獨。遲。起。風。又。遠。夕。雲。對。金。鋪。有。景。唐。一。共。這。修。實。詩。和。云。終。天。
 河。日。出。月。飛。華。依。三。波。經。上。絕。來。微。住。辨。林。留。柯。一。稍。以。稍。捐。族。塵。漸。迴。蕩。猶。長。餘。絃。
 蒼。新。開。更。懷。映。人。昇。草。不。萎。涼。明。來。流。何。土。由。盡。疑。沉。書。思。學。永。終。酒。陶。景。清。同。虛。神。解。襟。
 坐。往。忘。詩。東。唐。太。道。史。詩。臥。體。病。能。得。房。靜。詩。云。獨。參。僧。偶。空。壺。營。支。難。聲。入。長。化。知。
 不。暮。涉。寒。雲。有。亭。成。達。危。無。聲。超。又。望。遠。南。亭。致。運。唐。冥。野。詩。云。向。遠。盡。碑。石。態。
 情。趣。嘆。明。百。樹。亂。密。神。人。感。度。四。舉。精。嬰。願。言。輕。目。送。子。景。共。遠。心。不。與。井。忘。俱。
 賞。理。無。誰。為。舉。獨。象。思。又。空。榮。莊。洋。人。流。訪。水。志。唐。太。史。南。鳥。還。情。詩。匪。云。夫。起。
 長。不。累。俗。客。半。閑。得。出。去。門。來。自。聚。望。崇。三。月。遠。街。悠。哉。均。於。迴。別。年。館。場。
 榮。公。是。一。生。二。十。五。年。數。年。公。之。極。文。通。人。省。楚。無。之。意。有。與。出。皆。苦。游。行。之。

送花子三三也。施子三三名子漸、武以美、無入京人。公亦有

歲杪有去國志。歲有詩之通立舊年、寒城家絕許春還。詩云、候

氣非能聞。早、金馬詩沉詩可是、便開。我因貴漸欣知識少、宜通、時唐

謝安有旦歸。又魏日東集有和二子約之燕中雪詩二首。又、皇

明今年歲之首也。

是歲薛方山舉於鄉。公寄書有曰、見南錄、知先生得舉、但

不在魁元之列、未愜素望。記方山太倉王元馭錫爵生、願

可久免母喪、起補贛州知府、甫三月、擢廣東副使、尋以讒

免歸、永廢於家。

十四年乙未、二十九歲。

寶訓成例、當遷。時張璠當國、公素以直道自任、恥出柄臣

門。二月疏病乞歸、璠持其疏不下。或言公欲達璠者、璠怒、

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敘用。陳明史列傳、李維祺、

舉（與別、號）不由史、道、特、甚、尤、特、舉、士、又、以、入、才、子、無、特、名、免、者、所、經、以、是、候、與、特、甚、尤、特、舉、士、又、以、入、才、子、無、特、名、免、者、比、諸、夏、最、更、是、深、刻。

行狀、公常以學問文章示成、意常思歸。會校累朝寶訓將完、心不欲受陞賞。族子音會試期近、音以乙未試。始意避作考官、復上言、告病。是時羅峯張公柄國、張公故敬公、常欲引公自近、而公每有違嫌意。僚友之銜公者遂倡言、公養病在這嫌、以激張公。張公果怒、使人以危言動公、而留其疏不下、促公供職。公曰、吾謝病疏上、即此足不可出戶限矣、豈有復出供職之理。且禍福有定數、既告復出、何以爲人。張公怒不已、遂取旨、以原職吏部主事致仕、永不許起用。公浩然以爲得遂己意、無幾微忤色。

李中麓撰傳、居官尚節概、而持己厲廉隅、兼且議論英



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羅馬徑通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云、唐順之方取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著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安之、曾無愠色。父在浙、此時有變矣。信泛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遷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唐子高亢、又補傳云、校對實錄將完、不欲受賞陞。又族子有會試者、迴避作考官、因上章告病。考公從孫。音以乙未歲子始會春官試。中歲所謝族子始也。音

公浩然南歸、會陳約之亦出為湖廣僉事、分巡辰沅、因與

聯舟出都。陳后岡集、臨舟次、意未申。近太史詩云、客中相



計建別山帝能幾日、未人。須波瀾且喜結市中。考后同集、出都作在外春臣。暮。

此李雨村曰、唐荆川家居、許方山上公車、來、號別石城、後其會君

出孫一女妻荆川也。及公次文、許果守、曾、以山、居相、第、二、考、荆川防其

村云云、荆川方乞山、通方山、京、公、車、荆川、未、相、抵、家、也。雨

有懷公擢戶部員外郎、為尙書梁儉庵名名臣。明史有傳。計

所知、主十三司奏章、蓋法家極選也。基詩念庵撰

公歸、與遵巖時為文酒之會、遵巖之名益彰。道光、慎、中、志、無

同、毛、謙、意、唐、賴、治、劇、翰、文、為、扶、弱、屹、立、不、撓。我、則、數、過、從、龍、人、文、

云、荆川、唐、子、與、三、宋、通、益、京、師、有、三、大、趙、悅、方、其、山、文、類、南、登、序

集、戶、外、而、遂、人、士、前。自、是、又、華、補、之、名、序、四、文、梓、乞、言、者、

京、子、與、以、吏、人、師、論、交、人、乃、交、吾、批、交、未、之、集、奇、有、夏、日、荆、川、子、自

判、荆、州、是、堂、詳、見、其、五、重、其、才、舉、之、此、時、作。又、位、待、之、

不、紅、少、假、委、署、在、江、是、年、中、也。之

客宜興、居邑人杭錫賢、字錫賢、號三子、別業。自是往來常

宜間、與杭君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有暮春游南山等詩。

其地、蓋川、張緒也。張緒表。文中云、余所居、距城百五十里、

蓋宅、門對天、真山、已居之。今張緒市、西有唐公、號、荆川、即取川

宜、城外、東西、兩溪、亦不亮、故易、古川、荆中、江、宜

皇、育子安、真州曉行、接公書、荆川書、不見。賦詩為報。詩云、

數、居、不見、謝、知、幾、月、餘、事、馬、太、史、行、書、青、解、欣、然、江、冉、去

意、秋、來、同。

是歲、永新尹崇基、同邑薛仲常、應旂、及趙孟靜、貞吉、王

允、甯維楨、劉子素繪、公妹夫王懋中、立道、並成進士。尹、山、

允、號、方、山、方、山、事、張、其、明、史、傳、文、孫、教、子、素、傳、首、字、少、號、大、號、

允、號、方、山、方、山、事、張、其、明、史、傳、文、孫、教、子、素、傳、首、字、少、號、大、號、

菴先生卒。占、著、二、在、正、德、朝、官、六、給、諫、七、以、直、川、集、著、告、錄、有、四、傳、中、號、毛、古



聞笛、芳草、暮歸、時小、獨倚之、變作句。美人、即、讀和、古、詩、也。有、美、人、有、主、題、空、
 春川、來、生、意、絕、句、詩、十、首、詩、之、聖、門、此、有、太、極、含、博、約、同、天、一、理、不、義、
 與、一、夾、持、此、根、基、乃、人、心、子、本、虛、明、元、氣、充、之、由、功、夫、始、不、力、故、盡、消、融、亦、
 徑、之、多、便、地、近、於、忘、近、進、亦、流、亦、助、存、省、科、常、惺、惺、方、成、大、自、休、心、疑、
 勿、隨、人、俗、操、心、倫、亦、每、行、矯、步、漢、節、萬、物、中、獨、立、風、雷、表、豈、一、德、行、
 怪、起、高、才、能、思、得、恐、甚、難、別、默、願、心、獲、自、清、古、厚、心、重、學、新、固、前、哲、
 十五年丙申、三十歲。

家居。

王心齋、王龍溪兩先生相偕來訪。丙申、夏、五、月、嘉、靖、王、十、五、年、

心齋、金山、詩、唐、荆、川、相、隔、一、江、荆、川、心、齋、是、年、五、十、四、歲、其、年、月、不、可、
 考。

與萬古齋人、刻、言、字、克、修、之、宜、興、訂、交、古、齋、遣、其、子、士、安、士、和、

從公學。萬古、荆、川、文、集、公、恒、館、宜、興、攜、室、以、行。

履菴集先考古齋翁行略。素慕荆川先生爲人。時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論先生者是非相半。先考將就見之。先生適養疴來荆溪。卽踵門求謁。不覺驚服。率安和往從學焉。是時古齋年五十三。士安當還長壽。每一會晤。必有激發。恨相見之晚。然論書辭。談道理。必反覆質正。不苟爲同。歸家則進不肖輩曰。先生非特博極羣書。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如鳳凰翔於千仞。又如白璧無瑕。真當世人豪也。汝輩能學其萬一。則吾願畢矣。

王季齋撰萬古齋行狀。素慕荆川子唐子之爲人。時子言三。以少年獨立塵泥中。蟬而不滓。俗之人忌而毀之者百端。先生獨心奇之。將就見焉。適子唐子以養疴來荆溪。卽踵門求謁。一見甚驩。談論竟日。益自驚服。曰。世有斯人耶。亟遣子安和受學。自是每造必竟日。論麀麀



不能休。若有以深契其中者。然剖析疑義多反覆辨正。不爲苟同。抵家進諸子庭訓之曰。荆川非特博極羣書。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譬如鳳凰翔於千仞。豈斥鷃輩所能窮耶。若等能得其一毛。亦足以自立。吾卽死無恨矣。先是陽明公信學東南。弟子徧天下。先生之友靜菴周子_昭實從之游。爲高弟。每申其師說。日夜慙思先生往卽其門。先生素尊朱學。斷斷不可。謝之曰。晦翁之說明白深切。吾信之篤矣。守之固矣。不能復變也。及是聞于唐子之論。戚然心動。嘗謂革曰。惜哉。道通其愛我也。實至。然其言不甚了了。若與朱子爲敵者。吾是以不敢從也。若荆川之言。蓋多與陽明暗合。然究其指歸。其抵牾晦翁者鮮矣。今陽明去世。而道通復爾淪沒。豈非遺悔哉。蓋先生自其少時承溪莊翁家學。與其奮發所自。

得皆以躬行爲先，故其篤信好古，大略類司馬文正公。

迨晚年而有荆川子之助，所得殆益遽矣。是時荆川出

山之信，遺也。方不以許張，承遺流俗之歸，忘毀之者，如百端，可屬人

數哉。且此一段文字，更見荆川公學問，嚴實未王更見。

公自是稍收納弟子，課章句時藝外，與嚴析義利之辨。見

三書之江書。李中竟三經傳，從之無不究其多，治學雖春秋尤然。

以留王心。著之說，不可不讀。

與王堯衢編修書。

書云：詩文末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強力好之。近始自覺

其如羊棗昌獨之嗜，不足飢飽於人，非古人切問近思

之義。於是取程朱諸老先生之書，降心而伏讀焉。初亦

未嘗覺其好也，讀之且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

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



句間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話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做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死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

（全）文見荆川集。三。今以是書一。此洛嘗謂荆川雅是王陸。見詩形。聖。荆川集。三。今以是書一。此洛嘗謂荆川雅是王陸。

見川公。時。胡。朱。子。二。十。卷。九。凡。收。周。子。二。守。程。仁。十。張。有。二。謂。

項。家。知。又。謂。此。卷。朱。子。文。集。不。十。五。不。卷。又。與。張。一。士。趙。直。入。籍。是。其。學。

河。川。之。程。學。未。固。也。深。矣。朱。王。陸。然。其。學。重。本。反。朱。文。而。不。持。其。知。

之。養。一。先。是。故。荆。川。應。事。中。明。文。無。弟。事。有。王。龍。中。求。無。象。新。爲。得。

近。遂。所。爲。謂。荆。川。時。復。王。陸。不。知。載。在。集。之。說。荆。川。時。不。然。荆。川。

友。人。文。及。字。於。其。爲。之。後。道。三。耳。公。既。言。不。中。有。以。文。章。傳。向。世。有。悉。由。

寄。三。三。竟。竟。以。云。云。是。云。云。元。道。書。修。在。也。則。公。川。任。文。北。集。戶。中。書。具。外。一。時。



下、僕季不夏、便、便、便、山、念有之與、陳心、蒙之丘、壘、之、陳、矣。此、在、音、乎、大、
 足、已、者、乃、獨、曲、傾、蓋、委、素、款、自、飛、聲、與、同、聲、所、用、也。而、決、二、休、庭、已、便、知、
 是、遊、省、纓、則、于、並、乘、林、年、鎮、屈、令、青、古、磨、今、則、清、酒、明、月、玉、在、共、戶、蘭、燈、于、並、
 乎、以、飲、為、若、干、沃、無、厄、氣、也。夏、時、經、谷、過、天、地、時、一、氣、常、生、死、于、其、捐、三、年、哉、耳、斯、
 僕、足、下、君、陸、沉、于、司、王、生、參、商、文、珠、翫、麗、江、臨、德、異、途、發、語、接、于、之、東、之、僕、而、
 有、僕、向、若、風、馳、思、索、西、望、于、故、梓、故、宣、之、虛、希、南、音、于、高、足、音、也。是、以、永、永、
 同、運、身、又、委、志、于、長、過、人、孔、氏、天、之、言、是、其、而、不、能、去、也。病、今、夏、君、之、子、
 季、矣、頗、足、就、下、以、已、下、原、之。本、歲、年、
 未、矣、頗、足、就、下、以、已、下、原、之。本、歲、年、

草書詩冊贈王龍溪。

禁書中題張學士七律仲宸樓七書律白氏首樓和五

律十一月首、末、署、荆、川、書、題、山、之、蔡、氏、上、真、先生、社、有、致、瑞、瑞、丙、申、
 本。五。律。并。一。首。不。見。歸。川。集。夕。陰。忘。下。得。高。至。理。致。致。几。羅。後。深。心。此。
 二。王。似。遊。方。外。其。法。度。同。后。筆。林。幸。之。養。一。云。運。荆。川。中。先。之。生。之。特。書。直。探。出。於。
 不。宜。所。入。不。隨。往。自。獨。成。遂。言。音。人。也。三。其。之。骨。力。之。凌。雄。罕。發。意。識。致。之。路。所。造。詞。



然自解者、彼亦不知其然也。使不諒人而概語之中正、則險邪自愧、語險邪則疑忌日深。此古人重以為慎而避禍也。如何如何。鄙人日遠至教、不知自考、但一種心期、終當對床請正也。不知日來近裏有可以示教否。龍溪書來、聞在金山一會、迄今主意謂何。人生易老、此道難聞、隱約見之、實際未得、不免如貧人說金、祇增執事富者之哂耳。僭言求教、欲已未能、惟若時自愛、不宣。

皇甫子循寄詩、因懷橫山之遊二首。詩云、山館同君別、江夜、持、與、琴、酒、用、君、意、為、樂、處、竟、發、家、有、經、深、堪、乘、雪、忘、言、畢、
考、子、循、與、江、華、川、公、草、送、洪、山、即、姚、在、花、青、年、荆、川、門、裏、亦、有、自、與、子、循、
同、名、遊、橫、山、詩、張、山、主、書、漢、州、蘇、北、我、三、十、里、

校記

①庚辰：年譜本條正文作「庚戌」。按，其人弘治己酉中應天鄉試，次年庚戌進士及第。作「庚戌」是。

②比景：當作「此景」。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二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永謹校

崔龍

十四世孫 斐 全校
續道

十六年丁酉三十一歲。

家居恆館陽羨。

夏湖廣按察使高叔兩卒。荆川集謝書稱、復別此高勝破舒。結業

今十歲。分。後。越。一。或。終。三。疑。三。河。更。子。

有懷公罷南京戶部郎中。公北、戶部郎中。莊。王。趙。公。其。書。喜。



儒藏

又以何執事焉。但平生事，恬以資於世之俗久，一中、不、發、耶、與、之、拜、人、已、就、進、屈、則、矣、侍、南、膝、部、下、之、居、權、乃、修、其、身、心、而、之、養、所、志、業、此、而、所、令、以、子、為、荆、公、川、喜、也、得、以、旌、節、過、赴、齊、官、願、東、提、不、學、及、知、事、不、能、云、遺、然、人、罪、愧、之、罪、境、上、是、因、時、同、進、僚、叢、之、已、官、由、之、南、便、曹、敬、擢、此、山、申、賀、居、且、

王遵巖與公書。側見尊、養、公、不、拜、廢、南、學、曹、非、耶、子、之、報、甚、喜、也、使、夫、吾、而、子、今、限、田、乃、遂、也、限、之、子、事、亦、得、不、在、復、金、陵、而、子、拘、之、繫、力、必、子、此、其、也、令、弟、不、計、審、已、比、成、來、婚、愈、尊、者、未、病、之、否、有、何、也、如、古、何、類、如、戰、子、勝、之、者、寡、欲、子、省、已、事、無、以、義、戰、理、養、心、而、所、病、不、今、進、哉、昨、余、居、過、此、惡、疎、之、疎、多、不、陳、勝、吾、其、子、可、在、斯、庵、君、而、去、悼、諒、恨、今、為、惟、一、當、談、常、之、存、由、此、之、心、不、益、已、少、警、察、漸、使、少、後、雅、之、進、一、今、可、其、不、可、至、懸、於、報、悼、恨、小、恨、人、者、而、漸、已、加、少、以、庶、其、梗、之、誦、而、君、章、知、句、一、忽、二、然、諸、自、君、之、括、論、其、行、則、聖、未、賢、之、於、學、小、亦、能、豈、謬、非、言、我、知、言、者、信、空、在、言、內、而、知、不、乃、在、外、知、係、也、然、性、則、而、不、是、係、以、於、知、物、而、學、龍、之、谿、所、謂、進、之、言、為、好、益、而、可、不、信、知、矣、余、力、毋、亦、弱、資、而、本、下、之、而、也、子、乎、往、益、往、謬、離、以、居、為、弱、可、無、力、為、下、獨、賢、也、在、其、所、君、誘、鼓、進、夏、而、友、去、發、此、吾、大、子、可、山、悵、中、恨、所、占、得、筆、宜、信、一、事、不、見、盡、示、

心。

公答王南江遺書曰：南江人。提學書。見荆川集。反復於凡迷千

而字、期一收功乎其一戰。是超形公氣而少壯存。至年、而同其志、卓絕得如

此、此萬古立是齋所以驚漢之為鳳凰矣。又翔公於千鈞石之屋上、引而宋一程生

伯古之仕者、為孔子、今日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己、則其人。仕吾也、

必為中人、其學也、為己。則其人。仕吾也、

則快於心、此笑皆其所不顧之矣。

答李中溪御史書、論舉劾事。又答江午坡提學書。川並見。

元山考武夷吟中溪御史書、按各家、選荆川文者並選之。公

答書云、兄年。武夷吟也。云、江生、以書下、謂者、士、逸、氣、峻、

去。又云、兄之、公、答、且、三、年、矣、云、云、考、知、午、候、按、出、提、學、手、國、書、中、

按、在、乙、未、歲、冬、月、而、書、之、川、公、答、午、

附李中溪復書云、承諭御史所急諸語、最切時病。陽昨



備藏

與人談寂感之說、輒舉以請教。或問寂然不動爲性之體、感而遂通爲性之用、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爲物所動、已涉神識、故無所不通。內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往、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之應物、寂而常寂、賢者之應物、寂而故覺。故曰普萬物而無心、順萬物而無情也。寂然不動之謂中、感而遂通之謂和。中卽和、和卽中、未感名中、旣感名和。中如鏡體本明、和如鏡光應像、非一非異。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擾、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順應、無思維擬議之留、故曰遂通。中者君子之德、和者時措之宜。中字無喜無怒、故爲天地萬物之大本。和字能好能惡、故爲禮樂刑賞之達道。此是未涉心意情識已前事、純是知性知天作用。世儒乃謂最初一念、可依以行、曾不思吾之中體有無建立、遽謂



時中可能此所以賞非人心之公喜刑非人心之共怒
 祇足為無忌憚之中庸而非所謂達道也。顏子不遷怒
 正是寂體覺用不因怒而遷然後可以言時中耳。愚見
 如此幸不惜再示。中使文集遊龍虎山記云余嘉靖丙申使蜀戊戌五月得代與屠漸山所

合云

夏陳約之遷福建布政參議迂道過常相訪。公送之至姑
 蘇觸暑積勞遂病瘧。東同集丁酉秋至光陰宅自應註秀不才應德弟光陰外親來相宅詩云故賢季消不息題為半溪堂色車向台雲倫議外親來相宅詩云故賢季消不息題為半溪堂色
 留征棹。遷郭山光決酒尊。賀書是主、約人能愛客、不妨夜書隔
 思存。荆川集與田在山提學書云、約人之能過客、邑、寄到手書隔
 又與惠、多謝雅意。僕書云、送約之至姑蘇、三四月、積勞、遂爾一發而
 日之聚、方其一集、思之孤懷、心道術、有其云、向三、而告疲、詩已南之矣。又
 寄以談書、一其集、思之孤懷、心道術、有其云、向三、而告疲、詩已南之矣。又
 元更無士、官此至貴州之提學。在山名、有、一太素、龍溪人、正德十
 六年進士、官此至貴州之提學。在山名、有、一太素、龍溪人、正德十
 時荆川與書為書之寶。

秋省有懷公於南京、並晤歐陽德、程文德、相與論學。南野

與王龍溪、有書云、程、朱、格、致、到、數、日、矣、不、肯、入、關、焉、耳、是、知、心、之、如、川、南、在、京、第、是、心、未、有、著、親、則、川、不、到、數、日、矣、不、肯、入、關、焉、耳、是、知、心、之、如、川、南、在、京、

並是書南野所約。春、夏、間、父、所、發、也。公卒於丙申冬十月、月、則、去

年、由、南、野、所、約、主、同、年、知、縣、新、聖、父、南、兵、部、主、事、荆、西、川、集、有、程、公、

使、現、時、自、註、云、同、年、知、縣、新、聖、父、南、兵、部、主、事、荆、西、川、集、有、程、公、

葉東園經來為吾郡推官。葉邑志、葉東園、經、字、叔、明、上、虞、人、

壬辰歲。十。九。年。召。福州。推。官。在。郡。決。事。公。神。明。契。其。深。。

是歲、薛方山以九江府學教授就福建聘、入內簾閱鄉試

卷。事竣、還九江。會徐少湖自浙移督江西學政、與撫臺胡

浦南岳檄方山署白鹿洞書院、集各郡諸生、倡言身心之

學。方山初授慈谿知縣、與府尹鄭威相失、乞改教職。至是

撫按先後特疏薦之。

與項遷之書。見、荆、川、集、題、守、書、亦、在、是、時。守、遷、中、十、四、有、年、

十七年戊戌三十一歲。

家居。

答顧東橋少宰書。人見謂云川集。東橋名祖璜，字華玉。史稱合上陵元

王。其真率、德金榮三昌茂。後實應朱升之應才。登與之、稱四大所

車。又其李、鄭幾言之善。夫及仲景明之達南貢、十子敬。東九在思、

四庫全書、著好。考士王鳳事。別見山別集文苑傳。表云、顧璜嘉

少年十七年推也。公答詩有邱、沈別任。是至、季手書云。東書

武昌二沈推。弟、別篇此豈州足多。千里分故村看製。錦、萬

言都等筆往記。河。招者舊密一通官歌。又貴、考陳后東南吳東若何。山中遇

是集序云、高與到丁川百、書有在去歲公任于楚中、時、而為全楚之地。雲云。

所與人當日華官也。則略川可集中知文鑑月先耳。又答到、惟中有人陳書王系

二友、讀我三宜美。三連河業與尋。是食事、不道在沈東華前、慮下。

正。

八月五日、子鶴徵生。子、養角異凡應流。生、水龍駒云、出、藍田今玉又

改氣養淨。高門先川公、嗣、唱善必公侯。大都學在荆、相授、公、前、家、蓋、居、九、時、州。

茲養齋、養道、齋、自、持、北、兵、下、部、謝、病、郎、得、引、諸、疾、喜、作、也、兼、荆、東、川、唐、贈、養、齋、林、齋、詩、見、云、本、聖、集。

明主、時、深、好、恩、念、身、老、物、臣、理、北、定、歸、於、猶、閒、及、處、伴、青、春、情、人、須、非、看、靜、病、中、堪、真、投、五、藥、衛、官、風、遇。

高月、清、行、天、養、氣、具、不、况、有、良、空、明、待、共、雙、魚、辰、寄、荆、建、秋、暈、青、瑣、有、幾、懷、時、式、運、之、勿、應、藥、白、云、

古雲、憑、何、誰、說、獨、靜、裏、工、古、夫、唐、各、有、自、疾、應、水、德、送、魚、乃、灣、翁、荒、草、台、江、晚、烟、聞、和、雨、今。

相一、知、雄、共、舟、和、盡、應、荆、溪、荆、入、溪、夢、見、間、世、道、移、慢、舟、隨、過、流、訪、水、二、達、首、野、云、人、春、方、游、與、不、白、得。

鷗、天、闊、平、三、山、有、句、何、日、類、共、歌、葛、華、何、事、處、無、心、君、只、願、住、水、山、深、閑、舟、道、航、編、製、書、作、招、古、舊。

泊、野、心、幾、年、舊、應、病、春、吟、歌、枕、竟、官、日、關、情、遙、言、如、欲、斷、此、金、後、江、詩、岸、盟、行、恐、雲、費、停、尋、夜。

石、溪、應、德、水、寄、和、山、居、云、得、誰、謂、謙、白、官、日、只、愛、山、亭、步、容、恰、似、水、集、人、歸、頭。

一、途、有、飛、泉、走、白、山、唐、竹、荆、襄、情、及、同、開、掩、茗、水、云、邊、岡、嵒、坐、煖、煖、帶、霞、霞、山、斜、

西川、望、每、隔、萊、蕪、人、歲、暮、宇、懷、唐、都、子、忘、應、去、德、日、云、秋、喜、風、共、入、英、月、實、下、運、荆、溪、別、又、五、作、



與弟兩地。千里。建康。東。月。已。江。水。山。多。將。送。人。花。村。生。與。仕。官。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名。

九月、叔祖父月樓翁卒、黃門公之第三弟也。公撰行狀。見荆川集。

節徐養齋月樓唐翁墓誌銘。翁諱世美、字用戎、月樓其別號也。父諱衍云云。翁二兄一弟。貌獨魁梧、負氣倜儻、善談論。居常作草書、嚴嚴逼晉、而詩歌則亦有唐人興致。少志進取、受經史於其伯兄。既而以產薄、父且患癰、重念伯兄叢以百務、遂不卒業。乃晝夜侍父疾、兼以營家、俾兄獲肆問學。伯兄既登進士、官戶科。時孝宗敬皇帝最重言官、翁則佩兄教言、罔敢怙勢。雖里中騎亦稀往來、常坐一室、焚香吟咏、晏如也。郡長吏知翁名、特請賓婚飲。時年已六十矣。適歲我皇上詔賜天下八十以

上老人冠帶、翁乃始冠帶、然惟一服之後、竟不更服、亦猶一與蜡飲、不更往飲也。翁生景泰丙子八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三。

公嘗至廬州、時蔡可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乃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概、只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數字、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成、驚歎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李中、建、撰、傳、是、事、在、前、家、居、時、考、不、得、其、確、年、故、錄、之、於、此、元、明、事、類、亦、載、之、明。

陳約之遷河南提學副使、道經吾郡、訪公於陽羨山中。后陳

因、陳、集、有、二、病、後、運、明、此、交、唐、編、修、兄、弟、滿、舟、相、送、醉、中、話、舊、因、陳、任、二、考、功、次、領、持、云、舟、迎、滿、衡、錄、參、參、笑、飲、逢、君、解、酒、致、後、運、氏、兄、弟、原、其、建、有、同、公、主、客、自、來、定、籍、病、中、握、手、慈、南、宗、廢、後、運、氏、兄、弟、原、其、建、有、同、公、主、客、自、來、定、籍、病、中、握、手、慈、南。



自寄往京師方友人命詩起
也、載之荆川云、又、同、唐、應、德、川、通、公、董、任、復、甫、官
詩云、好、長、筆、飲、雜、居、折、短、逢、即、忘、憂、盛、感、君、多、醉、舍、此、未、應、我、日、亦、頑、作、
此、時、又、考、後、龍、分、雙、返、劍、連、唐、阻、一、學、行、何、歸、月、色、明、蕭、疎、見、風、
期、飛、茲、時、故、暮、進、志、使、野、爾、合、倦、遊、非、青、又、林、和、稀、唐、太、史、朝、望、太、別、行、寒、山、雪、
云、五、丁、枝、太、猶、行、山、入、連、天、詩、觀、海、間、不、封、攀、上、望、鼓、望、日、鳥、道、半、又、隨、障、水、
復、風、別、太、史、之、洛、向、云、銀、就、去、不、傳、極、金、馬、思、來、南、征、我、能、作、賦、今、夜、雨、
二、以、狂、才、皆、用、作、錢、之、甲、

是歲太平周順之怡、績溪胡汝貞、宗憲、餘姚翁儒參大立、
吳縣章懋實、煥、光州喻中甫、時、泰和陳昌積、無錫王子裕
問、俞汝成、憲及沈純甫、鍊、茅順甫、坤、弟子莫子良如忠、吳
峻伯、維嶽、並成進士。（再見）王龍溪、一號、胡、號、訥、溪、長、荆、川、公、一、歲。
號、莫、號、華、中、口、號、吳、號、吳、號、王、號、仲、山、號、翁、王、沈、莫、號、沈、號、青、
史、均、交、侯、川、公、集、集、四、庫、全、書、著、錄、子、集、中、有、與、梅、林、見、

夏、吳、侯、二、谷、翁、治、山、鹿、王、東、華、書、載、六、荆、子、川、集、時、事、以、別、詳、夏、弟、子、門、考、子。
教、青、以、後、弓、蒲、云、云、考、外、青、與、荆、是、川、公、授、書、深、云、陽、令、二、尋、十、二、年、陽、調、往、平、墅、
南、戶、部、之、待、郎、荆、任、川、甘、肅、總、督、蓋、時、即、在、其、自、持、體、陽、任、將、也、吳、吉、襄、果、入、官、
虜、寇、不、敢、原、近、邊、見、甘、肅、通、志、大、新、吏、傳、五、百、餘、吳、襄、馬、駝、上、牛、老、羊、無、二、算、
夏、集、是、堂、宿、仕、荆、至、川、廣、先、生、按、察、使、次、有、韻、或、奉、明、百、家、詩、云、遙、聞、其、大、子、我、良、啓、南、玄、都、
官、心、千、歲、日、星、陳、華、表、瑞、氣、建、禮、雲、衣、五、冠、色、分、中、賈、傳、未、還、鐘、宣、室、夢、召、魂、敢、通、
見、將、揚、散、館、集、遭、逢、荆、川、公、註、云、時、子、先、良、生、叢、見、臥、本、集、起、知、良、在、舉、今、進、年、士、夏、除、
主、南、戶、部、事。

是歲王慎中遷江西布政參議。進、廬、山、為、薛、雲、菴、之、築、觀、方、山、
集有觀。
易臺記。

十八年己亥三十三歲。

以疾就醫無錫返舟為豪家僕橫辱塗端因作知命說。知、

說見荆川讀集公卒後。
子鶴錄刻於嘉靖末年。



文曰、余貧不能具樓船、惟一敝航、船中高僅兩尺許、乘以出入、率僮僕盤辟而坐。親友或爲余慮曰、航往來率爲人辱侮、汝故耶吏也、盍少自異焉、不見霸陵醉尉耶。余笑曰、若爾、則路中嘗無一航耶。且吾能含垢久矣、卽侮何害。自是出入凡三四年、日日由坦途中、不見航之難也。嘗泊陳渡鋪、家人取路傍一碎磚、偶鋪人出、欲詐焉、乃譟曰、是官牆磚也、汝安得盜之。亟呼其羣黨、將見磚、羣黨中有識予者、指曰、是某人也是守分不敢作聲。勢者、吾輩安可詐之。衆乃解。蓋三年間僅一遭焉、然其人又憐予、竟不忍侮也。或者之說其不足信矣乎。己亥歲春、予感痰眩、將就醫於錫、亦以前舟行。會友人見而憐之曰、汝病苦風、且航回不障風也。乃假予小樓船易之。至藕塘、忽有舟橫河而來、避之不及、偶緯貫其尾篷、

其人怒叱曰、蠻奴、汝不識吾船誰船耶。于是勢愈恣甚、目左右盡裸而捕縛牽絳者、碎其上下衣、因取絳板連扶之、又紛紛手磚石擲舟中人。余曰、事急、吾不可不出。時余弟在船、止余曰、磚中兄奈何。余曰、吾不出、使磚中船人死、奈何。急出艙立舷上、揖其人謂曰、鄢人某也、鄢人知罪矣。其人息然且擲磚石如故、復叱曰、汝何人耶、汝謂我畏汝耶。且扶牽絳者非吾意也、吾且扶汝耳。余遜謝且曰、有損直須奉償耳、君何怒焉。復取一名帖投之、亦不止也。然其人愈張、則余益遜謝、彼亦無可奈何、又已快意于牽絳者、其手磚石者亦已倦怠、遂斷斷絳然後去、去數十步外猶聞叱咤聲也。于是未知其人爲誰、旣而物色之、則豪貴家僕耳、所謂羣左右者、又其僕也。嗚呼、航也、人以爲率侮于人者也、余乘三四年、而僅



一遭也。然而竟莫余侮也。樓船率挾以侮人者也。人固不敢侮之。然余假之僅一日耳。而人且侮之矣。豈其繫乎所值而不繫乎其船耶。余能免於鋪人而不免於貴家之僕。豈其侮不侮。固亦繫乎其所值之人而不繫乎其船耶。使樓船遇鋪人。則固知可以不侮。而航或遇此貴家之僕。其爲侮固將不可言耶。俚語曰。過分則災。豈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雖航可以無侮。據非其分。雖樓船固不能免於侮耶。據其分。雖三四年可也。據非其分。雖一日焉。固不可也。然則余欲避侮也。其將何從耶。夫此一出入間耳。亦若有數焉。况乎進退消長利鈍之大者哉。君子可以知命矣。余因命酒飲牽絳者。且慰曰。雖汝亦命也。已而笑謂余弟曰。汝識之。元

公于。之。會。重。有。司。宗。川。集。此。文。去。今。之。通。十。行。之。本。一。也。川。集。

水考西公集。友華。可菴、華音、張靜思、黃斗南、華山西、施武陵、俞集。是有堂。
王見堯。仲山子姓等。字。思。見。荆。川。集。仲山公為荆川公邑曾。是。孫堂。
邵一。磨。基。郎。文。莊。公。寶。又。荆。出。川。王。為。陽。明。之。交。門。云。辛。丑。成。進。少。師。事。
著當。試。館。進。刑。以。部。郎。中。時。嚴。三。介。年。除。用。戶。部。主。事。遂。乞。歸。權。我。真。休。園。甚。
夫華。遊。一。書。時。名。往。來。其。翰。中。墨。補。之。菴。素。甲。工。於。文。江。字。左。見。好。無。錫。當。世。賢。且。士。老。
也。壽。與。菴。王。有。奔。詠。亦。交。用。好。荆。川。冰。壺。有。韻。詩。氏。義。田。記。為。寄。荆。菴。川。作。
橋太。不。至。時。約。見。履。菴。明。百。會。于。河。

二月少師張璠卒於里第。乃張公。是先月以卒。李召至金華。疾川公作。

傳、後羅峯有、了悔心、家居日、嘗言、儻蒙宣召、務薦用之、此一段事、仍復還山。

上立東宮。命在告慶、出月。使華公察。奉妙選宮僚以故官翰林院

編修起公兼右春坊右司諫。羅洪先為贊善、華察為諭德、

黃佐為左司諫。黃字才伯、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仕至詹

四庫全書著錄。知鼎元之考以荆川僚召、為歐陽巡撫江所薦也。啓及



人云、自來其知、在明賓客絕之交、以豐所、唯、而、賦、受、壯、知、思、所、以、外、

也。人則則其有愧、字心等、並、和、人、仕、至、吏、部、右、公、侍、郎、未、嘉、增、面

二、十、三、年、二、千、餘、頃、計、有、十、萬、一、明、萬、曆、十、有、八、年、以、應、所、天、

十、百、六、萬、餘、石、之、餘、山、堂、別、集、卿、貳、表、及、十、八、年、置、費、凡、

公、以、書、尾、云、伏、惟、明、公、都、御、史、任、南、兵、部、右、待、郎、工、荆、川、

初、詔、選、宮、僚、夏、言、時、貴、公、人、桂、顧、鼎、臣、字、九、山、人、未、舉、陸

深、字、上、子、人、號、人、崔、銑、字、安、人、號、人、王、教、字、待、庸、人、之、羅、洪、先、唐

順、之、黃、佐、等、三、十、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為、極、盛、已、而、御

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儵、胡、守、中、屠、應、坡、華、察、

胡、經、公、陵、人、亦、荆、川、史、際、字、恭、南、號、玉、陽、山、中、有、玉、陽、山、

房、白、悅、皇、甫、津、張、寅、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

亦、言、言、等、多、徇、私、五、月、帝、為、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

部、給、事、中、錢、穀、字、人、呂、應、祥、任、萬、里、字、人、南、乞、如、會、推

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黜三人爲民。許讚、許延、魏等乃舉霍輅、毛伯溫、顧璘、呂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擢用。見明三紀。人元時也。原史以應少元等、然少元等實名士，非庸庸也。

趙汝谷撰公墓誌銘云：庚子立東宮，召爲編修兼右春坊司諫。江西吉水羅念菴爲贊善，同官有犯物議者，言官論汰去。廷臣更舉以聞，上更簡少保霍公首官僚。東廓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爲洗馬。時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鈇者改清紀郎。天下謂得人。考立東宮實庚子次人、嘉靖五年建、成、檢。

李中麓撰傳：東宮員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內閣，失唐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

井言之內閣也。

秋、公應春坊命赴都。是時羅洪先除母李宜入服。山溪志

行。公與鄒守益馳書羅公，相約偕行。羅公後至，公與鄒

公先渡江。

其冬

過邳，指揮僉事湯慶飲餞於沂水之曲。

川

節錄念庵冬游記。嘉靖己亥，余嘗赴官僚命，鄒東廓、唐

荆川再書促余，有聯舟約。（節）閏七月十八日登舟。十

月二日始抵鎮江，閏二兄既遠去，不相待。王龍溪在南

京，遂會。龍溪語間極贊荆川近來造詣迥別處。（節）十

一月十九日抵全椒，晤南山。

南

縣令李白洋率士來

訪。晚宿南山家塾。南山自訴學不得力，且曰：近得荆川

提拔一番，稍有憤發處。（節）二十二日早，同南山過南

京，暮抵江浦白馬寺。寺中有白沙陳先生手書碑，當時



與莊定山諸公相會處。南山曰：前龍溪、荆川皆嘗宿此。
（節）二十四日，與南山閑行，入徐府庵，出寺，由春牛廠、
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中荆川所留詩。（節）
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近據得下，縱彼終日執筆，
總是空。念庵終年不作，總是重。余初不肯服，已而自
察果然。（節）二十九日，謁唐有懷翁，語次，每慮荆川過
高，不近人情處。余應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
然令郎殺用功，終當消去，無過慮。（節）云：顧公庵見聞錄
荆川、值荆川外出、荆川父有懷翁云：小兒不可近人情、請
先生規之。念庵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蓋即
本諸此而傳。與龍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曰：用儒
則小異也。書解二氏，不識二氏，用二氏解儒書，尤不是。此各有機
竅，所謂毫釐千里，自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歸宿處，龍
溪隱而不發。余再三詰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

[illegible]

無年真年之友亦不合。

趙浚谷亦赴召至都。夏浚之月集送華以子官序召、抵十八年而克仲

與華君會於館下。詩云、洞庭三請寸告歸、備其親。浚谷頭又不有

用裁。閑坐小窗讀楚頌、箇中老子爲誰來。

鄒守益與霍韜字渭驥先上東宮聖學圖、有神堯茅茨土階、

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

而得解。見荆川公紀。據念庵冬遊記、謂東寧與荆川偕行入都。

荆上詩計之、當列在秋末、七月間、似欠紀考。

冬十一月、黃士尙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鮑忠等貪婪、反爲

所誣、下獄撈掠、遣戍遼東。時公與張有入同、同舉中、最相、同善、

捷南宮、同出、宰、直、江、黃、松、同、仁、和、張、廟、初、蕭、以、山、先、詔、起、同、復、同行、以取

年七十致仕。張卒十七歲十五、黃卒年七十六、進同、士、在、建、明、時、史

後所取、通本、勘對、僅分、註一本、訛、兩、字、借、而、已。荆川筆公追有錄、以黃公之。

詩書易居連以三十二年、編刻錢集、費公意。報

自壬辰乙未丙申丁酉、東南諸郡薦饑、小民不能具饋食、

或剝樹皮食之。公在部、有贈呂竹嶼通判還郡序、論蠲災

事。將赴都時、有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並見荆川集。春巖

士。嘉靖十五年、令武進。竹嶼名應期、章丘人。舉人。是年、郡

大。災、竹嶼肆。錢、然。悉心。撫字、于民無擾、革。是俱。而與之並。論如此。

是歲、薛應旂由九江府學教授陞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王慎中擢河南參政。明紀、住十、入、果、請、急、發、帑、金、詔、戶、部、待、

王、慎、中、五、萬、兩、不、可、行。既、計、三、復、議、冬、進、記、十、萬、兩、以、其、事、日、在、南、

京、與、建、基、表、別、在、江、西、參、議、任、江、西、赴、南、宮、南、由、九、江、入、楚、下、

吏、知、張、而、張、以、有、張、基、以、建、基、傳、則、先、生、在、董、其、發、參、政、約、任、事。此、

張、傳、之、

夏六月、江以達調督學楚中、會章聖祔顯陵、總三司篆制



儒藏

城門鑰。不遂楚藩遠出遨遊意，爲所誣陷，械繫至京，下詔獄。事白，釋歸，別公於城南寺。公據自是永廢。

給事中謝廷蒞以疏諫南巡，下詔獄，謫雲南典史。廷蒞字

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明史有傳。謫太和尉，以風節稱。見

雲南通志。屢遷所江會事，以待養歸。遂不出。荆川集有題

廷蒞別字，左溪。廷蒞兄廷芝，嘉靖五年進士。

十九年庚子，三十四歲。

在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職，與同僚鄒東廓、徐少

湖、羅念庵、趙浚谷、吏部鄭淡泉力砥聖賢之學。是時淡泉

李贄續藏書鄒東廓傳，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

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附東廓、中和、荆川、公、此書是

聖門，豈以博較率若二。觀呂曆數，所謂急司存別。何如氏既得

近會，而渠謂久成，住山言所無，僕友，生意入朝，免市，董憲。因相華

以漢古今，繁劇而症候，就，丁，多，常，充，乎。安，元，考，此，門，書，如，蓋，

東廊示。唐言。以命官。南都。荆川。公前所嫁。時。

歐陽南野與少湖書云、言與東廊、念庵、荆川諸兄先後

責征、朝家之慶、第南都失友、江右失所、師資、然豈敢以

偏而不咸之情、致私憾於盡取也。考廷平、以爭祀、孔、

同知、江、公、與、東、南、果、先、行、念、庵、主、江、西、入、最、後。

徐少湖為巡撫雲南副都御史、周為陽基誌銘、曩予在

經局、日從東廊、鄒子、荆川、唐子、念庵、羅子、相與切磋、于

身心之學、於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余四人遊、若

為陽其一也。為陽、名、采、字、子、良、長、沙、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鳳洲撰徐文貞公階行狀、上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

官屬、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中政稍簡、得以其

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

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磨、為聖益切。



耿天臺先進遺風、羅念庵官春坊、與其友唐荆川、趙汝谷居相比。荆川語念庵之學、輒傾誠嘆服、而汝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汝谷邀念庵出遊、屬其內子謁羅夫人、闕室中、故啓一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豁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

考北。天臺本胡定海、字楚念庵。

元考翰林院檢討、亦與公交好。謝直、後應午、一字與槐、並象輪。上元人。有文謝參政、與槐題青白。楚直有專、與槐題等輪。

書林。

李中麓撰傳、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入才子者獨少三人。進、約之、其一。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棋、止予不出醺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閒

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
否而後行之。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

與鄒守益、趙時春等應詔議薛瑄從祀。從祀集、惟康熙見荆川佚。

公弟子吳峻伯授江陰令，以詩謁別。南行呈山齋歲編病起

云：惟承燒、五月、半、虛、心。所侵尋。春所為親、終、彈、出、詩、因、戀、主、吟、雙

時、惟有、趙、凌、谷、集、與、峻、伯、歲、編、按、年、入、都、次、秩、然、不、陰、命、天、戒、目、行、山

齋、歲、編、至、近、世、僅、有、本、

公避暑雙塔寺，念菴偕林東城誤於郭外訪之，不得，賦詩

寄贈，公用韻答之。見集浚谷亦有詩奉訊。羅公詩云：出郭

世、氣、何、有、別、不、我、異、無、異、尋、東、城、雲、詩、云、惟、海、如、轉、寒、蘭、感、步、送、

帝、惟、我、只、臺、雨、餘、歸、馬、傍、歧、分、好、看、荷、念、自、彈、鐵、泥、出、始、信、斯、

人、亦、可、接、層、雲、知、云、三、道、南、將、靜、者、不、着、懷、氣、幾、烟、桂、樹、曲、

思、快、快、念、菴、東、城、山、荆、川、每、見、云、始、思、款、京、事、云、非、云、是、東、城、已、入、行、京、



在東郭已去之也。東
坡時官文選司郎中。

秋七月，掌詹事霍韜薨於位。公與念庵、浚谷、中麓偕往弔

哭盡哀。見中麓主也。卒年五十四。已丑。

草書詩冊二十一幅。歷見南名海人年譜。

與熊叔易、謝與槐、趙浚谷同遊城西。趙正、浚谷、通集、招、謝、司、直、行。

唐華司謫連雲冷、萬葉、窮秋、草、悲、日、慘、悽、美、人、燕、張、高、臺、司、直、錦

聲、右、何、虞、得、我、來、欲、叫、天、天、管、排、徊、不、發、亦、不、然、萬、壑、古、秋、調、酒、亦、北、不、氣、能、此

率、注、無、不、可、但、恐、癸、履、短、褐、冰、隨、裡、裸、天、至、子、乾、命、我、旋、轉、轉、藏、與、豈、謂、平、身、生、貴、坦

委、泥、細、項、入、碎、柱、擎、天、向、六、對、龍、食、新、國、恩、父、憂、苦、咽、拔、眼、見、毛、胸、心、噴、翅

招、火、我、同、居、鼓、釣、念、臺、花、遊、疎、殿、前、接、行、足、驛、欲、道、我、橫、友、行、計、我、亦、久、幽、深、憂

下、礎、從、容、坐、蛟、龍、苦、義、和、靈、神、赤、若、鳥、夕、那、氣、細、掃、光、明、削、漫、天、行、地、且、陰、依

清、雄、里、則、然、我、施、紛、綺、情、族、亦、願、可、切、同、七、步、氣

偕、羅、念、菴、謁、陵。浚、谷、集、劍、龍、達、夫、護、翠、微、衣、謁、冠、綸、立、折、拜、蕭、走、屏。

待臣年五十五歲。出。衣。即。看。神。皇。與。解。去。領。取。鈐。天。清。紫。服。

項遷之與公書。

書云、日接句容手教、奉讀再三、如膏肓之得良藥、不惟
終身所當勉行、且使廬之人士佩服而傳誦之。嗣遣使
及躬過貴邑、兩致手書報謝、聞者以節旄外指、堅卻而
不納、用是至今慨嘆不已。生力量尙不如人、但自出守
以來、嘗鑒時官推託姑息之病、每事惟論是非、不計利
害、直以身擔當之。雖或間出常格之外、而潔己愛民之
四字、未嘗一日解於其心。故視僚屬不同志者、謂必稍
加節制、庶幾澤足及民。不意某也、儉邪、遂爲謀主、某也
聽其頤指而瘼噬之、遂使語言如流、而謗書如雨。若非
早受教於諸公、而不如古道自處、幾何不憤嘔而死。賴
天之靈、託兄之庇、得克復舊任。至淮、約翁道及手教千



餘言爲不肖暴白者甚力。間似以翁爲不知生者。翁嘗獎生云、學問精深、持已足徵乎素節。刑名諳練、愛民益溥其餘恩。予奪悉愜乎輿情。平反不拘乎成案。翁必謂當時渠多有力者在。上恐處之過激、或反至載胥及溺、而棄之或如遺、又或爲讒言所傷、故薦剡云云。生應朝過淮、翁迎而諭之曰、我欲舉爾第一、而爾遇此等同僚、奈何。某曰、若爲此等同僚、遂棄某而不舉、君子何恃而爲善、小人何憚而不爲惡耶。翁色動、然非翁之老成、慮能保生今日不爲袁軒冕耶。但在任聞訃卽行、抵家杜門謝事、於翁不辭不謝。聞翁舊歲又檄林退齋勘報、竟不識究竟何如。倘便願求一言以致謝私也。去歲偶得報、知科道交章薦兄、日又聞皇上兩番詢獎、足知公道尙在人世間。某待詔自北方來、知兄應命北上、有本



有用之學、自此當及乎天下蒼生矣。散慰散慰。生嘗念
古今人所以不相反者、止在名利關打得過不過耳。兄
昔洗心於紛華之俗、脫履於美官之棄、使在聖門、當在
簞瓢陋巷之列、過此以往、無施不利矣。但使如昔者相
過之時、則恐疾惡之心太勝、容人之量太狹耳。聖門爲
弟子則泛愛親仁、爲大人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又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近日聞以講學明道爲事、且得鄭東廓、羅念
菴諸公相與切磋、固知己進於此矣。特愛之深、不覺過
念。因王東華合親附此、聊布問闊。東華年少而志大、吾
鄉豪傑之士也、相見當自器之。小兒文煥仰兄如山斗、
別有書求爲言說、以書之紳、伏希惠教。考臨東是時中
書云約命謂其公約也。臨東守蘆州日、有與周中

太子子將立、弟將又通武東與、同年蔡可泉提事、蓋東即此書、有中所云東與林介邑、呂氏以節、即有外懷、公堅所却不妨也。人情之不見云東與林介邑、呂氏以節、即有外懷、公堅所却不妨也。人情之不

鄒東廓擢太常寺少卿、掌南京翰林院。公賦詩送之。見集。

寒坊司直、夏言、少海、先達、東、二、月、故、以、出、之、在、夏、四、月、抄、考、公、同、官、

南、選、族、山、以、告、養、歸、徐、少、胡、士、崔、後、梁、轉、南、盡、是、東、事、耶、

時上齋居決事、不受朝賀。撰本經傳。東宮未定朝儀、浸聞有

他異。胡、蓮、行、山、撰、狀。冬十二月、公與羅洪先、趙時春疏請來歲

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疏入、上大怒、並

免爲民。

明紀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

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

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

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



行狀。公於同進中尤與徐公、羅公、趙公爲同志。會徐公以憂歸。而辛丑歲天下百司入覲之期。公故憂微識達。每以宗社大本爲慮。於是與羅公、趙公上定國本疏。忤旨爲民。

墓誌銘。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講官。連膺深憂。曰。進不得見上。退困於譏侮。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盍請朝乎。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大朝會及朝東宮朝禮。欽蒙御札下柄臣。朕三翰林請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好。朕久在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絀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自是荆川之名重天下。

中麓撰傳。同羅念菴、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上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

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意，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

奪職爲民。以荆川集後罪者二十餘日云。

是歲有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送王舍人往崑山爲願

相公營墓。願言未齊，相公是歲十月卒，崑山故無城，寺中

訪後渠崔侍郎不遇，次韻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趙名考

文謙一作華，一字敦夫，雲南太和人，嘉靖進士。會京察，欲能

否。點蒼山曰：殺愈菴，浚谷不死，山俱刀作。結李中麓文選藏書歌

是書時之名，聞天下。朱竹垞部。稱其史中藏必精，博性研朱點蒼，能得

斯多趣人。詹府讌集奉和上宰松皋公讀即許等詩。

是歲陳東卒於河南督學任，年三十三。明史及鄭縣志、

會科、竟試不起。無一晝夜，三慎百里，試同官，與之東，同里參議。周

無蔽。陳約紀其喪，送其葬，三十日。玉堂、視學、河南、侍郎，其後少壯，值

崔病不能止，復舉十接，部白安乃別，遂之。病至，略血飲，不起。大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五歲。

春正月、知政為二谷十三歲、公攜莊孺人出都、與羅念菴各買

小艇聯發。行本。卷及趙浚谷別於彰義門、趙公詩云、彰義

門前官道柳、到時凋謝發時迴。榮枯自是尋常事、閒逐春

風歸去來。見浚谷集卷二。公自是與浚谷一歲、別送三十歲。

抵淮、遇程松溪起復至京、共宿話舊。程文恭公同年同惟曉

共宿詩云、昔年君坐還、留。地。忠。無。術。空。悲。憤。去。國。多。情。敢。

慈。銘。尤。云、丙申、召為南京、兵部南、冀方主事、轉。具。外。郎、迎。養。墓。

各、通。外。准。考。公。起。復。父。名。廷、號。十。峯、卒。北。上、會。于。除。

二月、御史楊爵上疏極諫、有往歲太僕楊最言出而身殞、

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云

云。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

復醒。死。



四月、戚賢劾郭勛等擅作威福、謫山東布政使都事、尋以

父老自免歸。

念菴在冬、去年也。訪南文於南、不復去。南文入華都

平官州、爲事時亦以王勛郭勛著修基。文不測。前以張孚固是美、斥也。東

六月、鄒守益

侍仍官南翰林院

陳上下交修之道、觸帝怒、落

職歸。

起、東、麻、自、五、十、二、歲、不、復

有懷公擢湖廣永州府知府。

王遵巖在河南參政任、以前官部郎時忤執政、夏桂至是

遇計吏、落其職歸、過訪公、並見有懷公於家。遵巖狀、辛丑

春、某、罷、河、南、政、應、德、外、詩、話、道、思、司、諫、爲、民、先、後、相、次、皆、及

侍、公、於、家、云、東、南、嶠、外、詩、話、道、思、司、諫、爲、民、先、後、相、次、皆、及

然、芳、草、夢、空、還、世、無、端、爭、罷、官、年、三、十、三、歲、永、不、前、復、起、自

公偕遵巖訪無錫顧洞陽與堯衢及施武陵、會於清溪莊。

偶、同、官、名、上、疏、諫、上、怒、廷、杖、之、左、年、選、國、士、子、行、正、人、武、宗、立、將、南、諫、

出、臣、守、泉、州、移、員、外、郎、會、追、崇、副、使、備、兵、起、又、海、按、行、諸、部、拒、其、



歸。好塞。說書、工書、海王。又。明。傳。出。陽。再。被。郡。廷。杖。時。其。臂。肉。未。盡。脫。
 對。羊。其。提。學。之。後。東。生。少。子。起。東。也。腎。洞。上。陽。有。最。喜。毛。至。孫。川。及。猶。亮。然。海。詩。剛。
 元。文。猶。得。頭。與。常。洞。賢。北。奇。二。召。集。見。無。先。錫。世。聚。交。志。云。及。錫。金。夏。議。夜。小。錄。唐。等。應。德。鼎。
 樹。王。道。思。學。顧。與。新。情。願。虎。別。業。主。與。人。不。進。至。題。設。鳳。議。字。迷。云。空。扶。硯。復。嘉。
 杜。上。晚。月。舟。明。忽。相。逢。名。仲。游。宣。樓。前。洞。集。好。伴。沉。冥。內。物。翰。外。遊。陶。武。上。段。太。風。學。芳。
 嘉。樹。荆。川。春。官。流。靜。王。進。軍。山。大。次。屋。狂。頭。過。愛。溪。壁。謝。之。陶。作。大。草。韻。宅。詩。云。茂。李。陰。
 郭。未。得。仙。舟。笑。談。談。破。許。煙。為。樓。同。又。洞。迷。陽。作。夏。道。日。遊。與。上。共。遊。值。但。荆。川。好。過。
 詩。訪。素。期。答。詩。云。人。美。不。通。建。不。值。更。值。今。多。至。節。自。相。顧。共。坐。雙。向。何。能。下。荷。豎。風。
 自。垂。好。又。負。郭。有。瓜。田。與。官。新。味。陶。元。莊。和。唐。詩。才。應。真。浪。仙。四。首。云。羅。雨。官。枕。
 此。詩。卜。居。通。溪。間。松。安。藥。共。處。春。吟。至。檢。書。招。食。荀。舊。思。分。竹。陰。漁。錄。地。投。佩。鈔。
 門。魚。也。見。知。楚。鼓。上。掉。不。魂。我。未。能。與。如。人。林。臥。堪。笑。遠。俗。主。村。亦。愚。復。翻。近。錄。湖。太。應。
 詩。夢。漢。春。莊。更。有。空。桑。山。憶。知。君。展。道。久。一。悲。落。吟。北。望。梁。休。書。相。笑。年。長。生。在。
 詩。如。關。心。原。積。雪。詩。四。首。浮。見。翠。荆。川。集。寒。鴉。武。返。照。名。字。見。孤。村。人。有。評。冬。其。

禽日自向行、殘葉、川如太。詩云、野水將、孤生、豈解、思君、時寒。
一見、猶免、月失、東丘。武、五更、佳、斷、巴城。桃花、庭、閣、三、江、寒、水、
解。千里、明、月、來、楚、武、五、更、佳、斷、巴城。桃花、庭、閣、三、江、寒、水、
解。文、莊、公、寶、所、貴、也。

九月、公妹夫王堯衢侍其父九巖公來訪。二具、洞、日、集、月、記、云、

嘉靖辛丑九月十四日、至、常州、應、大、人、以、往、事、不、宜、果、往。十、六、日、期、
放、耶、告、病、。攻、九、巖、以、公、庚、子、丙、申、歲、陳、情、歸、南、省。

十月、公偕熊叔易新、時、熊、公、白、疏、井、副、題、主、舉、以、基、間、任、為、非、道、

也。訪如甯波弔陳約之之喪。

皇甫子循陳后岡集序云、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
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淇上。歸觀越中、時太史唐子應
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
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總帳而出涕、撫藐孤
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



從邁、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
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云云。又送熊叔抑同唐
應德入四明弔陳約之詩二首云、憐君提寶劍、東去覓
徐君。可惜看花伴、翻同落葉分。淚傾鄞海月、心斷剡溪
雲。篋內收遺草、傳來不可聞。已作浮湘去、因為弔屈行。
風霜萬里客、生死一交情。白馬夢中路、青松涕外城。逢
人問勞苦、何得不言名。其節王嘉堯、嘉靖辛丑、西曆十月四日、晚、熊叔
之、約、遂、用、其、舟、行、初、州、將、五、日、早、至、興、弔、其、亡、友、余、久、有、西、湖、
至、嘉、興、初、左、值、室、也。時、初、已、入、約、至、錢、塘、初、祐、先、至、昭、慶、同、觀、大、
也。拜、寺、有、武、身、身、身、又、出、其、十、六、山、為、孫、之、處、俗、云、觀、即、武、穆、皇、像、目、
長、諸、一、校、對、已、疑、不、類、官、武、將、及、存、至、集、一、通、寺、觀、宋、理、宗、又、
像、後、帝、一、校、對、尚、幼、知、二、今、人、其、所、一、為、行、樂、死、其、宗、一、居、不、前、其、為、大、度、二、宗、
方、三、生、待、望、凡、為、來、學、七、入、登、來、不、洞、工、能、前、即、登、古、陳、寺、冷、下、泉、李、

左在焉。洞房。張子外文皆鑿以石爲同年。昔茅仲天獻像。以送余乃同宿。保皆會。教小閣上。火與滿。凡六點人。閣名。是天夜大風。微雨。無所見。惟聞塔林。和周。鈴聲。鶴。亭。亭。竟夕。即初其基也。由北爲山下。賢祠。祀至李孤基。基侯。有白祠。居易。若蘇。于極。制及甚。壯。麗。凡四。晚乃像。抵蕪。登花。居。謁。亦于一肅小。寺也。寺左前。殿。皆荷甚。壯。麗。名。是靈夜。宿。靜。殿。左。寺。有屋。大。四。樓。十五。間。唐。君。別。應。去。真。像。錢。凡。五。十。三。日。予。皆。遂。長。運。大。舟。一。日。早。勝。羅。恐。爲。君。二。好。事。四。者。日。所。始。抵。家。云。徙。去。川。里。公。許。以。王。待。北。二。崖。君。復。州。七。日。始。至。明。至。陳。之。約。同。亦。自。有。同。白。第。首。時。同。便。爲。之。肺。腑。約。不。之。謂。交。後。兄。在。便。耶。爾。署。長。街。無。心。歲。切。不。痛。人。之。生。又。死。與。之。雷。交。古。也。念。提。其。學。生。書。死。之。故。交。河。而。南。爲。提。之。學。鹿。陳。其。後。岡。此。東。鄰。其。人。死。後。數。也。百。兩。君。歷。金。官。僕。十。四。年。未。嘗。有。百。金。之。運。產。其。止。其。密。云。蓋。公。之。友。講。義。性。峻。命。谷。之。后。交。岡。念。菴。龍。溪。爲。

寄黃士尙遼東書。是歲黃士尙妻薨。黃士尙卒。是荆川集。有

是歲焦弱侯竑生。華亭陸與吉樹聲。太倉王民應忬。無錫

乃亦不忘。自使第味至之雄偶。同又承。東城惠達文及。向已託託以得兄此。力無
之。今是三。復也。三友同來。草草何。復命。然亦。以亮竟不能。是文此不兄。載。荆
之川。集。此。雙。橋。弘。名。祚。明。粹。十。是。大。家。選。以。揚。州。文。守。中。有。金。龜。東。城。葬。文。又。故。錄
文。爲。子。東。城。集。序。云。以。因。出。之。以。謀。以。諸。校。督。學。之。孔。文。谷。子。名。天。唐。御
史趙炳然疏薦公及唐樞章拯馬理鄒守益羅洪先陸燦
汪應軫等五十餘人。州見唐一嘉靖十年四。年按進士。仕然字子。兵部。尙
獎。羅祖。謚恭。妻。其在。御史。楊。銳。指。任。要。焉。世。彪。山。等。西。一。兵。部。七。勅。十。前。人。任。侵。督。目。推
罪。坐。謫。有。然。差。任。胡。宗。憲。下。獄。詔。羅。應。明。督。校。

田叔禾與公書。

書云頃者執事以直道蒙譴屏跡巖壑。初聞抱鬱彌旬
悲同志之厄。乃今移其悲以悲世而爲執事者稍稍解
矣。僕雖竊祿疏遠。然端居靜馳周流社稷之慮。恆康康
焉。終夜擁衾不交睫也。夫世際乾姤之會。盛衰之機。驟



發大難之端、人將駭而不信、同狃燕安之習、則又視焉
疚心。私言之徒、負訕上之名、公言之則又恐殘骸骨、貽
老親之戚。嗟乎悲哉。國家承運之昌、跨凌前代、卽有阽
危之憂、往往消歇。遠若英皇蒙塵而復辟、武皇盤遊無
度、蹕道不驚。近若諸邊叛卒、外連反虜、可謂寒心、而倏
然冰釋。南征之議、脫不受命、構兵其容已乎。而負組來
歸、曾不遺錢。凡此等事、至若百靈呵護其間、非智謀所
能逆測也。嗟乎、居豫者利、履滿者候、覽日月之盈虧、寒
暑之遞代、天道且不能終古也、而况于人乎。幸今英哲
在御、時振不測之威、破落姦膽、綱紀猶張。然大臣急于
順主、廢謀國之遠猷、庶官巧于取名、鮮修職之實抱。儀
文繁縟、而慈祥槁索、忠讜遏塞、而賢佞紛綸。帑藏竭而
土木猶營、災變仍而戲豫自在。北狄覬覦、則上下周章、

糟渠汙涸、則東西駸屑。即使昌運綿長、萬無他慮、然憂
盛世而危明主、非臣子所能忘情也。夫上有督察之術、
則下有覈避之奸、上有驚攝之名、則下有偷情之習、上
有文過之跡、則下有獻諛之策。桴鼓之應、寧足怪哉。祖
宗罷丞相、建六卿、更進用事、故無權雄。桴彈建白、雖屬
垣合、而百司亦許以其職諫、故無廢事。迺今批答繁而
顧問寡、六卿希得召見、庶官言事、即以越職譴之、十九
頽死、故皆卷舌不諫。夫聞見塞、則不得不秉狙緝爲明、
批答繁、則不得不倚票擬爲助。此治亂轉移、肯綮大較、
誰爲言之、而誰爲聽之。嗟乎悲哉。方今士大夫以苟容
爲福、盡節爲愚、不惟不諫、而且妬人諫。若非合垣之伍、
卽指日晒之曰、是沾沾傲名者、死何足憫。嗟乎。夫人捐
毛髮體膚、父母妻子之養、以靖獻于君王、而猶不免越



職之謗則皆將折腰立權門、絨口取高位、然後爲官守也。竊聞成化間章德茂、羅廷彝、黃仲昭、莊孔陽以諫罷燈火、忤旨外貶。科道交章申救、竟得改官。時謂翰林四諫。夫四臣抱納忠之忱、垣台極愛賢之力、憲皇弘徒善之度、如此盛事、不亦曠世希聞者哉。執事崇德飭行、蔚爲時宗、而羅趙二君亦復特達、雅稱三元。頃以朝儀疏闊爲諫、此實六卿更進之端倪也。怒忌橫生、竟以削籍、科道未聞有交章救之者。夫以三元同聲、一朝駢罷、比之章羅諸公、尤爲奇偉。使漢人逢之、必將爲語爲謠、以極標目光史冊。迄今文字不逮漢人、即使爲語爲謠、亦不磊落俊雋、可誦可傳、恐遂泯寔、良可慨也。雖然、執事豈沽直邀名者哉。進不負君、退不失己、完骸骨、守蓬華、不貽戒于所生、斯已矣。僕懇拙、不諧世態、連年求歸、猶

未得請。今已懇疏，不識主者作何判置。以僕之不得歸，故欣執事之歸，向移其悲以悲世，而彌旬之鬱稍稍解也。山居閨寂，眠食自如，珍攝幸甚。嘉靖五年，汝城、土塘至人，等賊，立有參議、福建提學。在廣興、西關、使翁萬達。討新藤文等賊，立有參議、福建提學。在廣興、西關、使翁萬達。討新藤文

傳。苑。

二十一年壬寅，三十六歲。

家居卜築陽羨山中。

宜興張緒，鎮土人，猶稱川唐公家巷。今張緒姓

去縣

始買五十里，而荆川集與屠漸山書曰：四年五十里之荆，

并耶。

別時時教學荆溪游塘間。嘗過岳亭遇盜，竄身於

江。

今陽羨古有中江，即

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

荆川集有傳。

岳亭

遇盜時作也。春坊

有懷公在永州知府任。

皇甫子循贈詩

云：南國逢新歲，東山懷故人。素官累加脫，不展

實知
 蘇子
 草色
 木、其
 方似
 山茂
 葉凌
 綠青。
 詩是
 文選。
 荆子
 川集
 縣有
 父答
 覆、皇
 甫南
 泉省
 郎司
 中、

公自再遭廢黜、彌芒節自勵、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臥不
衾、衣不帛、食不肉、掇屣爲床、備嘗芒淡。曰：不如是不足以
拔除欲根、徹底澄淨。四方學者翕然師尊之、從遊者甚衆、
亦惟使之精析義利而徵其實於辭受進退之間、不爲玄
談假以利器也。陳本傳及

公與王堯衢書

此書前在嘉靖
十六年第六
年

○曰、僕自生齒以來、

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噉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固陋、以徇時好、則貪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



橋恐其動心也。

阡表一日抵其姊、一雞迎而啼、姊欲烹以供、不許。自是終身不食鷄、已而牛羊犬豕之物悉不御。

馮元成

可名時

雨航雜錄伯兄

可卿行

嘗從荆川公陳渡草

堂。夏月席藁、不施茵帳、即白鳥啣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僅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媚世。

陳眉公見聞錄、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嘗自制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溫。有懷公見之淚下、以銀



三錢買一床與之。公於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常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即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即鷄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為心累也。又云：荆川公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於其上，以自勵。考此段中自芳洲撰

呂晚邨云：荆川先生性最澹潔，刻苦布袍疏食，夜臥一木板，不設重席。且清癯多病，其封翁憂之，託王龍溪為之解說。龍溪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荆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荆川恂然受之。此條見晚邨評荆川四書文後，而詳荆川

秋七月，首輔夏桂洲言落職，有答夏桂洲相公書。見荆川集。

履公見周、平、東、二以龍溪戒定慧云云、趙善問也。

如無錫有書醫施氏婦事。見集。

歸楊氏姑卒。公爲墓誌銘。見集。

公欲省有懷公於永州。

薛方山與公書云。八月間得尊翁書。知永州官味甚適。

但反覆言道險難行。專託轉達。謂決不可往。又有家書

一封。隨即附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

動慎動。若以定省久曠。則唯疾之憂。更宜體之。翰論問

學。只於性情中求之。此實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

簡。如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過。不

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忘助。辨析毫

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漬決而不顧。未必非邯鄲之步

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

傾倒庶幾得盡。時離後谷。客紅西莊。終職。書云。此。此。此。



已尤傳聞。達、兄武。舉山縣志、王之。字云。子長、又省。字親。同野、高之。諸。參政。七年。達。士。文。工。詩。野。中。書。選。目。江。成。主。參。議。文。議。出。至。廣。一。意。反。精。約。請。有。行。唐。質。殘。之。入。部。復。與。野。洪。呂。精。後。守。益。通。時。表。尤。所。人。論。辨。主。復。各。力。所。關。致。夏。知。之。王。參。議。而。同。郡。其。張。人。邦。奇。萬。淮。山。集。有。書。道。言。言。荆。川。中。詩。亦。在。京。都。所。寄。書。思。人。念。達。之。泰。知。者。稱。童。冠。相。交。遊。門。自。是。幾。行。人。少。上。幾。士。番。須。

江午坡與公書。

書云、生還日獲於城南寺中卒卒一語、殊不盡懷。別來
 縈念不置。以僕於兄、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也。二年杜
 門謝客、與時世都不相聞。去年曾為羅達夫出、詢知兄
 三君出處、心大慰甚。達夫言兄將以十月省尊公於永
 州、遂訂衡山之盟、為之以喜、即折簡道思、以待兄於武
 夷。到則相與從彭蠡、窺廬嶽、白鹿洞、數月之聚、然後買

舟南下、效司馬子長爲萬里之遊、窮五嶽之勝。乃道思
已有苦塊之戚、禮不得釋杖遠出、以從友人。比奉手書、
此書不見又知兄重建永州公之命、不果踐約、使人悵
懷。承見論山中事業、當求諸言語文字之外、極是相勉
之言。僕謂爲學之道、當先理其性情。僕天性峭直、不能
猶豫、見人與事不可意者、輒易見顏面、急於分曉。雖未
必盡離於正、然於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理、終是
背馳。比來力意剗剗、終無深厚氣象、可見克己工夫、此
學者所難第一義、而從前作用、大半不自德性中出來、
言語文字之學、信於身心無補也。諸友聰明才氣、容有
一二庶幾兄者、求其精思實踐、脫然無世俗之累、則絕
少耳。嘗謂唐應德身不勝衣、而志不可奪、卓然萬夫之
特、今之天下一人而已。僕居鄉無一善行可述、止是放



情丘壑、不復知有人間榮顯可欲之事耳。兄過聽人言、以爲獎、倍增愧悚。兄比來山中所_②得、必有進於他日者。方日企開引以淑餘生、而來論過爲謙巽、自私其有、非所望也。張以學在閩中、極有意氣、果於集事。毘陵之政、考於兄者何如。吳給舍守敝郡、甚有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辱其推兄於僕者甚厚、但僕株守野人之分、一向外僻。比承其不遠數舍、遠顧山中、乃一出見之。洒然形骸之外、迥與俗吏不同、真兄之友也。言及兄嘗與有婚媾之議、旣而兄又以男女年小、大爲辭、復爲指腹之許、恐兄再食、懇欲僕就中一質、以訂其盟。兄其以爲何如。竊見何大復作詩美其兄云、女長適人止近里。兄里中固多士大夫、然能賢如吳君者、以聯秦晉之國、尙不可耶。又聞其尊君以醫術顯、武宗朝所全活人甚衆、則其

後之必昌無疑也。君子以理爲兒女計，如是而已。兄其

自此定之。兄掌中英物，謂公也。計已出襁，僕室中二三

人，午室坡室莊。尙未有萌孽者，奈何。諒兄之見念，莫有先

於是者，輒附以聞。吳給舍名希孟，壬辰進士，以給事中

詳見荆川集陽谷吳公傳。考荆川或公有所夭折歟。是時氏

乙丑年，午坡癸卯八月始舉子。在

集同門諸子爲葉師包庵壽，公爲壽序。見荆川集。又有次

鍾樓寺開鐘作詩一首。荆川公以言事罷歸，每歲必具酒

山西左參政胡松被給事中馮良知等劾，建言冒賞，無寸

功，斥爲民。胡公去年以提學副使上邊務十二事，切邊計，

帝嘉其忠懇，進秩。當事者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

用，因以陷之。公與之書。見荆川集。有云：天下事魚爛矣，

其懷有謬妄，而出特身任固寵，則之衆士，共無人之敢，必出一口之氣。而後有已。

差乎、此編之所所以為也。

巡按舒灯出按江南、特疏薦公於朝、有曰、學以聖賢為本、道以經濟為期、立朝著審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靜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天地不可無此正人云云。

李贄撰傳、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衣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欲一見無由、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薦剡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薦章云云、可謂得其真矣。

阡表、家居幾二十年、力得薦士者、輒藉為薦剡光前後積五十餘疏。

考世經堂集云、嘉靖壬寅、侯官舒灯為南

福建通志、舒灯字紹安、侯官人、嘉靖乙未進士、以行人

止。又考、崇禎川集有與舒燈、川燈中、小元、書、第一、書、舒灯各書、

江南也、耕事也。第二、風、我、家、然、顧、章、事、心、樂、甚、焉、久、矣。然、不



之教一拜也。下風、吳、楚、密、通、更、客、趙、首、不、再、教、自、廣、揚、之、顯、坤、是、往、來、
我、按、二、浙、江、錢、明、所、著、也、雲、川

項遷之來書云、日臥榻前、匆匆奉別、數年渴想之情、殊未通暢。近有一鄉人抄舒道長薦疏云、唐某道以聖賢爲師、學以經濟自任。立朝著、審譔正直之忠、居鄉有廉靜無求之節。在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在廊廟不可失此正人。讀之令人凜然、不徒見舒公之知賢兄、彌中彪外之學、人皆信之、固如此。然聖人不聞以氣節著稱、伊尹之不至大聖者、正以有任底意思在。惟兄再加涵養、能無意必固我、渾然無聲無臭、庶幾可以語聖學矣。學問至此工夫尤難、弟知善於砥礪、欲效顰而不可得也。茲治劇無他能、惟幸戶樞之性、遇勤動反無疾病耳。願錫巖便、附告僕夫。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二

又項遷之與雲川侍御書云、日奉滄州手教、謙光之德、溫然如春。及讀唐應德薦稿、至乾坤不可無此正氣、廊廟不可無此正人、又令人凜然起敬。知薦賢為國之忠、無所畏避、此非正氣正人胡有此。此非獨可鼓舞一方、天下山林遺逸有志之士、必有翕然奮激而成風者。

又遷之為遵巖文錄序云、吾同年吉水羅子洪先武進唐子順之、以道德鳴於天下、王子素相友善者也。二子居鄉、觀風者以不得見為恥、下至兒童走卒、亦樂指其閭里而道之、使進退不倦、二子皆不朽人也。

與徐養齋尚書書、請緩征災欠民賦。

見荆川集。考養齋是年赴荆川。蓋言侍、故發

戶部書。

有為華三山墓表等文、有與邑侯徐少初

名川、順人、字子初、

以民進士。令武進、紹興。年。教。化。等。之。二。少。初。先。生。書。辭。巡。倉。巡

江幣帛與季彭山書論治經。書中。當有偶。公。道。如。會。稽。後。平。居。所。之。表。其。人。王。氏。十。二。年。書。進。士。書。在。建。康。府。推。中。官。彭。山。名。反。守。分。官。後。涉。維。其。人。屋。齊。之。語。每。事。山。陽。明。江。先。生。喜。治。經。考。其。人。甚。奇。詳。見。明。季。彭。山。書。我。私。考。序。川。

王堯衢自京師與公書。

書云、入都四月、中間不病者僅數日耳。蓋孱薄之人、不任祿食所遣、回應如此。且久在靜中、一涉塵途、便非向來面目。如執事茹素有年、見腥肥滿案、遂生嘔噦、此殆難與不知己者道也。久不通信、執事必能亮之。大抵寒暄常語、不足溷記室、而身心所得、又無可請教者。几案間非醫藥、卽道書、每展卷亦不能數行也。奈何奈何。所幸毀譽得失、了不置意中、悠然日用飲食而已。知執事以尊嫂之故、心事亦不甚佳、然豫養自遣爲望。堯。西。以。



二怪詩。則鷄似冠。在尚有。雙公時。歸田着。後庭寄。也。此。

是歲清紀郎周鉄以上言備寇降廬州府知事李開先以

牢是時伯華年四十一、不復起、好爲俚歌、以遺其
 釐釐

滿于
稱武
壽功、
二郭
公社
恨聞、
相賦
見詩
燒度
也曲。
引

年及六十四。學高者聞人之爲、罷設市位者三喪。議

簡文。

二十二年癸卯三十七歲。

家居。

趙汝谷寄早春見懷詩並懷羅念菴。詩云、秦塞此日春無色。

三年逐客田廬。惠而不見。行人音信。江南北來。鴻雁飛。又、

谷和荆川公見懷詩云、雨州孤信所。三年一見。似

有丹心在。青學。和。素。想。素。居。

涂少湖服闋赴祭酒命過訪公於陳渡草堂。文考王行狀及徐

弇山堂詞史國子祭酒表、少

徐少湖與陳文峯戶部書別後以二日至姑蘇。次日與

衡山南岷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

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瀹茗。作諸清供。因留

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

黃門靜思邀登惠山。攝衣至絕頂。南望太湖如衣帶。循

山東下。湖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鴉乍有乍無。真



異境也。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抵悟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牆。門人吳江陰峻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貞齋，友人，午以職方郎佐北雍。喜得賢僚友，為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慎菴、董進士後峯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鵝炊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去歲暮，方山與荆川赴南都，蓋假少卿舟乘其舟也。門人鎮江葉節推以明來筵。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歸樓，觀少陽被逮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敕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與荆川別。

下節、推、董、葉、三、日、某、乃、罷、句。

註釋與荆川書六通、其辭錄之、知
爲以與之友、無師弟、其辭錄之、知

答唐應德題集書、別後恆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
之書既以妨於心學、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
書、或後世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
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爲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
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己者邪、同己者也。長吾游心、汨吾
炤心、不可不精察也。嘗聞以讀書爲業、此恐未合於
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却、便至於
此。願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留下此三種子、
他日能爲言也。

又達承書問、感荷無涯。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
一事。誰始爲事業作俑、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
多少葛藤蔓說。縱新絕之、猶恐牽纏、況可引惹乎。若欲



因此轉移人才，却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也。文公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撓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總總中承賻，并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校未之能也。億而屢中，校亦弗屑焉。應德邇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別生出弊端，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唐應德書、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
三哉、卓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微諸孔門、或有
未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尙覺欠耳。賈
傳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又、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便中毋
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爲多。賴天之靈、偶
有所見、而又得二宗完體之未合、恆用歎然。深願應德
撥天機、莫被葛藤纏去也。雖然、又不可落空。不識高明
以爲然否。

又、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
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
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似未弘、仁以
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似有所未足。



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此則宛然語之、始隨克著公見。王仲山撰止庵一學物聖人體之說。故此莊學與克著言及之。

王龍溪集、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諸先生。此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子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

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考：荆川集有出答，無時，其妄知，其向，是此真意。而

如歸安視茅鹿門疾，勸赴丹徒，知縣之命。紀：白華樓稿，庚子徒春，予須入，又病，僅六十五日而。癸卯先君南選，補公丹徒，疾，結，紅，而，既先，臨，入，又病，僅六十五日而。癸卯先君南選，補公丹徒，疾，結，紅，而，怖，死，願，棄，發，疫。予微時，以哭友人先唐司諫，過人子，強之，過，且，病，曰：君，非，死，且，病，也。君，特，多，耗，名，血，而，姑，之，耳。官，莊，而，不，云，不，乎，瓦，投，鏹，者，自，巧，金，鏹，者，予，也。徒，故，多，耗，名，血，而，姑，之，耳。官，莊，而，不，云，不，乎，瓦，投，鏹，者，自，巧，金，鏹，者，予，也。

以明年二月之官，云：考：荆川集，有茅作，也。士。

妻李，明，人，合，葬，墓，誌，銘，卽，爲，鹿，門，父，母，茅，作，也。士。

答張甬川尙書論學二書。

甬川來書，最前見。云：養翁齋徐也。養。价至，拜手教清貺，兼聞



鄉居甚適。且敬繹教旨。知精探完養。日造高明。進將淑世。退足範俗。感激欣企。莫以爲喻。有欲無欲之論。正周子得傳心之法者在此。但欲根絲忽不盡決。不能棲心虛寂。苟至乎虛寂。又何欲根之有。王樗菴知其賢。忽忽別去。薛稽動_山。方亦素知之。亢中未獲詳叩所蘊。所諭彭善。渾惡。信今日要務。而愧未之能也。養翁乞休甚善。顧不能不爲天下慨。方其起用。僕親見人情翕然。至爲之歸。重銓部。使今日稍復遷陟。豈不足以消貪競。勵廉節。乃瘴彰之大端也哉。萬一遂令得請。則雖極力於杪末。其如大勢何。正其本。萬事理。惟得其樞要而執之。而於天下直運之掌也。浚谷遠不相聞。念菴聞方聚徒講學。學術關生民之命。毫髮不容少忽。要之。孔門教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自中人而上。都立腳得定。後世

高談欺人，中人無所持循，不如勿講。念菴高明，然事當爲天地立心，何可輕也。臨書不勝馳情，不能盡。

又云：今之講學者，至於狎侮天地，如秤停義農以下諸大聖人，分兩輕重之類。開闢以來，未有無忌憚若此者也。遂使先農八脩，先師六脩，節用愛人，舉直錯枉等語，棄置如糠粃，誰則爲之。蓋一時強其躁誕，以快其志，已欺人之私，而不知其爲生民害，遂至於此也。高明密之。

勿露。

張明南川錄有邦以精字金喻亮，鄭人。學以孔子九千鑒之。

王陽明山堂別善，史而南兵每不合，書表行，張邦奇嘉靖二十二年甚孝。身。荆川答書，確在中，張公承示兵欲修年也。武。荆川集云：則有知和二張公尙與書之。益知荆川公事之。歷心登慈詩、見欽旋致先仕。以此。

答洪芳洲主事

芳洲是杭州時。

書與王湛泉文選書與鄭淡泉

文選書與葉東園御史書

並見荆川集。湛泉與主事周旋，咸鉄發覆臺、聚嵩諸屬事帝怒。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二

三四五

除名其為不民。故悵悵然失公望云云。鄭兄之退而湛泉撰而湛泉王也。海傳內云、壬寅官去。余時選為郎中。癸卯、代發公憤文揭諸五城閱分月、奸、幾、官去。又危徐、少奪進湖、唐子封及宜人三王人者李友。王墓子長身、廣初、王、昂昂如海、野、鄭、而、其武志、為行、文、峻、選、介、嚴、善、善、不、惡、以、不、行、義、無、動、所、願、禍、且、旦、恆、夕、相、推、而、服、宜、之、人、者、何、就、王、子、宜、笑、邱、三、諸、為、王、子、謀、之、音、所、度、教、不、能、也、未、幾、則、王、子、果、曰、被、逐、若、布、衣、徒、子、步、亦、奉、貶、宜、考、人、後、歸、泉、而、是、新、歲、釣、以、河、不、許、之、嚴、間、是、子、時、世、蕃、子、為、已、尚、寶、司、年、鄭、子、亦、奉、貶、宜、考、人、後、歸、泉、而、是、新、歲、釣、以、河、不、許、之、嚴、間、是、子、時、世、蕃、子、為、已、尚、寶、司、國、丞、經、與、謝、州、同、陳、知、紹、徐、學、詩、族、無、上、虞、虞、四、諫。按、卯、上、歲、虞、以、縣、志、葉、出、年、巡、東、山、東、監、臨、川、鄉、書、試、中、有、策、青、州、邊、寇、手、侵、云、云、知、應、與、書、在、是、年、民、困、是、嚴、嵩、嵩、亢、憾、之、為、言。鄉、錄、試、中、錄、上、下、體、之、君、部、議、非、先、至、聖、東、作、圍、以、明、十、以、惡、亂、怒、手、章、批、好、自、東、用、試、而、錄、不、議、訕、任、人、繁、等、詔、廷、杖、指、入、十、斥、毀、為、貼、注、民、創、以、重、聞、卒。帝、文明、舊、史、多、陳、出、學、傳、升、呂、高、手、巡、傳。按、高、歷、史、官、葉、至、山、東、提、學、文、副、高、史、鄉、試、寓、錄、書、史、京、師、友、人、由、高、經、乃、斥、歸。又、嵩、李、中、麓、撰、置、江、之、死。及、提、後、學、大、計、錄、不、文、舊、多、出、二、提、千、里、手、外、君、求、之、唐、時、荆、川、精、望、之、簡、之、當、作、而、亦、史、不、經、過、乃、置、半、而、

冒篇。他錄人成之君美、其一問、紕繆余、且必貽爲之禮書曰、錄所中參無駁。是一又字、往不年敢
提一問、此光也。余校、早不知必何有所一見行。君復與書趙料、甬其江不文但華書光、中、亦止
具、假此意、不復過之、簡札其往來之常似事涉耳。議論介者、以爲聞。上恨葉大卿史、棟樑
史、竟死杖下。臺集中之誤、有以爲事君者、纒索與之獄、罪也。甲辰、外有考、揚差。虞而坡御
無博異議、其不次安、考察之、幸毋宰及許之。松華讀、應如曰、呂某者、已而歷官、我行有己名、俱
之、惡坡其向曾害事、道扣其人由、云。鼎華言、考初此擬文、無題爲而無爲御而史、治必一欲節、
代見筆也。川鼎傳元、謂彙荆評川中。公呂晚村心註出、之同、東文園錄以作好葉名經、得蓋荆。分川
身。然借荆川、公復、此文無要荆爲川有公遺憾文、矣。東園發策、者、雖語、亦足東以園殺
見之明心、賢然站伯中仁、刊荆先川而公死、與波甬江、一何札人、云、本以擬此再書示教之言、乃又
放盡、開、相懷、望而殊、耿耿中、冷往、秋、有邑、與、荆、更、當、久、病、兄、欲、請、金、焦、候、遂、乘、之、夜
修談。未、知、三、此、年、書、供、在、東、國、生、蓬、萊、與、漢、帝、死、後、也。又、賦、江、才、鼓、瑟、有、不、寄、逢、唐、塵、編
不世笑、共、焚、魚、洛、早、向、年、碧、山、司、少、幾、山、中、日、宣、室、月、芝、堪、採、花、下、圖、書、戶、
與河南李石疊中丞論禦虜書。李石、疊、名、宗、樞、字、子、士、授、西、諸



出城令、兵、擢御史、遷河、南、按、宣、議、大、陳、陞、僉、都、巡、事。詔、其、用、地、之、邊、民、隱、陳、甯。

災、疫、請、賑、賑、恤、多、獲、十、九。中、年、春、民、甚、德、之。以、病、歸。詳、見、陝、西、通、志。考、張、淨、峯、岳、二、獲、十、九。二、年、州、民、甚、德、之。以、病、歸。詳、見、陝、西、通、

也。南、巡、撫、忠、介、石、疊、有、書、知、荆、石、川、公、之、與、書、亦、在、是、數、年、中、卒。

陸樹聲以庶吉士乞歸、會公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宋陳

少陽東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踞膝庭下、公指謂平泉曰、宰

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祕閣修撰陸公

曰、此何加於陳少陽、益亦言太學生、使人興感。公曰、君言

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因共訪陳氏子孫而別。陸公

有詩詠之曰、泊舟依水際、過客拜荒祠。憂國直同杞、忠言

亦忤時。霜烏啼曙寂、風葉帶寒淒。弔古頻經此、因懷感逝

悲。題云癸卯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祠。據張魏公集。考鄒南

甲、元、標、選、入、文、定、公、書、云、辛、丑、吉、士、之、第、一、年、人、制、策、知、置、公、二

池、心、動、疏、歸、省。即、對、之、歲、也。又、王、龍、溪、與、陸、平、萬、泉、書、云、每、陵、道、龍

中送林平泉內翰詩二首、山谷別久休疑問訊。已疎、分今亦
自忘至。後讀漸與詩人爲伴、山谷應從我姓愚。子。六年、京西高士出書、一書、空山歲月侵人。握手試看、愁後又懷、
美言、垣君入直、令心。人、身直、五比、雲、是玉、知平泉如、思、久、早、美、與
由荆川、謝與、之、介、之、荆川矣。與荆川、與平泉相、知、
公於討研經術、闡明性理之外、益留心世務、以至槍棍諸
訣、無不勤而習之。

荆川續集示兩弟云、此文亦惟續集有。余卅六七時曾
問槍法於河南人楊松、是時殊有躍馬據鞍之氣、每以
未能盡其技爲恨。後十年、兩弟正之立之復學槍法於
河南一老翁、亦楊姓也。兩弟俱壯年銳志、而立之尤買
勇直前、幾於所謂逢人鬪輕健矣。余見之不覺技癢、更
欲一盡其技、以畢向時之志、而精神已不在是、作而復
止者再。如高陽酒徒、勿勿、衰老且病、過邯鄲之肆而垂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二

挺然意氣不復如向之慷慨悲歌擊筑若無人時也。爲之一笑。且以爲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者之戒。豈獨槍之一藝然哉。因書以示兩弟云。此文在後十年荆川集

中有人事、教、草、堂、之、次、奇、人、是、前、士、常、與、才、子、頌、有、峨、眉、並、

也。

墓誌銘請朝議既紬將別去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讀念谷。曰不十年北虜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行狀公去宦官心未嘗忘天下國家既削籍不仕於是
一意沉酣六經百子史氏國朝典故律例之書始居宜
興山中繼居陳渡莊僻遠城市杜門掃軌晝夜講究忘
寢廢食於其時學算學天文律曆學山川地志學
兵法戰陣下至兵家小技一一學習四方談學攻文之

士重研盈履、藝能方技、聞風遠來。公身與之印證校習、必盡所長。其或技能稍優於公、與公有所心得、而未及印證於四方之士者、不憚險遠、不畏寒暑、往返究竟、必精必透。方外修真道人衲子、或有所得、延接叩請、不異學徒。於是公學問浸涵淹貫、道大藝備、粗細靡遺、精神完固、始有翻然用世矣。公雅喜密、故、此、段、見、聞、无、切。公、

中麓撰傳、再罷官僚歸、或居宜興、或居陳渡莊、僻遠市城、一意沈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國朝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藝亦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又中麓補傳、自始仕、即奮然有以身殉之志。見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



文墨、賦詩弈棋、宴飲高會、輒不喜。常閉門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陰陽、兵馬強弱、壬奇禽乙、孜孜不倦。見者笑其學雜多事。卒之南北寇虜交侵、搜求武才、而唐子始以所長表見矣。又云、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精其妙。顧撰傳於書、無所不讀、讀輒窮其奧、至於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輒強、凡稍習其說者、必折節下焉。既得其說、輒以全力赴之、所得卒超初說之上。

公子鶴徵撰叔父敬庵墓誌銘云、荆川府君素抱憂世之志、自錢穀虛實、山川險隘、兵甲驍鈍、人才真僞、以至弓矢戈戟、陰陽星曆、輅鈴禽遁諸業、凡持其技至者、罔弗禮。持其言至者、罔弗售。翁御亦一一爲之剗心。荆川府君未及延納者、輒令翁館穀。一日、有以長槍至者、自謂無敵、翁疾其誇、挺槍而起、其人不及措手、應

槍而倒。自是罔敢以虛聲謁者。此事在十六年歲也。是年

錢牧齋云。人見小傳。詩應德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

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槍、拳棍。莫不精心叩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

咸元敬。光緒紀效新書。巡撫荆川唐公於西興江樓自持

槍教余。繼光請曰。每見他人用槍。圈串大可五尺。兵主

獨圈一尺者。何也。荆翁曰。人身側影只有七八寸。槍圈

但拿開他槍一尺。即不及我身。膊可矣。圈擊既大。彼槍

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又問

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一藝之精

其難如此。咸元敬槍法。又公在。京有。每月與。人。登。輪。槍。法。日。就。須。其。大。

中。出。每。遇。長。庭。出。毋。通。面。掩。正。護。乘。人。而。不。圖。車。一。尺。乘。之。因。此。

同。此。二。槍。法。受。出。授。何。之。書。一。時。略。得。其。梗。概。因。之。又。備。知。考。核。上。以。數。



大、不、及、掩、義、音、之、故、也。太、倉、臨、起、梓、亭、云、昔、而、唐、荆、川、坐、與、會、將、
 軍、之、三、年、均、其、進、其、人、耳。見、國、梓、亭、撰、小、石、敬、集、傳。鼎、元、以、爲、
 梓、亭、之、說、然、荆、川、語、江、豈、紅、三、年、之、說、而、不、知、信、之、南、塘、有、十、
 年、之、說、然、荆、川、語、江、豈、紅、三、年、之、說、而、不、知、信、之、南、塘、有、十、
 其、獨、疑、之、南、塘、語、豈、江、人、亦、能、不、信、也。然、則、

劉嵩陽寄荆川書云、京師自得薈中手札、無便通訊。王
 翰林懋中還、乃具動止。知居宜興山中、耽幽寂、僻人事、
 庶得澄養神駿也。閒居山中、雅好弓矢、盡悟開關之巧、
 挽強達疎。乍聞不信、後言者交至、知兄聰靈、靜蓄有術、
 氣充力倍、加於昔、鄙意不覺歡踴矣。

沈青霞寄荆川書云、憶舊昔辱游於陽羨之墅、在戌、戌

驛令、課省記微旨、我以挽弓、當其時不識也。別後幾二

十年、未由一晤、而世路坎壈、不出公之所議論。緬想英
 概、時時於夢中見之。顧僕出關來、三觀世變、大有傷心

者、恨不能會并於數千里之外、與凡握手傾此緒談也。

頃燕峯使者之便、敬修手狀奉訊外、鄙作一帙、幸賜覽

削之。

青霞此書在十年後、結草為幸、林甫時所寄、連類錄而之。

射以之、故德荆川。

趙大洲答胡廬山、言嘗學、書云、聞公昔學射於唐荆川

矣、然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荆川之講射法、皆巧也。

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荆川之語、故曰不可學。至其久

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荆川之巧始在我。雖謂

荆川教我巧亦可矣。

胡三山、建、類、置之、於此。

皇甫司勳訪觀唐太史吳門射歌、言從弱冠起明經、文

藻爭先拔漢庭。蘭臺給劄因成草、石室紬書屢殺青。此

日公車承寵渥、詎言金馬棲方朔。昨來上疏批龍鱗、不

獨談經折人角。翻疑君厭承明廬、詔令歸就家山居。減



盡瘦圍憐沈約。病多消渴類相如。隱姓潛行吳市東。却求劍術想英風。擊筑夜宿專諸館。袖錐朝過闔閭宮。清秋獵騎平原上。白日張侯矍圃中。左肘能教置杯水。右手引弓輕發矢。風前報道百葉穿。雲際驚看兩鴈死。是時觀者愕相嚮。我亦心雄氣增壯。灞亭醉尉苦相嗔。漁陽老將嗟推讓。聖主同時最好文。諸賢幸厠從官羣。那知好惡多更易。元兼蹤跡有離分。公孫客館丘墟甚。鄭莊推轂遂無聞。但云海外求方士。更傳天上出將軍。勿向長門奏辭賦。請從還塞勒功勳。是詩擬作。

萬履菴戲詠荆師射詩。山西俠客射鵬手。猶嘆吾師用術工。持處虎蹲還據石。發時鷹擊又乘風。印空絕影虛聞響。落地無塵已沒鋒。豈是屠龍無所售。幻來餘技亦神龍。

履菴再詠荆師射詩二首、自詫健兒攘袂至、幾人袖手互驚猜。力欺猛士堪九把、臂似通猿擘兩開。難在張機翻一定、意存不射轉多才。文章武事皆無用、閒盡衡門長綠苔。世上何方不亂真、紛紛箭手盡傳名。空驚遠勢從天落、誰識師傳似水平。覆肘豈令杯水動、攀弦却怕樹猿驚。門生似我安知術、也向場中妄品評。

綜上數條觀之、則公之學射、爲最早、在成、而射法以前、年未三十也。至槍、則公至近、二歲始專、看之、而射法槍、法爲最工。知槍師。又爲楊松、而公又以文章之傳、南塘、而公江。當射師所自、不可知矣。又按世、人多以文章相傳、南塘、而公江。當射師所自、喜者、胡廬山、以射法槍法、教俞處江、不在文章。故以射法、教法、沈人、循槍之法、則借。朝廷初舞。命在公門、則對衆、彎弓等發矢。按、皇甫子、與翁見海、中丞、公即、但自、兩出、馬之殺、腫、如故、來、歲、陽、巡、馬、病、不、登、耳。卒、其、能、登、焦、山、此、可、識、吾、公、第、一、志、趣、矣。使、吾

皇甫子循寄公詩。

詩。門云、前、健、愛、世、樹、曾、因、藏、柳、郭、渠、外、疏、疏、泉、終、學、自、返、魚。

年笑每從林更睡、浮沉不野人居。

是歲周怡

疏諫獲罪、杖闕下、錮錦衣衛獄、與楊爵、

劉

魁川

同繫、久不釋、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二十三年甲辰、三十八歲。

家居。

五月、歸無錫王氏妹卒、編修王懋中立道妻、公爲誌墓文。

見荆川集。

有懷公在永州告病乞歸、時年六十二。

節羅念庵撰有懷公墓誌銘、公知州日、當官務勤職事、職事所得、爲執之甚堅、或不聽、卽以去、就決之。未明視事、漏下二鼓、不爲倦。在信陽時、按察分司通城、分巡惡城樓、不利邸舍、議徙之。時蝗旱甚、仰天竊嘆、不應、分巡問故、答曰、方視飛蝗耳。分巡雖合志、然議竟寢。治獄務。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二

平允常恐致枉濫日夕曲求其可生或得說必爭之上
官。活一人退而色喜不爾終日悒悒若有所失。一貴官
誣七人爲盜且挾勢構語相軋公不爲動而分巡嘗出
真盜公抱獄詞力諍之不專爲慈也。有貨郎商歸而婦
與所私殺之以久旅給其族人公卒發其覆置罪人於
法。在永州以恩信撫搖搖喁喁受約束。俗苦強贅婦新
婦則遊民更相媒證納胥無問聽否。旣婚則奴其子貨
其產而他之。公痛艾鋤室有養婦。壬寅秋瘴癘大作騰
若絳雲觸者輒死死且數萬人。公行禱散劑歸觀瘞背
備極勞勩。左右以諫曰吾恨不能身代而敢自愛乎。是
時麻衣滿城道遇公多脫巾走有遙望見揮手止之作
莫脫巾謠誦者莫不掩泣。屬員知州某有母年八十度
不得見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居州如故。公聞之怒請



底歲正東未示。三言寶安重、喜、發、益、新、安。昔臺。者示同攜手、此、

成日難復。有。人。定。長。崇。安。鍾。夜。涼。相。西。苑。期。柳。樓。柳。未。能。年。新。地。思。龍。君。蛇。走。悠。悠。塵。世。間。不。倏。忽。見。成。老。谷。醜。集。無。作。漢。飛。蓬。相。將。期。間。不。倏。忽。見。成。老。谷。醜。集。無。

公寄劉南坦書

南坦名廣麟字元瑞。本安仁家人。先世弘治丙戌功

進士。歷南坦工部。尚書。嘉靖。與八孫山致仕。一好元。龍山。水。事。之。覽。及。流。若。寓

中。坐。小。舟。吳。越。施。山。倪。會。等。人。結。不。詩。酒。其。社。為。鉅。若。公。侯。也。顧。華。年。玉。入。贈。十。詩。餘。云。彼

琴。贈。達。居。人。何。孫。定。太。尊。初。詩。味。云。獨。閉。門。王。句。履。好。吉。香。寄。殘。詩。後。云。鴛。鴦。聲。諸。高。真。月。上。瑤

之初。其。家。風。居。可。三。想。十。也。又。年。史。無。臣。守。頻。為。論。薦。一。晚。臺。好。令。樓。為。居。構。力。堂。不。始。能。有。構。息。懸。遊

坦。上。與。翁。傳。梁。翁。欲。臥。為。其。樓。中。居。名。不。曰。能。神。樓。文。徵。明。徵。作。明。層。樓。圖。遠。以。之。贈。李。默。題。作

之。北。壁。朝。夕。先。現。之。號。精。曆。學。與。坦。上。史。翁。說。均。稍。異。異。人。是。時。長。川。興。又。有。中。有

常有。荆。川。從。公。請。聚。跡。之。矣。語。坦。宜。上。長。翁。之。寄。間。神。樓。水。於。可。北。通。若。荆。川。之。公。上。故。戶。知

一。屏。為。布。直。榻。坦。來。上。往。翁。被。小。舟。坐。小。容。舟。二。赴。人。現。坦。上。會。荆。川。力。公。不。能。為。長。年

不。為。高。荆。川。公。力。公。能。寄。為。南。坦。不。書。有。年。清。近。節。四。則。同。語。雖。不。若。能。指。之。其。上。

在。是。年。五。十。步。其。在。野。此。王。數。與。地。中。記。云。若。夾。溪。太。悉。平。生。實。備。字。籍。記。云。名。在。長。興。縣。南。五。十。步。其。在。野。此。王。數。與。地。中。記。云。若。夾。溪。太。悉。平。生。實。備。字。籍。記。云。名。在。長。

事以自賢。

程松溪擢南京國子祭酒、公與書以轉移士習為言。川見。

書言有蘇州之變、元之至痛、既而開令孫生、以建水死。文云。考文恭公遺稿有開門弔亡元（行）二章、文、以建水死。文云。裕之有云、其深後即為其大父刊文恭遺稿者。

是歲夏大旱、由蜀漢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吳越尤甚、民大飢。而徐沛以北歲頗登、茅坤在丹徒、議請開閉羅禁、議請蠲請折漕上之、巡撫丁一夔是其議而疏行之、得蠲者四十萬石、折者倍是、江南並受其利。茅為振政於其邑尤備云。

（節錄）姜廷善丹徒縣志、荒中、山田（記）上（節）茅公又、猶幸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皆相中、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丹徒之民、因得蠲以資其也、而猶稍收。於是、皆通融山田、而山之田之以、民、請於無稅。司、守、至、先、其、中、以、夫、三、山、田、而、山、田、力、之、民、得、故、無、山、田、之、民、均、得、即、說、天、差、也、不、得、以、及、謀、也。由、是、自、食、其、力、公、



備藏

下又下以戶此者、未施及也。有田是者乃爾、議若振。先無是、公者以與徐有、而田間歲少、願稱而登、民而有請、厚開於閉、糴者禁也、括令自庫往金、糴共五千餘、亦元若不官、與糴也、但本戶令往往置教所也、糴則於悉各召、長以鄉待、賦行者事。予既以而實、又發虞之里、册、令者檢、籍下病下己、故以悉聞、檢以示聞、檢而有漏、則公責以令此、取之錢輸。戶黃也。方以錢代戶、舊之籍籍閭里、官者既未得編矣、公於是又故議、爲籍沿於鄉、官而審放之、且備於山者、騎並、聽行、核、核、每而三信、乃鄉、則皆弱、故食、而籍予於之、印與符、未及錢籍者、而執來符、所以貯私粟、而主振饑者、下按戶、轉收相符、糴爲、或券。貸前以此取、償貸而者已。公家、蓋其計、以通此邑、爲受佐、振振者之萬一、策、千戶、未嘗振、而得其全、有活以者、盡數予萬錢、人下。蓋戶前也。爲此疫、癘下之戶、患、既、因審公、而以收免、而城甲市中、者其又爲無、緣日費、與售其聚、奸而被、賤、資、而江、蒙、田、惠、亦而、未、厚、嘗、贊、有、者、加、之、賦、家、也、亦、皆、不、至、他、失、令、其、長、利、凡、又、救、如、荒、山、者、田之、十、所、有、無、六、也、年、於、乎、公、民、可、思、謂、之、有、如、造、一、於、日、丹、徒、來、矣、故、予、公、爲、去、記、丹、者、徒、王、已予、山、嘗、謂、公、等、數、十、人、其、言、亦、者、如、意、出、也、一、口、有、也、所、於、獨、乎、難、矣、斯、神、難、有、矣。人所、能、獨、通、。神、如、扁、此、。病、知、人、其、能、非、盡、能、見、通、五、神、藏、如、藏、此、結、也、人、意、謂、到、虛、故、扁、也、非、。公、常



難於處亦徒荒疏、何其亦善所謂而能獨象能如此神者也。史。遷不云、人事之
 多所而病病、運疾少、之、時、所徒病、民道少。今年、不道、大木、予為、安、正、疾
 不為、公、書、記、也。其、事、水、災、然、旱、災、異、公、紅、田、其、事、乃、為、山、田、赤、地、傳
 同、公、通、神、之、治、民、者、按、其、方、書、傳、而、善、用、其、意、神、民、病、政、故、用、廖。
 錄、之、以、供、考、究、心。

是時、知鎮江府者為莆田林華、字廷彬、號巽峯。守道愛
 民、嘗召諸生質疑問難。瀕江有洲田、民間至持刃鬪殺、
 林公請於大吏、立為公莊、收其租、抵府縣坊廂之費。公
 為撰洲田碑記、並撰巽峯^字一義序。^④並見^荆林與茅不
 相能、而並善於公、公深疑於兩賢之不相厄、懇懇以下
 交之說、勸之巽峯、而復以上交之說為鹿門告。^{江參考志}
 及^送荆川^書。其^民不^利巽峯^為政、^造第^言聞^上、^部連^聞、^京士
 口^兵哭^其之。

作贈熊南沙郡倅入賀詩。

見卷之六、嘉靖集。甲辰南沙題、予左官行

其郡凌。又為。又無錫王華進、嘉靖中、甲辰歲、序云、予嘗左官、又

下。蓋張南、自文集、丑序云、嘉靖、癸卯、來生、吾郡。所州府志、乾、

武志、均合、失職。

與薛方山書。

書云、為別甚久、

蓋指前年元

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

俱集。自惟年垂四十、已蹈無聞之戒、世間事既幸不復

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竟是何事。回頭

一看、不覺噱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徒盡

已謝遣、交游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

天地間一閒人、不落閑懷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

為此身甘老朽、尚無間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

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為關、亦從生徒交遊之例、盡謝遣

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鬧樓套子也。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居城中。如前所說、欲效古人隱身塵市、陸沈於俗者、不識能乎否耳。吾兄方為時樹策勳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間事、亦當傾耳以聽下風也。

答馮午山提學書。

見荆川集。乙未進士。

午山名天、湖南、月、參、考、王、人、心。

集。遺。

吳峻伯由京師寄詩問候。

是時。峻伯由江陰、上、有、情、入、為、南。

國儒生中、居、當、日、道、江、木、曾、狂、棹、一、年、京、洛、已、無、書、靜、中。

樂、意、義、皇、上、吟、處、春、風、草、木、餘、愧、立、門、著、類、歲、月、終、然、項、中。

無、如、一。

林介山與公書。

書云、不、面、頤、下、宗、期、書、三、二、三、年、積、抱、求、就、有、道、而、正、

之、專、外、間、持、人、一、以、就、事、自、留、宜、不、與、為、解、張、然、自、失、比、視、之、實、



儒藏

吐執事以遣待。進吳見峻之伯士、故札舊也、無令大人故漸則棟不無之任。昔者原壤母公死、躬而故、者以毋夷失俗、其自爲處、得僕罪先於峻名、伯教十甚許重。年孔子未嘗執絕事、亦且然嘗自辱執髮事以之至譽、今日知亦未嘗不有久。僕可固掩猥之陋、惡鮮聞於述人。可。不齒、之知、即執僕事雖何有從、而不可遽掩棄之之惡也。亦且猶以執仁事人、四肢物之一有體、疽之毒、瘡觀不腫也、任其藥、橫之、潰、破、之、裂、薰、而淫、灼、於之、腹必背、瘡、腰而脅、後之快、間於執心。苟將置之已爲狠矣。審疾若人是哉、則雖執然、事孟子將有以云、激不僕屑也、僕教、敢是不亦狂教、省謙以之求而無事負輒執怒事、不曲可成、回之性、德哉。又人道造聞諸之。呂沃養洲翁素云、稱執其事、遇、方拂強執察事、寺、曾再三、終才不往、肯候、一執出事。審若辭是以、恐疾、執因事托監、漸翁成入、癢、而內、形、不述、可近、以於被、驕且與吝、矣。夫之以名、伯夷之望、謂之情、周子公不之由、才、孔之美、去謂之之餘。夫不足事觀。譬而猶况美執玉事貴固於方、瑕、願、類、學、解、孔、盡、孟、者、設、使、也、衆、可、人、不、察、子、去、謂、之、之、耶。夫不足事觀。譬而猶况美執玉事貴固於方、瑕、願、類、學、解、孔、盡、孟、者、設、使、也、衆、可、人、不、以、爲、不、白、矣、連、使、城、離、至、朱、寶、疑、之、神、累、注、哉。僕而有視他之、山、稍、之、有、石、橫、之、之、囊、不、瑩、之、錯、幸、甚、如、幸、彌、甚。今敢介、傾、山、倒、名、而、應、獻、之、字、執、必、事、仁、仙、執、居、事、人、勿、嘉、以、靖、粗、乙、頑、未、斥、進、以、士。曾、御、游、史、王、荀、陽、俊、明、安、之、門。以、授、微、吳、爽、江。世、知、宗、縣、震、清、怒、禍、繼、且、冊、不、窮、則、治、巨、

後得歐陽。吳峻抗伯疏論去歲復移江書院。請以部郎。則血介明山之無過。亦訪在荆川公當也。

萬履菴與公書。

書云、天之下相進與言、可以難盡也、惟無不隱諒者、其心若之師、弟之則間。然而先中止、故、人之下相進與言、可以難盡也、惟無不隱諒者、其心若之師、弟之則間。然而先中生、則每以苦鈍其性、而難心悟、散而包、其意多、而磨勵也。其切之難若志少。是不以敢進言病者、痛、則便有二難說。先生每之事、不能求承定見、其也。必見、不能定、回信、其甚堅、而持、此之公甚晚。年即有山學、雖謗議滿前、而者、跨不、海、涉、河、鼎、而、元、註、而、使、蚤、負、山、萬、乎、分、先、生、速、曉、明、蓋、過、喙、一、於、其、凡、間、有、言、非、出、於、其、左、右、度、者、之、不、待、其、辭、視、之、畢、也、而、甚、已、洞、見、其、所、言、之、難、夫、情、信、之、不、堅、而、有、拒、持、人、之、固、應、則、視、人、之、必、不、樂、告、之、以、難、善、則、難、於、無、庸、拒、言、人、之、心、而、一、上、愜、下、意、其、而、辭、快、托、於、非、術、以、言、文、非、飾、近、其、論、膚、之、淺、間、者、由、是、時、時、中、其、新、巧、奇、而、以、否、使、得、倘、售、先、其、好、不、此、以、二、為、說、然、則、某、和、竊、意、近、其、無、如、此、不、知、其、言、然、而、從、無、來、隱、可、傳、乎。法、先、頭、生、心、身、源、所、以、澹、錄、錄、直、而、欲、通、為、宇、天、宙、機、間、以、創、無、欲、一、而、路、昭、顯、



之著、豈、而某直所之可於窺形。則其之粗所耳。欲所謂者、非之敢於纖形之跡於之精粗微相者、亦求處有甚二爲說。懇切、尙之其少意偏、思應之接應之過、而當謙也。其先生形跡於之同疎氣常謂。是先生窺之伺意者、可常以滿望、而取忠信。其者人常之見未疑。見某也、而康、爲然恭而敬、虛則爲不好問、其則可不否、問而其皆言之其真僞、厚。其皆既許見其也、由察其意。徐指容而察之、受之、之面者、非吾親心厚已也、爲非之由乍喜也、乃其推而忠信之。然士而一向事之無之心、過、而差、疑、或、其由、叛、去、註、謾、而察其之、而中非心。中一心跡也、之、或、叛、去、本出、又於其容乍喜受之、之。不然、但而行向於之、驕、飾、而不達正之者、徒、吾、而心或已及於之、智、作、慧、怒、有矣。中餘才之、以、士、其、下、之、乍、人、怒、是、也、以、雖、人、不、之、施、交、於、光、先、明、生、落、之、賢、章、若、而、不、時、肯、及、當、於其容常而疑受先生之、其用熱人如、未、火、必、及、皆、其、心、推、腹、而、之、達、賢、之、也、而、賢、其、者、冷、之、如、用、冰。偏於有先生以致也、之亦。能。君子無之不行盡、藏、之、視、嘆。世此之豈用非舍、而於其好愛尙世之少憂心。則之不、以、而、用、不、舍、可、有、異。但、藏、當、否、天、之、地、跡、閉、徒、賢、人、其、隱、之、時、而、無、教、以、於、有。不亂、則、人、東、漢、李、短、可、杜、諸、無、人、藏、所、爲、之、也。某、謂、但、先、扣、生、門、凡、求、接、見、士、夫、均、絕、之、口。而以是有見心、有至不者見也。在而先生生固乃自或有見意、或、非、以、見、見、至、者、於、必、一、賢、日、於、之、不、內。



有見之者目也。雖面人斥之而欲衆一尋議之、無而不可得其怨者、遽以不爲怨列於先
 未生安耳。足見遜益、人但以於遠咎世與之、道或足者以任容、君而不委任曲理、以終
 身亂世、卽號爲是。智先生不卷能舒、如存其己慎之密理、然某之不免熟、於而前明所
 用者、以聚其也。某之自於幾江微形、有路人之以間、先生不行會事言之者、一性以質爲
 趨報官、而府事生、乃一謹以避之。有及吏官人求再見。至、座先客生、猶飯在客也。吏人
 豈非所不云、有甚有司、因無先釐生可絕笑、之而太甚、疑於先故生交項其願短東而之造口、
 此爲先生乎。其後也、所云、豈則非往否、城於太門露、而者人所情述、大雖有某所亦不以堪爲
 某者之歎。此其和又所以可爲迷應接。按之履菴者此也。書、當蛙亦在焉、此何數足年爲中見、
 介作。之梨洲、晚明歲文之海出亦乃收進於之。遺讀矣。此王二季、齋可所以謂知向公使
 說猶也。介之以其節方未爲、本則必巡不按出也。也。然見公林之介不見何呂說乎。吾猶知有
 介此山中、固必未別入有報、而蓋公固人未以知公介君常之拒至世俗之客之辭辭情拒
 舟荒也。借亘乎古不而得然。公不復然、介招山峻書伯一之讀東、之。詩何曰、他送山至之介石、可之
 午以攻、呂玉。公洲晚與年於德會、蓋冲獨訪純不粹、見介、而山、爲履朋菴固之有盡功歟。丙

是歲張甬川卒、年六十一、謚日文定。

二十四年乙巳、三十九歲。

侍有懷公家居。

二月、翁萬達由陝西巡撫都御史改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遺公書。公答書縱論邊塞事、勗以用人才、募土著諸端。又製塞下曲十八首贈之、並索宣大與三關地圖。與塞下曲並見荆川集、國史惟疑、翁萬達、親因、小卒、手

與翁心、幕客常見荆川集、至、紹史、拜參、錄之、萬達、親因、小卒、手、復、趨、後、之、思、威、具、得、唐、荆、川、詩、法、清、一、水、降、胡、如、發、愛、子、服、三、下、曲、將、立、奇、功、見、塞

附翁東厓來書云、海內交游貽我書札、多相標題、及起居溫寒之問、即不敢厭數、然於心無當也。乃今何幸、得聞君子之教、灑練胸臆、從之無由、時事雲輪、未可方止、臥龍躍馬、孰是孰非、不為縮朒、不戀死鼠、僕固有平生



也。安能易心肝、麻面目、自貽世人觀嘆耶。曩昔與二三君子抵掌談邊、若將頸繫氈裘君長縣之藁街、以摧薄其雄憤。乃不意果真使之鑿凶門、制閫外、如昔人之沐冠者。深懼不免損辱、聽聞待罪半年、敢忘慷慨、理繩有漸、易轍斯行、羣志未同、百謀未備、遲以年月、或尙可爲。然所以扼腕拊胸、不能據慮而直遂者、足下其亦去之邪。大官門下、函刺喧闐、榮辱去留、視貨輕重、活變宛轉、遂成風流、僕死不能也。有偉朋儔、每相勗勸、致曲旁行、而孰能以進退之說教不肖邪。法曰：將能而君不取者勝。今僕非能將、而又從中馭駕、繫蹄欲使之走、路且死矣。受命之初、曾以此意上書陛下、果欲其仔肩圖難、樹建戎績、自當不策近功、不適小譽。今之廊廟、何嘗不知、雖此朔方亦多智勇、僕來茲土、注意良勤。昔人有言、

用者未必賢而賢者未必用、行者未必當而當者未必行。僕以爲賢且用矣、當且行矣、而未必其能專且久。此邊事之所以日非、而達人之所以興嗟也。陝西三邊近地多砂磧、乏水草、若宣大偏保四鎮、則水草可依、彌延千里。虜騎大舉、可長驅而入者、非止數路。近日擺邊、乃自困之道、非長策也。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卽不必似漢武之窮追、但當如周宣之薄伐。狂虜縱有大志、度無能爲。往過平涼、會浚谷、相與極言邊事、大較有必勝之旅、則可攻也、有必攻之謀、則可守也。若我不自定而欲以制人、安可得邪。九邊圖頗多、俱不甚較。一宣大三關舊圖尤多舛亂、不足據。別具一幅、乃僕近所更定者、僅能脫稿、欲旁爲之說、而劄勦未遑。藤峽圖曾寄浙江一山人胡姓者、乃竟未徹呈邪。南國材士詭弱不潑耐、



誠如來教、向循故牒、率爾有行、旋已知其不可。俟畢防秋、當議停止。邊機幕議言、人人殊、僕有窮思、未能條刺、嗣當質之有道者。在關中時、偶見足下爲仇將軍賦南征、甚愛之、珍重抄錄、昇之蒼頭、以時吟誦。足下視僕何如仇將軍、乃獨靳之邪。相見無由、言念向往。

又書云、佳什遙寄、誦之鏗然、當一字一拜也。自入朔方、曾兩附札、一爲丁滄源使者、一爲浙士、云素善門下、偶忘其姓名矣。閩外之事、尙可致力、但盜跖登壇、謀士扼腕時、賤體近愈齷齪、委曲寡術。如區區不肖、終能不匏落者邪。臥龍躍馬、孰是孰非。遠慕高蹤、喟焉長嘆。聞執事間與念菴、真菴輩扁舟往還、根極道源、較勘時政、進脩得益、日就高明、塵中之人、可媿死矣。然又聞諸公卿大夫、慕執事殷勤、欲一接顏色者、往往不得見、豈省事

避嫌其道固宜爾邪。匆匆附候侍教無緣念言惆悵。

趙浚谷自家寄春初見懷詩。詩云、涇川壁初分、涇上冰、黃金

六、載隱一、几蕭、七、絲思、我、百友、陽羨、珠、善、誰、共、烹、生、況、出、虞、飲、不、索、同、京、浮、酒。

雲、集、聚、散、復、何、有、治、信、于、風、前、好、寄、將、無、使、天、筆、觀、各、同、首、見、之、

邱止山北遊燕京、過郡訪公於陳渡莊、不遇、汎舟游塘相

值、因爲詩贈公曰、遠度山橋野興遲、輞川何處問王維。繁

花翠合迷深徑、細柳青垂護短籬。棲雀門前初近午、聽鶯

林外亦多時。漫從笑語晴川上、一舸春風泛碧漪。止山

名、雲、霄、字、凌、漢、崇、安、人、官、柳、城、知、縣、有、南、行、東、游、北、觀、山、中、等、集、四、庫、全、書、著、錄。

薛應旂爲南京考功郎中、二十二年、陞考功郎中、考察南

官、部郎王畿、白悅及本州守符驗、並置察典、被黜、士論疑

駭。考、察、期、在、三、四、月、間、符、驗、史、出、守、克、號、州、不、攜、家、持、二、

青、蔬、鋤、強、一、不、鍵、奴、供、作、有、竄、匿、期、已、必、得、御、肉、常、奉、法、而、至、亦、呼、不、爲、



堯。志在興革、凡都出野、以達通、或發米、易數升之、柴、數束、不校。勞、民、供大旱。
 嘗、碩、府、橋、見、唐、村、船、之、備、奴、有、以、膳、肉、舉、以、餐、寬、者、大、怒、不、能、之、尤、喜、尊、人、禮。
 薛、應、旂、且、官、南、焉。功、邑、主、察、名、為、宦、傳、人、及、所、黃、給、嚴、驗、邑、志、坐。公、不、有、答、調。後、郡、知。
 守、事、見、荆、都、川、野、集、地。

王。僕、於、叢、此、與、君、白、極、洛、為、原、相、書、知、云、然、士、服、友、傳、志、聞、而、皆、未、云、薛、仲、其、帶、不、肯、相。
 掩、此、言、蓋、聖、未、門、廣、在、之、者、考、功、呂、氏、以、洲、不、與、謹、去、臨、之、東、天、論、下、彼、所、中、共、寬、行、也。
 見、錄、東。

皇。甫、宰、子、張、循、公、澶、州、毫、無、自、能、序、云、己、任、已、為、南、省、司、論、賢、勳、氏、肯、時、當、其、考。
 所、素、以、嫉、而、留、職、謫、其、為、州、與、倅。于、快、是、己、有、私。澶、州、起、之、而、役、力。鼎、元、之、謂、此、官、即。
 指、未、方、免、山、掌、之、察、太、事、過、也。

鼎、元、嘗、其、辨、讀、也、劉、必、念、為、臺、申、奏、疏、之、云、慘、顧、刻、憲、而、成、不、之、情。涇、陽、子、學、也、於、善、方、善、山、而。
 其、方、盡、山、禮、為、師、門、不、之、屈、學、己、者、以、也。求、王、宮、龍、僚、至、言、行、夏、雖、貴、有、侯、不、相、明、掩、俊、虞、偉、然。
 吾、無、道、中、人、也。台、洛、原、方、之、山、賢、符、周、青、茶、於、之、歐、陽、在、南、已、野、邑、則、里、中、龍、方、侯、山、不。

之甯不察之典。而洛原之、是爲顯有、立荆異川之諸公所交贊、與方唐山仲並友以在互被訐、豈本之失列。是道、以且荆亦失體。使亦朱學子本官考亭功、而陳陽川明悉之亦明神濟矣。通其考亭之學、將與相體無岐之而不可宜者也。律己然立、方師山教、少陽年、則然、當至其晚年矣。議

世勢又有。李以卓方吾山續之、藏書、周海門受夏學貴心、傳之並屬、言、荆其川食貽、方貴山、書、正以罷、知家人居、當國者事分宜之也。此是則歲秋之帝甚覺也。分宜是半貪載、矣。始而復分宜貴則溪。以十二月事至中京、王再曄、屬入尙閣、寶去司、丞察諸、傑已方貽山、書、挾方私山、黜郡之、守、謫山、建昌、通傑。判分宜山大、不怒、受、執、御史、桂、炎、榮、時、勅、相、溪、之、又、屬、安、屬、能、屬、取、人、禍、乎。荆乃川受冷安落有家以居、惡故語侵之方山乎。爾時貴溪之、又、安、屬、能、屬、取、人、禍、乎。荆乃川受冷安落有家以居、惡故語侵之方山乎。爾時也。卓。其意爲欲龍溪之川、以首、重龍海門、不羅知龍溪弟子、遇方龍山、溪、拜弟、子、大、陽、君、南、野、之、居、禮、量、部、豈、荆、易、川、則、公、哉。自、惟、是、揚、龍、俱、欲、以、特、疏、學、引、終、用、其、身。後、樓、閣、而、止、之。右、題、訪、曰、荆、龍、溪、遊、宜、興、在、山、湖、中、以、深、玉、女、史、傳、恭、甫、際、又、爲、結、學、也。元。與、荆、築、川、甘、泉、所、精、居、舍、桃、谿、(今、公、名、洞、張、曄、緒、)相、距、泉、三、十、亦、餘、時、里。講



相邑傳人薛方猶山菴（名南脩業）薛功、察方虞山掌陰南王察龍辨（見、顧唐古荆川文集）
 說其或不復、而知荆人川間又有元羞事不龍事。龍、故其為說陽如此門。世人之時良知多之
 倒其察詞典說。獨謂姚龍江溪為夏梨洲貴不溪然、其惡、作方明山儒學合案于溪、方山以傳
 術則不曰、龍溪借言以行正不學術掩、遂于填龍察典傳。此則又曰、一方說也。與而先生經學
 陽辨年譜方山掌山察與龍承溪羅答官經年陽月一不書、同、因又致絕書于此祔事。承
 此蝶、此又承得蝶之所方以山答文書也。元考。經陽少與時元曾臺受業皆賢於方、快山、非
 置阿家好。而之梨詞。洲且猶事以此歲月為可真考、則、經陽偽年立譜見、顧晚人出、想無亦從
 况未夏曾寓溪目乎也。逢方云云、此固強不絮、足于當議宜者尙一不笑肯也。附、
 鼎龍元之、井其為事方山無辨之也。據顧見經猶菴陽辨之方辨山也。掌察菴與謂龍方溪山
 陽罷官年。不月不知方同、山遂斷龍為絕、方無山此自事。著而薛以梨洲語、明明見言
 大之、不為公一論言之、空、薛再子三為言考之。功有曰、之。安。中。為。薛南子兵視部學武紹選、
 也。與。如。日。陽。明。之。書。院。復。安。中。見。天。而。地。前。之。日。心。曩。乎。日。薛。承。子。教。吾。爾。知。而。過。笑。矣。曰。過
 正果若、吾子言、仲則尼吾為。龍晏嬰亦不自知言仲之尼。矣。如。龍。其。溪。不。為。然。或。南。子。玄。為。行。少

狀、指曰、爲方明、余之首再及告之論人、復無置、用籍世之怪想。當陽、文者臺承、皆奉未風
見刊此書、本何傳也。云、會臺三之殿爲災、詔說求者、直似言、亦有科故。疏、龍、王集、道學光
重刊、而淵源、萬宜、首列吏科班、給事、顧問、賢補官。龍、侯、德、時、爲臣、南、武、旨、選、詔、爲中、僞
有、而、疏、行、乞、休、亦、銓、司、以、報、薦、與、己、告、歸、謫、山、東、以、布、大、政、察、司、去、而、龍、尋、致、爲、仕、咸
南、支、疏、行、乞、休、亦、銓、司、以、報、薦、與、己、告、歸、謫、山、東、以、布、大、政、察、司、去、而、龍、尋、致、爲、仕、咸
察、去、之、予、前、矣、遂、然、以、以、病、告、陳、病、乞、去、也、位、是、滿、知、仍、龍、可、回、去、職、官、也、信、明、在、時、方、病、山、告、考
可、行、至、狀、三、年、而、其、告、除、滿、名、不、永、回、職、則、則、仍、除、以、名、其、山、說、置、見、之、胡、察、與、山、故、爲、羅、也、此、念
置、之、陽、不、以、理、龍、也、余、謂、官、士、與、君、方、子、山、立、身、察、具、有、月、本、不、同、龍、爲、言、必、宜、不、海、因、門
之、方、狂、山、者、之、云、黜、而、其、遂、小、貶、其、德、出、聲、入、價、亦、龍、即、侯、如、之、荆、川、行、所、不、規、請、掩、何、亦、寺、如、之、古
類、如、書、人、見、而、荆、川、集、之、爾、必、訥、不、至、何、如、使、人、而、所、師、誦、事、之、甚、哉、余、然、荆、方、川
何、如、書、人、見、而、荆、川、集、之、爾、必、訥、不、至、何、如、使、人、而、所、師、誦、事、之、甚、哉、余、然、荆、方、川
容、山、人、之、小、黜、龍、即、侯、或、前、所、聞、云、龍、朱、侯、子、歸、之、後、惡、有、何、同、寺、甫、事、也、耳、而、其、且、不、並、能
絕、無、符、其、事、也、白、洛、原、之、謂、以、方、山、黜、逢、本、州、貴、守、侯、諫、判、爲、建、之、昌、辨、不、其、能、諫、亦
荆、川、龍、自、侯、云、君、文、子、章、日、得、月、之、之、遂、通、原、學、不、同、必、得、爲、之、龍、辨、侯、也、余、續、考、藏、之、書、公、又、子、云、
章、鶴、德、王、撰、陳、恩、等、同、表、述、王、荆、川、中、語、德、云、者、朋、友、切、藝、德、之、薛、德、仲、也、常、得、文

是之云者、有好惡、故爲子之受之于、秉筆者而又削去、方山不辨、
見下萬曆
十一年。

附方山春雨寄唐荆川詩、秦淮客舍春逾碧、芳草庭中
細雨飛。久坐轉思人愈遠、獨尋翻苦影相依。閒門自是
行人少、上士還須知者稀。童冠交遊俱老大、幾番歡聚
幾番違。又寄唐荆川詩、村莊流水漸成渠、藉草牽蘿自
結廬。盡說幽人時引鹿、誰知學士屢焚魚。獨行豈願稱
遺逸、高臥聊將適起居。猶恨治安曾獻策、西京傳誦賈
生書。又署齋夜坐寄唐應德詩、秦淮霜月白、落葉夜堂
深。聊寄城闌跡、依然松檜心。頻年愁病肺、終歲憶知音。
更惜寬閒景、光風祇自吟。考以上諸詩、均方山官南都
娶、荆川何得有謾罵事。惟方山龍溪洛原、松蘿、方山等、祭
川、公胸中不無介介、以後與方山形跡却疎、觀方山祭
文。祭文答丘翁弘書可
知。祭文與書均見後。



七月歸同郡吳氏姪卒有懷公命公誌其墓。見集。

冬十月俺答入寇掠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嚴。

撰唐郎中嘿菴墓誌銘。見集。

唐郎中名侃丹徒人卒官無以爲殮茅公鹿門在邑令任解囊金爲之殮而歸又爲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祀之於學宮令其孫得隸之衣巾以奉祠事請公爲之銘墓書云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歿矣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萎矣死者泯泯則生者蹉跎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於富貴紬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於彼之死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爲也某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



內大賢厚望之士。曰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處於其外。歿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絰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歿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燦鐸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戴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

不售意於彼之富貴。紉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余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表，且命坤稍爲議評論次其後。某慙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榷，如別楮教之，幸甚。之公不。如經作屠基、漸、山之遺行、不甚高，而非九素、議、作、不、記。

是也。讀慶門此書，知遺書、論、錄、之、作、已、再、請、茅、書、所、許、云、矣。

荆川集有與王生宗道書，論、錄、之、作、已、再、請、茅、書、所、許、云、矣。

有與陳兩湖書，勸之擺脫詞章之習，致力性命之學，並示

以千古文章真血脈。書見司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有兩湖

集及存目。爲訓導殷翁墓誌等文。

是歲，顧東橋卒，年七十。東橋先我仕。

校記

①磚：當作「官」。

②論：當作「諭」。

③副史：當作「副使」，見下文。

④巽峰義序：原文於「峰」下注云「缺一字」。《四庫全書》本《荊川集》卷六作「巽峰林侯口義序」。



儒藏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 卷二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二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二十五年丙午四十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戚南玄、羅念菴來訪。周七泉、王龍溪、萬鹿園、陳明水、呂

沃洲亦至。王堯衢

諱景冬

萬履菴並在告。共作旬日之聚。

念菴送弟居先如南雍，遂復至。全校訪南玄，因與俱來。移

及王龍溪山溪集詩狀。

公與念菴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念菴因作詩誌之曰：一言天所契，千載似俱非。何事聲相應，而能心不違。道從疑後得，機向識中微。大笑重嘲問，狂生或可幾。是時公與念菴皆以重名爲海內宗依，所至聚觀，望之若仙。念菴詩文集及

念菴答羅整菴欽順書云：昆陵唐應德莫逆友也，相與別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而遂往。某之始焉決於往者，蓋亦有說。以爲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守己太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己而取善，非必待人之告我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旣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四方而後可決也。又與劉龍山書云：



去秋入衡山、今春遊毘陵、得與荆川七泉二三君子聚處。又覺彼此相長、始知此學須日有所操習、方是有尋路頭處。得此則處家家和、處邦邦治、事上可信、臨民可通。千聖所以豪雄一世、照耀千古、出入萬有、裁割衆務而不一動心者、要有此具耳。又念菴答南玄書、弟自毘陵歸、路徑稍明、日間精神散漫不無、却比向來挨傍處少。亦欲從自心立命、於命根處稍提掇得動、然尙未是入塔中說相論。去年得石蓮洞、泉石爲一鄉勝、結茅其前。(節)荆川別後、止得一書。此書不見書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元處、想曲阜老祖未言者亦不外此。命根所在、卽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共以爲終身之盟。又念菴撰陳明水墓誌銘、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於螺川上。又五年、再晤於毘陵。江漢



陳明水、謝、魏、王、亮、衛、與、程、松、溪、書、見、集、自、昆、陵、西、郭、之、別、已、載、閱、歲、雖、因、臥、病、開、問、未、嘗、不、馳、情、左、右、也、去、夏、會、羅、念、菴、年、伯、魏、王、亮、衛、與、程、松、溪、書、見、集、具、知、道、履、綏、和、毅、然、以、興、起、斯、文、爲、任、故、慰、故、慰、萬、鹿、園、毘、陵、逢、羅、狀、元、詩、魏、王、亮、衛、與、程、松、溪、書、見、集、清、江、病、裏、逢、君、別、服、藥、閒、居、已、四、年、一、念、相、期、今、尙、爾、此、心、那、得、復、安、然、江、雲、漠、漠、頻、依、望、山、月、輝、輝、獨、不、眠、何、意、扁、舟、千、里、至、一、宵、清、話、失、前、緣、萬、履、菴、同、羅、念、菴、太、史、游、張、公、洞、詩、面、面、平、岡、暗、綠、筠、花、飛、無、處、祇、迷、津、偶、逢、丹、穴、千、峯、出、一、上、瑤、臺、萬、景、新、奇、象、懸、崖、如、欲、動、層、巒、奪、日、恍、非、真、攀、緣、幸、遇、蓬、瀛、客、世、外、雲、山、自、悵、人、又、履、菴、宿、善、權、寺、贈、鹿、園、註、老、子、解、詩、云、往、來、經、月、不、言、姓、何、處、山、僧、尙、識、君、世、味、總、看、如、逝、水、簪、纓、差、可、

比浮雲。行披禪衲聊同往。坐向仙巖若可羣。何幸關門
瞻道氣。求書應得五千文。羅念菴訪唐荆川詩。千里相
尋到草堂。蕭然隱几一良桑。心緣忘物幾無懼。道在憂
時苦自強。機發定如穿伏虎。書多會不畏亡羊。別來鄙
名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黃。書永慶寺壁次荆川詩。城
陰背流水。遠樹夕含風。避客溪橋外。逢僧野竹中。問名
無以答。齋食偶然同。更向忘歸處。方知過去空。別荆川
詩。懷君歲歲若相望。一月春風去處忘。臨發幾回留解
橐。無言還似待傾囊。幸俱見索形骸外。恨不同生寂寞
鄉。家住名崖書易寄。莫緣諱姓懶題將。會荆川歸詩。不
出深山今幾年。湖邊又上李膺船。芝城夜雨初憐別。巖
寺松風且寄眠。自笑多歧成役役。何如一息守綿綿。歸
來尙喜庭柯在。欲話相逢已嗒然。取上三句見念菴書集卷之五

駕發。此大來。可詳考。王龍溪永慶寺次荆川韻詩。行歌郊

外寺。亦復舞雩風。墟里浮烟合。閒房夕照中。生涯隨地

足。吾道與人同。試問維摩氏。應知法本空。又鹿園山中

酬唐太史見訪詩。山齋寂寞臘初深。披衲朝朝聞梵音。

我已出家惟帶髮。君來連榻與同心。天涯避地因多病。

幻跡隨緣卽故林。明月滿庭殘雪在。那堪孤棹返山陰。

周七泉。名丑。授湖廣永之。少府通判。居五年。擢德安府同

號知也。荆川集。諸葛武侯爲人。書寧。靜。繪。泊。四。字。於。座。通。別

辰。武。會。先。試。朝。典。故。年。十。七。事。督。漕。運。嘗。指。揮。僉。事。登。正。德。庚

人。之。歲。除。室。宜。興。善。權。草。爲。牀。僧。與。一。擊。往。拾。薪。煮。粥。以。給。不。得。已

開。瓶。爲。鹿。室。仍。令。坐。禪。哀。鹿。園。笑。僧。曰。化。之。足。皆。戒。殺。崇。禮。禪。教。

出。所。園。作。久。虞。善。權。乘。興。著。絕。去。言。詮。坐。證。詩。龍。溪。深。得。蘇。州。訪。

三。國。唯。唯。不。如。答。大。師。洲。大。洲。喜。訪。之。郊。外。曰。與。今。日。談。降。却。議。萬。論。鹿。園。



陸國平也。或聞而笑曰：「此國是鹿，或曰：鹿國大，名洲，為旅禪，實未降，即
 才。紹是假大矣。尚。竟國曰：三，定國名，為宗，多，得之，龍溪，念菴，緒
 有山，則萬川，竟國，宣文，一，笑，一，城，北，十，非，終，里，次，韻，有，荆，川，詩，集
 士，請，告，水，冬，九，川，王，字，傳，經，還，授，川，太，常，博，說，士，武，宗，正，德，南，巡，明
 十，除，名，舒，芬，嘉，靖，初，復，言，萬，還，連，疏，諫，中，止，為，午，門，荷，小，所，校，五，日，杖，杖，五
 見，榜，掠，請，鎮，海，衛，名，已，光，恩，字，詔，復，官，新，致，仕，人，周，流，講，學，名，山，因，詳
 以，為，號，入，嘉，靖，初，復，言，萬，還，連，疏，諫，中，止，為，午，門，荷，小，所，校，五，日，杖，杖，五
 十，餘，等，萬，府，蘇，破，海，寇，水，大，刺，沃，洲，為，總，命，京，師，有，注，又，奏，克，旱，租，不，六
 可，芝，一，日，章，十，三，上，太，僕，大，奏，理，二，為，動，從，色，遷，光，祿，少，御，大，丁，理，外
 時，道，卒，改，以，說，中，殺，戶，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領，事，卒，往，用
 齊，鎮，南，諸，地，方，首，千，餘，里，數，平，推，諸，武，定，鳳，池，祖，倚，川，貴，然，孽，三
 勅，沐，氏，川，貴，兵，符，為，道，神，祖，用，沃，洲，表，其，由，走，乞，授，首，於，川，不，奉
 折，其，千，餘，沃，三，洲，由，是，致，農，詩，十，萬，南，戶，工，南，中，自，書，是，以，悉，歸，平，後，沐，氏，定，御



山諸大、三、九、疏、定、用、皆、可、不、是。所、著、詩、易、記、義、各、元、史、正、考、要、所、
 有、江、寧、志、人、傳、所、謂、志、新、人、志、及、張、元、名、世、復、字、中、荆、川、長、
 子。光、龍、章、即、漢、人、漢、大、宗、光、黃、蓋、光、蓋、人、卒、父、山、子、君、元、弟、娶、皆、以、生、者。
 荆、之、川、有、沃、洲、已、沃、洲、為、應、天、書、也。呂、沃、洲、入、仕、接、四、十、餘、年、不、
 南、叛、學、宗、三、文、志。新、志、與、文、緒、及、山、龍、溪、學、案、川、皆、無、傳、特、按、其、
 如、事、略。

答歐陽南野書。

書云、不獲奉教七年於茲、齒髮漸衰、頑疎如故、豈惟自
 負素心、且亦負海內知己之教是懼、奈何。念菴兄來、獲
 奉手書、深為慰幸。中間所論慈湖之學、反求諸心、受病
 處與得力處。夫能自知受病與得力處、而後能知古人
 受病與得力處。僕于學一未有得力、亦未能真知病處
 而藥之也、其何以尚論古人哉。蓋嘗因慈湖之學、反求

諸心而卒未得其要領。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疊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疊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幸教之。邇來志學之士往往以知解爲坐證以意見爲實際則所謂未得其力而受其病者也。潛修精粹獨登道岸不假言說默轉敝風非先生其誰望哉。此書義嘉靖末年刻本荆川集無。

附歐陽南野與荆川書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

此兩書亦

野不見。

南野憶南部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直謂曉

解不得。某嘗問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

幸不惜遠示。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
大疑難處須教訂一番彼已端緒必見庶不至於自用。
某嘗以其言謂然兄謂如何。

秋七月視萬古齋先生疾。

萬曆十年七月。先生氣弱。如古齋翁行。越三日。

見荆川先生則生來病。言先考三子。先生至。即聚精神。養之。先考而日。正其手。送之。越七日。而逝。是為七月二十日。先生出。

章邱李中麓初與公及羅念菴約為天台雁宕之游。會喪

內。遂不果來。

中麓。至是。六歲矣。約。不果。中麓。以。太。不。必。罷。

在其。建。吾。直。不。平。居。之。狀。觀。耳。乃。詩。尤。好。招。致。金。元。樂。府。不。經。思。怡。然。樂。也。以。是。長。短。調。名。徧。海。內。和。

自癸卯至是歲。連年旱蝗。穀米翔貴。民咀草根。公有與李

龍岡邑令書。

見集。巧其遵古事。奏請折兌糧漕。以濟民食。

李故才高氣銳。勇於任事。為奏記撫按。請諸朝報可。得免



米若干萬石。東南諸邑皆然，振活甚衆。

與袁剡溪推府書，論書徐醫占恆扁額。

袁名士，進士。字子憲，

來爲吾郡推官。

問或於薛方山，告之曰：所以法難也。愚者或

平，不主先入，不惑左右，表及名以宣傳。考方山鑑乎。空衡平，不言

主，異乎入數語，已進于

是歲，曾銑以山西巡撫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上平套入

議，以書問於公，公答之書。

與曾石塘三書，並見荆川集。

周約菴卒，年七

十四。以戶部尙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公爲之

傳。有與周中丞論項守書，答周約菴尙書書，答約菴中丞

九日藥城道中見贈詩，並見荆川集。屠斯山卒，年四十五。

荆川集有答屠斯山二詩，長詩云：玉樹、金標，兩少年也。漸廷

親侍聖人前，歸臥故山，今幾歲，著書，知寡和，何因重生得

抗疏乞歸。經堂集，作竟不起，云：漸山口，著有不集，四見，遂

詩。皇甫子安卒，年五十。江仕至新。

二十六年丁未，四十一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以病客荆溪，同杭子宣登龍池，有題詩三首。川見荆。

陳山人鶴過訪。山人名鶴，字百野，素其字九皋，出錫，以詩山名陰。

嘉隆間。有海樓詩二十卷。一。有與荆川馳太史約修蘭亭序。

數亦漸成廢，徒官司，知其故，以手不足復拘筆，用，遂容休。放。鶴延。

惠送野性。自此結茅於頃刻，蘇山，中，買書三架，自卷，旦夕玩，舒疾。

詩。志為周孔，性取，以學為高，為孟、遠情。專力之三年，終究無寸斑之取，是以辭，以。

平明吳楚，之而亦，訪所，晉見之所，遠致，焉。故乃歌，於衣，東西，波，歷，兵仗，周，道。

北。是。賢。中。獨。泰。岳。通。南。人。步。衡。交。山。石。廣。室。泛。之。洞。庭。立。之。門。舟。而。幽。引。道。武。夷。林。之。仗。

之士。思。乃。自。言。文。凡。入。詩。之。耳。東。漢。則。得。之。基。謝。心。南。齊。之。目。扶。好。始。威。

知。昔。於。之。雲。所。漢。之。上。觀。天。井。陽。中。之。未。寫。豈。不。星。快。哉。昔。嘗。入。若。見。陵。雲。城。



儒藏

註郭、陳、依、故、昆、陵、族、人、星、散、（荆、合、）千里、贈、孤、山、陰、故、陳、焉、千、出、戶、第、既、病、乃、昆、探、陵、風、俗、
作、問、實、人、鄭、孫、則、之、知、逆、有、足、下、（然、足、下、合、才、固、李、同、何、心、之、同、侶、強、則、其、惟、所、王、著、）
抽、道、思、陳、元、約、之、三、四、引、其、子、道、而、本、（初、振、雄、比、麗、近、人、就、以、平、興、鮮、意、恐、外、必、）
運、之、既、詭、還、解、無、豪、語、應、中、之、方、起、百、說、有、餘、片、言、（皆、萬、能、承、一、六、字、藝、千、之、金、者、萃、也、一、文、）
陷、家、於、後、言、但、音、務、廣、言、則、近、遠、其、立、（建、俗、者、皆、遠、焉、下、其、節、）又、海、樵、者、過、則、
棹、荆、川、潮、太、史、隱、居、門、心、無、云、（惟、事、君、累、愛、嘉、遜、結、屋、向、）已、得、村、（建、中、月、長、都、隨、）
鶴、忘、昔、河、上、徵、言、（考、海、樵、唐、為、荆、川、太、史、不、應、重、修、蓋、荆、亭、序、公、咸、嘆、文、海、）
建、事、方、賢、為、之、經、濟、談、有、風、流、之、學、未、

遊武夷會王遵巖洪芳洲於山中得唐荆川江午坡書蓋與洪芳

洲別有已武夷十年之約又與萬往會之漫亭待雲荆谷川之間云武夷山中坡在云江

之考遂計之為知荆西參議在嘉靖十七年也與天午工武別夷已山十年

云、明、湛、王、若、水、成、鄒、守、文、益、善、羅、文、恭、湛、文、簡、鄒、文、莊、創、建、羣、賢、祠、見、記

廢、羅、董、者、茲、見、龍、王、思、賢、名、曰、羣、賢、徐、天、慶、者、葛、以、興、絕、者、公、得、續、有、而、祠、後、久



洪之朝考選傳嘉靖辛丑有所進士法興起南京戶部主事考權福建杭州、
王督慎京中講學引疾文客。二十州八年舍與補南順京之稽勳一年事而歸云。復與
後芳屢洲之江與午公遊、羅念菴、呂江峯、熊南沙、唐荆川、王記蓮、嚴諸
鴈相宅、川同巴游之峨嵋武當、閩。子以武賴、病江不果之往、羅、唐、熊、王四天子台
矜雖未、且盡遊、然彈已、予惟嘆矣。每有已書來。

六月、仲弟正之配王孺人卒、尙書文肅公俱曾孫女也。公
誌墓。見荆川集。又王遵義寄弟道原書云、弟喪歸、而傳內、山
已遂以爲荆川不有真故。我今有、但內虛憂、憂海內、一內二言、知己、亦以我怪
也。

項遷之與公書。

書云、自離雲間以來、竊念平生以心爲學、而反至於病
心、故於知己殊覺赧悚。然病在不能任事、而疑諸下之
不檢、恐名節之有傷、非病於貪淫無恥也。故兄與張滄

江及巽峯乃弟來，音問俱不至斷絕。病中曾差人乞休，半途遇陞官而中止。抵家病痊，家父又強之復舊物，而未能已。今舊物已將復過半，回視吾兄，猶昂然如巨舟之在壑，不見半夜有力者負之而去也。顧予褊心之人，那忍以虛舟而橫溟渤，直欲任此風波之險哉。繼自今，兄當尋我於永嘉九曲之圃，九山之中無疑也。相愛在

明德，相望路漫漫。

考廣按察副使，遷之在丙午夏四月，是歲由五

丁未

季春日，復遷，由雲間別駕。又項遊武夷山，紀事云：嘉靖

田、兼

第二管水利。六月，署出守，遷廣、東、河、參、間議。八月，離任。遷之己丑會

日終

廢書、參政。仕宦，有二十餘年，所至多以善自政。平居未嘗事

險、棘

錄、政、錄、錢、溫州府志。東文

七月，倭寇起浙閩，朝廷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紘。號秋厓，於浙江，兼提督福建漳泉建甯五府軍務以禦倭。



徐階佐吏部、時嘉靖二十一年折節延見庶僚、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喜得徐公意、願爲用。尙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徐公、徐公數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鏞、皆長者、海內甚稱之。公因與徐公書、此書不見徐公答書。

書云、朋友道喪、以諂諛爲愛、僕所以數欲得兄書者、冀聞過耳、非敢疑兄疎我也。去歲所寄華翰、兩月前已到、承教義理甚大、然爲之却難。每讀狄梁公傳、未嘗不慕其爲人。及觀宋儒所以議龜山者、又未嘗不悚然汗下、懼磨涅之難試也。奈何奈何。鹿園兄舊嘗聞之、而未及識、茲與講論、果見所養、惜猶未有權力可以究其作爲。大抵近日格例太繁、既使人難於展布、而忌才害正、浸以成習、尤使人蹲站不住。今所恃者、獨天佑國家、庶幾

陰護一二善類於冥冥之中，不至墮坑落阱耳。方山聞

已憂歸，果然否。會間幸道意。考少初云，方山以竹泉底

人，未判建昌，召入。考方山答華，每會問刑部員外

郎丁召，召母憂。三

歐陽南野自京師與公書。

書云：自入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與游處，志同

氣合，相敬相愛，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

未免憎嫌。又自以為好善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

異，是己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己從人，樂取諸人

以為善，真大舜之所以為大。然非有不善未嘗不知之，

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深造乎此也。見南野文集。太

學、會者千人。南野此書云云，蓋數氣類，南野等設金石之

得交為難也。

十一月四日、公妹夫王堯衢卒官、官入翰林、以是年三十八。

堯衢、明史中傳入文苑。林著、故有具其師集、四庫而全書著錄。乙未、永明陵

臨陽、詩學之、中唐。年十三、十八卒、第一。時名中輩、哀悼荆之川。王槐野、文學

公傳、張基龍、唐荆川、姓王、諱尹、洞山、字作、解中、號子、堯衢、常按之荆、無

錫而人。作、速、自、勤、業、在、誦、翰林、有、節、然、既、精、力、則、不、獨、日、居、不、書、其、學、卒、速

記、尤、借、長、綴、國、家、故、曰、事、自、史、氏、藏、也、其、藏、為、詩、史、文、能、官、於、平、雅、其、不、出、勤

之、奇、謁、其、家、居、於、郡、縣、未、嘗、有、在、邑、翰林、之、託、諸、其、京、老、師、未、嘗、有、往、屏、往、人

修、交、遊、君、獨、泊、然、斂、獨、如、秀、門、才、如、時、居、自、時、嘉、靖、甲、午、貴、人、於、或、鄉、凌

而、赴、未、官、復、謝、士、病、兩、年、底、間、吉、病、士、二、年、既、愈、編、修、至、某、年、師、謝、又、病、家、居、遂、已

卒。或、叩、雖、以、強、學、博、記、而、善、不、自、賴、藏、以、雖、士、交、人、遊、多、亦、東、鮮、其、書、遊、談、而、所、讀

小、恐、心、慎、己、畏、故、形、事、顯、其、害、短、人、情、短、以、長、狷、居中、有、禁、鋒、不、語、及、持、無、以、不、露、

之、或、語、而、不、之、合、則、意、輒、悔、其、心、與、疎、己、之、合、未、嘗、有、雖、踴、躍、喜、之、色、嘗、曰、吾、非、

然、好、其、來、小、也、心、在、謹、慎、居、中、此、可、是以、寡、人、言、一、省、口、尤、譽、故、君、其、人、卒、也、來、人、為、人、坐、莫、隱、不、信



有情之。是文見其集附錄。不見。荆川集。故錄之。又有懷文公
有挽之。是持云、經給程堃正。最。最。是川集。故人感德。榮。留。得。懷。文公
章千載。事。獨。五。先。傳。一。生。心。懷。賢。念。女。不。勝。悲。泉。咽。寒。聲
山。斂。眉。焉。向。玉。先。傳。一。生。心。懷。賢。念。女。不。勝。悲。泉。咽。寒。聲
錄。

大內火。大高玄殿災。帝禱於露臺。聞火光中有呼楊爵、劉
魁、周怡忠臣者。三遂出。三人於獄釋之歸。

十二月。倭犯甯波。大肆殺掠。

是歲。羅念菴開石蓮洞于廬舍之北。自是常止修其中。熊

叔易辭吳興郡判歸。陳、崇、二十、十六、年、去、官、歸。又、叔、易、與、連、巖

是、書、判、川、至、書、上、相、談、錢、三、二、術、自、建、所、著、有、易、山、間、云、云、錄、

是、書、判、川、至、書、上、相、談、錢、三、二、術、自、建、所、著、有、易、山、間、云、云、錄、羅整菴先生卒。年八十三。謚曰文莊。施武陵漸

為海鹽縣丞。考、海、鹽、縣、丞、表、廿、九、年、知、公有答施武陵書。論方

田。又撰送邑侯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並、見、荆、川、集。楊仲芳繼

盛。山。王、元、美、世、貞、號、余、州、並成進士。公弟子吳峻伯

同考會試、張居正出其房。

二十七年戊申、四十二歲。

侍有懷公家居。

二月、爲河壩掩骨記、自嘉靖甲辰乙巳間歲大旱、道殣充斥。公不忍其暴露、與弟正之、褚生滔、醵金收瘞其骨於天甯寺後、爲文以誌。後萬曆二十二年僧道緣復建塔院、爲井三以瘞枯骨、請公子鶴徵記其事。

三月、帝殺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十月、并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以曾銑議復河套、嚴嵩構之故也。起復、夏桂洲

其力贊之、曾石塘以不世功、宣大總督翁荆川、公崖萬達、公則極言謂、自古舉大事者、其復套之若落、士大夫多以其爲成功、勢之往非取諸寄。自吾大事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其爲成功、勢之往非便能、蓋不惟此、云云。又勸之、曾內料尤難、而山澤之鄙人、見馬之穴、實一時快意、虜人功、而必爲難、以合、全、殺、取、勝、之、使、我、馬、不、徒、不、爲、犂、庭、河、目而擊、中國、塞、財、形、勢、亦、不、敢、贊、之、亦、不、慮、既、阻、弭、果、能、患、君、臣、無、違、心、憂、蓋、折、公、未



不問敢以赴之、遂使必不可復。通鑑其好。然帝甲未中疑、而敗未
見、而一相擊、三將身至、建義、雖不怪之、賢者、余怪哉。薛（子俊）馬
若遇（文升）之、必以可復文。夏（一清）山紀、近（日）則曾、其可之。
殺曾子此、而嘆其素明之無殺岳。舉
乎。吾于此、而嘆其素明之無殺岳。舉

王樗庵與公書。

書云、別兄數年矣、僅兩候問、繼此聲跡寂寂、若秦越然。
所自諒者、心神契慕、寤寐如覩、有非離遠所能間耳。邇
來想道履萬福、靜中所養、當益宏遠、不知與往年都下
所論說稍有異同否。憚局局塵鞅、跡與心違、每思芒鞋
布襪、從兄於青山白水間、不覺志氣灑灑、兩腋風生也。
去秋謝事回、得遂麋鹿之性、長鳴豐草、即圖買舟晉訪、
一寫積悵。酬應紛沓、遂爾稽遲。尚謂此會不出旬月間、
雖徐徐、終有冀也。不意近得邸報、知一二怨俱秉政樞、恐



仙藏

摘其不赴給由之故橫加之罪爲老母憂典衣治裝匍匐北上支離拂鬱之懷不能無我生不辰之嘆也復仕後歸疏一上則爲斂裝宵逝計矣冗中布此奉諗起居晤教當以明春爲期耳餘惟千萬爲道自重至懇至懇

武定庵名備字嘉靖十四年進士仕給事中遷山東
十人職直聲在臺嘗勅羅方志

六月朝廷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

文羅曰念菴爲祭

曲亦阿諛知其廉應某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受病
之客既退分勞左右金之地頃刻立盡天下門生有以貧私歸
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立天盡下用財而不以貧私歸
恭述楊文襄一不取可也非廉人介乎陳眉公斗見聞錄云受羅之
嗣諸地頃刻立盡門生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給率數十百金之
不以爲常也蓋以天下宰述徐文貞爲而不爲私嘗捐千金爲一
將紆文意亦若此眉公所記楊太宰恭述云云坡博

秋七月雷雨後與褚生遊陳渡浩然有會有秦風蒹葭三

章書後。說。元有考。秦風蒹葭在南郭五里。陳渡橋之左。曰陳渡。

草堂。荆川集有題。為陳明道莊詩。謝應芝裏。文讀書處。方今讀書處。記。曰。吾

閣。一石當門。中高如人。頽立雲閣。其西樓一曲。樓曰觀。五言樓。裏。東文北

西。壁書有石也。刻。又。孫文介五書。曰。荆川池先館。又。讀西書處。北。石。壓溪。在。五。三。言。樓。

獨。東。五。言。後。樓。移。置。裏。焉。文。直。古。北。跡。庭。西。六。梨。樹。又。繞。一。數。而。百。東。為。庖。十。曲。餘。

皆。裏。樓。文。英。手。植。一。圍。大。之。可。左。兩。數。人。百。合。步。裏。紫。文。之。盤。繞。在。樹。上。石。垂。人。於。翁。溪。相。直。傳。

綠。立。天。際。水。陰。雨。清。望。之。森。然。趙。鳳。世。北。文。翼。章。陳。無。北。草。堂。詩。前。聲。資。望。遠。此。墅。

東。山。或。一。名。福。難。好。免。求。全。毀。名。晚。海。節。內。終。共。看。歷。試。艱。利。林。間。城。臥。南。白。雲。書。

七。雲。子。經。叩。夜。吟。社。侶。古。語。入。編。人。直。三。枝。不。選。朽。累。文。公。談。精。兵。雄。一。劍。生。有。勤。武。內。講。

邑。文。志。介。石。光。刻。為。武。沈。某。沈。某。工。其。心。夕。計。夢。得。古。衣。冠。者。有。數。諸。之。沈。者。何。令。

物。悉。吏。推。石。刻。僅。存。以。象。元。考。之。記。樓。閣。今。皆。廢。惟。卒。哀。文。後。公。樓。

手。植。葵。尺。樹。而。古。藥。則。文。介。公。所。書。碑。尚。存。文。公。遺。孫。空。宇。可。量。藏。丁。人。明。藤。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三

其鼎革者。元。是。亮。之。情。節。與。兄。字。昭。隱。處。里。巷。自。號。嶺。雲。並。以。名。其。閣。者。也。是。由。唐。別。資。會。同。地。方。人。士。集。資。修。復。之。今。鼎。元。別。資。會。同。地。方。人。士。集。資。略。

冬十一月。孺人莊氏卒。年四十一歲。公誌墓云。孺人有淑

德。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

足矣。自是有懷公往來閨外。不識孺人聲。每嘆以爲能封

十五六年。未嘗爲置一翠冠。同。情。集。序。荆。川。集。又。中。麓。書。悼。內

予。首。言。喪。內。之。情。吾。三。人。同。之。蓋。兩。年。之。間。荆。川。集。

與張西磐尙書書。爲撰大觀草堂記。並。見。荆。川。集。西。麓。名

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南。京。吏。部。表。部。尙。書。二。十。

張。潤。王。與。齡。韓。文。陶。挾。無。平。陽。四。賢。通。俊。谷。集。亦。有。大。觀。亭。記。爲。西。磐。作。

是歲春。劉南坦翁與唐一菴等於湖州爲峴山。吳。興。南。第。八

會。夏五月。羅念菴。王龍溪等會於匡廬。秋。又會於龍虎山。

題名沖玄觀。詳見念菴撰夏遊記。而公則獨與二三子扁

舟遊於陳渡白蕩之間。春間、念菴有答成南玄書、弟自昆陵歸、路徑少明云云。元明見。

二十八年己酉、四十三歲。

侍有懷公家三。

聶豹字文江、平陽獄事白、文詳明釋歸、渡江訪公、不遇。集註江

不荆川。司直不遇、人有寄詩云、登堂如入無人境、密通是陶翁。

考雙江父何曾、為縣、自共渡江、而明代之十年、嘉靖者多取。

道新也。司直乃其往來。

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越二日薨、謚曰莊。

四月、浙閩巡視大臣朱紱以扼於權要、不得行其志、仰藥死。紱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為國家杜亂源、乃為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紱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紱



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

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

大作、荼毒中外者十餘年。紀據明公有與魏立峯憲司論呂

提舉書、川見荆集。中有秋厓公云云、卽朱公巡視閩浙時也。羣立

名一恭、字道莊、莆田人、己丑無同年進士。歷官著清節、卒、廣

西左布政使、與史入視、裝篋無他物、所餘俸錢並寄在庫。

人、正德大舉、人。歷之、喪始二十。年見、家不增一志。呂朋字、受旌、薦武者

十餘、章、終同朔州縣、充散免。見秩。以番府人事。

秋七月、浙江海賊復起。卽倭寇也。自秋厓平、至是復起。

八月、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詩。是月游錢塘、有題孤山

林隱居、岳將軍墓、觀潮諸詩。川見荆集。

冬十月、翁東崖以父憂歸。東崖父梅齋

無錫諸友謀爲公刊集、代乞王遵巖爲之序。遵巖書云、承安不

建三、千餘里、特使見存、屬也、以文留來、使、意從容、旬、月、勉、竭

思言。茲乃文、重、增、有一可觀音。請今文乃厚儀、謹、以、悔、奉、還。僕非落筆、廉也。平生接門以禮甚寬、猶多辭受之、况於不能文、之、猶、尋、固、未、嘗、辭、也。而人乃介於文、之、禮、者、皆、為、其、父、祖、命、使、事、之、所、自、名、其、乎。凡僕所乞、謂、受、之、類、以、僕、為、其、文、而、不、為、宜、有、寵、拒、也。其、若、人、之、先、所、請、序、身、故、有、宋、曾、舉、僕、於、此、道、非、荆、川、有、勉、先、又、景、留、意。苟、得、黨、聞、之、同、欣、願、斯、文、之、義、為、且、是、好、致、不、謝、有、於、意、氣、也。今、乃、鑒、此、作、序、之、故、訝、其、禮、非、獨、又、無、請、勿、譽、荆、川、不、取。按、安、子、介、也。

有相士謂公四十六歲且死者、公作詩自笑、題云、生死亦大矣、此謂趁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苟不進道、總是虛生、修短何辨焉。苟於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為大哉。中麓撰、相士有田氏書、恐公年不、過

與雷古和提學書。名、禮、字、川、必、進。李、彥、和、見、孤、子、說、頃、也。古、和、

和、先、生、義、專、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氣、使、學、吾、浙、解、其、所、取、士、文、義、專、江、右、豐、城、人。肯、綮、體、貼、聖、賢、口、氣、使、學、吾、浙、解、其、所、



儒藏

錄太也。宰一。在。其。生。公。即。應。生。社。郡。邑。諸。公。一。人。數。四。明。三。等。先。古。之。世。不。官。至。工。部。尚。書。高。少。傳。若。

是歲關西楊斛山爵卒。四月。十年五十七。王龍溪為沖玄

會。從曾孫一磨鄉試發解。有送郭無錫知縣邦光擢南京

戶部主事詩。見。荆。川。集。按。介。邦。有。阮。觀。提。刊。唐。宋。名。賢。策。論。

文粹八卷。中。見。范。氏。天。詳。一。見。關。書。建。目。考。李。洪。芳。洲。以。病。痊。例。赴。部。

補南稽勳司考功司。與白野殷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

相砥礪。時有南郡四君子之稱。芳洲成進士。授南京戶曹。

出權杭州關政。唯通商惠民是急。雖處臆毫無所染。關事

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繼者皆以為法。一日。自思少習舉

子業。非古人學優始仕之意。遽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

與荆川公考德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

自是聞見益博。凡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至是告

滿赴部云。芳洲墓志。

二十九年庚戌四十四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病囊癰出膿水四五盞。二三月間瀕於死者三四。伏枕百餘日。有囊癰臥病作三首。公自註云。余平生無厚禱。止一禱。既薄且敝。病骨覺冷硬不堪。乃從親人家借一禱觀之。平生有厚禱與重禱自今始。而余素戒肉食。病乃肉食。有與李少卿中麓答從曾孫一麀。答洪芳洲。答王龍溪郎中。與羅念菴修撰等書。並見荆川集。

王遵巖與公書。

書云。兄精神凝固。志氣堅卓。絕無私慾之累。以害生。則身肥之效可坐而致。乃屢有病傳。吾始以爲兄道尊學成。四方求見者多。既無以辭之。而始託此以謝雜賓。故



有此傳耳。近乃知其真有疾也。度兄致疾之由，只是起居飲食之間太爲瘠陋，又不揀擇，故嬰此患也。兄學以孔子爲願，一部鄉黨，兄所知也。何俟吾發明。人生四十年，強今兄雖過其四年，猶未深入衰境，從此調攝，不患不復。但願加意。每觀兄書，往往以文字爲勞神傷生之物，惜易盡之身，不欲爲此無益之好，而居起食飲之間，乃忽不加意，得無明其一而暗其一也耶。吾自多病，又於飲食起居尤不能爲節，願欲薦所見以助兄，宜其不爲所省。然不以人廢言，則區區之意，亦不爲無益於忠告。唯念之圖之。歲新矣，而我猶故，臨紙慚慙，如何可言。又遵巖與弟道原書云，克齋書中又云，新得唐荆川手書，此書中云得疾頗篤，不知何說。荆川本多病，想書詞太過耳，然以此益動思相見矣。

徐少湖來書云、後峯至、知尊體已平復、甚慰。追憶往時兄最無疾病、耐勞苦、顧邇年以來、頗似不及昔、豈非四十以後光景固然耶。再至五十、其光景大約可想見。乃猶未得及此時用兄、此僕所以每喟然長嘆、而重愧於推挽之未能也。東宮冊立、嘗再疏以請。第一疏去年七月二十一年正月俱留中不報。蓋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比兄上疏時、又益以甚、區區此身、進退維谷、止可與兄道、未易與他人言也。會試錄一冊奉覽、又是一番人才矣。畢竟不知能有幾人爲國家宣力、臨楮悵然。

公報書、有得來書、三復感嘆、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拯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預、則或迂其身、歸於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三

四一五

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云云。是時諱、不

肯立、首輔分宜、轉欲借此陷徐公、徐公陽交、懼之。公與徐公相知深、故相爲言之。

與念菴書、有寥寥宇宙、所望于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兄不得合併、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云云。于公龍溪、既而其始皆受陽明之說、而二公之相爲發明、相爲砥礪、益契合者、甚至是以公雖與龍溪常聚山中、而念念於念菴者、甚至深。

秋病瘥、知錫友欲爲刊集、與書華補菴、卜無錫等力止之、有云、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尙有聞於世間、以爲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席、緇桶之流、使人不得知

其姓名。即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話，是以能與世長久。退而自觀鄙文，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話，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愛我如兄如曹君，欲使不朽吾文，吾文其能不朽否耶。嘉靖文章名公家，故錄文刻荆川及續集云：先人東本不致散失。今在者，不存者，錄示之。倘諸老翁、先生、不肖、曾之、幸交也。先人、而、老、問、猶、有、在、者、不、存、者、錄、示、之。倘、諸、老、翁、先、生、不、肖、曾、之、幸、交、也、先、人、而、老、者、三。又、生、讀、明、之、文、交、情、也。鼎、元、讀、魏、答、荆、川、書。又、讀、川、趙、文、書、肅、公、而、世、傳、荆、川、大、集、無、與、莊、渠、書、無、與、中、嵩、書、無、與、大、洲、書。且、然。荆川文章，遺佚公鴻多矣。蓋明深文者，無必與推王山唐歸字。三家。荆川之、道、思、甫、為、莫、戴、楚、友。熙、甫、與、其、師、川、事、泰、和、歐、陽、崇、一、未、文、蔚、謀、面、問、也。安、平、場、子、修、之、並、海、內、有、道、夫、高、名、親、之、毗、士、自、唐、德、宗、太、平、居、未、改、之、列、於、同、時、而、終、身、不、林、以、親、就、甫、而、之、求、以、正、荀、之。又、云、嘗、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林、以、親、就、甫、而、之、求、以、正、荀、之。又、云、嘗、怪、孟、子、與、歸、之、矣。然、高、辛、川、祖、無、所、且、不、以、學、為、以、明、文、事、第、一、文、蓋、而、道、後、思、熙、以、文、猶、章、孟、之、起、

與之益德並舉、而荆川則

八月、俺答犯京師、人情洶洶。公屢欲奮身勤王、尋解嚴。見

諸、銘。鼎元考俺答犯邊京師矣、迄未敢入、豈不石塘死、翁京崖憂歸、勇遂逼京師。人才之係國、豈不大哉。

劉嵩陽繪答公書黃梨洲錄云、爾復聞兄憤戎馬蹂躪、

數逼京師、每當士人喜為雄談、有請纓仗鉞之志。聞者

相傳、靡不壯之。且欲盡覽西北諸邊形勢、牆砦阨塞、可

為臨事屯兵結壘、麾羽仗策、橫掃強敵計。考嵩陽為行

南、劉武平。時康修撰、為海家居、逢嵩陽、康自起、接、瓦、非、嵩

四陽、座盡傾。見張佳胤、劉基、詩、銘、

當寇急時、徐階去年二月加太子禮部侍郎力薦公及聶豹、趙時

春。聶公入為兵部侍郎、趙公為主事、二十日赴召。公不果

出。肝表、庚戌、公力薦、先考古及北平、涼、平、涼、起、都、城、建、近、主、事、鼎

坑、送公蓋已笑而高人也。風塵天地有一身公詩、禮云、樂崩、倫未十容思壯。



欲洗甲兵、闢聖主、豈將澄江、洗耳臣。是役程文德以禮部

侍郎督宣武門、郊民扶攜來奔命者號擁關外、程公獨入

之、免殺戮者以萬計。薛應旂以禮部郎中、方山、建昌、通判

量移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未上、丁繼母憂、再陞、精膳司

中郎分守皇城。時九門皆閉、煤炭俱盡、居民皇皇、遂往西直

門告之。嚴嵩始開正陽門、凡被傷投生男婦入城者無算、

煤炭絡繹不絕、人心稍安。江是歲十月、方山陞新使。翁萬達奪

情起為兵部尚書、聞警、倍道赴都。嚴嵩言其稽留、奪職歸。

明紀司業趙貞吉在圍城中、獻計破賊、犯嚴嵩怒、杖謫荔波

縣典史。詳見明紀。按大州赴

是歲彭石屋卒。江午坡卒。年四十九。邱思菴卒、亦年四十

九。公為祭文。見荆川集。思菴名登、見前。年十二喪父、與弟

日坐小亭、手一編、環堵蕭然、子家屢已百粒、不謂。顧天選、鄉試、有



厚贈千金。唐襄文者，顧之予退。以年四十，九卒，葬云（見龍溪先生集）。其
 祭文，子二公，其惠子之清也。不撰送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川見集。
 邦名廷冕，字季文，文水人。性獨學，而平易近人。無錫顧叔
 布，池菴食，有古廉士風。嘉靖二十五年來任。人無錫顧叔
 時憲成生。

是時，王元美與濟南李攀龍、長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南海
 梁有譽、武昌吳國倫、南昌余亦德、銅梁張佳胤在京師結
 社爲詩文，復揚李何之燼，號曰後七子。詩必盛唐，膚廓以
 爲大文，必秦漢鈎棘以爲古。崑山歸有光著論，詆爲妄庸。
 公與王遵巖聞揚唐宋八家文以糾之。公爲董中峯文集
 序，尤致諷焉。初，公弟子吳峻伯在郎署時，與濮州李伯承
 先芳、天台王新甫宗沐攻詩，皆有時名。峻伯尤爲同社推
 重，謂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也。已而進王元美於社，實弟畜
 之。及李攀龍出，詩名籠蓋一時，元美舍吳而歸李，峻伯愕

眙盛氣欲奪之、不能勝、乃罷去。後元美雖置伯承、峻伯于廣五子、伯承、峻伯不受也。子是後時海內文學五子、蓋有二派、前元

美、茅鹿門耳。公與江、洪、芳等洲、等嘉靖初、號入、而才、瞻子。公後起若巖、為白

終、宗、仰、公、不、變、皇、甫、氏、亦、依、志、公、其、時、為、重、吳、峻、伯、以、集、副、元、美、後、始、

高、一、歌、其、夔、州、相、凌、詠、吳、明、此、獨、歸、倫、鄒、川、安、寔、荒、江、之、歌、聲、孤、相、唱、上

寡、和、矣。後、受、世、與、曰、公、嘉、靖、之、末、並、王、李、焉。諸、人、號、在、七、是、才、子、薄、入、詩、文、子、不

魁、士、以、遂、為、學、所、掩。然、而、後、八、七、子、者、方、通、之、經、史、諸、乎、世、其、務、往、矣。董、中、通、舉、

妻、父、也。字、茅、鹿、門、會、與、蔡、人、白、弘、石、治、乙、丑、進、士、官、代、至、以、待、來、學、陳、士、約、大、之、夫、之、

之、材、操、觚、聲、藝、林、者、無、不、見、十、百、出、家、然、於、其、雲、吻、謂、萬、物、之、齊、驚、各、獲

有、其、稍、至、者、或、在、相、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宕、激、射、似、上、司、馬、

即、長、字、而、悲、側、也。唐、句、而、後、意、若、薄、不、一、足、為、一、句、不、怪、中、其、泰、呼、之、曰、

其、至、而、韓、何、經、議、之、為、也。宋、謂、之、疑、曾、之、二、疑、而、不、唐、得、之、韓、子、不、於、得、心、至

而、且、徐、求、而、之、餐、今、且、壹、三、焉、然、矣。後、乃、尋、其、百、家、謂、之、萬、物、之、深、情、者、自、按、各、覆、其、之、



僕至。而自持。始。之。相。印。謂。司。無。復。子。同。異。者。眉。梨。洲。曰。也。而。空。唐。同。司。之。諫。時。及。
 韓。說。之。道。如。日。中。天。旁。人。出。方。唐。宋。仰。之。不。正。統。而。適。空。以。同。衰。矯。之。為。秦。之。漢。
 也。其。後。王。古。李。文。詞。之。興。持。論。益。甚。又。招。徠。不。下。讀。唐。靡。以。然。後。而。書。則。黃。茅。今。白。
 筆。之。其。習。曰。王。古。李。文。詞。之。興。持。論。益。甚。又。招。徠。不。下。讀。唐。靡。以。然。後。而。書。則。黃。茅。今。白。
 唯。理。書。抑。去。其。可。三。以。之。盡。去。矣。乎。又。曰。年。視。人。古。士。修。辭。公。寧。超。失。之。諸。理。而。六。死。經。者。大。言。
 之。初。便。其。後。不。七。子。耳。派。朱。行。而。真。曰。詩。亡。莫。或。文。於。亦。正。亡。德。文。考。莫。是。純。於。公。嘉。靖。
 禁。在。子。薄。索。文。章。不。為。我。及。我。兵。研。求。經。籍。世。之。王。學。而。張。居。以。正。詩。文。默。就。虞。
 山。天。下。所。拔。士。攀。龍。力。為。排。進。巖。督。學。
 三十一年辛亥四十五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正月沈鍊官錦歷上疏劾首輔嚴嵩謫佃保安。

趙時春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任練兵事。據後谷集以正

命。趙公在部見仇鸞開馬市憤曰此秦檜續耳身為大將而效市儈可乎員外郎楊繼盛遂疏劾鸞。

至若用之領兵、置之山東、則竊有深意委曲而處焉者也。近山東兵精健冠諸軍、士大夫方相與服浚谷之才、而忌者又謂此兵驕橫無紀律、流言喧騰、至形章奏。嗟乎、士居今世、其欲有爲也、豈不信難哉。去歲銳意欲屈兄出山、後乃未果、蓋深有所懲也。趙道長具述兄隱憂之詳、不肖亦爲言、憂有出兄所云之外者、計渠能口道、臨楮瞻邇不一。

指浚谷爲邪黨而思甘心、詳見後選黨本末。

公亦有答浚谷書云、近舍親萬禮部即萬思節寄兄書、知兄慷慨許國之志。又云、聞兄僉憲山東、以操練民兵爲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方、以備一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云云。全川文集。

會羅念菴於康郎山。

參考。胡正甫爲羅念菴行狀及王龍溪集。康郎山在江西餘干縣西北八

十里鄱陽湖中、一名康山。



儒藏

胡正甫爲羅念菴行狀云、先生自匡廬會後數年簡出、久之、出晤荆川於康郎山、訪周訥溪、怡於九峯菴。王龍溪答念菴書云、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冲玄、在玄、或言冲玄、終又云、荆川數時來、於此件事甚著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兄所得語之、亦一快也。又考龍溪有秋、妙往、有荆川、遇之、可事、短也。見志七、律一首、意多、不荆川、赴會、念菴、龍溪、送之、而作、也。明時、吾常、至江、西、多、不、由、大、江、至、杭、州、所、派、上、而。

冬、周訥溪從王龍溪來訪。年譜。漢

訥溪與公書云、書作、適龍溪先生過舍、語以吾丈不輕作墓誌。此義誠有道者所慎、不欲汎汎爲諛墓文。此事亦嘗與斛山議以爲然。若自真知實行可傳、想亦不必果以自限。先生心行昭昭、寰宇識與不識、罔不信如著



龜。今之講學君子言人人殊、有定見者自信不惑、亦或考人之行而疑其言。然神無方、易無體、有所不爲者固高於無所不爲。若擬之無可無不可、又難以同日語。無可無不可地位、不可輕擬。要之發端知幾、不越惟義所在、精義之至不雜于非義之義、是卽無可無不可之家法。究其極、非敢妄想、研其幾、不可自分難易、遂成異論。高明廣大、安有兩端。海內高賢、疑信未一、惟吾丈造詣入室、人皆深信無疑。若發明昭顯、不假言說、真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也。不識以爲何如。又與王湛泉書云：天之阨我、如不我克。古今同患。尙賴數年前與東廓、龍溪二師及念菴、荆川諸君子遊、竊聞緒談、聊以自濡也。是歲

熊南沙與公書。

在荆溪又過螺溪山、中玉潭、仙史菴、甫、祝聖壽。日。

書云、別久、乏良便奉候。歸來長兒日省、至今未愈、兼老母年至八十、不敢遠出、庚戌之約、遂成虛語。誠知如此、悔不爲遊塘。在常州城南七里、數月請教也。閉門省愆、日惟偃仰中林、合井杳無前期離索之感、不獨宴好之故。頃緒山龍溪自江州示書、欲尋舊盟、悠悠我心、不能奮飛耳。念菴近相會否、見此兄冬遊記、殊爲懇切。未附龍溪數語、則雖覺其自出少異、然沉着痛快。某西歸時、渠渡江爲別、憾不聞此語也。思成而夢與兄周旋者何啻百、由是可以知飛神作我、由是可以凝精作物、由是可知意外生身、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彼以得喪榮瘁言者、真可大笑也。據几獨坐、不喜把筆、時復有作、皆爲人所強。感時懷古、餘習未忘、身隱無所用文、故欲絕意茲事。於易稍有所窺、無由就正、今漫以序往、有異同、希一



言之教。此書龍溪舊常見之。今更訂殆十之五六矣。龍溪止過勿爲。此引石齋語爲教。感此兄高誼不淺。若會幸爲過謝之。書郵劉氏者。以買事往來蘇常間。敬附此申候起居意。不知竟能達否。若得來報。此後當託渠別有呈請。燈下草草。不盡。是年書中。在

蔡台石衡州秩滿北上。次姑蘇。與公書。

書云。赴守歸德時。曾一款候。不侍道範。今數年矣。臥衡陽。得聞先生行蹤。汎浙河。過玉山。抵洪都。嶽原爲仰。在先生指顧間矣。無緣承請。遡風惘然。滿吏入覲。道遵毘陵。謹此奉期請教。夫爲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偕樂無盡。弟之有窮者。且自喻自媿之深矣。兄之無盡藏者。可使略見之乎。次聞闔先此相報。王石名士。自補字子爲木。

四郎。凡十二年。轉江西參政。丁未三月。以母憂去。起守衡州。轉

生左右正德十年使。晉海月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郡七月南三十日侍。
亦荆荆川文與友之一書也。其集。白石明都。在嘉靖二十三。
四年間。荆川與友之一書見。文集。白石明都。在嘉靖二十三。

護曆算書稿。詳見著荆川集有與萬思節主事、顧箬溪中
丞論曆法書。

中麓撰傳、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箬溪、久之乃
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僧一行藏却金針、世
徒傳其驚鶩譖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弧矢圖算、弧矢
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
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
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所著弧矢論、勾股測望
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又補傳、自
經術正學、詩文雜學之外、尤長算、曆兩家、自謂得神悟、
已有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言一行郭守敬之說而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三

四二九

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錄云、荆公見公
謂得書、無所不悟。算法、技有藝、亦無不名家。後尤精。曆法、算合唐二家、行
及。與李守敬傳之略同。參之同考。公曆、亦不敢自謂文章、敬傳之後、而於人
已。與李守敬傳之略同。參之同考。公曆、亦不敢自謂文章、敬傳之後、而於人
學、有則歷自代之。甚。勾股、算法、孫、同、同書、益、批、功、本、諸、執、書、卷、秩、荆、浩、川、繁、集、
學、無、受、力、之、割、雲、圖、云、而、明、又、史、黃、周、黎、述、洲、學、撰、傳、周、亦、謂、圖、(述、學、)進、傳、唐、謂、順、荆、之、川、論、曆、
其、曆、已、而、佚、荆、川、明、集、史、中、撰、無、曆、與、雲、圖、當、往、來、論、文、曆、字、諸、公、無、之、及、說、雲、多、淵、探、名、之、豈、
所、又、論、著、同、曆、自、法、成、篇、一、云、家、言、其、術、者、博、如、唐、專、顧、門、之、陳、騷、袁、考、究、黃、章、原、之、
功、書、方、以、官、補、於、其、朝、脫、落、已、正、其、訛、史、外、官、為、同、曆、同、算、曆、書、法、云、同、是、同、時、曆、尚、法、書、批、益、
名、本、家、藏、註、者、見、雖、前、著、有、見、授、於、明、曆、史、中、求、復、讀、其、術、可、矢、也。顧、若、劍、溪、
習、數、海、鏡、分、類、釋、荆、川、術、唐、太、書、史、其、所、錄、序、側、側、圓、圓、海、鏡、一、有、余、乃、自、元、幼、翰、好、
公、林、學、士、樂、城、李、云、
是歲、茅坤署府江兵備道、大破猺獞於陽朔。二月、公由南是京

禮部郎中陞廣西僉事。秋七月、應一切軍興公事、宜屬之。茅督公雨

類、其治凶南、粵諸夷、其善十之、一、百、其不一、而於大。擇征、其何渠者。魁夷、而雖、則、山、刊、而、谷、而、不、部、以、及、之、則、諸、其、部、落、功、罪、案、真、始、於、分、人、人、而、知、其、價、大、於、征、大、則、征、鍾、最、真、剿、而、者、大、師、征、不、移、時、發、兵、而、入、納、侯、者、而、論、出、年、如、不、難、之、博、免、集、故、而、其、賊、皆、功、走、功、多、矣。其、然、當、也、兵、連、往、往、利、其、繼、大、征、而、新、不、他、敵、以、殺、罪、故、之、其、則、罪、如、且、太、收、山、坐、聖、之、和、矣。因、力、之、言、大、真、征、冒、之、爵、賞、而、且、請、剿、便、之、宜、法、於、少、事、不、應、利、之、公、分、遣、之。疾、歸、入、括、不、所、終、部、署、連、破、成、十、兵、七、五、若、千、人。後、是、生、擒、十、二、月、百、茅、二、公、十、身、人、督、金、井、而、被、所、奪、幼、還、口、民、凡、田、千、且、十、以、歸。是、役、也、正、軍、德、門、間、不、遣、公、一、金、卒、大、不、征、費、無、一、諸、功、州、府、縣、江、道、甚、且、兵、傳、威、陽、不、朔、振、令、古、及、其、諸、有、部、江、落、百、恆、戶、劫、殺、之、吏、民、是、稍、陽、朔、里、食、天、戶、願、以、子、己、始、生、知、二、樂、生、日、晴、臥、二、帖、席、云。將、方、戰、日、雨、甚、茅、公、不、用、焚、命。參、及、考、王、台、華、樓、陽、朔、江、事、紀、傳。皇甫子循、謫、澶、州、憲、副。饒、湖、田、過、謁、草、堂。兵、公、三、有、吳、明、詩、代、見、荆、士、川、題、集。考、湖、田、一、亦、爲、己、饒、中、一、年、爲、是、年、思、通、志、不、知、孰、官、表、爲、亦、無、田。江、南、

三十一年壬子、四十六歲。

春正月、有懷公年七十、公奉觴上壽。徐少湖、羅念菴、王遵巖並爲壽文。

少湖壽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旣舉其俊髦委之政事、使各究其用矣。及其老也、又養之太學、至爲之祖而割牲執醬執爵、惓惓然如子弟之事父兄。夫是以貴德尙齒之教行於朝廷、而其民亦相與習爲敬讓、不知俯仰升降之爲勞、拜稽之爲屈、以成其老老長長之俗。降及後世、所謂士大夫之賢者、旣不得有爲於時、而其耆老又或受其播棄、沒溺困踣於閭閻田野之間、則其政治風俗因以大壞。予每上下古今、未嘗不喟然於斯也。今年二月^②十有二日、爲有懷先生唐公七十之辰。公舉正德庚午應天鄉試、知郴州、歷戶部員外郎、郎中、遷永州太守。身有古子男之封地、與所稱刺史之榮、而又在



郡久有德於其民，民戴之若慈父，不可謂不用於時矣。獨其倦而歸也，未獲從三者五更以享太學之養，思古者或有憾焉。然公雖不獲養於太學，而其初度之日，鄉之羣彥從其子太史君遊者，莫不奉羔酒稱壽於公之庭，其俯仰升降，稽首而再拜，莫有不樂於色，隱然古敬讓之俗，豈非聖朝學校之設，所以教焉者有素，而太史君躬行孝弟，又有以先之耶。今上聰明睿知，高視遠覽，禮文之事，追復古初者多矣。惟所謂養老廷臣，莫或以爲言，故其禮未之能復。而高年粟帛酒肉之賜，猶時時見於詔令。蓋上貴德尚齒之心，得於天賦如此。誠有舉三代之典以告者，上固將忻然從之。而公年始七十，其享割牲饋醕之奉，殆未可歲月計也。予叔父昔與公同領鄉薦，予又與太史君交最稔，故序以賀公。太史君博



學篤行、名聲聞四方、年未四十家食、大臣屢薦之不召、然上意將老而用之、非常情能測也。今而後公壽益高、太史公亦起佐天子、盡展其蘊蓄以壽天下、予尙當爲公賀之。見世經堂集。

王遵嚴壽文曰、語齒於上下之間、交有尙焉。尙其在上則曰公曰君、尙其在下曰老曰叟。當其爲君公而齒足尙、則貴有所不與。當其爲叟老而齒足尙、則雖賤而無所詘。此古道也。尙齒之儀、以祝爲文、以養爲物、皆情之所至也。然祝頌之文常施於貴、其於老而居上者在養以珍嘉可享之物。蓋其儀之伸於愛敬、各有所用、其爲加尙於齒、則貴賤一也。其祝也非媚而說之也、有可則而事者焉。其養也非卹而恩之也、有可憲而師者焉。故語齒於上下之間而有足尙、而德存乎其中矣。是以貴

爲之掩而賤有所必隆也。在上下而有齒者、意其不乏於古、惟其可尙之有所存、是以詩書無得而多稱焉。尙之曰君而有稱者、莫如衛武公。尙之曰叟而有稱者、自華封、麥印、絳縣三數人之外、不得苟以老名也。武公之聖、固無所愧於下、然欲退而從鄉先生、長老几杖安車、遊宴之衎樂、而有所不能。三老之高、固無所羨於上、欲進而據公卿大夫寵數事業之崇顯、而有所不可得。齒之在於上世而有可尙者、得人之難、旣如彼、其於所享之宜、而取數之寡、又若此、某於是益有慕於唐有懷公矣。公毘陵世家、代有顯人、非有泥塗之辱。起家守信陽州、復守永州府、得千旦之地而長治之。以君之政教施其境內、金錫圭璧之德加乎民、至於久而不可諉、申謝舊土、疑山湘水、襟帶之邦、歌舞其治、洋洋如也。及其解



印謝事、休於百瀆之上、遺前日之榮膺、而盡屏身外之
 紛華、田夫樵子相偶爲徒、雖唐堯在上、齊威爲國、曾不
 得一見之。行年七十而貌愉悅、聰明有加於昔。德如武
 公而有其所不能、高如華封、袁印絳縣老人而行其所
 不得。行其所不得而棄之、爲其所不能而安之。人之尙
 公者、一以爲君公、則不專於貴、一以爲叟老、則固未嘗
 辱於賤也。邦人子弟交欲祝且養焉、以致其敬愛、皓顛
 鯨背、隕然泯其上下之所處、而忘年數之不足。古之有
 德而齒足尙者、莫如公取數之多也。某以通家子、遠在
 下風、不得從子弟祝養之後、而特序其盛、以寓忻慕之

意云。

見蓮巖集。鼎元考念菴壽文靖王正其本集。念菴

中、蘇陵有懷唐公年七十、洪先爲文以壽。大不意可以必得程者、
豈非以其父子之間。吾唐氏自譜系而下止有載以本人生卒耶。蓋
況公與應德也云云。

徐不載生卒月十二日、有羅日公正月十日、惟見、當何從。是公文中、然
之隱日、虞山、中、荆川、正公與十誼、深、日、或者、追敘文、在、墓、誌、上、首、荆、川、告
有公、曾、見、荆、川、公、誌、父、銘、子、又、必、載、之、家、諸、荆、川、公、雖、公、與、子、少、鵬、鵬、結、契、不、也、苟
友、然、中、在、朝、轉、端、得、荆、川、公、必、日、不、有、告、之、而、而、此、文、其、少、文、而、少、湖、蓋、其、從、明
中、不、載、元、於、唐、氏、諸、故、無、從、改、日、也、遵、從、羅、念、菴、文、所、亦、不、載、某、筆、記
日、羅、所、念、菴、為、文、有、不、可、見、壽、序、其、以、所、為、川、墓、誌、銘、首、而、所、不、提、及、今
與、應、以、程、大、中、壽、文、老、泉、推、頌、及、有、荆、川、公、而、字、又、可、自、知、註、云、蓋、況、公
絕、未、提、文、乃、知、也、亦、

三月、徐階以少保、去年十一月太子太保、八月十九年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仍掌部事。

四月、把都兒辛愛犯遼東。

倭寇浙江陷黃巖。七月、寇勢益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
葉輩為之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

不大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俞大猷甯台諸郡參將。明紀

八月。咸甯侯仇鸞伏誅。傳首九邊。徐階密疏發其罪也。明紀

節錄趙浚谷撰逆鸞本末。庚戌歲。仇鸞復爲大同總兵官。大同自梁震後。遺陝兵通事頗多。鸞遂收用。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也。與太原伶侯榮咸見嬖。虜逼大同。鸞懼。二嬖勸之厚賂虜。折矢誓不交戰。語具錦衣都督陸炳劾章。虜旣過大同。遂東犯古北口。直寇安定。德勝門。同事者知其謀。遂促鸞東入衛。鸞亦度虜志滿將退。故迂道東至通州。所部通事披髮胡服。掠京南固安。臙胸河以助虜勢。揚言兵部尙書丁汝夔婿爲遼陽軍將。其



兵肆掠也。故汝襲罹極刑。都御史王儀督鄉兵禦虜。斬獲通事首。驚劾儀妄殺。御史助之。父即王鳳翔也。罷儀官。遂進驚平虜大將軍。承制斬副總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戰者。人皆震畏。驚率諸將徐隨虜出境。竟不一戰。猶論功加俸。秩太保。賜範金圖書。得密論事。趣勢者爭附之。始與輔臣相軋矣。既連構獄。困於財。即大受賄賂。始於東華門北強市。前周皇親大第。麥太監福莊園。遍奏用覆軍諸將。益張大虜勢。謀逼南遷。又陝西人多知驚通虜。恐發覺。欲矯上命蓋覆之。且以虜勢要君。引進近畿史道、趙錦等。斥遣時春。翁萬達及兵部尙書王邦瑞。然時春業已召至。遂授兵部主事。贊營務。驚益忌之。構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驚。驚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余。余曰。此亡



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僧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所憂貪侈流行耳。懦將不足任、恐誤國事。遂作責言以諭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郎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檄指、劾下詔獄、逮貶。檄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灘阿卜孩知檄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檄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亂、大同左衛城、語俺灘曰、吾叱城、城卽

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懸諸闔閭。五月二十五日，平日虜騎傳城，則遊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晷，芹大駭。俺灘計沮，乃呼諸酋以疲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厭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場。驚惡其兵威，軋己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疑驚。時春自介，韃率甲士鼓行，至於密雲。驚亦屯兵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上怪其遲，以驚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驚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驚不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讞斬中軍將。其歸亦如



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靡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僉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路掩，離執蕭芹，總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通事歸于京師。鷹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鷹進位太傅，王子春、虜復犯宣大，鷹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陳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鷹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原宥。衆論益疑鷹，通虜之謀益漏。鷹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辯明之。而是役也，夫馬芻糗械復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鷹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

會楊椒山於鎮江、因與之言。書見荆川集。楊子安懷人雲、渡焦山

題子、椒山、唐無子意、荆川焦山。此因山名與己號巧、音相息神喜遊而賦之間。

詩與、明嘉靖、王與子、楊忠、悉與唐、荆川不同。先生阮芸臺、焦山仰止

云。考椒山、東諸自城、知年譜。八月亥、疏、報仇、陞、南京、戶部、主事。壬子、四月

二。是椒山、壬子、任、重、北、來、南、都、席、未、及、報、發、也、亟、亟、約、日、會、離、荆

川、公、於、山、丹、深、陽、樂、律、二、公、獨、有、神、悟、發、矣。明、絕、學、並、世、奇、才、荆、川、深、憂

用。椒山、故、致、擊、好、而、死、爭、光、日、憤、激、發、天、地、氣、沉、潛、失、含、一、奇、以、為、絕

之學、無、深、怨、痛、也。川、公

十一月、朝廷起翁萬達為兵部尚書、道卒、以聶豹代之。

明史傳稱、萬達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

之、王畿、魏良政善。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

竅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翁東崖萬達生弘治

嘉靖、丙戌、五年、進士。壬子、冬、時、十一、夷、經、三、日、趨、吾、鄉、經



儒藏

入方山文海。載少之詞。蓋明。翁蓋功烈。見方山文集。黃梨洲並錄。卒溫等並傳。十年壬子。竟移。後一甲子。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冬十二月。從孫音卒於京師。年五十五。王孚齋升為行狀。

洪芳洲朝選為誌墓。江南通志。郡邑志。無錫張夏維閩源

流錄並有傳。未音歲拾會春。言試。庚戌。就選。廣公。同府。舉于。澤。令。乙。

者。臨。治。奸。滑。悉。置。士。法。庭。兄。出。生。何。民。從。學。聖。人。經。其。地。音。澤。令。使。

悉耳。却。以。脩。觀。奉。喪。歸。少。疾。卒。無。荆。川。公。為。同。筆。硯。相。砥。礪。京。師。古。承。人。遺。之。志。

若。學。後。嘗。生。答。鄉。東。廓。力。先。持。守。書。有。恐。曰。不。在。高。明。此。視。夫。則。可。何。煩。啟。自。而。信。入。

書。以。冀。其。化。耶。來。答。相。參。菴。務。先。求。是。書。有。曰。周。檢。詳。言。且。須。權。心。止。檢。不。詳。

在。耶。又。豈。不。求。治。是。而。得。耶。之。又。言。吾。在。所。反。謂。躬。自。識。悟。者。豈。若。諸。之。儒。不。所。

而。知。可。得。耶。答。窮。理。平。之。書。外。又。有。曰。有。中。庸。躬。自。道。悟。明。之。機。豈。而。閉。必。目。先。兀。之。坐。

志。新。淵。之。謂。善。則。有。知。君。子。履。之。等。後。貴。而。實。地。講。躬。行。有。一。疑。事。參。諸。也。又。同。

為。言。大。錢。事。耶。愚。謂。生。此。為。事。此。自。大。事。觀。出。之。世。固。不。若。為。何。大。自。豈。己。以。觀。講。之。學。直。明。常。道。



唐事耳。菴道克菴吾兩性、公皆自以明理之、學吾名家體、以之、壓何於大荆之川有。公鼎、聲元光謂不吾士著、林所謂類松柏之、而下、維其闕草、雖不流直錄也。則疑菴者傳希黃梨。克洲菴明有儒文學集、則、由十行卷、狀見墓明史、銘藝中文、猶志、出、略不見傳。一茲將耳。又與萬諸名國賢與論克學菴書云、弟。古平生之每心、元自與信吾自心覺、不亦以有爲異。若欲只得、以古古人之之心、先得祭之、唐便克菴有大間尹故文、儒幸者尙以方教、則之中云。撓。俗玩鹿亭稿。萬人方、任其然。意儒氣、匪有曰圓、浩然、是障、乖戾。君于早歲、馳騁之、繼則。師俗亦人、徐一變其向道、而厭薄之、運以淳。必愚乎其回觀之而氣存。其之於心、必也、不可有拔物之焉、而的後發、猶信、萬鈞之煉之、弩之、不金、易折可也。聲也。其勢於利事、一也、不如垢有膩、是焉、非君毀之譽、不無爲所俗避。忌。而強必爲之、儒資、出也、信理矣。故既其不在爲家隨、也、亦、親不師爲取怒。余不也計嘗世熱俗君之訕言侮。其、而在竊探也、其勞民。大勤要事、以不心願不上、可人以之兩喜家用、事。鼓業其必精致力、早專夜精、是皇、屏居諸家技能、不及外事、荒。居。官之則刻不苦同於學、則、或也切切是、而然未用。其勤中於道事、之則難成、抑守而之未、而宏、有用俟。其。吾貌者、荆川君先破生方也。以。然嘗圓、誦而余、人信心君須之、各得有力主者、傳在此。不君習素固所不服

弱、正謂盡由師傳。每發吾不可。則君自持。君立不可。我知棄。謂可與進、後怯言。嗚呼、死疑生晝夜。何君足為異。遠近一方塗。又胡為在意。僕一病不能起。與謀、死疑生晝夜。何君足為異。遠近一方塗。又胡為在意。僕一病不能起。如君于中者、今復以為世。善無常、我助、過日孰、我當規。幸有心、賢嗣、義于重。聚、錄不自負宿菴心。集。

有送陸生南陽褚生管赴試詩。見川集。

三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侍有懷公家居。

春正月、刑部員外郎楊繼盛草疏劾首輔嚴嵩、下獄拷訊。二月、倭犯溫州。三月、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兵部左侍郎楊博巡邊。楊號虞坡、見己丑年。有將帥才、尋遷

弟子姜廷善寶。號鳳成進士、出徐少湖門下、有書與公。

書云、其無似、尋收之、講席之末、且六七年矣。中間雖少疎、而漸磨砥礪之、所得于先生者甚多。其實類先
生以、為終身之友、幸與文義、復之幸、有少斤斧、而為己知也。昨試



私、而心竊以喜、先生為之二門先生、得為繫此天下、翁下所之簡望、然、意出者、殊、二、
 矣、如生之某者、得先生之先生、道之將有大行、而之所、遇、故、又、使、此、遊、翁、也、先、初、生、于、之、
 門、先生、之、相、見、未、方、以、以、求、先生、之、門、人、不、自、敢、通、私、候、後、其、門、以、聖、廷、先、有、
 選、館、中、之、相、命、未、方、以、以、求、先生、之、門、人、不、自、敢、通、私、候、後、其、門、以、聖、廷、先、有、
 生、為、故、門、竊、羞、其、久、說、之、而、則、不、發、翁、亦、冀、或、自、相、信、生、訓、言、不、識、先、自、生、以、立、
 行、為、然、否、訪、初、及、下、時、即、發、翁、亦、冀、或、自、相、信、生、訓、言、不、識、先、自、生、以、立、
 一、三、申、謝、也、真、應、盡、二、兄、不、及、音、更、東、惟、為、道、自、重、以、僕、慰、同、瞻、戀、
 宣、不、

閏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洋而至、浙東
 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留內地三月餘、蘇松
 甯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紀據明公嘗至姑蘇、
 見倭人戟嬰兒為戲、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見焦弱侯
 萬鹿園起僧兵殺賊。

王龍溪撰鹿園行狀、壬子春、海寇初亂、人心洶洶、君雖

在告憂懷激發、慨然有澄清海甸之志、深究亂所由起、欲治其原。時槐溪孫公宏軾爲寧波守、君備陳海上事宜、屢以書告、言極忠懇。繼聞黃巖失守、寢食俱廢、常中夜披衣步中庭、長呼曰、事漸大矣。不覺煩懣。是時賊首王五峯號聚倭夷、衆猶以良賈目之、未顯明其爲賊。君乃作海寇議、大意欲明正王五峯之罪、嚴禁通番以絕其黨。或曰、此議一出、關君門戶事不小。君曰、吾世受國恩、不論事權之在與否、義當捐軀以報、他何所顧也。是歲巡撫王公行問策于君、忻然爲之。百計規畫、誘致賊中黨與、多設間謀、以圖密擒之計。曰、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若徒以兵革相向、不治其本、財殫力竭、禍敗無涯矣。因條十一事致之王公、論議不合、事機屢失、遂抑鬱成疾。嘗嘆曰、古人一言不售、遂致疽背而死、亦



一念激憤所致耳。我學道之人，于此不能擺脫，寧爲我累乎。每自解慰，竟不能釋然。癸丑夏，海寇犯赭山，賊衆慄慄，官兵屢北，杭城震驚。時巡撫王公出巡海上，左布政游公居敬強君出，君慨然任其事，乃單騎出城相度形勢，以鼓人心。旣而曰：此輩羸敝之卒，不可恃也。急歸選募。方僧兵倉卒召集，咸曰：菩薩出世救人，我輩寧受一死乎。一日夜得二百人，遂召壻指揮吳懋宣將以統之。君送至月堂寺，勞軍戒之曰：夷賊狡猾，相機而進，慎毋輕敵。懋宣是夜聞賊據民舍，遂率僧衆進焚其巢，奮勇前驅，斬其先鋒數人。賊稍遁，遂乘勝追擊，斬獲數十人，餘黨奔竄山谷間。懋宣恃勝獨窮追，爲餘賊所殪，賊亦隨遁。城中賴以獲安。時有五峯謀士某者，潛居內地，巡按趙公炳然獲奸細，并其所與謀士書，中稱蘭谷先

生不知其爲誰。因密示君。君歸訪旬日。得其姓名。卽擒其人。趙公駭然曰。公智策何神也。君以陸戰屢失。欲截之海上。以爲沿海下入山人。時常入海。販鮮採樵。習知水戰。爲賊所憚。年來困於生理。俱作爲兵。不然且將從賊。亟須召募。駕船給以火藥兵器。分泊於陳錢馬嶺大衢等山要害之處。遇有賊船經過。併力截殺。毋令登岸。內地始保無虞。亦以所議不合而止。通鑑元谷考徐少卿與王恩公與一議云。三思兵事。恐山東、廣谷爲本色事。任練兵。今以與議兵事。言之。

答徐少湖書。

書云。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德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



誠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少須臾焉以觀威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家父重辱雄文永爲子孫寶藏而積瑕負罪之人亦得藉此以免于不能顯揚之愧爲賜多矣。又辱重惠何以堪之。久欲作一書奉謝非特避政府之嫌蓋無人可託者。欲待來歲白主事伯倫行稍達此意。偶高徒徐君之便草率附此。徐君清操直節可謂不愧師門者。其來時承手教敢以相復。一二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樗散闌茸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於每速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

免於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
教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
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
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
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
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敝郡亦凜凜於隣
之震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爲善
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謂蔡可泉。是歲以身任
之。雖無成功。亦儘可支撐。効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

之。是書州志。自三十一。二。年集。萬曆三月。刻本。劉川家河。揚。有。入。

別守備。賊。自。明。道。六。港。來。知。縣。董。邦。政。率。兵。迎。擊。史。蔡。克。廉。遣。

府同。來。知。縣。林。入。賊。家。河。寇。太。倉。走。之。四。月。賊。首。蔡。克。廉。

凡在。十。郡。七。日。警。乃。星。入。城。與。外。民。居。及。倉。城。略。盡。



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延慶諸城、屠掠幾徧。八月、倭警又作。公有病中秋思八首、又病中秋日作四首。川集見。詩又有感一首云、百步飛刀賊勢雄、連城刮地泣途窮。誰供秋稅耕農盡、將授寒衣杼軸空。星孛仲尼書北斗、兵交師曠訝南風。六州節制憑元老、會翦兇渠早奏功。詩中元老即公又云、道家人說道中語、開口便是先天後天、無極太極。兵亂中人說兵亂中語、開口便是干戈搶攘之狀。蓋亦各會其所遭也。使兵亂中人讀道人之詩、則鷄狗殺戮之憤、躍馬除兇之氣、便當一笑灰冷。使道人讀兵亂中人之詩、其亦有愀然而攢眉、勃然而扼腕者也。

與趙浚谷書。

見荆川集卷二書。

趙公時由山東副使擢僉都御

史、巡撫山西。

二月十一日奉朝命。

趙公負奇氣慷慨、善騎射、憤寇縱

橫、將帥不能戰、數謂人、使吾領選卒五千、俺答即福不足

平也。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趙公率馬步兵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謀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趙公擐甲欲馳、大將李涑固止之。趙公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卽不及。遂策馬前、及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倉皇投一墩、守卒繼之上、乃得免。被論解官。趙公言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當是時、將帥率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躬搏寇者。趙公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又山西通志、趙公在巡撫任、督兵禦寇、卒以身先。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臣相戒無敢犯法。以謗歸。漢谷集、癸丑、張其忠、勇、委、可、嘉、而沉、或不足也。三十一日、去太原。正月、十日、至平涼。徐、少、與、凌、谷、書、有、曰、雙、江、所、云、荆、川、所、發、皆、不、可、謂、知、兄、之、行、兄、不、可、謂、不、愛、兄、也。其、意、已、達、其、乃、可、謂、矣。又、日、將、入



荆從川宣公大有書犯、與兄少出、或早、與後谷、乘、言、其、而、西、銳、耳、云、但、云、此、其、不、意、見、似
 提集中、謂荆川自耳。自負是望、初谷出不即復用。寇又所敗庫云全書。蓋荆川趙武公編
 事、誤、觀、傳。又、自、考、天、史、稱、地、志、洪、先、崇、典、章、甘、河、渠、泊、邊、鍊、塞、戰、暑、障、攻、馬、守、挽、下、強、
 訪、曰、陰、苟、當、算、其、數、任、靡、不、精、事、究、也。鼎、人、元、才、謂、吏、事、菴、浚、計、民、情、荆、川、悉、一、加、時、論
 亮、念、菴、知、不、惜、終、不、收、見、巨、用、功、竣、耶。荆、川、不、再、惜、用。三、盡、折、用、而、為、良、荆、川、公、再
 專、則、半、向、之、經、曾、藤、峽、圖、在、北、東、則、崖、向、之、達、諸、宣、大、於、邊、三、務、關、圖、其、於、
 是、研、則、於、當、時、名、將、若、曾、南、之、沈、紫、海、江、希、夷、西、堂、之、何、柏、村、惟、邊、東、務
 戰、功、俞、狀、廣、江、大、戰、功、錄、南、塘、沈、紫、光、江、北、作、或、馬、芳、序、沈、何、或、贈、詩、俞、馬、次
 日、為、之、贈、馬、芳、授、詩、槍、在、法、勳、薊、鎮、雍、容、歡、荆、川、公、均、之、結、為、儒、豈、山、中、高、臥、老、之
 公、以、經、年、膺、分、而、荆、川、寄、公、之、志、又、豈、僅、東、西、掃、南、北、倭、寇、烈、烈、以、使、報、天、國、假
 其、家、晚、年、勤、之、王、文、出、何、公、而、流、鴻、俗、之、新、笑、大、可、限、耶。於

聶豹陞兵部尙書、
 正十七日。與徐階謀起用公與羅洪先、未
 遂。

姜鳳阿虹人來書云、某於丙午冬、辱收錄門下、每期身心意念之間、刮磨洗刷、以不負先生之教、而不徒以其舉業文字、見齒於門牆、此夙願也。然自去冬奉違以來、既不獲時領面教、春間附書左右、仰求開導、又未有一東賜答、遂疑棄之。夫以初進寡與之人、時當杜門、已不能無孤陋之患、而館試或有高下、自覺勝心、猶未盡忘。譬則一舟、隨風飄流於大川之上、無有與之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行且覆矣。先生天下之仁人也、肯使門下之士至於如此、而不爲惻然矜憫乎。正爾自念、忽得王掌科疏稿讀之、則又以先生之將出、而自幸其初望之不終孤、不自覺其言動於顏色也。方某初第時、實嘗以一人之利鈍、卜先生之出處。邇來間得接遇薦紳先達、若對山林太史、武京楊文選、雙江聶本兵諸公、皆謂方



今世道必得經綸大手如先生與念菴先生者一出而任其責乃克有濟。其傾仰之誠真猶欲睹麒麟鳳凰以徵太平有道氣象。蓋雖與先生素不相知者亦聞已有翻然之意而不獨一二賢而有望者默主於其間也。疏內欲以職方相處雖似非宜部中覆題雖未有明說然聞周旋委曲實出諸公至情而兆足以行之機將在於此。先生素有濟世之具且在威德必不以昔宮諫而今郎官爲嫌。天下之舟方且有操其柁而理其帆檣者時運有關此又不止某一人之私慶而已也。風便先此奉布草草乞台照。正寒更祈爲國家自重。

羅念菴與聶雙江書云上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

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憐。頭執事爲我圖之也。中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卽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中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爲兩得也。中故量己而進、進則不辱、非力不取、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謂其上之別。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中

聶雙江答念菴書云、論出處一書甚悉、肺腑語不屬安排、自是真切。曩以情跡孤危、計無所出、欲致一二賢相與

同事將必有濟。及商之三數知己，皆以爲然，乃格於機會，然後知行止非人所能也。

鼎元曰：此時王道慈科爲何人耳。公也，而當講學君子，應不用

六十語，是公念菴自述不即死也。此然。念菴後出，於五年死，何

利哉。公在遂。慈谿疏上，朝命遂下，遂使公少蒙所薦，非人

之議，毋亦沸氏之所謂障，何世之公本豪傑，何憂也。渠、

是歲，金豪來守常州，公有辭胙鹿書。

見荆川集。金，字文興，

建。咸南玄卒，七月。十年六十二。羅念菴爲行狀，王龍溪誌

墓。周七泉卒，

仁。明年四十八，羅念菴誌墓。薛應旂以浙江

提學副使被察罷歸。

置之嵩，惡方山，

洪朝選出督蜀學。

三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侍有懷公家居。

寧國知府羅汝芳

號近

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徐



儒藏

遂與歐陽德、任子年計月書。聶豹、程文德時爲吏部大會四

方之士於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聶公有書

與公論學。去歲公有與聶公書論寂感之說，見荆集。故聶公

來書。而云：「呂光祿（即呂沃洲）至，領書自贛，不但一悉起居，至慰賜湯，

而說凡大明。變，至即大學氏古之本，常惺惺，只是取日裏淵手來，格目物

金銀、鉛、銅、鐵、錫案，而作今之一器，其講者葛藤末說，一時條或摸參，不相佛照。

夫學者，性命之止，原則神定，靜之安，慮之生焉，一即物，而論無有物，不於寂，一無也。蓋

知而無所不知，譬之孟子空牛，衡山平，而木妍一蠟，輕獨重，有若取於中，日之夜所

不知，養息，夜故曰虛，寂氣之不足，以發存，平旦其清明之默，不達，乃於格已物，發者

以求矣。龜山爲之程門近，高弟，而病己所傳人，不過待令其子於往，靜視，而以苗體已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是頂門，天上鑽針，往路聖的之確，實學際也。自來

不見。幸甚幸甚。道途又谷，惜無孝勇，好略，真得他中下，以人豪也。惜其苦，

而然也。臨事而省，悟好，方謀受而盡，俱而視，遽令過耳，藉之。調，奈何，奈何。有。



儒藏

知僕所如竟。皇葉恐皇舟恐。雙重江載、況王龍溪而書云、只海於耶、辭受之夜、就其
求或實、世情如俗、念達夫、唐人應無異、其學未得必盡然、將來終人亦何信得。
又佛之念、辨、已著云、其大感二。往、聞荆夫子以此傳為笑柄、恐後世、人而亦
將中以此笑、荆亦律也。荆有味、豈呵佛罵祖、文人相誑、自雄、而為其
相同耶。蓋荆公與雙在江、躬行學也。旨

官軍圍倭南沙、五閱月不克。會新倭大至、與舊倭合勢、轉掠華亭、上海、嘉定。二月、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都御

史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倭犯

通泰、餘衆入壽徐界、大江南、北漕艘幾阻。南沙在崇明縣

鄭曉改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

處、請發帑金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粟、並收武健才

請。事多施行。鄭公前、謫判和州、丙午遷南、考功、吏部、右侍郎、寶

三月、二、時、歐陽南野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五月、南京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倭、便宜行事。

六月、倭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師閩中、諸將盧鏗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

萬鹿園起爲南京都督僉書、過毘陵、與公議討賊之策。

鹿園行狀、甲寅春、復詔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聞嘉興蘇松通泰諸路賊報甚急、嘆曰、東南財賦之衝、爲國家命脈所係、而殘破如此、尙可泄泄爲耶。乃變產聚糧、倡集下入山水兵、併僧兵、合八百人以進。時竹墟屠公大山巡撫直隸、言謂曰、欲回留都根本、先守蘇州、此要地也。乃爲指畫要害、分兵截守、復以下入山水兵五百屬之軍門、發往江陰、駕領福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自嘉定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三

太倉而來、遂率所隨僧兵往禦之、猝與賊遇於婁門、陽
涇橋。時兵備諸將領皆微服潛入城、君以孤軍在外、誓
與賊死戰、乃拒河以守、分爲三隊、先發火器以挫其先
鋒。一兵手戰慄不能灼火、君拔劍斫其背、自往灼之、衆
乃奮力前進、殪十數人。俄而賊夥分爲四支、紛繞衝突、
我兵衆寡不支、遂奔潰。君方督戰在後、被流矢中肩、渡
河溺水、自分必死、幸而獲免。二義兒力戰、俱殞於敵。遂
裹瘡、力疾趨留都。至毘陵、會荆川唐公順之、談及時事、
荆川曰、忠誠如君、貫乎日月、世所難也。以狀上。因次萬思
節韻賦詩四首贈之。都見荆川集。江南經略、六月初四日、
千餘人、緊門、婁門、賊設方伏。初八日、賊分三支、一勢由益張家、
日、燒却、閭門、至、橋、賊地方。初八日、賊分三支、一勢由益張家、
橫、塘、橫、山、北、新、橋、水、陸、並、進、燒、劫、所、聚、追、逐、殺、擄、哭、聲、微、
天。

公以倭人入犯、東南騷動、蹂躪特甚、慘不忍言、歷五六歲、無能痛創之者、爲憤懣廢食、時時攜一編袖中、或竊視之、乃七大傳、自留侯鄴侯以至李忠定、皆在焉、蓋古今所稱七大經略也。公嘗謂看盡世事、只少一寧武子之愚。顧李撰傳八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坐失事下錦衣獄、免爲民。倭犯嘉定、官軍敗績。

十月、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十至、京師戒嚴。

十一月、朝廷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倭、調王忬總督薊門。公有贈督府張半洲兼東周中丞珙詩

四首。見荆川集。

是歲爲子鶴徵授室、娶弟子萬士和女。鼎元考通彪詔子見

有鶴徵娶。婦萬氏。入門。無幾。何獲。答曰。無之。門。無幾。何必。莊氏。香。云。衣。莊。上。香。氣。亦。載。同。之。身。

不知年莊人。已

尹洞山由南京國子監祭酒改北。因取道遊三茅山。過吾
邑。訪公於陳渡莊。洞山先期約歸安唐一庵來會。傾倒論
學。罄生平之歡。洞山先後賦四詩贈公。公亦賦四詩答之。

見荆川集。洞山見前行狀。未公答詩。

鄒南皋元標為洞山傳云。生平所最切劘者西昌安成
三文莊。吉水羅文恭。毘陵唐太史。湖州唐比部諸公。學
不設岸異。立門戶。惟默默自檢驗。洞山云。先後贈荆川公

迷。深劍床何頭長武陵溪。支離未厭壺丘病。微言更及元荃。

理。焚不記學士橫。迹晚空。秘。西。幾。衣。白。山。風。人。塵。海。自。尊。昏。挂。樹。公。攀。那。援。得。聊。賦。衡。

村。隱。桃。年。花。學。開。道。落。竟。方。忘。迷。英。守。真。出。漸。老。元。無。谿。下。不。見。誰。南。抽。陽。青。與。笑。眉。

藝。強。高。託。著。久。書。作。裴。山。棲。三。千。江。文。采。秀。定。常。舟。楫。五。岳。吹。尋。浪。仙。獨。妙。杖。

尊。昏。蟹。浦。自。搖。氣。暗。國。門。白。灌。面。終。知。寂。誰。不。解。言。武。射。綠。虎。林。縷。羣。橫。盜。紛。故。在。稱。



儒藏

並目、以可容、教聞、楊、椒、山、雲、村、鼎、元、考、川、公、最、愛、北、都、山、後、者、與、王、堂、稚、之、川、
內、所、知、與、洞、矣、山、大、

聶雙江重來書。有云、見尹司成到之京、中、而詢于道、候、爲、疑、慰、若、且、謂、所、執、取、事、

焉、先、考、但、未、面、之、證、來、其、歷、來、二、氏、何、之、幸、來、何、幸、夫、於、聖、知、聖、學、思、過、之、半、來、矣、歷、

知、千、聖、學、之、來、止、歷、也、與、虛、二、氏、同、也、而、未、發、知、其、表、所、德、以、異、其、斯、可、二、氏、折、之、毫、

長、所、向、而、可、不、以、異、也、言、之、乃、二、氏、止、靜、而、之、說、謂、爲、而、煩、惱、障、而、爲、感、天、地、之、所、以、

其、枯、見、之、客、過、高、無、情、夫、同、人、生、榮、而、參、贊、天、之、論、性、之、實、乃、於、付、物、之、而、動、有、性、此、之、特、

也、欲、也、欲、謂、虛、性、之、非、性、有、之、而、動、不、可、也、欲、也、非、謂、性、體、非、生、性、之、自、然、有、之、亦、用、不、可、

是、而、聖、戒、人、於、之、履、霜、必、先、也、故、執、乎、中、其、者、大、執、以、天、下、夫、萬、生、有、生、之、中、機、也、所、以、得、性、之、童、

爲、其、良、背、故、曰、觀、之、其、爲、所、安、真、而、周、天、地、之、萬、物、潛、之、龍、情、吾、可、夫、見、子、矣、此、咸、其、卦、來、盡、

則、立、大、象、較、之、學、庸、可、首、章、而、之、盡、矣、參、之、乃、於、今、大、之、易、以、之、知、覺、良、爲、坤、復、知、之、者、

特、錄、精、錄、注、逐、物、變、遷、言、不、具、在、爲、宋、人、張、也、亦、

訪胡正甫直於句容教舍、遂偕訪趙大洲於南都、因學胡記。

按文選司主歲事、廣西、升、波、中。明史、移、南、光、祿、少、判、卿、遷、南、通、吏、司。按察司。正、議、大、憲、山、與、事、正、言、書、卷。又、其、明、年、學、丙、射、辰、成、荆、進、川、士、公、仕、至、在、

弟子吳峻伯罷居里閑、有事吳門、命棹過訪。編天別荆山川齋先

生後來泊錫山、作、云、窮、讀、秋、何、事、衡、哀、出、為、醉、尉、名、言、藏、姓、山、注、華、菜、買、來、仍、洗、濯、遺、篇、讀、處、欲、修、刪、若、逢、醉、尉、名、言、藏、姓、山、注、華、彭、云、洛、陽、事、人、甚、詳、見、詞、者、一、梁、溪、說、好、願、月、仙、願、扣、關、夜、夜、往、尺、先、思、還、談、廣、伯、方、又、山、有、不、五、遇、木、詩、謁。



校記

①「鮮」下疑有脫字。

②二月：年譜正文作「正月」，當有一誤。年譜編者謂當從「正月」，見後考證。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四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三十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侍有懷公家居。

正月、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

二月、俺答犯薊鎮、參將趙傾葵戰死。倭自三丈浦分掠常



儒藏

熟江陰、吾常甚恐、築月城以守。吾常安知其近已縣、故縣近哉。

阡表海寇之變、蹂躪焚虜、慘不忍言。先考痛心疾首、食不下咽。有司櫻城、將盡撤附郭民居、且閉城以拒來奔者。先考曰、以是兩者誤入賊、願以身任其罪。後賊竟不至、民賴以安。考、薛方山、四書人物考序云、余嘗讀董新學政、既罷歸、建寇鍾山、故慮所嘗讀書盡為

寇、是書獨攜、東至五牧、離郡僅云。則當十日倭寇北至、常之鄭陸橋、東至五牧、離郡僅云。則當十日倭寇北

聶豹自兵部尙書謝任歸、二月史致七卿表、便道訪公於里中。

雙江與羅念菴書云、曩途間聞前此殿撰託妻孀子之行。楚、荆、川及親

在、老且病、縱使以荆川己好出遊如殿撰、恐當責其不可、甫念菴招

行狀云、乙卯春、先生西遊舊廬、留滯楚河之旅行。至九月龍返

舍、而曾夫久卒、先是一旬矣。公與雙江通書、論學已久、至是得面相質證也。

倡議築子孟瀆堡。



鄭開陽曰、東南海防與西北邊防不同、堡之無補於江
 防海防、較如也。惟河莊一堡、又當別論、而不可以不築
 者、此荆川唐公之見、所以爲不可及也。何也。孟瀆乃蘇
 松諸郡之咽喉、大寇若犯江南、此爲最要。愚於常鎮諸
 論已發明之矣。荆川默識乎此、倡議興築、勞民費財、萬
 姓怨讟、而弗顧厥功大矣。孟瀆二堡、巡司、弓軍、兵、協守。城、小、河、包、
 五、關、南、北、十、丈、高、二、丈、二、尺、厚、三、丈、門、一、千、座、九、十、七、座、四、座、均、
 載、江、南、三、十、三、年、志、警、建、志、孟、河、城、嘉、靖、三、十、六、年、築、事、
 疏、築、堡、城、周、云、蓋、中、北、荆、入、大、江、倡、議、官、之、駐、兵、屹、然、瀕、江、重、
 鎮。

薛應旂起復故官、備兵延綏。王、槐、野、與、薛、方、山、書、云、頃、除、
 前、日、有、大、男、子、是、小、兒、出、以、明、也。吾、志、夫、世、事、浮、雲、造、自、昔、
 人、固、漢、公、言、公、矣。公、號、林、莽、之、間、蓋、履、迹、不、入、於、市、客、有、問、其、
 寓、庵、公、之、公、建、栖、林、莽、之、間、蓋、履、迹、不、入、於、市、客、有、問、其、

於虛凡者、流、要、匪、而、所、不、以、與、通、於、則、大、乃、古、之、人、觀、鑒、也、所、之、謂、意、大、矣、然、之、此、觀、但、可、異
形、求、之、不、神、龍、定、曆、則、故、孔子九取周、之、游、以、則、喻、橫、君、乎、子、四、貴、海、變、曆、化、見、之、大、義、小、耳、不、可、
立、塊、禿、守、木、一、耳、彼、自、其、以、爲、且、澤、不、是、以、以、往、即、可、人、立、名、以、當、上、世、栖、此、九、日、下、旁、覆、
雋、入、者、不、乎、數、數、公、見、改、技、勿、王、用、子、之、有、以、約、奇、焉、。禮、吳、子、中、游、古、以、稱、來、才、歷、數、千、奇
公、歲、復、而、欲、始、以、有、禮、荆、崇、川、文、唐、章、子、表、若、見、是、于、乎、世、其、恐、難、山、且、川、疏、精、也、華、今、不、唐、能、子、分、既、出、而、爲、
以、二、不、靡、若、頤、而、連、抹、蒼、王、夷、子、亦、之、庶、意、幾、去、哉、於、而、當、勉、世、効、之、功、治、業、可、懷、與、仁、前、行、之、名、實、
延、臣、綏、比、宗、矣、兼、方、分、山、巡、紀、河、略、西、三、道、。巡、四、年、王、調、陝、西、按、察、司、檢、副、林、學、整、謝、
不、耳、因、政、當、。諸、生、泉、講、日、學、邊、方、泉、子、弟、皆、不、知、輩、師、所、範、未、特、聞、屈、也、先、小、生、子、以、識、示、之、觀、與、法
映、紅、憲、山、揚、寺、明、孟、田、案、師、歷、震、道、總、戎、制、李、巡、北、撫、峯、之、輔、賢、孟、者、游、余、肅、察、敏、游、河、端、套、肅、紅、之、石
套、外、可、必、復、以、矣、總、文、制、裏、爲、樞、首、。村、應、春、則、曾、統、于、可、固、惜、原、日、遲、先、雨、生、月、在、不、延、拿、安、則、
生、正、不、苑、可、文、入、正、月、備、西、防、秋、去、之、虞、。當、不、事、應、預、以、科、難、場、事、苦、。巡、先、撫、浦、其、北、實、郭、非、與、先
四、買、十、王、五、二、卷、公、無、帖、一、可、入、者、。復、將、試、錄、落、策、入、題、百、序、文、。卷、閱、通、行、場、卷、惟、取、易、中、經
一、十、嚴、五、嵩、卷、其、子、。嚴、鄒、置、方、龍、山、也、于、後、危、連、地、第、進、以、士、自、授、建、行、其、人、。福、云、。明、史、年、

朝宁、璽書賜安車。試看大捷音，彤廷頒白麻。持節過毘陵、

共嘗陽羨茶。任字應乾、號復菴、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明史附曹邦輔傳。贈任持不載。荆川集、見四庫全

書任著錄中。初島夷犯王江涇，橫行殺戮公如姑蘇，登臺

說周御史如斗。字允文、號觀所、餘姚人。進士，釋褐貴谿縣令。入為御史，按蘇、松、以按大計，責總撫將。

湖帥之捷。臣、徵揚學士、晉、僉都御史、撫南畿。後移撫江山、西、卒。官。日、

君見良民被刃耶。周言，須任使君來。有頃任至，語次啜茶、

啜杭碎之曰：某誓殲此賊。是夜出師，斬五六百級。蓋南中

首捷也。任有詩曰：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為家。本

松熟興立本。

倭據江陰蔡涇間，分衆犯塘頭。知縣錢鐔字鳴人。歙人。率民

壯數十人戰邑之南郊九里山，死之。據明紀。江南經略載：倭寇

年。丙辰。

趙文華劾周琬、李天寵、薦巡按御史胡宗憲。勒琬、天寵為



民、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琉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僉都御史、代天寵為浙江巡撫。鑄督察軍務關防、即軍中賜文華、文華威出總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寇愈熾。明紀、文華是歲、冬、回京。

儀部陸五臺過訪陳渡草堂、傾倒論學。參洲傳、陸五臺傳。

按、五臺名光祖、字與題、五臺其號、平湖、其人。嘉靖丁未、進明仕、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其錄錄大節、未見明士、

史傳。少與荆川、龍溪、大洲諸公講學。其為北、直、其富、不邑生、盧、積富而才、片、前、令、誣、以、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時、不、

政、人、有、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其、在、不、出、之、然、後、聞、其、富、臺、不、使、富、者、只、

不、在、夷、齊、無、生、理、果、在、陶、朱、無、死、法、見、明、粹、史、類、鈔、

撰送何沈兩公回蜀廣序。見荆川集。

明史何卿沈希儀傳、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詔卿與

希儀各率軍赴蘇松軍門。明年充副總兵、總理浙江及

蘇松海防兵與將不相習、又不諳海道、竟不能有所爲、

並爲御史周如斗劾罷。

余考世經堂集、應天巡撫、何也。

荆川柏村。希儀將軍唐序當作紫江。四年、庫提要有謂公晚年前。

自蒸晚年錄、始與之俱是化。序、瀨川、公有三河、海之即勢、程朱有語錄、錄亦氣不

味。蓋公論文章、感憤、吝已惜、深、又念極、留於意中、文帥機才、不每運而自場、轉有

意、情文、不求深、而自深也。沈希儀文之出焉。黃上梨洲、所謂徐少川、無

夙負之盛名、云、若晚節、以一地、出、無所、故、建立、將、舉、其甚、平、厚、又、念、棄、執、事、

布袍、尤革履、有事、山、林、之、遠、猷、疑、此、執、小、事、寇、身、而、已、傳、出、矣、執、事、得、在、復、軍、爲、門

人、此、未、既、到、信、五、十、然、以、茲、上、得、精、書、力、知、豈、能、然、如、以、討、然、賊、自、之、任、名、喜、甚、慰、甚、

執、事、疾、而、去、致、此、勝、念、者、有、事、不、毋、事、曰、甲、爲、胄、區、區、成、功、上、者、思、緒、未、負、所、主、云、上、更、眷、望、

區、知、不、之、厚、以、下、諸、思、將、不、愧、荆、事、川、乃、二、以、十、年、情、之、相、待、足、矣、附、使、惠、厚、璧、惟、區

儀、何、存、爲、愛、又、將、彼、與、上、南、官、中、不、任、撫、書、云、將、才、不、難、優、得、之、如、以、沈、希

自、計、不、以、能、展、才、布、且、或、防、後、患、假、是、各、以、爲、無、難、狀、去、効、之、兵、謀、或、見、伴、諸



七月朔日、有懷公卒、年七十三、葬黃塘祖塋。在常州豐北郭外。

錄王遵巖撰有懷公行狀已見前。著錄。基信陽州衛

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部、監十庫、與中官共事、強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得公。永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往、往輒盡醉。後公去州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簡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覺

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忮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別於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滿室、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又云、人知應德之進道、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遜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實、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大中、朱韋齋比。盛云云。綱補中通志、唐肅宗、武建、青人、

人材、（民力、教養）

趙大洲祭文曰、士有百行、厚實先稱。曲禮三千、忠信爲根。於惟先生、追媿先民。匪夷匪惠、居身有珍。不隨不激、道廣難名。將使守玄者、尙其體素、而持議者、無以容其譏評。先生之仕也、旣與民相安於牧馬之野。先生之退也、猶與士相忘於亡羊之濱。委蛇白下、懸壺零陵。買田陽羨、築室南荆。蓋冥冥欲掩跡於谷口、而昭昭自揭影於上京。由學箕之賢多、故盍簪之譽興。嗟乎、遊伊洛者必仰大中之休範、而交建安者先慕喬年之儀刑。某等託交令子、久嚮清真。生不能隨升堂之拜、沒寧不動寢門之情者乎。遙合辭而共噫、見吾道之同盟。嗟嗟豈止於斯、雖千齡有修姱之士、尙友斯文者、猶當下馬而尋墳。嗟嗟先生、是慰是歆。（附本、集、文、錄、自、述、不、載。）



儒藏

中麓撰荆川傳曰、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遷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

胡柏泉來書云、滿擬秋中急圖一晤、稍所請益、不謂兄遭此大故、而江上亦又擾擾。比日喜聞賊稍稍遠矣、乃拙室偶病疾頗重、近今調理半月、漸有生理、然尙未脫然也。嗣兒庶弟皆在顛昏、百事一身、亂我衷曲、無由縮地、一附懷翁老伯之棺、哭以襄事、負負無可言者。乞亮之也。重惟昔人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願兄節哀、爲後學後世加愛、不獨今天下云爾也。病妻稍間、江上無警、仍必圖面教、相期於獻歲之首、幸不棄也。東望、

不勝向往。胡莊集。

倭六十七人

江西南三經略人。作

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

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陷南陵、

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兵部尙書

張時徹等閉門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衆犯大安德門及

夾岡。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流劫溧陽宜興。聞

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八十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

進至滄墅、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所殲。以五六十人進小

薄爲大都、至城門盡閉、與近年以三百人解、伏苦次、痛憤甚、

矣、人知其易、紛議之以、講學、講井、講國、至而有泣血也。待喪終、孟出、程山、朱

萬不料、資後世音也。讀徐少於錢世塘、堂集、且責、以邦輔、提書、疏知

不署其名字。之。

俺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進犯懷來、京師戒



備藏

嚴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

馬川集有詩。

時朝議欲以兵事起公。有金革無避之說。公寓書門人曹子泰評事。懇其力爲幹旋停止。並以死自誓。

書云。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革無避之說。聞之令大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爲躁妄。若有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託之子泰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於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嫗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恥。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吝起前却。不肯卽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卽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爲維持風教保全人。



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况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却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喪廢、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于此、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後、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但在喪中、則必不可也、必不能也。子、人名、三、宜。

冬十月、朝廷殺總督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史李天寵、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華山終南山鳴，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尙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

明紀、薛方、仙兩王正月脫、出、有、祭、王

魏野馬
文。

三十五年丙辰，五十歲，居喪。

正月^六日，萬鹿園卒，年五十九。

鹿園行狀：時尙書張公經爲總制，乃作書以告終始，主於截海之說。君至督府，病勢復作，下血數斗，幾暈絕，右手足漸成痿痺，伏枕三月，猶日以地方爲憂。因陳固守京畿之策，以告當路。吉陽何公遷、大洲趙公貞吉、兩溪萬公恭聞君之議，翕然是之，以語於總制張公，乃強君以出。君扶病就道，與武庫郎中譚君綸兼程趨吳中，募



兵度地、築臺置柵、開濠設險、爲拒守之計。至嘉興、值大
夥賊、平望來、勢甚熾。君曰：「此賊重載而還、志戀財貨、
可要擊而破也。」遂親詣戰地、布險設伏、分立奇兵、水陸
並進。期在必克。張公堅執不從。惟欲收兵閉門、以待其
去。君不勝憤激、憂色而作。曰：「若賊來、惟欲閉門、棄其四
隣而不顧、何用總制爲也？」事皆掣肘不遂。坐中忽昏暈
絕去。急進湯藥始甦。自此語言蹇澀、口吻流涎、臂足愈
痺、精神恍惚健忘。方欲辭病、復詔爲提督漕運。君以特
命、不敢遽辭。乃沿途倩醫調治。赴任月餘、值倭寇犯鹽
城。先期漕運巡撫鄭公曉出巡揚州。料理通泰兵事。君
在淮、鄭公行文欲調兵守廟灣。君測曰：「此賊必赴雲梯、
關若守廟灣、則緩急無及矣。」後賊果趨雲梯、見有備、尋
遁去。乙卯秋、病勢轉劇。上疏歷陳得病之由、懇疏乞歸。

未幾復推爲浙直海防總兵官、言者謂君病久、不堪任事、始得以前旨歸山中。君曰、吾此歸已成廢人、惟須靜養、以卒舊業、不復更以世事撓懷也。未幾忽疾大作、痰火上壅、一夕而卒。鹿二首、有武林病年、錄之於唐荆川太史詩、獨難除。已知去、養閑形終、誠、稍悟、浮、虛、意、覺、不、舒、爲、詩、同、荆、興、獨、難、除。已、知、去、養、閑、形、終、誠、稍、悟、浮、虛、意、覺、不、舒、爲、詩、同、荆、溪、却、未、曾、身、事、欲、病、後、翻、更、不、何、了、道、十、年、將、竟、轉、難、憑、悟、故、人、同、流、病、誰、堪、語、末、行、無、空、復、憶、山、僧、汨、汨

官軍擊倭於松江、敗績。

公會趙大洲於金陵、復如揚州。

胡柏泉書云、久不侍教、積疑積感、欲就正於兄者種種。

前金陵之行、苦得信之晚。二月中一赴大洲之約、知兄尙留揚、急使人奉請。至葛宅、知以十三日歸矣、悵惘之極、幸莫春之約在耳。度此時貴地尙可緩、恐向後漸逼。



難出矣。倘惠顧前約，得一就見，至幸。且大洲兄亦欲再
 面也。二月二十二日返自京，賤目互病，今右目猶羞翳
 昏眇。力病口占，不盡欲請。若嫌於言，至京則棲霞去京
 三四十里，去龍標只二十里，甚僻也。又否則生八六三上
 有字疑之，間如何。竚望報音，以慰飢渴。此公在喪中，何為有
破矣。江南而北，盡被殘破。公嘗至姑蘇，兼提督史臺說，周之觀如
功、公無必有如密姑蘇方見略者矣。趙公亦是鄭知兵，公破之，強寇見之，奇
妨亦以滿衰服世見也。徐所商榷耳。北公與通告，在鄭公均見相知，荆川公無
外、分明畫見，法並攝。川光見孤，斷上石，并五脈割，寒詩江。折首，華隱，僧歸，帆渡。
通觀，朝客，不倚，及德。登一，金龍，裁女，傷，以坐，使戰，目。荆降。川跋子云，優乙，筆。此春，畫初
傳會，仲經，子南，權皮，之張，別香，壽也。收。荆、川有公，南皮，跡可，多圍，珍，畫，藏，則之，僅章。見可，此。附
之記，過此，州，以，蓋，亦博，雅，金君，陵子，如之，揚考。州鼎，訪元，大謂，洲乙，繕，卯，春，初也。

三月，朝廷進胡宗憲兵部侍郎，代楊宜為總督，張京賢代

曹邦輔巡撫應天、阮鶚代宗憲巡撫浙江。

鄭曉在漕運總督任、連破倭前後斬首九百餘、召爲吏部侍郎、晉南京吏部尙書。帝以鄭知兵、夏四月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

倭犯江陰、將逼常州、義士張邦定率義兵禦之、鄭陸橋力

戰以死。

據武陽合志、向洪邁有鄭陸橋赴義卷序。

徐海引倭衆犯浙、焚舟示無還意、圍巡撫阮鶚於桐鄉。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杭次之。柘林、乍浦、烏鎮、皂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詔胡宗憲急圖方略。

徐承烈、嘉興雨軒、贊記、明嘉靖時、倭寇沿海而入、蹂躪南、浙之嘉興、被禍尤酷、常掠費財、婦女、財、貯之、三塔、塔東

寺中、僧妙諦、往攻、遂、醉、守、者、開、女、門、放、之、令、各、恣、取、金、帛、

逃、去、婦、女、之、中、有、言、死、何、傷、及、禪、是、衆、者、皆、羅、拜、四、散、而、逸、身、而、

因、衆、獨、留、以、其、姑、之、逃、妙、諦、曰、不、可、而、吾、詢、若、之、妙、走、則、追、者、見、至、臥、



鬼神、聞其言而擊門、目正病之、使去、不能行、遂致其也。守以者侯之。未幾、倭寇、知其矢射之所斃、復堆薪焚守之者、後而倭寇妙平、受其寺。恩者、百拾年矣。甲申七月、予至、嘉興、聞其入石、即至今河、畔、因。遇石、訪柱之、尙在。坊、近、現、其、塔、上、後、有、百、餘、步、塘、路、之、旁、坊、十、餘、步、甚、觀、以、之、下、則、但、酷、一、片、似、曾、血、側、非、血、向、之、內、痕、坐、而、頭、與、旁、有、居、民、數、家、予、之、就、外、顯、著、其、云、嗚、呼、忠、義、憤、不、其、了、了、惟、古、一、長、留、石、坊、血、痕、形、可、與、未、央、宮、前、草、色、矣。

四月、倭寇入圍郡城。

賊自入。

六月、賊掠村鎮、江陰之賊走。

往江北、復回澄、犯包港、孟河、入顧村、嚴莊、焚掠無遺。江陰略。

公在金壇、有與二弟書。

書云、二弟爲我憂念、我卽旦入金壇城、一坐五六日、後當遣人至家問消息、更作歸計也。兵戈離亂、不忍言、亦未知禍之所止。生民何辜、遭此痛酷、毫髮無可援手處、

令人長嘆止能爲一身苟免計亦可自笑也。二弟知吾此情乎奈何。尺明藏墨名實人。

姜鳳自阿喜以金爲此奉書之云。邇來而得從吾師則遽欲金去。此日聞至義方。當何上。立悵悵。義當利何上。如某源頭。從便了門。蓄生意大。吾師教。每人惟於氣節。何上。如。悵悵。當利何上。如。某源頭。從便了門。蓄生意大。吾師教。每人每此自重。於其可廉恥之地。欲去。歲居常。毫忽之間。積道而養之。又以見吾師圓性之情。說日就中。其和。造。較。請之日。向底。純粹。德業。日更進。有光大矣。行。然其未論。如吾冬遊。胸中。所載。有諸如許。使寶藏。心故豁。又欲以求爲求龍進。于一知。吾深師微中妙之。所指。藏。而乎金不窮。其精以光來。射時人。處。如見出火寶。之則身金。雖又各純。有然。地。而。超。百。倍。練。絕。而。人。未。已。同。者。蓋。世。吾。師。未。可。龍。以。候。公。此。其。定。立。拂。若。劣。不。也。忍。某。以。方。終。自。幸。矣。以。然。爲。不。定。必。居。於。他。約。而。不。吾。獲。終。亦。某。時。又。屬。竟。耶。是。能。移。家。也。以。此。相。間。講。於。所。有。往。數。豈。非。精。心。誠。未。至。而。欲。編。分。次。尙。成。錢。其。能。獲。以。是。入。尤。可。嘆。一。技。展。以。似。爲。難。身。久。心。居。之。吾。助。而。既。徒。不。舉。其。來。某。緒。耳。此。後。若。當。往。觀。事。興。勢。漸。早。圖。快。還。之。徒。某。得。邑。少。間。於。人。來。情。迫。稍。隨。山。相。中。

入、爲、節、自、重、以、同、諸、終、此、是、書、也。在、時、方、門、集、更、所、集、並、出、
同、丁、十、四、卷、在、家、也。是、歲、五、月、刊、文、

趙文華進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出提督江南浙江諸
軍事、文華自請行也。文華欲爲公修葺先墓、有、實、也。公、公以

書堅拒之、末有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
金、而未必有感、或與人以一飯、而終身德之。鄙人之於公、
宜相知也久矣、萬望卽賜停罷、庶使異日尙可奉教。不然、
是非以厚之、乃絕之也。詳見、荆、川、集、

胡宗憲遣客蔣洲陳可願入海島招汪直、直見洲等心動、
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
許市、吾亦欲歸耳。紀、明、

俺答三萬騎犯宣府、游擊將軍張紘戰死。

李中麓賦詩見懷。



儒藏

詩云、唐君吾畏友、剛柔而有斷。讀書古左史、拜官今右
諫。多能乃其餘、象緯善推算。兩仕兩見麾、不能爲巧宦。
羞稱卞和氏、荆玉輕三獻。著書似揚子、解嘲兼解難。又
復似稽康、因而成懶慢。戰勝身漸肥、寡營病已間。工文
恐役思、破焚筆與硯。見聞久棄捐、心性能磨煉。所居滿
蓬蒿、所食惟藜藿。他人或不堪、妻子俱無怨。但聞司牧
貪、憤恨時扼腕。別去歷歲時、生來異鄉縣。何日得合并、
再聽新雄辨。此中薦九子詩、之一也。九子者、荆川、公外、
江、原、序、云、李、南、空、同、過、通、九、子、谷、詩、奉、多、詩、文、慎、中、子、亦、有、友、
也。
九、而、人、焉、不、詩、外、文、乎、而、兼、不、經、濟、者、也、勿、論、不、經、建、濟、其、詩、文、可、不、掩、蔽、乎、
今、而、亦、焉、不、詩、外、文、乎、而、兼、不、經、濟、者、也、勿、論、不、經、建、濟、其、詩、文、可、不、掩、蔽、乎、
前、九、子、者、焉、同、履、仕、途、相、繼、近、者、亦、且、起、惟、通、年、矣、谷、起、而、
復、九、子、者、焉、同、履、仕、途、相、繼、近、者、亦、且、起、惟、通、年、矣、谷、起、而、
六月、迎、風、而、玉、井、蒸、合、霜、乎、起、步、成、雷、通、宵、見、不、玉、能、假、將、低、安、銀、河、
閨、迎、風、而、玉、井、蒸、合、霜、乎、起、步、成、雷、通、宵、見、不、玉、能、假、將、低、安、銀、河、
已、徙、愛、詩、同、心、
作、爲、九、子、同、心、

公小祥後走武夷山中。會王遵巖論訂有懷公行狀。將乞
羅念菴為墓誌銘。子遵巖行狀。念菴為墓誌銘。武夷詩云。那堪逢亂
後。重此對。往。歲。夜。崇。江。道。天。長。慢。是。嶺。雲。子。循。魚。新。自。黔。祀。仙
掌。謁。夷。君。獨。往。往。歲。夜。崇。江。道。天。長。慢。是。嶺。雲。子。循。魚。新。自。黔。祀。仙
傳。會。事。以。任。年。始。運。川。公。說。此。用。似。在。武。夷。山。中。度。歲。以。當。時
八月。胡宗憲破徐海於梁莊。

十一月。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甯。總兵官殷尙質戰死。
是歲。周瀉陽卒。五月。年五十。見前。略。華亭楊細林卒。計公

為祭文。見。荆。子。集。為。祭。文。細。林。其。號。也。與。公。同

名。受。四。方。文。莊。公。為。所。知。又。知。建。延。平。府。推。官。先。生。楊。受。州。同。知。氏。詩。

漢。言。史。推。官。乙。知。還。遠。火。江。知。著。以。通。勇。得。疾。卒。年。五。十。五。正

有。言。史。推。官。乙。知。還。遠。火。江。知。著。以。通。勇。得。疾。卒。年。五。十。五。正

盡。繁。之。書。坐。以。延。平。時。河。南。日。凱。壯。民。固。未。有。十。餘。子。人。流。入。為。盜。者。遂

得。葬。其。餘。善。政。甚。多。長。子。孫。石。即。公。祭。文。進。中。士。摘。徐。公。少。之。例。子

祠。作。州。推。官。云。言。也。有。吳。縣。王。字。長。弼。號。石。湖。亭。正。人。荆。川。年。集



中所集、見石長句王傳也。觀秋弟子吳峻伯北上過訪。山齋
武進書烟川浦、先生、毘陵、秋、月、張、幸、二、進、尋、人、幾、年、棹、龍、臥、同、巢、許、一、意、小
城、心、遊、獨、向、禽、散、適、侶、共、參、眉、字、氣、齋、居、翻、識、市、為、關、侯、廟、記。
行見荆川集。記為廟外壁。慎

三十六年丁巳、五十一歲居喪。

春正月、朝廷改阮鶚福建巡撫。

新設

命胡宗憲兼浙江巡撫。

二月、俺答以二萬騎分掠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

李中麓臺集賦詩見懷。

詩云、臺近古城隈、出門即上臺。雨餘園景麗、客至野筵

開。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迴。遙思唐太史、何日共啣杯。

序云、曩予有詩二句、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迴、自謂尋常不足觀。荆川獨愛而誦之。丁巳春、宴客城南臺上、風

景十、適與詩合、遂足成一章、及荆川上、據下、未詩來之日、安得今

詩亦知之。不能已。劉久。錄景。思。此

答常鎮道王鑑川書。初、鑑川弔公之喪、在山中不值。未幾

鑑川奔喪歸、郵函問公、公報之書。見、字、荆、川、集、按、州、鑑、川、名、崇、

答、二、十、年、進、士、後、約、京、受、陝、西、封、拜、五、十、年、來、致、志、東、鄉、其、吉、永、

為、一、抵、嘉、客、七、荆、鎮、川、數、千、其、書、謂、民、崇、公、業、或、不、用、兵、才、行、當、為、時、七、

位、勳、未、崇、也。荆、川、公、於、吳、大、伯、萬、兩、縣、公、王、其、精、於、衡、鑑、資、者、於、公、

至、萬、西、兩、縣、書、亦、近、數、年、事。兩、才、臣、名、恭、字、川、明、卿、史、南、昌、並、有、傳。

趙文華回部、以邊材薦公。野、夏、素、通、行、至、彭、城、直、發、背、死。起

公為南京兵部主事。材、薦、者、成、選、傳、會、有、事。遂、不出、有與趙

甬江司空書。

明史本傳、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之、起南京

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

阡表、家居二十一年、力得薦士者、輒藉為薦、剡光、前後積



儒藏

至五十餘疏。庚戌，虜寇闌入古北口，一夕薄都城，遠近震駭。副相華亭徐公階力薦先考與平涼即通谷。平涼起家兵部主事。未幾倭夷肆擾，積五六歲無能少創，復有薦先考及胡公松者。先考亦起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居大父永州翁喪，不起。

李贄撰傳，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趙歸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

與趙而氣雄闊，達而不拘，細故乎？至於用之，舉也必以類。公才果而氣雄，闊達而不拘，細故乎？至於用之，舉也必以類。公果，則達夫能類公者，而居之。而乃功加以報，天子亦宜得墨。而步多疑，深山缺，錄錄道兩，有不可大受之，不士，然不能勝衣。而絕類，深山缺，錄錄道兩，有不可大受之，不士，然不能勝者。而何又以公之風。兵而乃薦之，其公何以薦書，亦異乎傳以之信矣。而何又以公之風。兵而乃薦之，其公何以薦書，亦異乎傳以之信矣。



又乎草公之言耶。就、擊劍、挺矛、日、則然與介、則青士、陰符、龍、如、家、此、書、
一、博、弄、一、三、笑、兩、年、向、別、公、是、于、軍、武、未、然、前、學、其、公、亦、赴、難、武、夷、信、乎、公、州、言、矣。
玉、到、腰、侯、丹、封、丘、福、天、子、建、國、之、答、我、夷、見、公、勳、其、宜、止、此、矣、公、適、會、揚、
穎、軒、士、然、有、僕、辱、薄、骨、相、堪、心、食、獨、喜、雨、又、墮、自、負、公、亦、善、相、角、人、四、也。
公、僕、不、信、拳、推、言、乃、之、亦、不、信、僕、之、相、而、強、為、之、食、我、耶、雖、然、公、說、之、
人、上、教、主、下、其、用、而、心、亦、苦、矣、矣、公、亦、何、為、而、然、然、則、公、之、聞、欲、木、
村、人、也、態、不、豆、瓦、登、古、城、業、固、山、謀、人、也、可、以、三、今、仕、而、三、罷、袖、矣、昔、
各、人、言、拙、者、使、之、周、旋、可、仕、于、此、矣、矣、使、多、屏、居、而、多、林、則、將、可、以、無、
調、以、累、舉、不、主、及、此、近、承、何、部、微、待、罪、南、公、拳、拳、援、引、三、年、大、故、精、
氣、盡、枯、發、度、沉、疴、耳、目、集、通、行、本、荆、川、集、以、赴、惟、公、
教、之、考、是、書、見、荆、川、集、通、行、本、荆、川、集、以、赴、惟、公、

徐少湖與公書。

書云、去秋聞兄入武夷、期以兩年始還、故久不得裁問。
茲姜生至、與姜廷善、廷善、見、公、武、夷、集、有、備、聞、孝、履、甚、慰、甚、慰。

新除計已得報、兄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語而未易告人者。然嘗觀孟子之處王、雖比東漢諸賢迥然不同、而視孔子之待陽貨、則猶未免有跡。此中更望兄深思而細察之也。白儀制人還、草率附此、不盡。見世經堂集。書中王

美鳳阿

起復

來書云、前月白伯倫人回、曾附一柬、此東

鳳阿

集

想已達上矣。此東始終語意、皆受之存翁、少卿某

不敢有所增損。然其意則真是相知相愛、而欲相成之、甚非一切尋常推挽、徒以薦賢一事、愜物望而了世緣者比也。憑至、既在服中、且須繳還無疑。吾師出處、關世道大機、方今世風日頹、須大有主宰者一挽回之、然覺甚難爲力。此某所以每私心付之於嘆息也。海上今秋想已無事、吾師服闋時、憑決再來、通書之後、或可一到。



任。但恐明年有警，則兵憲遷除，似在所不免爾。存翁之意，惟欲別有處分，然竟不知果何如也。清宵教諭，未獲嗣聞，瞻望師門，不勝戀慕。家兄還，先此申布。因履任諸冗在即，草草未盡欲言，乞尊亮。

公亦有書謝少湖。

書云：服中久不敢奉起居，罪戾罪戾。某至迂戇，無能人也。甬江之薦與介翁老先生之用，誠不自意。雖然，舉無書抵政府之人，此風在古時亦爲罕闊久矣，甚愧僕非其人耳。古之人不辭以老病之身而當車左之禮者，其說固曰以成上之人之高誼也。某亦宜不敢以迂戇無能與衰病不堪爲解，而勉強就列者，非特以承聖明在宥之深恩，亦以承元老相公與諸公之高誼也。雖然，幾度沉疴，精神耗盡，大故之餘，哀魂未返，奈何奈何。惟公

委曲教之。是書亦見本荆川集。

又與南渠李相公名書。

書云、某向時備員詞林、獲承清教。自相公大拜、竊與田夫野老同其慶喜、而不敢通一書于門下者、分不敢以瀆政府也。雖相公大度、不責禮于山林懶散之人、而廊廟掄才、乃借譽于樗櫟朽腐之士、遂奉明恩、復齒衣冠。自知迂劣、何以致此、忝竊忝竊。顧某衰經纔終、哀魂未返、藥囊常御、病骨轉銷、槁木形骸、豈堪鞭策。惟相公舊愛、幸辱教之。川錄自荆川集。

又與許默齋名書、是時書。

書云、向在京師、嘗獲承教愛于左右。自罷歸以後、適公宦游南都、又辱垂問、深見高情。當時卽欲奉答、而公宦跡已北去矣。至今歉然。惟公當四陲晏然之時、而切切



爲籌邊之計、經略、爲衆所望久矣。茲者北虜南倭羽檄
 交馳、帷幄重寄、非公其孰堪。此昔人所謂才與時適相
 值也。達哉達哉。某甘爲廢人久矣、不意再塵衣冠、惟強
 竭駑鈍、以從諸公驅策、豈非所願。雖然、自度拙滯之才
 既無益於世途、迂褊之性又不堪於處俗、惟終老巖壑
 則無咎無譽。公素知我、何以教之。茲復僭有所云、東南
 將才深識海賊之情而熟知戰陣虛實之形者、惟俞大
 猷、其次則字缺二也。俞大猷已爲江海長城而字缺二俞書
 廣東置之無用、東南緩急不及應手。若得以南都營中
 一閒缺處之、亦可以爲預防之助耳。辱公相知、當亮我
 之不爲私言也。不宣。錄自、荆川集、書中原有
 又與馮侍郎午山啓。

啓云、白門一別、驚廿稔之倏新、華札幾緘、見兩心之如

故頃因人望晉貳冢卿。以嚙昔道誼之知、敢效王陽登而貢禹喜。以今日政府之隔、自宜司馬進而安世疎。是以燕賀雖共乎羣情、而魚書未通乎一字。惟僕之遇公也最故、而公之知僕也特深。唯唯踴踴不近人情、僣僣僣僣豈堪公事。曾負請長纓舞荒鷄之謬志、今已知非、原無製美錦烹小鮮之長才、老而更拙。循牆罔措、翹首一鳴。任見荆川集、本年往云、住。見魯山未及用。荆書表。是時年

則。爲吏傳志。均不爲午立數行。之黃傳。名位。應足。持。見

三月癸丑、把都兒擁衆數萬入疏河口、犯永平及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吉能寇延綏、殺副總兵陳鳳。初、帝器王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夏四月、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言疏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牆。且令忬補選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

恃他鎮援兵。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忬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明紀

秋七月俺荅子辛愛入大同右衛境掠應州朔州攻毀七十餘堡殺擄甚衆。明紀

趙文華罪發削籍歸病盡腹裂死。明紀

冬九月沈青霞死宣府市嚴嵩子世蕃咬其黨宣大總督

楊順巡按路楷陷青霞於白蓮教殺之也。青霞在蜀外已有

見前。

是月服闋無出山意。趙殺青霞新、公孔子傷心甚矣。故山有與嚴

介溪相公書曰。某不肖、頃來不與進焉、而承一言之教、於左

不無用、不足以門下、非敢自謙也、誠自知其無用、而相

公誤乎其人也。相公為之、心、舉一官引之而不致任乎其朝、然知相公

其之、不究也。某亦非敢且為謝、以而、相士、公固也、相公天下、天下、而、家



謝而相乎、則其人、如其以身宜謝爲之。天下身謝家之謝、則相其如也。爲其天下以國家得天下之國家于之當用、世以、則上底無乎相可以以爲人謝事而主之。其素如心、某而最明迂相公實得、不、堪爲有當踏世之踐用、以之累小相節、公本知無人經之時哲、而物或之以長少才、自得知用上、而之相效、公此猶某且一、拳所拳甚引愧而而致甚之懼也。人雖將、曰、相某公之最急迂聞求無遷士若而此、相責公以之備舉若用此、無相公抵之政恐失之一士、焉如而古包荒若不此。則乎所是損、而公相、公昔急得於士求之、士效、之、不、心、乃某更一人某之一迂人聞之無迂聞而無少用之而身益而以仰承矣。相此公某之之高所以稍也。頃自奉解新命、待罪懼、南曹。古以不、召肖但不俟鳥、獸、齊也。況之聖恩、甫用及之、彈、罪、除、狗、馬、疾、豈敢之才、且、以、離、床、大、席、。形之魂、成、枯、盡、且、不、負、廟、人、堂、推、轂、之、相、威、公、舉、之、謹、布、鄙、懷、也。恐、惟、稽、俯、朝、賜、廷、教授之。考、本、是、書、見、陵、局、本、本、皆、荆、不、川、集、。康、熙、本、及、金、陵、局、本、本、皆、荆、不、川、集、。

答俞虛江書。與荆川集二書。

俞虛江來書云、猷自涉世以來、卽聞有唐太史荆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學於毘陵之鄉、厭薄世俗溷濁、而動輒



直追聖賢遺軌、四方學者宗之如響。自顧無似、知所歸依久矣。計從事兵戎、奔波東西、無有寧期。此願莫遂。比備職所直、倭患肆熾、智短才疎、支持不給。雖欲假須臾去戎服、聽講左右、亦竟無由。而先生謬辱過聽、以猷爲稍可與進、附賜佳詠四章、慰勉勤勤。猷盥手捧讀、佩誦弗置、深加淬礪、奮策驚駘、恍若明師之日臨其上也。復得王龍溪王遵叟二公屢惠書示猷、謂荆川先生每談論間、多有意於猷之不肖。自愧譴劣、何以克當。久欲敬脩一楮、奉候門下、以未躬謁、未敢徑瀆。茲者又恐稽遲益罪、故謹專人薄致問安、并披露肝志、就正有道、幸垂聽焉。猷少小時、祇奉師訓、以爲人大致要從光明正大路上著腳、不自揣志向、從幼已決。抵今犬馬之齒漸高、日在得失成敗中、未敢分毫毀裂、以從卑污。第資稟庸

下、每作用處頻失頻復、厲其不免、大抵皆緣鐵門關未過耳。玉鑰匙之啓、不無仰賴於荆川先生乎。嘗試求之儒者、中庸義疏云、中庸者日用事物常行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夫從古中庸莫過孔子、而善形容孔子中庸、又莫過鄉黨一篇、自飲食衣服之微、以至事君賓相之大、自鄉黨家居之近、以至立朝聘隣之遠、平平正正、切切實實、近人情、循天理、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實達諸無聲無臭之蘊也。過焉者則蕩於矯亢而不近人、不及焉者則局於瑣陋而不中理。惟孔子中庸其至矣乎。殆使千世之下、有志之士玩而求之、若想見丰采於千世之上。先儒所謂弟子用心之密、豈不信哉。及今荆川先生萃造物之秀、負世間之英、得中庸正傳、而直覩堂奧者也。故一擬議、一舉止、皆足以爲軌



嘗世開示來學、賢士大夫所仰以爲羽儀、赤子蒼生所望以爲霖雨者也。比來薦剡交上、公論攸歸、樹伊傳周召之勳、以開雍熙泰和之治、中庸所謂成己成物之道、不於吾身親見之耶。猷敢不洗心滌慮、致叩門牆、以償夙昔依歸之願、且冀效蚊虻附鵠翼、共翱翔于天地之間、則雖沒身碎首、無憾也。昔張子厚得受中庸一部於范文正公、方得進於聖賢之學、此生賴以不錯。猷今日所厚望於公者、寧後於子厚耶。不知公肯進而教之否。畢吐素懷、不覺盈紙、伏惟鑒亮、爲國家斯文珍。不備。

義正集。
卷四

朝廷進公北兵部職方員外郎、命撫按敦公赴部、撫按檄郡縣勸駕。公有與尙仰山巡按書。見利集。

徐少湖與尙仰山巡按書云、大疏所請、仰見爲民至厚、

但部中以是類數執不肯從。今止乞得辭墅稅價其餘不免於糧上派徵。若得於派徵中一加意使猾胥不得作弊亦所謂催科之撫字也。幸與尋齋公善處之。唐荆川今世人物。昨雖已起用。然以所薦非人。尙有未肯出山之意。望公爲具一疏大略言原任某官某（此處稱道數句。）雖已蒙聖恩起任南京兵部主事。緣本官尙在制中未曾赴任。今已服闋乞敕吏部早爲敘用之意。公此疏入。僕從中調維庶成就得一個人才。出爲世用也。仰山一名維持。湖南人。一號羅山。

姜鳳阿來書云。昨尊使允臧還。曾附一柬。蓋是存翁意如此。渠欲俟周尙二道長題本至後。方有處分。庶不作兵事起用。今遽轉職方。則似元老父子實主張之。而所謂通融合併之論。恐亦未盡然也。以愚見料之。不久當



卽在本司轉授正郎職銜、以觀吾師經濟學術。此固無
 所不可、但見近來文選職方諸公、每有題請、輒伺候於
 元老之門、似非吾師所宜爾。雖然、一時事體或亦繫乎
 其人。吾師既爲世道留念、當自有轉移作用之妙、要於
 無言而期於有濟、如昔所獲聞智圓之說、以行於其間、
 非區區淺陋所敢窺也。唐勝還附此請教。夢寐宮牆瞻
 依諒不遠矣。示盡之私、統俟面時悉之。王鳳洲嘉靖以
來首請傳徐階
傳云、是時倭事起、上以倭寇猖獗、皆借鄉之出、與階又曉揚必
事、以故數數詢問。鼎元等疑荆川公之出、與餘少親、必
至有。既而文華且得二書、可、以曉然矣。趙文華、是尙、得公未
出也。既而文華且得二書、可、以曉然矣。趙文華、是尙、得公未
係又華之、史子。而後之、國人望必曰荆川之出、由文華、應
分宜之華、召、史子。而後之、國人望必曰荆川之出、由文華、應
命召之乎。荆川求賢、不宣二并、年、不、其、不分、宜、通、及、荆、川、且
此舉、雖知。荆川求賢、不宣二并、年、不、其、不分、宜、通、及、荆、川、且
荆川實、世、谷、年、中、前、云、云、云、詢、昌、氏、所、謂、小、人、之、華、好、議、遂、
不樂成也。

弟子萬士和之官江西、公與俱之廣信、預約羅念菴來會、

詢以出處事。

考萬思節。以母老乞丁南、遷職方公喪、外郎。母卒、免

喪、贈別萬履菴、南義制郎。是歲擢江西南行、送之、蘭谿詩云、江

絕。夕照寒蛩。亡羊路。歸千。岐。少。彈。指。心。知。萬。古。託。衰。風。悟。雨。將

起。家。兵。自。部。郎。唐。門。文。恭。其。可。門。無。人。公。也。丁。元。止。其。西。山。日。記。流。云。唐。不。太。已。史。

耳。曰。史。詩。曰。思。節。何。一。哭。曰。出。耶。思。節。曰。十。年。清。敗。矣。誰。諒。先。流。生。水。

鼎。者。元。曰。今。返。棹。與。荆。未。川。公。也。不。舟。議。往。訪。以。念。菴。丞。鎮。維。官。揚。也。兵。敗。時。公。死。

公。之。出。處。未。決。思。節。古。矣。更。無。同。舟。哭。安。得。有。返。棹。之。請。自。載。

不實也。

明史本傳、晚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

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阡表、先考晚年之出、初亦猶豫、過浮梁謀之吉水、即羅

吉水力贊其出、大都謂嚮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



環珖之賜、惟所命爾。獲罪君父、幸從寬政、恩至渥也。矧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得私此身、與徵士處、士論進止哉。學力至此、豈猶示破毀譽關耶。先考始決。

羅念菴行狀、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分宜起、唐荆川為兵部主事、次

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荆川欲與同出、先生曰、

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為而未能者、有公為之、

何必自我。已潘元日、念菴人、已不出、山、已於動逸而出、處山、人於無處

乎。又考明史、念菴引本傳、流寇入、言安、主者、失措、也。念菴左

生、向能高、武不出、季、高、遂出、與、書、寇、之、使、賊、無、錫、始、蘇、梓、江、木、陰、洞、先

時、也、荆、川、言、公、事、事、不、出、之、更、入、言、水、念、菴、亦、安、得、復、洞、以、之

事、志、林、壑、荆、川、言、公、之、三、經、復、川、官、而、以、朝、之、命、起、分、宜、也。荆、川、書、問

則、皆、然。

冬十月、廷議以倭擾江北、督漕御史不暇辦寇、請特設巡

撫乃命李遂以故官右史。都撫鳳陽四府。時淮三中倭歲

復大水、遂至、請饟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明紀。字按

邦鳳、陽等克齋、見前考。一明制、撫有總督、鳳陽四府、徐和、徐三、州、

日治、通、併、安。巡撫與督、院、特設分巡、撫、海、防、移、駐、泰、州。四年、十年、倭寇

等患、府、一、仍、駐、嘉、靖、安、三、十、故。三年、以、理、海、警、駐、蘇、州、時、江、南、北、有、雨、

撫。

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胡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喜、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市。至舟山之岑港、胡公誘置之於獄、餘黨焚舟、柵舟山、阻岑港而守。俞大猷、戚繼光等四面圍之、賊殊死戰、將士苦仰攻、先登者多陷沒。

雲臺、至、勤、精、理、督、府、梅、林、江、大、猷、功、行、紀、日、辨、士、天、將、洲、必、陳、



宜可與通之其。兵部郎中來。荆川總兵公盧公之鏗揭之陳靜於倭之策、謂
 老江將也、其策之可用。獨此。江元力考、梅以爲不可。福州入海、招汪
 直事。六在三年冬、五年春、甚明。是時、荆川公尙未出山也、何
 有互助、市梅之林、許乎。

趙浚谷臘日寄懷公新除職方郎值鼎新朝堂詩。詩云、二
 日長。署香、再蒙。竊錄孔、兵部。言丹、漢殿老焉。唐。龍、梅、含、臘、折、堪、白
 寄、曉、取、不、攤、冰、雪、賜。

是歲十月、無錫顧洞陽卒、年七十七。皇甫子循爲撰墓誌
 銘。

三十七年戊午、五十二歲。

公落職歸、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于其地者欲一
 見之、無從也。有、與、陳、遂、肅、自、居、不、致、見、川、兵、備、等 四方之行
 過是邑者、必先禮于其廬、以得見爲榮。鼎、元、恨、考、生、以、謗、者、得、見

上矣。見萬思節喜靜坐。連義。然子曰、荆川、隨處、便如精神、可相

子似、與羅雄德（名汝芳、號漏近溪）。在則不能及。又王、近見荆川云記、

見何。自對不以是處、又曰、人而往往能、賊作子。羅領之。能樂與方

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

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儒也。與慈舟、外、有刺

素等詩。僧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

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

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

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

籌畫世故、則辨析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

困頓、又若病癢、切身思救之、如不及。貌不逾中人、而視天

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

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

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合前爲前家居言之翰林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

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

三千金。

以公却金修理書院、見公與徐少初邑侯第
二按書。郭名似菴

金修。年。尋。齋。已見。公前。少徐。湖少。與初。尚邑。仰侯。山第。巡二。按書。郭。名似。忻菴。

椒字山子買樂田盤（見厓椒人山嘉年靖靖辛）備丑兵進冀士州以飭刑器部煉郎士出隱守負保長定城爲堊場。

田盤。（見屋）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刑部郎出守隱保長定、城爲堊。

治兵。摘山西、西巡撫應天、上所至李務贊鎮靜藏持書大荆體、川污吏皆所攝述歸、公矜

陝西、西巡通志。應。以天、上所節至李務贊鎮靜藏持大書荆體、川污公吏傳、皆所撰述。歸公矜

性情、而與卓吾思得節之上。於荆其川師師。龍畫溪中者相也。出入、麓蓋補荆傳、南與龍兩溪院爲

萬思節之上。荆川師書溪中者出。入麓補荆川、南與龍溪雨院爲

每有創建及脩。授徒。辟數百人。饒、初一向切受拒。其而束不納。常半州、後府亦積。

三建千及金脩。授理徒牌數坊百之人、
初一向切受拒其而束不脩納。之常半州、後府亦庫不積

受名也。行狀、謹取、于里、巷親、議、與一、蔬、一、果、先、受、知、者、亦、或、未、以、嘗、爲、苟。矯、一、甚、時、者、諸

謹狀、取於予里、必巷推親公議、與一羅蔬、一先果、不受知之者亦或未以嘗爲荷。矯一時者諸

公至不用恤爲也。怨。

也。怨。

公在喪期內外兩承朝命初起南京兵部主事就近贊理禦倭事嗣以北虜氛急復進公北部員外郎以父服未終堅臥不起至是免喪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李撰傳。

起。至是免喪。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李傳。撰



有與尙仰山巡按二書。均見荆川集。又鼎元之考第、多愧書虛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顧迂朽公亦何時能爲役。以明此係於前少闕。仰山昧昧不察、何也。而世

三月祭告有懷公廟赴部就職。

祭有懷公文、順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顏色、臨病不能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歿、終正之痛、無所復言。每一哀至、恨不卽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年門戶付托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頗無富貴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內外兩承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三月間赴京。顧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有可爲、不敢不竭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順之。

之所以自立者也。

行狀奉旨起公爲南京兵部主事、公以有懷翁服未闋辭不就。又改職方員外郎、堅臥如初。提學御史周君如斗、巡按御史尙君維持以書勸駕、猶不起。二君復上疏奉旨促行、親知皆勸公勿爲已甚。公自思本以罪謫之臣起廢復用、與山林處士徵士進退可以自由者不同。乃至浮梁謀之羅洪先、羅公復勸之行、於是勉強就道。

春初王敬所來書云、客歲信州獲撫趨門下、

即去歲冬公往會余

時也。廣信

已自謂不負此生、雖匆遽未盡欲請、然德音在

耳、儼然師保之臨。某也雖愚、其敢負一宿之緣而不求響覺耶。恭惟歲律更新、陽泰入候、大人法天德履俱豐、斯文幸甚、蒼生幸甚。四海多事、東山之仰幾十年于茲、今徵書甫下、縉紳動色相慶、豈不惟枉澹之蹤可以抵



障頽瀾而石畫之才且當扶植危構。自宋氏以來儒者受不適于用之詬久矣。門下天挺命世昭然建立一爲昭雪非百年快覩吾道將興耶。惟門下勉惟社稷加強飯也。念菴先生景德之會適有羈役不及追侍。去人甚逼伏案敬此上候。北行有期尙能縷請指教不備。錄新

沐字新補天合人。明史有傳。

胡柏泉來書云向承教貺感切。七月中徐少參赴瀾致書奉問。九月中固原李倅名胄者家人歸宜興又具書狀及薄俸。行當自裁言返初服請教督府之幕要之當有日矣。恭喜承簡命中外歡動。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會見海波不揚却走馬以糞豈不甚盛。羈縻困頓躬賀不能敬專倅來又愧不能爲禮伏惟重自愛以副天人具瞻之望。

柏泉以去年通志分守平涼故書

中云

王龍溪送荆川赴召詩與君卅載臥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學道回應來衆笑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偏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據江陰李我詩具在果有識乎否詩識

華鵬山送唐編修起官職方和比部兄韻詩云夫君出處繫蒼生司馬才名重洛京江上離心空日暮天涯回首正春明中原道路風塵靜北闕星晨夜氣清却怪煙霞舊成癖五湖三徑尙多情。此詩兄謂華清菴錄自華居菴

李中麓喜聞荆川復官詩三首云暫借兵曹寄此身竚看大拜極人臣已知起廢非其願竊喜朝堂又得人堂卿俱是同時友翻把高賢作屬官出處偶然同柳下指揮行見却呼韓荆川原是濟川才不獨文章耀上台邁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四

會逢辰須早出、漫勞郡吏及門催。錄集。

新倭復大至、夏四月、分犯浙江、福建、帝嚴旨責宗憲。

公到部、復進郎中。公冒暑遄征、遂發脾疾、吐瀉交作、臍突

腹腫、閉門伏枕累月。見與白伯倫議部書中。

行狀至京師、未幾陞協司郎中。公去國至是十有八年、

始復以武事用云。公自丁有懷翁憂、哀戚過甚、至京病

臍突、面腫、諸惡證。公在喪期、內外兩承朝命、即南京後

進。惟起之表三、次官行皆之、便在居。

秋七月、奉敕往覈薊鎮兵額。

帝從兵部尙書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王

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

調遣。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

他鎮兵耶。乃命公往覆、敕曰、敕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

部兵題、職、方、情、吏、司、案、三、照、得、請、該、明、本、部、遣、題、前、重、事、防、內、秋、開、事。該、照、



練、期鎮諸戰臣守、則能邊仰關之聖地、人募皆選爲土兵、數年足之原內、兵分皆投可
用、揭因循、年以復伐、一年、一兵卒未以練。每遇錢糧防秋、專以特客省。夫、以何
致計。況鎮前士馬疲、傷於奔命、先計該總督餉場、具題駐、簡委關非外。該久
王本復、又議、分撥古候北、期期、具量奏、務精緩急、仰奏、請明定、垂鑒、特下督
二臣等、駐通、衙行、查議、一、除枝、宣、駐、大、衙、昌、衛、平、兵、驍、內、三、外、枝、有、以、該、相、臣、機、策、議、應、
今、若、不、別、及、議、時、外、其、類、本、主、鎮、兵、練、終、無、事、宜、或、誠、之、爲、期、禦、客、兵、第、一、無、要、息、務、肩
自、之、日。臣等、城、止、謹、遵、明、旨、有、查、參、據、原、分、守、區、守、數、備、提、自、調、石、把、門、寨、等、起、官、西、
井、俱、有、原、額、主、兵、有、數、額、目、設、及、兵、本、馬、鎮、相、鎮、應、守、查、總、理、兵、以、分、備、守、各、副、總、合、總、候、
寨、命、下、移、至、古、都、北、察、院、止。轉、西、行、關、巡、御、視、史、蕭、九、峯、史、王、漸、黃、東、花、自、鎮、石、門、
要、西、至、二、鎮、十、九、城、年、止。以、各、前、親、原、額、關、軍、馬、隘、口、照、依、後、區、分、一、若、一、查、理、
緣、募、何、不、干、行、解、換、補、若、干、在、班、軍、干、若、曾、干、否、通、練、若、干、有、無、堪、弱、用。逃、亡、間、若、老、
設、法、逃、亡、補、抽、便、行、務、令、足、額、王、督、同、鎮、副、巡、參、遊、官、守、備、陽、提、安、調、馬、把、
實、總、訓、練、使、兵、選、皆、精、有、銳、用。分、別、甲、奇、器、正、械、併、有、力、無、戰、完、守、備、則、作、鎮、何、各、修、有、整、兵、騎、



充操馬。其匹有練無事足宜、與作一何應戰補。守主客略、一餉一有詳無細缺具欠、奏作定何
 研奪。事完、以該鎮查考。如有將仍前練過名數時日、本細造冊、完奏而後安清
 稱已足者、類本部示指選名參而奏安、處稱治。每年可用、支吾開目御前、史致
 謾邊已計者、類本部示指選名參而奏安、處稱治。每年可用、支吾開目御前、史致
 少查照馬本部、分列題等第具奏、以查一次、各官主部兵日有強而缺
 邊防、總自督飭、等戎務不遵新旨、而邊兵、靠可定再邊兵等調因。以題自奉聖旨、是
 不。歲至、復一相、歲玩、怠、時而致已。該兵鎮頗年分、遠各戍、區人情馬、你、部糧餉差多
 費。歲至、復一相、歲玩、怠、時而致已。該兵鎮頗年分、遠各戍、區人情馬、你、部糧餉差多
 及那中無一操練、限同一巡、限內回史便。目逐今一防、秋明、已、近、責兵限數王多、忤
 各邊陽兵安等、明、尅期量、為、減操練、你、每、定、如、再、數、違、目、延、參、奏、處、治。兵
 駐官、事、宜、隆、呈、乞、平、題、地、請、方、案、依、呈、到、欽、此。已、得、經、前、通、項、行、事、欽、遵、外、所、有
 有、署、明、郎、中、所、事、據、該、司、之、具、留、三、心、前、邊、因、務、相、堪、應、以、題、差、請。查、得、本、本、官、部、井、機、隨、方
 司、署、明、郎、中、所、事、據、該、司、之、具、留、三、心、前、邊、因、務、相、堪、應、以、題、差、請。查、得、本、本、官、部、井、機、隨、方
 該、帶、衙、門、書、讀、給、給、教、口、書、關、馬、防、即、查、付、例、本、應、付、外、合、候、命、下、同、行、移、視、各
 該、帶、衙、門、書、讀、給、給、教、口、書、關、馬、防、即、查、付、例、本、應、付、外、合、候、命、下、同、行、移、視、各
 該、東、鎮、照、依、區、王、分、新、公、司、關、查、理。完、舊、日、經、自、查、具、奏、原、回、京、事。再、照、舊、請
 該、東、鎮、照、依、區、王、分、新、公、司、關、查、理。完、舊、日、經、自、查、具、奏、原、回、京、事。再、照、舊、請
 每、鎮、邊、關、登、東、自、石、門、裏、經、起、至、各、鎮、邊、關、必、止、須、延、一、奏、一、二、點、查、中、里、

內、戰守事宜亦周。合與少督撫等官、使計各官得行者、竭盡心力、著實幹理。庶於邊防有利益。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等因。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九日、題奉聖旨、是、欽此。

給事中徐浦請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帝從之。故侍郎郭宗臯、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史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和、知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今廷臣乃以清修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其才實、惜念淹、亦具

不能況又有夤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也。帝乃責吏部

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左都御史周延等言、所舉皆人望無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所舉悉報罷。時海內賢士大夫被斥者衆、是舉上稍冀復用、爲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復召

矣。

見明紀。按丁元薦起唐山日、記云、分宜晚年懼後、惠、收召

不時赴春。趙負氣、方外、唐遊、以特免、聞其風、至比、於九霄、之鳳。嗟



意乎、以一爲一之官、出人乎多矣。谷鼎庚戌、之漸出、由元薦。少浚、谷、荆薦、與之分出、其
 涵無養純也。粹。使谷其到若、分宜、遇、必烈、立非、決若、裂。川如之、明、紀、年、觀、之、介、是、晚、念、歲
 所菴云乎。念菴而、未、召、川、安、齊、有、雲、別、後、赴、靜、坐、止、託、止、方、所、外、中、三、遊、年、如、不、元、薦、
 書聞、念、荆、菴、傳、計、及、至、始、記、下、符。又、何、慟、見、胡、方、宣、外、之、念、菴、遊、乎。此、狀、元、傳、薦、之、麟、記、明
 時、建、好、立、爲、遊、無、談、是、不、心、考、事、有、實、者、不、也。又、念、菴、自、與、嚴、介、溪、書、明、云、夫、誰、乘
 許、則、亮、跡、之。久、荆、忘、川、間、某、相、謂、曰、友、事、也、學、之、識、來、固、力、當、皆、有、非、任、之、比、者、然、此、甲、爲、共
 遂、即、多、乙、寡、爲。遠、近、者、不、求、其、力、固、不、能、條、爲、己、者、與、不、人、用、相、與、下。否、也。往、負、歲、戴、荆、在
 遂、川、得、持、之、受、一、深、旦、知、豈、破、私、格、荆、拔、川、用、哉。凡、彼、平、誠、日、深、以、願、任、之、荆、也。川、而、不、衰、可、必、者、
 我、欲、爲。且、而、以、未、能、荆、者、學、彼、力、誠、才、任、之、纔、即、一、比、出、于、猶、自、不、效、可、免、人、也、豈、必、盡、出、所、於
 素、云。出、至、其、下、向、遠、人、甚、則、其、議、詔、論、尤、集、諸、爲、之、復、何、設。有、某、者、議、論、於、註、人、措
 耳。考、哉。此、然、書、荆、念、川、菴、自、竭、云、圖、年、報、宜、不、七、當、計、作、人、於、言、何、若、久、之、川、當、未、卒、白
 之、及、計。明、生、儒、學、案、也。然、介、菴、得、所、謂、即、分、止、而、起、唐、菴、荆、川、未、嘗、兵、以、部、不、主、任、事、
 外、事、之、爲、遊、高。以、長、鑑、云、元、薦、字、堅、豪、不、赴、說、召、夢、託、乎。方

岑港賊徒巢柯梅、胡宗憲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誣，帝盡奪俞大猷、戚繼光等職，切讓宗憲，令剋期平賊。明紀

九月，還奏賊非難剿。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不任戰，因條上十七事^③，著爲令。總督王忬、總兵官歐陽安及巡撫都御史馬瑛、諸將袁正等皆貶秩。

趙浚谷聞荆川點兵詩，唐子鷄羣鶴，爲郎更點兵。止齋將白首，安石爲蒼生。夢寐連床話，淒涼伐木聲。俗類煩振濟，海宇仰休名。

是行有盤山賦及三屯營閱兵薊鎮總兵開府處喜峯口觀三衛貢馬謁袁齊廟二首，古北觀降虜步射^④至夜，山海關陳職方冬山。遊登觀海亭、盧龍行、密雲閱兵、夜上石塘嶺關、古北口城、宿黃厓營、登喜峯古城、薊鎮

憶弟正之試南都副總兵馬芳歌順義道中望闕一首、
順義公館題壁登懷柔城二首、黃花鎮拜聖誕等詩。見道

荆川集。

姜鳳阿書云、近於伯倫處兩接手書、知差事將完、還朝
有日、私幸請教有緣也。抽民爲兵之說、亦知尊師所不
喜。第西塘有聞、不敢不言、蓋亦彼此欲效其芹曝之愚。
得來諭當卽往告之矣。或使言尊體尙有未安、豈日夕
過勞、不得靜養耶。病來殊不自覺、又塞上秋風頗早、而
嚴程趨事之勞、以一身獨當之、衣食起居之節、恐不可
不加意自愛也。至祝至祝。承寄蒲洲詩、覽悉。此兄之作、
已駸駸成家矣。職業有拘之人、方爾從容諷詠、覽此能
不生愧耶。鄙意以詩文須先知法、次須胸中積有奇寶、
然後流而出之、故欲少待其蓄。然竟悠悠、正不知胸中



備藏

奇寶當于何時始積聚也。鳳門建有與諸疏、誠是書云、平生

有用之學。今往海上
經略、必更。有可觀。

萬履菴跋胡廬山所藏唐師奉使詩卷云、荆川先師閱
兵幽薊、有奉使詩、紀關隘阨塞及設險校武事。自有廬
龍鎮山川以來、纔有此作。其詩既刊行於世、廬山胡君
復出抄本一卷示予、乃先師在時以貽君者。中有自書
七言三絕、刻本所無、其餘間有旁註一二小楷、亦師筆
跡。當先師出使時、且病腫、形骸索然。今觀諸詩、雄壯奇
偉、勢蓋萬夫、其字畫硬健寫意、渾是一團靈氣。蓋捐血
肉、鍊精神、實先師平生得力處、故神通妙用、雖於詩字
餘技、亦有垂沒光彩如是。彼形骸之衰歇、可以爲世人
病、未可爲至人病也。胡君篤志好古、攜此卷自隨、常若
在師左右。余忝爲師老門生、一別萬里、奄忽永訣。及見



此卷則又如覩顏面。兩人相對感慨。胡君因命余綴數語於卷末。嗚呼。先師不可作矣。其文章可見者。要以寄其光彩耳。乃所以致此者。則實始於捐血肉。鍊精神之功。余雖從游日久。質魯無聞。胡君好古有得。深達性命。其索於形骸之外。使光彩射來世者。必有所在。願以告

我焉可也。

又胡蘆山書唐荆川先生廟詩。末引王臨川疑

夷齊叩馬事。志不經見。以此信其意。叩論夷齊之事。無文王。是同。心已。辨不得。

而猶太史公以謬信其實。蓋近世多以叩馬之事。出武王克

商。遷伯九鼎。孔子數世。義士去周。未達其之。言或士可非夷齊。此誰也。且

則叩馬之事。亦三矣。何必矣。其不然。則伯夷又莊子明其矣。孟子武子

王異耶。且伯夷之。孔子在天。地間。何可死。于而。臨陽川之下。而一

臨川謂伯夷死。于北。海。及。來。而。死。於。道。路。與。夫。

從孫九思舉於鄉。

冬十月、土蠻犯清和、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寇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寇殘騎二百奔還、芳及歐陽安俘斬四十級、賞功。總督王忬亦被賚。明紀

金山軍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見前下獄貶官。明紀奉命往南畿、所江與胡宗憲協謀討賊。明紀

初、公自辛丑建言削籍歸、耽玩典墳、討索性理、無復仕宦之志。及倭寇入犯東南、蹂躪特甚、慘目怵心、初起南兵部主事、謂可藉手以靖桑梓。暨召赴北京、蒿目時事、逡巡數月、意大不樂。及閱兵薊鎮歸、求外出彌力、有與嚴介溪相公書。書曰、某自入京以來、深承門下獎進知愛、謂得備執鞭之末、可以稍有樹立於當世。豈惟平生之志、亦少酬國士之知。不圖平生骨相最寒、福分素薄、



一入京師、風土不慣、飲食乖宜、上吐下瀉、寢成脾症。旋有薊門之命、不敢以病爲辭、輿疾就途、詎勉夙夜、僅能畢事。前疾轉增、腹脹露筋、臍突半寸、兩足盡腫、面骨削鐵。詢諸醫者、皆謂惡症、且外形盡見、非敢掩飾。諺所謂實症難掩、實病難醫、實恐一交春氣、木旺土剋、命不可期。自薊門歸來、亦以上有公務、不敢以私情瀆聽。竊謂此時若不一哀鳴于門下、則無處可告矣。數日間見朝之後、自容面請、惟門下知其症之非虛也。某平生非敢偷安于山林者、但得一僉事一郡守、雖在雲貴兩廣之間、亦與南人風土爲便、卽不敢以遠爲辭。庶幾一見鄉土、來春微幸不死、便當驅馳就道、以酬門下始終成就之厚德、尙有日也。伏惟門下曲成萬物、各得其情、況辱在知愛如某者、有不能矜而亮之者哉。干瀆尊嚴、不勝

恐悚。

是書見、荆川公集、不見宜之行本、荆川集。

適是時舟山倭負隅頑抗、久不下。朝議遣部臣知兵者往視師、僉推公、兵部爲題請云、查得本部署郎中唐生長地方、久諳夷情、素曉兵機。近奉旨查閱薊鎮兵馬、一入經略、兩關振飭、收堵截大虜之功。合行本官前去所直地方、會同督撫等官、先將舟山餘孽蕩平。及將浙直緊關海防處遵照舊制、或斟酌時宜、或增兵易將、或掄才儲糧、一切戰守機宜、俱要區畫周詳、會奏上請施行、以防來春倭夷云云。遂膺是命。敕曰、敕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効力、以致日久費財。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兵。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嚴督總副參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現



在餘寇尅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有偏拘怠玩、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卽指名具實參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及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素負才名、諳練兵事、復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以裨東南安攘大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公奉命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拿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卓傳。吾。十一月二十三日、過家一宿。明錄。大。祭祖

廟文曰、伏惟我祖宗以忠厚傳家永嗣、至我先考、克繼世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事先考、見其孜孜惻怛、雖一螻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敕命、視師所直、顧生殺誅

宥、有天命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一脈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己功名、至於不得已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照鑒。

明日遂行。二十八日、至所、將士聞之咸奮戰、賊遁去。卓

檄有與胡梅林總督書云、昨至嘉興、已具書瀆覽。茲辱

手教拳拳、深感同心共濟之誼。願僕迂腐、無能爲役、其何以仰承雅意耶。僕此行本是與疾以來、苦賊事未了、則當力疾跨海、不敢辭勞。今賴公勝算、賊巢已空、則僕欲乘間稍養病軀、計留杭一二日、發奏後且當返棹。春初尙仰山公巡行海壖、至於安撫大計、公所素定、僕但知傾心領教而已。南瞻旌節、不任馳情。是書見荆川集。

趙大洲與荆川公書云、先是有傳公居都下甚鬱鬱者、僕遶床嘆息者旬日。而張稽勳至矣、聞公之無恙、且意



亦安閒矣。既覩來教，是荆川集不見又風調雨然，殊無苦況。乃知昔者之言近譏矣。不數日，即得上命唐郎中經略江南之信，及南兵部抄咨，慰喜何如。正想望之間，聞以十一月二十三日過家一宿，已入浙云。舉動快便，心服心服。而賊已空，亦省調度之勞也。忽奉手教，並捧讀教書抄白，仰知廟堂之於才賢試之艱難之盛意。又喜金陵揚鎮皆公得察舉之地，則前書所期相見亦不徒爾。而僕得奉晤語者有日矣，甯不屈指計之哉。公才名甚高，易為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蓬，人尙計較，有言紛紛。而況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也。乃以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呵呵。恐相見晚，故先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考大通、丙辰、丁巳、巳、丑、南

光。是詩集。又晤三年。有日。與荆川公侍。不晤矣。報

遂與胡宗憲籌商禦倭方略。識山陰徐文長渭於幕中。

陶石簪撰徐文長所傳。都御之史。武公進。謂予文顧若何。唐古文負

名。胡公嘗袖出。眉所代。謬之。曰。公進。謂予文顧若何。唐古文負

然。曰。此文。誰耶。頭。後。見。又。出。公。他。乃。人。呼。文。唐。公。曰。向。公。固。謂。非。公。與。作。

酒。會。文。而。士。畢。集。胡。公。又。使。隱。渭。時。文。語。曰。軍。府。能。議。是。重。唐。公。嘗。乎。大。

公。茅。雅。意。師。未。荆。川。曰。北。此。面。非。吾。子。荆。川。必。不。能。胡。面。赤。勉。謂。卒。讀。茅。

首。云。曰。夜。堂。後。流。不。變。倍。耳。生。妍。文。刻。長。挂。有。誰。依。乘。和。未。荆。川。燭。公。暈。冰。尺。燈。詩。二。

可。水。抱。火。通。齊。餘。落。數。照。珠。寒。却。薄。令。輪。遊。通。女。始。情。難。覓。五。滿。枝。曉。生。花。洞。

禁。寒。共。徑。尺。始。能。消。幾。夜。關。對。挂。還。水。晶。雨。誰。取。火。生。花。銀。和。消。自。

公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時當

咸。有。鹿。圍。海。之。震。川。並。弛。漁。船。出。海。禁。以。身。任。其。事。乃。躬。自。泛。

海。審。視。險。要。寇。賊。出。沒。藏。匿。之。所。以。為。攻。截。堵。禦。之。策。自。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四

江陰至於瀏河渡、自嘉興放洋至蛟門、風汎日行幾及千里。羣從驚眩嘔喘、公意氣自如。有自乍浦下海至舟山、月夜渡蛟門等詩。據明史本傳、顧憲成集。

江南經略、自倭變後、當道慮倭僞充漁人、擄漁舟混入、且執縛漁人爲引導之計、執鎖漁船爲幫備之資。又有賊因兵船追擊、逼入內地者有之、有賊船趕漁船乘勢混入內港者有之、莫之能辨、遂禁止採捕、莫敢開端。職方唐公順之、捧敕視師、獨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約軍門、每府漁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該府差官收稅、於軍餉大有助焉。自是厥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汎之警、非偶然也。向來浙直陰受唐公之賜而不知。讀上。嘉靖戊午、荆川唐公捧

敕至吳興、督府胡公、兵憲熊公毅然弛禁、沿海數百里窮民踴躍出海。自是厥後、海烽久熄、未必非由此以致之。禦海洋之說有明徵矣。又云、漁船之出洋爲捕魚也、而因可以擊賊、天生自然之利、天設自然之守。荆川諸公必弛此禁、意誠有在矣。論防海

鼎、元之考李卓然。舉天撰傳之曰、所視不天、敢爲不之、所能爲者、若萬鈞然之當卵、虞之憂李卓然。舉天撰傳之曰、所視不天、敢爲不之、所能爲者、若萬鈞然之當堅之。又萬履菴云、先生謂公每事皆日、有定司、見其盡微、用定、郭信民之居議以拒孟、河城、雖以萬姓來怨、公顧、二身任其罪、賊以爭海、勿使登陸、三也。弛禁、漁船不能爲、獨毅然當之、其見之、一定也。此四者皆人所不敢爲、不能爲、獨毅然當之、其見之、一定也。此四者也。

皇甫子循送唐應德視軍海上詩云、玉關此去朔風寒、瀚海東來血未乾。曾謂軍容非俎豆、憑將經術靜波瀾。虜情已向帷中決、師過還如席上安。借問王章舊時友、

幾人相慶貢公冠。

胡廬山贈荆川視師海上詩云。翩翩瑤節下煙霄。歲晏
關河朔氣饒。兵法久傳黃石略。使旌遙指赤城標。雪中
鯨海銷氛浸。春後鮫宮貢薄綃。薊北越南均報主。勳名
那羨漢嫖姚。軍師強起白雲扉。海上還如臥翠微。日護
貔貅仍習靜。營開魚鳥試忘機。絲綸早已推黃閣。去住
身看着白衣。行過荆溪樓隱處。莫因蘿薜繫驂騑。

邱雙橋送唐荆川視師江上排律詩云。學士焚魚早。巖
居三十年。忽承天子召。從事大夫賢。塞北師方閱。江南
命復宣。感恩餘涕淚。疾苦留連。早珥辭丹闕。輕裘指
玉鞭。劍鳴龍欲舞。旌動隼交翩。祕略神爲翼。丹心日獨
懸。師中真倚重。麾下率爭先。言甫才無匹。伏波身尙便。
詩書嚴甲冑。談笑急烽烟。夜靜稀刁斗。春明共凱旋。續



眠楊柳塢、漁唱蓼花船。時雨羣黎慰，天威萬里傳。坐看

消黠虜，何用勒燕然。同詩人、嘉靖丁未、建士、授侯官令。

四載考績、爲天。下第一、理、戶部郎、卒官。錄江、南、通志。正

大橋又有公、病、持、二、更、寺。

行查各鎮兵糧船隻總數。

文云、照得本部欽奉勅命、欽圖長策、須得兵糧數目、詳細查算。除各參將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於一鎮總數、未及併歸一處。仰中軍官即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水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需原用何項錢糧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銀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各具大數回報、不必總開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年通計之、亦可見其大略。仰查自倭寇以來某年調過客兵、或係徵



儒藏

調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供給客兵錢糧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糧幾何。逐款查報、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斟酌區處、畫一奏請。此係緊急軍情、且本部復命亡通、毋得稽遲誤事云云。川錄自荆川集。

在海上有與羅念言書、擬復約於饒郡一語云。言此會未成、公與念言終齊難矣。

是歲、公孫徵純上三言、陳眉公繼儒上二。

校記

- ①「講學」下疑衍「講學」二字。
- ②「有」字下，《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四《謝嚴介溪相公》有「若」字，當從。
- ③十七事：《明史》卷二〇五《唐順之傳》作「九事」。
- ④「步射」下，萬曆刊本《荊川先生文集》卷四有「復戲馬馳射」五字。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五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三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在所直視軍情任。

二月庚午、把都辛愛謀大率入犯、駐會州、挾朵顏爲鄉導、
詭稱東下、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
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逼三屯營。三月己卯、大掠遵化、遷
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



及歐陽安、巡撫都御史王翰罪。帝大怒，斥安貶翰於外，切責孖，令停俸自效。明

姜鳳阿寄書云：別後無便，止寄得馬竹崖僉憲一書。今此兄以事當降調，此書想不得達矣。差人來，乃承手教，兼聞道履已全愈，甚慰仰思。良鄉之別，碗粥杯水，彼此亦分之，卽此光景，便見吾師有疏食水飲、孔門相與之至樂。由此而推，便亦自有萬物一體、飢飽冷煖無不自我而共之之真。蓋有道者作用自是如此，然否然否。舟山寇已驅逐，當自先聲所致。新春海防，佇聞良畫，此亦吾師之素養與素志也。不久策動還朝，聞當以京營事相煩。北虜南倭既一一身親經略之，然後坐運廟堂，以中權制勝於天下，我宗社億萬年之安，永永有賴焉。則吾師今番出處，其有出於攝管摘詞之上多矣。乃知人



有學識者、自無施而不可、何必復還翰林、然後爲稱耶。
某於歲前奉尊教、時出白雲觀靜坐、莊子粗完、讀尙未
熟、然胸中一似有潑潑流轉之機。春來正看楞嚴、俟了
此再理會、容後并討分曉如何也。伴還時、適有小冗、未
盡所言、伏惟台亮。

三月、陞太僕寺少卿。

據行狀。

四月十一日、倭泊崇明洋、公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

二十、沉其舟十三艘。

據明世宗實錄及陳繼儒紀。

李中麓補傳、海門乃要害之處、原設會哨官、當春汛急
時、令其往來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
兵各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淫
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詰崇明沙、因
出篋中絨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之曰、有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將急擊之，率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

江南經略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船突至三片沙，劉家港官兵擊敗之，賊屯三沙。先是，兵船憚於出洋，潛泊內港，賊至多不知，偵聽其滿載而去，則襲以爲功。翰林唐順之，昆陵人也，免官家食，洞燭情僞，每蹙額歎曰：「痛哉，鄉民橫罹塗炭，如臠子肉，惜未能弔之。」至是言官交薦爲職方主事，奉璽書視軍情。至吳，密查歷年飛報，凡寇賊登劫地方，月日與官兵禦避，咸編手鏡，買民船微行至海上。各官兵見之大驚，公詰之曰：「朝廷命吾查究功罪，爾曹縱賊殘破郡邑，死不可追。」衆譁然辨，公曰：「某賊於某月日登岸，乃某之信地也。不然，飛報奚是汝名乎？」



某嘗戰而不勝、限於力可恕也。某未嘗戰、某未嘗策應也。案卷可徵、爾何得欺我。衆相顧語塞、叩首不已。公問何以自釋、衆請立功。公曰、不然、我乃督戰官也、爾曹但知畏我、臨陣稽考、夫豈畏我平日之稽考乎。須各具死罪招由、用印而藏之、我方貸汝。衆從之。公施不測之術、或由江陰出江、收劉家河、收吳淞江、或由劉家河、吳淞江出海、收乍浦、收楊舍、收龍子門、收定海。驚風怒濤、隆冬月黑、人不敢行、而公獨絡繹於溟渤中。間擒將官之潛泊者治之、以偶避風對、公應之曰、我至不知、寇至甯知之乎。叱左右縛送軍門。諸將號泣而籲、公杖之百、取其再犯、連坐廿結、粘連於招由。自是將官兢兢焉、常哨海中、遙望風帆、輒疑公至、整擐齊截、罔敢懈。四月初九日、倭船突至三二片沙、總兵盧鏗與把總楊尙英迎擊之、

沉其三艘、俘斬二百五十餘級。既而衝劉家港、官兵拒之、頗有斬獲、賊不得入、歎曰、不意中國之嚴備若此、來無益矣、且苟延以圖歸乎。遂如三沙。

鄭開陽又曰、沿海備倭兵船未嘗不設、每賊至岸、輒爲所登、何也。沙兵非不能遏、以賊未嘗擄掠、擒之無利、且縱賊深入者無罪、獨力衝鋒者無援、人心不服。故且俟其內寇滿載而去、方邀擊之。荆川唐公洞燭其弊、親歷海口、以兵船各派汎地、仍責其兩鄰互相策應。四月間、倭至而不能登陸、一支飄往江北、一支飄上三沙、蘇松嘉湖千里甯謐、實荆川之功也。見鄭興

三片沙在崇明縣必治東北、孤立大洋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經此、蓋所直之咽喉也。三沙、崇明舊縣、又治也、控諸沙戶所、俾兵爲一邑之中樞。明初建縣治於此、又設守禦千戶所、兵雜守、極得捍禦。長策。因東近大、海、洋、水、衝、城、北、易、下、關、通、平、洋、福、南、通、宋、信、一、



江年南一江北、建之關、示宏、亦志見而江段南、人多略。惜鼎元。然公嘗之思未之、出公
 也。公十年之既出、間、案、志三、成、省、殺、敵、數、大、果、帥、此、年、時、有、內、倭、遂、有、無、官
 軍。而無自倭。而夫倭、官、軍、之、氣、何、迭、自、而、興、衰、毋、孰、亦、主、微、乎、之、公、曰、之、氣、忠、也。
 此、彼、有、例、以、事、作、也。文、三、張、之、甲、心、臨、而、衰、此、魏、又、破、之、例、膽、事、乎。也。夫。公。為。臣。其。下。破。海。
 盡。例。其。分。事。內。將。之。士。向。有。是。不。感。愧。之。奮。發。為。其。分。內。之。所。事。能。乎。人。足。
 無。所。倭。患。自。而。此。十。年。夫。兵。無。氣。揚。則。是。氣。無。而。所。轉。振。兵。之。氣。消。則。以。國
 任。事。公。之。人。難。為。知。公。念。也。如。公。之。卒。忠。於。庚。申。也。是。故。未。為。敵。知。公。獲
 也。是。武。侯。功。常。之。詳。可。謂。見。公。者。六。生。出。祁。山。謂。公。終。平。倭。患。其。取。也。昔。諸
 漢。中。流。涕。烈。而。之。所。奮。者。非。也。以。然。而。躬。盡。瘁。大。名。垂。宇。宙。為。令。萬。世
 及。後。也。公。山。之。志。武。侯。之。志。也。然。而。治。今。也。公。之。人。經。徒。論。以。武。侯。少。之
 年。之。文。辭。不。與。知。公。思。為。絕。言。並。稱。倫。以。其。諒。葛。虜。而。並。伊。呂。者。武。邦
 侯。如。少。唐。資。宋。書。之。表。彰。而。之。公。肯。未

三片沙報捷疏、題爲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

獲奇功事。臣原奉敕書、會同總督胡宗憲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略海防。臣至浙江舟山、賊已先遁、謹具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略、亦漸知要領。正欲起程復命間、忽得海上警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卽趨嘉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略。又趨吳淞所、會同巡撫陳鉉亦面議方略。以爲非禦之於海、則不能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玩愒、賊鋒方銳、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命。謹遵敕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尙英、邵應魁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參奏、從重治罪。及與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人打破賊船一隻、連人船拏獲者、當卽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一船



至三十顆以上真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隻以上、嘗以奇功論薦。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臨文官下海督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銳不肯出洋邀擊。適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沙、諸將擁兵觀望、賊得逸去、往江北登岸。臣知事急、卽從吳淞江口泛海至崇縣爛沙洪。時巡撫陳錠卽遣主簿郝堅齋懸賞銀二千兩、隨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官軍。諸官軍色動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貼助賞工銀一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江御史江北亦搜刷賊罰助軍、兵備倉卒、熊梓辭到、月糧火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間、江北連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李遂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惕、懼負委任、遂以海事付

託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揚尙英泊三沙洪、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卽馳往杭州、會同宗憲前後計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亦從後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尙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片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郎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慌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剿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豈堪此賊



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實以分殺賊勢於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憤，賊貲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片沙之捷而已。此實聖明玄威廣運、廟堂成算、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也。臣誤蒙任使，適會成功，皇上命臣爲視軍情官，理合題知，上寬聖慮。其有功官員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梈、都司楊尙英、把總邵應魁、楚瀛、陳文麟，指揮濮大有、鎮撫包

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具奏外又
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格人不知
勸。伏望敕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委與擊賊之去難易
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伐謀之上策再照
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敕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
成功。況應援之兵四面襲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
軍門糧賞果係缺乏容臣遵照敕書查有漕運衙門積
下輕齎銀兩巡鹽衙門積下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礙
銀兩會同巡撫李遂便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
一面具本題知外緣係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
克獲奇功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旨。盧鏗、綏甯人、由

彈劾事。爲都御史朱欽所任、欽自殺、鏗亦論死、尋以赦免、

以故官備倭。以功累擢至總兵、爲李遂劾、尋以赦免、
薦復原官。蘇州同知。史傳。甚力。歷字元乘、武昌人、嘉靖庚戌、

後通志。廣東巡撫。字時俊。鎮海人。生有膂力。卒於軍。見。北通志。湯。英。字。時俊。鎮海人。生有膂力。卒於軍。見。七尺餘。軀軀。上。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績。積。官。至。有。兵。史。料。州。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三沙局面、海道能言之、將士事情、海道亦能言之、僕不敢贅一詞也。黃潭公題三沙本稿并弟咨稿、俱謄奉。若用黃潭稿、必須削去浮語、如燒屋及銃砲打死之類、乃爲就實耳。三沙賊未滅、恐督府事亦不了。用兵之役、昔人所謂此法終不可罷、恐不可盡以僕爲懲創而矯枉過直也。一笑一笑。譚海道與戚參將仍望令其暗整兵馬、以待用。雖極知此等語翁不喜聞、當機不得不一發耳。見海撫公至、弟亦盡數交付與排場、且歸陳渡、聊作閒人、以俟罪而已。惟翁心亮之。

錄、自荆川集、他本無。



備藏

又書云、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此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離山崙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實。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於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興言及此、祇有疾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離崙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

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卽星馳侍教左右，爲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虜情尙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臥不安席。奈何奈何。所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爲言者，故不得不爲翁言也。

趙浚谷贈荆川南征詩二首云：鯨波深未破，鵬翼奮將搏。信美從軍樂，無嗟行路難。羣靈海岳助，一劍斗牛寒。南紀風塵靜，仍期三掛冠。同人分袂久，豐潤得詩新。悲喜知交集，東西望不伸。丈夫多意氣，君子貴經綸。倘遇赤松子，莫爲塵世人。

四庫全書荆川武進縣志卷之五公之遺蹟爲記因錄胡宗



備藏

然憲其料後其必部署、既定、亦預、願、效、能、得、免、戰、殆、爲、賊、宗、捍、憲、禦、玩、得、諸、宜、著、掌、有、之、成、上。
亦效。多究由非閱房歷理而得、固迂謬、可、償、以、錄、書、者、生、可、之、比。見是目編之肆云。鼎上元之議、
同、按、與、崇、梅、明、林、洋、面、之、議、捷、方、公、略、第、定、一、出、次、格、賞、倭、罰、接、以、仗、鼓、也。勵一士聞氣。此報、即、仲、馳、
有、厄、所、之、謂、陳、自、事、負、而、宿、懼、望、好、虛、謀、僞、而、恃、成、氣、與、諸、乎。崇、武、明、侯、之、捷、集、思、賊、廣、大、益、祥、安、
梅、爲、林、海、之、上、一、僅、萬、有、八、千、奇、人、功、公、安、親、有、往、所、杭、蕭、州、一、調、戰、之、而、以、幾、赴、援、寇、江、北、者、乎。
數、也、百、安、里、有、此、宗、時、憲、梅、料、林、其、適、必、臥、敗、病、伏、並、兵、未、預、同、教、在、之、軍、說、乎。且、前、崇、與、明、梅、距、林、杭、
寓、書、亦、諸、安、教、得、山、而、中、料、之。公、且、公、嘗、之、語、未、人、出、日、也、禦、倭、林、必、常、以、重、禦、梅、倭、林、方、二、略、
始、公、來、之、所、相、直、推、非、服、即、也、爲、久、矣、揚、安、巡、有、撫、宗、憲、教、玩、視、諸、軍、股、掌、官、之、說、非、乎。有、公、臨、之、
公、障、意、之、氣、責、素、儘、孚、可、而、高、公、坐、又、省、風、城、懷、惟、平、以、倭、筆、之、札、從、故、事、不、辭、過、險、危、梅、起、林、而、諸、
無、借、錫、助、諸、一、友、臂、欲、安、爲、有、刻、梅、集、林、公、諸、抵、公、死、不、力、感、止、公、之、敬。其、卒、而、於、反、通、玩、州、公、也、者、頻、乎。
改、危、語、然、從、此、曾、是、尙、一、得、磨、爲、日、有、恨、虛、橋、中、之、尙、氣、少、者、十、年、乎。公、功、之、夫。在、公、山、之、中、自、也、視、
尙、二、得、十、爲、年、矣、川、尙、子、未、能、是、治、其、虛、橋、之、談、氣、是、尙、所、得、不、爲、儒、夫、者、今、乎、委、是、
之、巷、目、之、談、諸、荆、天、川、棟、美、之、事、閱、者、多、乎、矣。不、是、信、皆、史、可、傳、筆、而、之、孫、巨、委、編、巷、傳、之、諸、談、大、甚、雅、

矣、紀時之當也。並提知要所名、又蓋為好前通、故致谷事。誤傳耳。

胡宗憲為御史李湖所劾。湖與俞大猷均閩人、疑俞漏言、

乃以柯梅縱賊罪委俞、劾之。詔遣校逮俞、下錦衣獄。紀。考明

為虛江囚服來杭也。鼎元曰、四月十九日。或者問曰、荆川公疏

於朝、為虛江辨乎。則何。以。為。納。梅。林。地。荆。川。公。解。鈴。還。梅。林。協

鈴。人。後。梅。林。與。書。東。樓。轉。為。虛。江。從。容。為。梅。林。言。之。故。梅。林。同

梅。而。出。此。乎。當。日。力。致。不。虛。江。音。密。書。言。之。乎。然。中。幹。旋。者。則。徐。不

復。諒。公。矣。觀。其。後。與。二。華。給。書。見。所。正。氣。堂。集。而。甚。不。滿。於

荆。川。公。焉。意。可。知。也。嗚。呼。此。入。世。之。所。以。氣。為。難。而。賢。者。多。於

以。袖。手。林。下。為。得。策。也。

同時倭數百艘犯通州海門。三。三。報。捷。疏。中。所。為。云。江。北。連。前

報。至。七。八。千。者。也。公。恐。賊。逼。陵。寢。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

自率副總兵劉顯。明。史。馳。援。李。遂。於。通。泰。急。行。督。府。以。江。北。兵

盧。鏜。往。援。公。留。鏜。往。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往。三。



儒藏

閩撫王芳湖來書、遺公蜀扇佩劍、公報書有云、正與梅林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士兵數千自隨、效麾下、一隊之用。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淮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艦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葉

高寇日本考、倭寇浙、直、會、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新、獲、甚、衆。其寇福建者、張甚、連、破、甯、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敦、劉、軍、情、即、震、得、自、相、繼、撫、殺、賊、無、尺、寸、功。芳、湖、王、了、詢、浙、直、字。公受敦、視、軍、情、即、親、自、出、馬、殺、賊、數、僅、所、直、而、公、了、詢、浙、直、之、賊、即、倭、俱、生、之、至、闕、殺、賊、公、不、與、倭、俱、生、之、志、明、矣。

王龍溪與公書云、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於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尙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



信此學已得手，澈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於本色，無意是，無機是。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於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卻，不作見解，伎倆這釋。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於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為迂。謂其有果也。統又書云：竊看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卻未免涉於輕躁，反使人情恟恍，不

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於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太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踈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於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於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閒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



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旁觀不嫌於
饒舌耳。昨聞元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
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尙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
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
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
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
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
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
有過可改、幾於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
來暢達、矯懽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具性流
行。其帶些子俠氣、疑於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脈
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
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

有鑿啣射之有設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於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无妄繇辭曰其匪正有言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尙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龍溪之友洵公諱

崇明捷聞賚銀幣改陞通政司右通政仍命在浙直討賊以胡宗憲奏公權輕故有是擢。詳見後五月己丑崇明縣三寶錄

沙倭賊合夥以捷聞詔賜宗憲并視軍右一百餘額順之督侍

銀三十兩不知此與四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陳二銓二十其舟一

而十諸家之失載耶。所記于此以本俟考。事

公至江北與胡總督書。

書云、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檄
盧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鏗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
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
已。江北了賊後、即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而南、
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
落難合、仗公神算、更觀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
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
亦搜括家貲并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
金而已。弟承遺命至地方半年、並未有一題奏、今欲并
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特題一本。公崇明捷
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有蔣總督奎漢、胡公宗憲、本末、中
軍通政、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己未、李遂、胡宗憲云。又破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五

倭江、北劉之莊。役云。惟。荆川公以荆川、海公與海林在新、未嘗往也。親之。

所紀直及記載本紀所云、則以梅林為首所直、記載本紀所云、則以梅林為首

庚申、倭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公率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眾保廟灣。公薄之、殺傷相當。李遂欲列圍困賊、公以為非計、麾兵薄其營、以大礮攻之、不克。三沙又告急、公復來援。紀明

馮文敏

江名時子、南

集日本志云、賊至潘莊、與我兵遇、全

營覆沒。李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于丁堰、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逸、官兵尾之、凡三戰、斬級千餘。葉向高日本考、賊走廟灣、李遂欲以策困之、

適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

行狀、是時廟灣巢堅甚、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三沙之賊諸將不進兵來告。總督軍門復以書促過江、公以廟灣賊已入囊中、不旦夕擒卽走、而身兼南北之責、復以五月五日至沙。

杏胡總督文照得江北賊勢始因副總兵鄧城等諸將官不能禦之於海、延賊登岸、繼因諸將官不能遏之海岸、延入內地、四散倡獮、前後積至六七千人。巡撫李因見賊勢重大、移咨貴院、及移書本司、請發援兵。一日再至。比時本司巡歷崇明海沙、方督諸兵船出洋打賊、聞報驚惕、馳詣所省、會同貴院計議。深惟陵寢留都之重、稍有震驚、不敢辭罪。先是、貴院會同本司具題用銀一



萬兩、募沂州兵都司何本源、青州兵把總邢鎮、卽令統兵駐劄淮揚、聽巡撫李調遣殺賊。隨發守備高湜、潁浦兵五百名、贊畫沈遷、柱汝、攀烏、銃手五百名、周衝、箭手一百名、槍手二十名、葉燦、處州兵三百名。繼發指揮彭鶴年、土指揮張窖等、鎮溪兵一萬二千名。四月十四日、遣副總兵盧鏗統領諸軍往江北應援。貴院以抱恙初愈、不及自行、本司監督以往。比十六日至嘉興、忽得巡撫李止發、授兵牌面、土兵萬餘、陸續已到。崇德等處俱各驅回。貴院深恐賊情難定、止將張窖等七千名調發合溫殺賊、而令彭鶴年一枝仍舊往江北應援。盧鏗以圍賊於崇明三沙、不及依期赴調、本司遂將諸兵以行。二十日馳至揚州。是時賊分南北兩枝、其北枝蟠據廟灣場、其南枝蟠據如皋。其北枝直衝淮安、巡撫李躬



督官兵分爲三哨、參將曹克新領巡撫中軍、爲中哨、沂兵爲左哨、青兵爲右哨、大敗賊於姚家蕩、共斬真從倭首千餘級、餘賊尙據廟灣巢、四面流劫、若又復竄入巢中。是時南枝賊勢張甚、殺趙千戶、韓鎮撫及毛葫蘆兵、殺傷頗多、海防副使劉景韶屢屢告急。巡撫李卽同揚州、本司亦適至、相與會議、南北分擊。本司擊如皋之賊、而巡撫李擊廟灣之賊。二十三日、本司行過灣頭十餘里、比得報廟灣賊復張、殺蕭千戶、蘇百戶、官軍亦多被殺傷。巡撫李卽移書邀本司同往廟灣擊殺、而以南賊付之劉海防。二一七日、巡撫李與本司發淮安、駐馬邏、去賊巢七十里而軍。五月初一日、巡撫李以主客兵付本司、而身駐馬邏、請發兵食。本司移營至新溝東、去賊巢十五里而軍、露宿何本源營。先是何本源及淮揚中

軍指揮倪祿別領沂州班兵千戶王舉及南京兵部尙書張所遣家丁白虎等四十名已營新溝參將朱仁千總苗騰與廟灣賊巢及諸軍隔河而營。高湜沈遷桂汝攀葉燦周衝等五軍及邢鎮所部青州兵則隨本司住營。明日午時本司率諸軍覘賊適往北路劫掠而歸諸軍奮勇入巢烏銃手先縱激湍處州兵繼之主客馬軍槍箭左右翼巢賊多中鉛彈馳被賊拖入巢不能得首級遂抽軍還營。是時廟灣之巢牆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二三里深房曲巷深如設阱皆平時鹽場富商所築以禦倭往年及今賊皆據之以禦我軍賊又燒絕外屋止留空牆以防火攻其背據大河搶船五十餘隻聯營浮橋通南北走路本司遂與巡撫李約會曹莊村計議非南北水陸夾攻不可打船破牆非火器不可巡撫李



又與本司會議賞格、有能破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本司還至營、部署諸軍所從入高湜、何本源等五枝客兵及主兵倪祿等由西大路填溝而入。朱仁、苗騰由南路入。仁素細爲賊挫、故恇怯。又督發千總沈儒馬兵一百八十名、潛師度河、貼仁與苗騰戰。又夜遣二潛裏大母礮二、子礮三十、使詰未仁營、隔河擊賊船。密票令朱仁埋木橋於下流淺狹處、以斷賊船走海之路。又以廟灣北通雲梯關、賊走要路、令邢鎮率青州兵一枝當北路邀賊。令管火藥周需齋將軍礮、子母礮、佛郎機等火器以俟。部署既定、黎明諸軍移營、本司自振甲冑、逼巢而營。諸軍既爲本司激發、又貪重賞、爭先闖巢。沈還領鳥銃先入、敍浦兵跳賊柵而入。處州兵繼之。所具將軍礮等器亦至巢、而健士亦已齎礮至朱仁營。兩河大礮

與烏銃齊發、聲震原野、牆毀船摧、賊中鉛丸死者尸疊牆壁間。頃之、賊出衝陣、被銃打箭射回、回而復衝者頃刻十餘合。曉賊四人升樓頂而望、一鉛丸落其一人、餘賊滾雪而下。賊益奪氣。先是、覘之^②、賊伏兵於北路林木中、俟戰合將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志。本司恐青州兵不能獨當、貼以烏銃千四十名、丁有德、白虎等馬兵九十餘騎搜林木、出我不意。賊駭奔巢、官兵邀之、斬首獨多。日過午、戰益酣、賊盡銳突出、青州兵小卻、塵起軍奔。本司據鞍整衆而歸、賊不能躡。是役也、諸軍共得首級四十六顆、內從倭三顆。南北共燒擊船沉者十三隻、烏銃手激浦處州兵以戰於巢中、沂州兵以翼入巢、兵後、故皆不能多得首級、而曉兵爲賊死傷者獨多。青州兵及馬軍以搜林戰野、故多首級而死傷獨少。沈儒故



驍將從南路入水，手燒賊船，賊鉛彈中死。明日，將休兵復戰。會江南兵備熊桴報至，言崇明沙賊將有變。本司身兼江南北之責，且料廟灣賊已無能爲，不旦暮擒則走耳。適會彭鶴年所領鎮溪兵五千名新到淮安，遂并留青沂兵共八千名，與主兵同聽巡撫李調度攻巢。都司李忱所募土兵五千，亦奉貴院牌遣駐儀真以待。本司又檄守備盧相領海船五十餘艘，自雲梯關東下，備賊走海邀擊。本司身率高湜等軍千二百名往崇明。先是，本司攻巢而通泰捷報亦至，兵備副使劉景韶身督遊擊邱陞等兵沿路逐賊，日夜鏖戰，賊遂大敗。凡得首級三百六十餘顆。其詳具劉景韶揭帖中，茲不煩述。竊謂本司素書生，未經軍旅，驅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以攻據巢死鬪之賊，幸有小

捷。此皆仰仗貴院面授方略，千里決勝之算，與巡撫李調度兵食運籌之力也。本司南北奔走，深愧無功。其廟灣留兵攻巢後事，及崇明賊情處置，容續具外。理合先咨貴院，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別有分道侵突疏、題為海該分道侵突、一

枝新獲發文、一枝發錄、並未錄、與杏胡總發文、六枝發錄、並未錄、與

與李克齋中丞書云：弟以江南沙賊恐日久變生，勢不得不一往。然別兄殊甚惻惻，不能為也。千里赴援之心，與今日別兄之心，毫釐寧有異哉。蕩戰巢戰，賊奪氣已盡。巢賊戰雖少首級，然從來柘林、舟山之役，並無一人敢闖其巢者。賊計窮必走，但不容朱仁輩導之出疆，日夜隔河打船驚擾之，則賊欲走不能。只破萬金作月糧賞，計可殲盡此賊。江北可五六年無事。不然，縱七八百倭子下海，來歲之患未已也。蔡功惟斷乃成，兄如決計，



弟區處崇明後、可復備幕下羅使。其賊中動靜、時望見示。口糧、皆級銀、諸將士皆已領惠。多謝多謝。惟賞功銀于、弟昨所以留馬遲一日、只爲欲與兄商議此事、因兄遲疑、遂不及了而歸。人各有心、此非獨斷之事、其詳已具所與淮府牌中、兄當能悉三言意也。邪鎮首級銀頗多、稍足飽煖、而何本源營無一首級、死傷又多、煩兄少加格外之恩、以適低昂之平。太抵賊尙易殺、而軍情最難調停也。兵賊相持日久、號衣器械恐有爲賊得者、賊多狡計、或扮作我兵、晝混夜掩。分付諸將、宜知此意。梅林公所遣參將張德雖木偶、然聞其人頗有行止、兄宜稍假之顏色、使得彈壓苗兵、亦一助也。張兵備再三言沂兵有該補還銀二三錢、以足三兩原募之數者、已與兄言之、然必須沂兵與青兵各別後乃處。不然、邪鎮又藉口

矣。

錄自荆川集卷之通
行本荆川集無。

又與胡梅林督府書云、行過無錫、得健步華潮所送公手書。喜慰之極、喜慰之極。公料我匏繫江北、而僕已渡江三日矣。有圓機乎、無圓機乎、圓機速乎、遲乎。會心人一笑可也、自餘可以忘言矣。咨文稿先奉覽、請公據此、及劉海防印信手本所具通泰滅賊及廟灣攻巢事兩股文字、合具一本題知、權了江北應援一段公案、待後廟灣之賊或走或剿、并崇明賊情處置若何、陸續具奏可也。倥偬之甚、先將使者一起自蘇州發回、一起使者帶至太倉、更有言也。劉海道呈文及手本、翁覽過便中發還。公料廟灣賊勢甚審、千里真如目見也。但淮安所報搶雙桅大船六十餘隻、正是廟灣巢賊各處鄉村搶得、將載以下海逃走、今已被官軍打沉十餘隻矣。錄自荆川

二集、後
無。

又書云、書生操禾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
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嘗之、直可謂
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
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
衝鋒則烏銃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爲幸多矣。
餘賊據巢者尙繁有徒、戰後蕙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剿
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疎虞、不得
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卽往杭州候
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
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
步擡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意。弟已造下
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尙不能用之、所謂或



孰苟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
用撫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
然、所謂復戰也。弟所造行營、當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
當一笑耳。

又書云、青兵不可留、沂兵不可去、其間委曲不能盡言、
須面盡之。但青沂事同一體、歸思亦同、青兵一動、沂兵
勢亦難止。須先遣牌將二枝兵分作兩處、青兵抽開、達
廟灣處駐劄、待江北賊盡、則調沂兵過江南、而徑遣青
兵北歸。或江南浙東賊亦盡、則并沂兵亦遣歸。此爲得
策、何如何如。謹俟尊裁。中軍官李錫童華出入陣中、逼
巢督戰、衆所共推。適所奉咨稿中少此一段、再奉告。弟
每以軍中事宜請教、已而得公所傳示、往往不謀而同、
如佛家之得印證也。何幸何幸。荆川集



又書云、賊不難打、苦無錢用。除常套使用外、若得銀萬兩、作格外之賞、分作江南、江北兩處、每處但得五千兩、則廟灣三沙賊巢、自可盪平。苦無可告處、惟公大肚皮、可相告耳。不意薄福之人、不惟一萬兩不可望、而所解銀一千兩、爲布政司吏一惱、遂并此亦不得享用、真可一笑也。今株守崇明、只得操兩空拳、煮一鍋無米粥、奈何奈何。用兵無他說、況多兵亦無用、真如扮戲所謂一貫錢做一貫道場、十貫錢做十貫道場也。事急矣。昨更索之黃潭公、看何如耳。沙上賊已造許多小船、勢似欲衝老岸、及奪船。今催兵上岸急打、不可緩。蓋海面廣闊、日夜防守爲難也。海面之守已盡、地分船、把總邵應魁、正守西北一角緊要處、諺所謂年夜賣門神、買賣俱急、公欲調之、蓋未知此中事勢也。敢此奉告。正欲遣人走

報、適使者到、附之。謝集。

又書云、此時遊魂餘賊、所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徵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二巢、所直可數年無事。弟區處三沙後、尙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乎、將往閩中乎、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二日一報。今將二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湜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間鏖戰也。張審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爲難。督令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

復。

又書云、王遊擊善鬪而不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遊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皆望風不進。王遊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遊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麟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一枝土兵、其勁兵前時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望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土兵何如。昨到此、其氣殊銳、自請當一戰、只數日間戰也。劉顯兵尙可用、朱尙禮烏銃手亦銳戰也。青州兵、彭鶴年兵宜早歸之。前書已言及。惟何本源兵一枝尙可用。江北旣已不用兵、請公謂何本源兵來江南聽用、何如。福蒼諸船以晝夜守賊之故、不能泊港、而泊於大潮中、夜夜多



有壞者、或連人船并沉之。弟與熊僉事亦連泊潮中、偶聞夜一福船走碇、弟舟幸免、而騎在熊兵備船上、幾騎沉了、亦幸而免耳。卽此豈是可久、不守不得、守又多患、半年後船亦當壞盡矣。昔人兵久變生之語、遇境乃覺其言有味也。翻刻。

又書云、軍中作用、哭而笑、笑而哭、喜而怒、怒而喜、頃刻幾番傀儡。其處頭將驕兵也、一赤子、一龍蛇、頃刻幾番變態。乃知公向言一面哭一面笑、纔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自笑盡得公之神授也。并寄此以發公一笑耳。王應岐、李沈之兵俱到、懦將更無以爲詞、只得上陣矣。此賊只恐其冒死奔突、但水守緊嚴、得不奔突、盤平無難也。昨守備盧相白到此、言廟灣餘賊二十三日已乘海舫遁走矣。此賊俾有遺種歸島、明年禍不

可知。弟不能體公之心，殺盡此賊，誠無所辭罪耳。奈何奈何。刻集。

又書云：適作書，而健步王明所齎尊東適至，承諭諸凡事體，可嘆者甚多。誠然誠然。江北之事，已具之承差胡賓賢去書中，并附胡賓口傳。其三戰易進易退，正坐弟之不自援甲。弟之不自援甲，非弟敢後，蓋亦諸將畏弟督戰，而以計款之。弟馳至營，則諸將又奔歸矣。弟欲處營中，又無親兵，寄宿諸將營，終非事體。自大洋中移船就營，風潮每不便也。奈何。舒徐寧耐之訓，感翁至愛至教，此大事也。弟亦豈敢急性。但弟諦觀此局面，半月後事無就緒，則海船不能久在濤中，而陸兵亦不得不漸抽矣。若此，則儼然成一柘林川沙也。況彼小船已多，又有奪船上老岸，一旦不可期之變乎。此局面可速而不



能久者也。防守稍緩，事必至此。弟再過海，看土兵一戰後，亦且趨杭州會公矣。敕書不知今在何處，懸心懸心。得凌海樓來亦好，若不肯從，不必強也。錢糧賴公移檄，有司決不敢後矣。熊兵備甚用心，亦殊賴此官也。淵川集

又書云：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劫，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剿，意欲借麾下梁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璧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又書：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



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蠶皮、一時提掇他不動、便成誤事、如何爲處。弟今日認真幹事、督將官、督有司、全賴朝廷委任、新敕書尙未見到、不知齋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痢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八顆。乃知攻巢之難也。又書、弟處三沙後、嘗細承指教、或更爲南中一行耳。

姜鳳阿來書云、一別遂逾三時、仰思徒勞、書問不獲時相寄、殊耿耿也。良畫猶示上、海氛乃爾孔熾、部中倉卒遽加職銜、便欲以東南事相委。此在吾師義不避難、而種種實望、當見種種實用。第如良醫、脈經素難無不精熟、至於診病用藥、則未之一試、恐猶不可不斟酌爾。人

來傳言吾師每出嘗以小舟傍大舟行有欲求見者輒蕩槳避之此在軍機秘密固非淺識之所能窺然使常爲此人反得以窺伺我恐又不可不審也前時聞主修海防蓋爲賊未來時計也今賊勢既猖獗如此似當先了此賊乃始防賊於後來譬寒邪在身先須發表然後調養元氣耳然不然否某一春應酬會試諸公極其勞擾吾師所謂世俗心腸也正業雖少廢然胸次覺有自樂處從此能漸開擴見得自己有真光景不爲世情所遷改便當頂禮老師矣今且未敢自謂已得也庸卿兄來附此道鄙意庸卿所養得之師門爲多今授青田又適在屬下惟吾師始終成就之草草伏惟尊亮又書云某書



儒藏

與先生之並、子孫、乃某生以平為報。惟是私。至為一小女、獲供其、雖曾
 對尊使私、一吐之、卜尊意之兆、何時也。今萌此念、而先生果卜天
 女、而亦果有垂念、又之意、是吾師相通也。某也、造抑何幸而施
 有此、歟。入二月以來、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痾之日、遂去體痛
 苦中、忽聞力、傳言、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痾之日、遂去體痛
 也。極感。謹以先脩諸、少申鄙意。
 餘。俟肅休。積。談。以仰。求。門。下。不。宣。

方輅復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忬及中軍遊擊
 張倫下錦衣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
 令者顧得附經典耶。明紀。言是時掌刑

秋七月、公督盧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公憤甚、親躍
 馬布陣。賊構高樓望三官軍、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公
 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公還。時
 盛暑、公居海舟內、兩月、得疾、還太倉。明適朝廷陞公通政、
 公曰、藉此以令諸將、賊可克也。還太倉迎之、并調狼兵赴

戰。

錄行胡總督手本爲軍情事。照得倭賊泛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尙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是職應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備熊桴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剿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卽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飢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糧立柵爲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卽督盧鏜與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



備高湜等兵五枝及土兵張窄^③所部鎮溪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爲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烏銃先逼巢。賊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號將率部下郭成、車梁等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爲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死。盧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湜等尙戰於巢。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罄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以告病候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先以憂去。巡江江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

四面起土牆，葦箭銃牆內鎗齊立。賊衆時出，環牆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刃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六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盧鏗劄老營在後。盧鏗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贊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主帥而先潰。左哨張窖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兵得徐還營。劉顯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四千，實不及二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糧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銃打。



死，鋒擁出。張窖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銃自打潰兵，亦不能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徑追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軍，又發，復弗復幾連，倒亡賊，各營亦發銃擊賊，賊纔退歸。各營六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文廟灣，皆聚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柝居老營督戰。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爲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鍾鋒與張窖兵左右綴爲副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札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既定，職環甲，遍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

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以疑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時，賊出矣。」顯謬言軍飢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飢？」伏兵蔭草木間，示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尙三箭遠，不能怒賊。又昇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鱗魚港，去巢二箭。盧鏗、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死關耳。」二將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士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我爲銃手，至是穴牆以通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使彈士兵，士兵一人死，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



有三。札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心之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爲營遠、尙畏賊劫、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梓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久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麥槁死、聚兵太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

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尙緩天誅、負罪負罪。除一面候新降敕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江南經略、唐順之與提督都御史李遂討賊淮揚、數聞三沙之報、卽趨而南。仁儀部伯倫止之曰、士論多疑公避難、殆不可南。公曰、江北賊勢摧破、又已搶船包裹、不擒卽走矣。我之去江北而走江南、乃去易就難、非避難也。公至太倉、各官兵猶豫不進、公曰、我兵若不渡海滅賊、賊必渡海衝我內地、勢不兩立也。乃要提督都御史陳銓親征之。陳曰、公請先往、留我治兵餉接濟。公乃督總兵盧鏗等以行、密與熊梓計造木城、每扇高廣七尺、四人昇之、四人持銃箭、二人執刀隨之、連比而進。遇蘆



葦處先從木櫬中發銃箭驅走伏賊。刀手從城足刈蘆、蘆仆踐行而前、復發銃箭如初。如是者二十餘里、我兵得盡登岸、速命撤舟以防賊掠、且示我兵無歸意。分兵爲三枝、每枝千人、令二總兵及參將分領、各綴木城爲營、晝則擡行、夜則據守。不數日、沙地七十餘里悉爲我據。賊之所據僅五里而已。然賊多智而猛、我兵常怯之、沙中大家又有爲賊奸細、反揚賊勢、恐怖我軍者。公督各官兵逆戰、賊從濠後築土垣貫茅竹、潛窺我軍。至卽從竹筒中發銃箭、我軍莫能近。公令人舁銅發煩佛狼機、擊賊、賊舞刀而出、衆棄火器去。公怒、欲斬諸裨將。諸裨將曰、兵不敢敵、非將之罪也。公不信、親率諸將履陣、兵望敵皆潰、棄諸將與公弗顧。諸將策公馬來擁而旋。公巡各營、諭曰、若等不受節制、我知之矣。誅之不可勝。

誅、逃之不可勝捕也。吾欲處汝無難、編隊爲冊、更番而
調、敢有棄頭目走者、查其該隊行、令原籍有司追口糧
囚家屬、梟爾之首、爾能逃乎。三軍痛哭訴曰、逃非本願、
見賊褻魄耳。公問其故曰、不嫻武藝也。公曰、奚爲而兵
乎。曰、向來官兵不戰罔罪、故應募以規僇石之需。今欲
實戰、不如願已。公曰、惡。是何言也。小民出銀募汝、爲捍
患耳。縱賊殃民屢年、我不爾殺、方用爾一戰、而猶弗諾
乎。三軍號泣不已。或訴賊潮蒸熱、瘡痢傳染。公曰、從征
而歿、爾之分也。爾等茹辛、通計不過三千人、若縱汝還、
則賊亦過海、海西郡郡生靈、並罹鋒鏑、彼何辜乎。我今
但用爾圍賊、毋容賊走、而另請勁兵於總督胡公、兵至
卽換汝矣。衆大悅、遂相與戮力、困賊沙上、賊不得逞。六
月、提督都御史陳錠以告病去、候代于丹陽。先是、公敦



陳蕤之約過海督戰、兵以鄉言目之、弗之畏、又敕語督視軍情、無生殺權、陳蕤假以旗牌便宜行事、公恃此嚴明號令、儼如提督在陣、不虞蕤之上疏稱疾也、一得俞旨、卽還蘇州、旗牌官皆去、巡按御史朱方丁憂、巡江御史自五月交代未至、諸事皆瓦解、兵餉不給、公莫知所措、移書於陳公曰、東南不可無公、沅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際、願少駐以待事甯、此不過遲公十數日、還山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也、陳公弗許、或諷公曰、爾非守土之官也、事既掣肘、推脫擔子何如、公曰、朝廷原以我爲視軍情官、假如高坐省城、今日移文督江北總兵、明日移文督江南兵備、此等使乖、五十外人、豈不及此、願江南無一上司、賊千二三百人、未有所掠、皆如飢虎、若登老岸、禍不可言、故與兵備兩舟經月在海、嚴督將

士困賊於一壞沙上。至於搗巢之舉、則我兵素怯、須別選精兵、俟隙圖之耳。吾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不敢計也。按公之觀、是誠困苦心矣。陳鉉以旗牌護公、督有戰、告其病而退、自、公、既、宋、胡、世、將、去、任、吳、武、安、之、事、幾、不、致、科、名、錄、非、見、其、之、江、南、一、湖、北、通、志、皆、不、為、歟。立、傳、而、江、南、通、志、亦、陳、公、不、能、始、終、有、以、轉、誤、之、為、荆、川、大、公、立、當、事、雖、秉、筆、者、萬、狀、然、名、垂、字、宙、云、天、即、使、何、一、二、賊、人、登、城、荷、戈、孫、毅、士、心、承、恩、俱、喪、寇、賊、之、奔、兇、悍、官、兵、之、怯、懦、矣。

陞通政、敕諭、敕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江地方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效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剿。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及嚴督總副參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餘寇剋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



有偏勘怠玩、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卽指名具實參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并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如逸賊奔散、地方稍寧、便宜訓練土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協心經畫、以裨東南安攘大計、務使海徼肅靖、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故敕。

嘉靖三十八年月日。見家譜

兵部空、兵部爲、爲、司、司、呈、人、材、乞、賜、題、准、吏、部、安、攘、事。
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
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江、本、部、送、吏、科、抄、出、都、御、史、案
得、本部右侍郎、郎中、題、案、照、方、先、准、兵、部、題、云、查
(略)見、前、奉、該、署、郎、中、書、事、領、命、之、去、高、裁、與、山、餘、孽、先、已、剿、

另平、報、說、施行具本、臣、題、准、知、實、說、任、所、事、則、善、後、不、事、玩、宜、揭、見、事、同、權、本、官、則、議、下、處、知、除、
之、稟、承、學、今、究、照、源、耶、淵、中、唐、兼、文、體、武、熱、臣、於、日、閱、歷、之、計、久、議、施、俱、為、各、發、切、於、中、函、機、養、
竟、宜、其、備、所、知、蘊、是、必、真、大、所、有、信、可、服、目、但、下、以、春、汛、中、方、職、殷、防、當、此、為、軍、機、俾、重、得、
臣、務、查、勢、得、既、限、朝、於、故、事、分、有、事、以、必、耶、泥、中、於、而、經、行、歷、綴、本、有、部、謀、待、猷、似、者、有、展、以、設、
第、御、三、史、而、餘、經、年、歷、本、莖、不、食、錢、如、音、即、伏、如、唐、皇、曾、上、任、俯、春、念、坊、人、司、材、諫、難、且、得、
地、方、方、計、事、虞、重、戰、教、守、下、事、該、宜、部、侯、議、過、覆、春、將、汛、本、方、官、令、破、回、格、陞、京、底、擢、以、同、有、臣、在、之、於、
旨、才、該、虞、部、可、知、為、道、之、欽、地、此、欽、於、東、抄、南、出、地、送、方、司、亦、查、得、小、兵、補、部、矣、職、等、方、因、清、奉、聖、
題、司、奉、署、欽、耶、中、差、事、往、主、所、事、直、唐、區、於、嘉、靖、守、三、樓、十、宜、七、年、十、月、該、內、該、督、兵、胡、部、
依、奏、將、報、本、官、虞、陞、授、勢、太、僕、平、寺、於、少、三、卿、今、入、該、年、前、三、月、該、查、本、部、案、呈、題、到、奉、欽、
比、看、得、照、總、督、所、事、直、破、格、建、超、等、虞、兵、在、部、所、右、侍、等、耶、虞、胡、計、議、稱、要、守、將、事、唐、
先、宜、一、計、節、虞、為、今、照、陞、新、太、僕、寺、冠、少、近、卿、爾、唐、學、平、究、所、本、據、善、原、材、後、事、經、宜、世、又、該、
保、諸、前、練、兵、務、無、非、欲、經、謀、薦、揚、相、總、資、為、官、地、酌、方、見、其、久、堪、安、與、全、圖、之、事、計、所、以、本、奏、
於、官、謀、為、陞、似、太、難、展、寺、布、少、相、卿、而、議、衙、門、之、查、得、先、年、既、修、理、河、體、道、統、海、亦、防、限、



政等項、司多差通政、仍吏在司浙直政參議等官、欽遵行。將一本應戰守機、其應與同事、督、合、胡、悉、命、心、下、經、重、否、該、部、照、全、列、題、諸、有、次、第、回、京、初、十、日、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本、部、尚、書、吳、憲、等、具、題、奉、欽、依、內、此、事、欽、遵、欽、遵、查、照、行、為、此、合、因、咨、前、部、去、煩、司、卷、本、查、部、先、為、議、查、呈、到、部、云、云、此、吏、部、咨、教、養、太、僕、軍、寺、少、卿、節、唐、節、改、去、今、該、政、使、司、總、督、通、政、司、仍、在、經、直、待、事、方、有、次、第、回、京、其、應、戰、守、機、件、以、仍、經、世、該、部、復、照、別、於、題、奏、一、節、為、照、今、已、知、右、通、政、之、唐、素、才、本、足、以、仍、經、世、該、部、復、照、別、於、題、奏、一、節、為、照、今、已、知、右、通、政、之、唐、素、才、本、在、腹、部、之、益、主、張、議、之、其、波、明、宗、憲、之、責、任、既、專、則、監、於、已、事、力、三、謀、議、無、空、三、議、區、區、三、等、所、有、本、官、職、守、三、經、奉、有、前、項、明、旨、無、空、三、議、區、區、三、等、所、有、本、官、職、守、三、經、奉、有、稍、寧、之、期、亦、有、士、著、段、之、即、官、以、相、免、逐、調、之、免、致、稽、緩、之、數、以、方、社、之、冒、以、之、戰、守、以、安、養、休、息、之、將、責、領、之、守、期、察、務、期、以、保、民、之、弭、盜、之、本、以、之、戰、守、以、安、養、休、息、之、將、責、領、之、守、期、察、務、期、以、保、民、之、弭、地、事、姑、有、息、其、他、易、難、幸、勿、忽、因、咨、民、法、凡、有、可、以、題、項、防、亦、無、事、於、姑、有、息、其、他、易、難、幸、勿、忽、因、咨、民、法、凡、有、可、以、題、項、防、亦、無、今、所、久、安、長、任、治、之、計、裁、書、均、一、宣、道、度、付、合、本、官、照、舊、在、部、查、照、先

總之、等官、以將所直、待事、宜次、具計、奏、同、恭、經、畫、期、
運、之、惟、經、以、將、所、直、待、事、宜、次、具、計、奏、同、恭、經、畫、期、
其、原、領、之、意、書、經、自、不、負、而、本、官、各、經、濟、之、胡、亦、得、以、行、等、因、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本、部、行、左、為、待、此、除、外、等、合、題、前、
去、煩、照、本、部、及、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
至、咨、者、右、咨、欽、差、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見、家、譜、

與嚴介溪相公書云、某一疎闊迂愚之人耳、已分枯槁、
不堪世用久矣。自起家編氓、以至轉官京堂、凡所進取、
皆是門下獎拔。自閱兵薊門、以至視師海上、凡稍有所
建立、皆緣門下指教。拔之不待其有求、而教之惟患其
不悉。是僕之一身、門下成之。有成其身者、而不罄其身
之所能為者、以為答、非答也。雖然、伺候於門牆者眾矣、
而某獨蒙異待若此者、翁豈私乎其人哉。豈以為疎闊
或可以責之大節、迂愚或近于不避險艱、萬一能為國
家幹得一事二事、則亦足以明門下以人事主之素心。



是翁之所期于某者、或在此也。南役以來、雖則治軍行旅之才、素所不長、至于波濤矢石之間、往往不敢自有其身者、以爲非警其身之所能爲者、則無以報國、而亦且無以報門下也。自轉官以來、區區禮數之末、皆不敢以瀆門下、知門下之所期于某者有在也。于是汲汲勉於門下之所期者、而不敢以區區禮數瀆焉。令孫婦之喪、幸翁自遣、以保天和、不勝惓惓。二沙節略、公之愛我也甚至、而知我也甚深。近者兩轉官資、俾得展布、至於凡有建白、部中如議覆題、特蒙聖賚、皆公盡力委曲、扶持其間。此惟以心感而不敢以言謝也。錄自荆川集續集、他本荆川集無。

鄭淡泉來書云、承長翰數百言、此函不見荆川集中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斂、江東所云、所亡三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三公之無恙、窺我巢、水路往來、出入阻

險、豈敢謂吳、越說誑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廬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緩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況土



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洽次。

姜鳳阿來書云、久不得來音、甚用懸憶。一月前荆仲輅書至、云於京口候謁老師、知淮揚三寧、復將邊平殘寇於崇明之三沙。秋冬間、當自奏功闕下也。爲慰久之。聞此賊負固難剿、而老師出兵、動欲身先士卒。夫身先士卒、方可責將官用命、此回一說、但勅書中委任責成之意、恐只以謀議督率爲主、而此外原非己責。今人因避事而不免褻事、誠爲可惡。若因惡人避事而過於當事、亦豈非賢者之過、發之太激切耶。或者謂三沙之賊其勢已窮、惟當坐守以斃之、不可與戰、此亦不知果何如也。荆叔輅來附此通候。叔輅舊出門下、今爲屬官、則

是始焉聚首於一堂者師生也、今焉共事於一方者上下司也。纔履仕途、便賴近老師以登覺路、在叔輅一何幸歟。病中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尊亮。吾師斯道宗盟、國家柱石、萬萬自愛、勿以輕敵爲忠勇也。

廟謦餘寇爲巡撫李遂、兵備劉景韶所滅。

是月、作鈴山堂序、蓋卽作於太倉舟中也。

凡章立實齋學士、必云、

創著撰述、與歲月題跋、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得達而文字、慎勿輕

荆元讀集、荆川每篇尾、不待文集、惟通子、谷次集、按年編纂、秩然不亂、

盡將先後著編。月、蓋公之既無意、序以撰述、傳世、未何、以知、之。吾排編之、

乃所知、此序鈴山、倭三集、公序、尾嘉靖、作己、未、呼、世、人、數、字、是、赫、然、向、口、存、

實有、久矣、以、公、極、一、時、之、名、公、宿、若、湛、甘、泉、若、水、楊、升、庵、慎、山、集、

杜老、預、在、諸、襄、陽、載、寶、已、以、而、不、權、貴、日、非、荆、以、川、求、福、但、求、得、免、禍、者、也。提、

來、師、闖、外、之、將、帥、一、身、之、繫、朝、官、而、小、敗、而、壞、疆、場、之、事、危、國、及、家、大、國、也。古、



儒藏

而何分宜。索。序。荆川既、不、一、實、序、以、其、路、能、分、新、宜、適、耶。然、梅、荆、川、為、下、分、筆、極、有、集、
 文、也。荆、川、嘗、云、少、陵、詩、子、謂、之、以、天、之、詩、史、公、為、之、天、之、詩、文、謂、王、為、之、時、文、政、紀、鈴、山、可、之、
 詩、者、則、公、進、以、是、請、一、人、之、則、詳、益、於、其、明、而、世、世、益、繁、可、之、論。又、有、云、謂、公、舉、之、
 公、理、之、詩、係、為、士、生、深、恨、之、痛、矣、也。使、久、論、矣。荆、川、有、一、考、則、焉。曰、夫、論、分、世、再、則、為、
 曰、論、自、世、分、言、語、之、分、言、自、言、亦、有、之、則、然、而、又、心、者、乎。北、荆、川、
 子、通、所、謂、江、修、其、詩、書、俱、其、令、書、本、人、知、其、後、人、之、可、人、乎、又、尋、繹、其、意、世、者、也。與、
 此。荆、川、之、自、外。登、第、子、出、之、張、而、嘉、門、與、汲、汲、而、不、自、。迨、夫、建、言、削、籍、歸、林、如、
 下、一、二、月。七、年、未、出、按、分、訂、通、九、一、月、書。戊、午、夏、入、京、冒、暑、臥、病、所、垂、死、
 於、其、在、京、此、與、朝、臣、相、接、荆、川、不、過、數、旬。鈴、山、堂、序、云、其、火、嘗、待、公、
 之、不、可、近、嘉、也。其、欲、分、分、宜、近、乎。昔、
 公、每、誡、諸、將、以、月、黑、潮、滿、之、夜、防、賊、搶、船、突、上、老、岸。及、公、
 去、而、賊、果、遁。公、憤、甚、搥、血、疏、劾、諸、將、其、前、斬、馘、功、皆、遜、不、
 居。

三沙賊遞疏、照得三沙軍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鉞會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往太倉州、打發湖廣土兵三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僉事熊粹呈、據遊兵都司楊尙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窮逼、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翻港地方、往北洋遞走去訖等因、到臣、臣卽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至鎮江府、據鎮江衛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據呂四場報、本月十七日于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劫、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紙牌、奏提督李軍門鈞牌、備仰副總兵官督同卑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



停泊修理、仍分發小船遠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回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用。其北岸信守、已該兵備熊僉事將邵把總部下兵船分有^⑤堵擊外軍、職仍選便利沙槳等船十餘隻、親督在西沙菁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面珊瑚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派管位地。臣又查得先據盧鏗、劉顯等稟稱、賊已用厝民草廂板造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纔知賊走、江北陸將亦知賊到、縱稱風雨晦霧、不應突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參照總兵官盧鏗、副總兵官劉顯、遊擊都司楊尙英、把總部邵應魁、守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之功、又

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汎、掣船入港、賊出巢不能知、賊登岸不能躡、致使柙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爲貽禍之始。鄰國爲壑、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近三沙、海路不及百里、於鄰之震不爲不切。又方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爲不深。旣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參將邱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略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入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



兼總三沙之役、三與兵備熊柅、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
援甲臨陣者凡二、親叩賊巢者凡一、亦欲以身激將士
敵愾之氣、滅此朝食、以報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
爲故態、以縱賊爲常套。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
以督勵諸將、有負委任罪合言坐。伏惟聖明矜察。臣於
二十一日、星馳瓜州、會同巡撫御史李遂、嚴督曹克新、
邱繼進、兵剿賊、及催督劉顯揚、向英過江、截殺外、其總
兵官盧鏗、劉顯、言克新等、乞該部論議罪名、從重處治。
伏惟聖明俯念、尙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
江北事甯、一併論奏。內邵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
同總督胡宗憲、先行鞫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遁走、將
官失誤、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行狀、時公方陞通政、以舊書言權誣、無以令諸將、欲待

新璽書行事。因暫還太倉俟勅。諸將官見公回、卽欲以船與賊、送之出岸。幸賊去嫁禍他地方、已得無事。公聞之怒甚、因冒風濤往諭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造有小船矣。公復令諸將嚴守、以防突走。而知諸將之守必不能固、策賊已窘、必逃死自救、因設五伏兵以俟。賊果離巢、分爲三營出、分一小夥過火燒港掠舟。前所伏兵港側者見賊至、先驚遁、賊遂遁、乃合大夥還巢。蓋幾中公計云。然諸將竟畏避、掣回內港、賊乘風雨夜遁過江北矣。公以三沙不守、每用爲愧。然議者以公冒酷暑居海船中、與賊相守者兩閱月、始賊之舟至、崇明者二十餘隻、使非公邀擊之于海、犁沉幾盡、則江南北受禍久矣。厥功已奇。而廟灣三沙相去千餘里、以一身而應兩地之戰、敵或殲或遁、亦無非公功也。方公禦賊時、

詞亦註補。

七月二十一日、公奏疏後、星馳至瓜洲、會同巡撫李遂督諸將剿賊、諸將亦知奮勵、賊轉掠揚州、兵備副使劉景韶與戰連勝、圍之劉家莊、劉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皆屬顯。八月己未、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發白金文幣。是役不難、以奮勇逐賊、軍二。

江南經略、七月、賊勢窮蹙、以沙民屋木造舟、爲逃竄計、我兵餉亦將匱。言順之曰、事急矣、賊若渡海而西、沿海兵船乏人監督、誠必登岸、如奔鯨散行、不可收拾矣。遂以三沙兵屬之、兵備熊輝、而自西歸、申嚴水陸將士約束、馳晤陳欽、議兵食。欽曰、我行矣、東南事有梅林在、君其圖之。時天大旱、禾苗盡槁、公謂欽曰、倭寇之患地方



儒藏

猶有限、公爲巡撫、若不上荒疏而去、朝廷不行蠲賦振
貸、千里生靈、誰與造命請問、責安所諉、銳然之、卽日繕
疏入告。公乃如杭州、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胡見而訝之。
曰、三沙告急、吾方調兵航海策應、若胡然而來也。公曰、
勁兵不至、賊誰與滅、糧餉不繼、兵何以生。須假我兵食
事權、方能爲役耳。胡如其言。公將出定海關、而三沙之
飛報數至、是月十六日四更風雨大作、賊乘間由北洋
遁去。次日犯七星港登岸。公聞之、一面查論將官縱賊
之罪、一面赴江北剿賊。提督都御史李遂謂公曰、君在
江南、不能滅賊、而縱之馳突。我今方略已定、早晚滅賊
矣。君又來撓我事、何耶。公曰、賊至三月、不曾流毒江南
地方、亦不能掠民財、皆我力也。我乃看人行事之官、原
無兵柄、而焉能罪我哉。且朝廷原敕我視軍情、江南北



皆我責任也。而焉能辭我。乃相與戮力剿賊。未幾賊平。公歸而語人云。侯江南有一李克齋。搗賊巢如反掌。何獨累我煩難若是。又曰。江南賊雖走。然大受挫。凡在沙者無一生還。島夷聞之。必數年不敢近邊。時順之方主滅賊。一時行役者多憾之。或議其輕出。或責武功不成。或謗其誦貨。後因積勞成疾。薨官而卒。後倭果累年不至。蘇松人始感其恩德云。鄭君書。亦見江表。荆川公論戰。未錄。

蔡白石自和堂集有聞揚州之捷寄李克齋中丞唐荆川銀臺詩云。四州諸將集奇謀。數萬精兵控上游。江北戰雲遙盡野。淮南殺氣已先秋。迎鋒不數邀歸艦。報捷爭傳繫海酋。最羨當年詞賦客。真看投筆取封侯。

校記

①張窖：《四部叢刊》本《荊川先生文集・新刊外集》卷三作「張空」。下同。

②覘之：疑作「覘知」。

③同①。

④奏：當作「奉」，見《四部叢刊》本《荊川先生文集・新刊外集》卷三。

⑤分有：「有」字疑誤。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六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姜 全校
續道

九月朔、李遂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公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鳳陽等處、兼提督軍務。建萬曆二十一年

鄭淡泉來書云、前具啓復時、新命示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實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



儒藏

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事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樂計賊則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賣糧漏師，奸譎百出，尤可畏也。今焚賊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上海防善後九事：一曰禦海洋，二曰固海岸，三曰圖海外，四曰定軍制，五曰足軍食，六曰鼓軍氣，七曰復舊制，八曰別人才，九曰定廟謨。

鼓軍氣有曰：臣聞戰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



而養尊、武臣恬保而寶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慨慷果銳之氣亦澹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燄以取之者。賴宣上天縱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情、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免置剋剋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三視師、東三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三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矣。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懟、臣猶以爲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礪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

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行狀、敵軍氣、讀一者之壯。

別人才曰、臣聞爲政以人才爲先、至於兵事、尤急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鬼夷之算、賈勇足以汗懦將之顏。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力。已與臣同擢巡撫、不敢



更舉外、又訪得所江巡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賊與我言、亮聞寒膽。今歲所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蘇松兵備、僉事熊梈、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一歲不在兵間、忠實練事、沈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資望、可爲巡撫、卽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軍功。待堯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黃大節、貪黷有跡、昏耗無能、政成黠吏、賄滿私橐、所宜亟爲罷黜者也。又訪得所直總兵官盧鏗、老練善謀、副總兵官劉顯、曉勇善戰。臣嘗以三沙賊走効其失事、畢竟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

功者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善戰而果於自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革任甯紹參將戚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參將黑子孟陽，遭蹶悔過，尙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也。狼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狼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見其人耽溺酒色，常如昏睡，諒勇俱無，精氣已銷，設有警急，憑何決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拏解。克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所嘗亟投閑散，以全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事終養徐九皋，老成經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事爲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嚴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者也。

定廟謨有曰：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

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巨工方略畢上。然後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遲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爲浪戰。見以上九條詳荆川外集。

鄭淡泉來書云。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於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禦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提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二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爲可託。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



鄉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爲非策。金堂玉環諸山某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參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嘉元考唐一志鄭利入別人才。

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兵變民變爲禍



匡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
 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有望
 倭之心、何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
 回、及此獎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
 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至日本也。五足
 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不
 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
 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斂財者不可不守潔
 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汎時、所
 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所西移乍浦爲便、抑
 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縣元考公之來現
中、官止五品、建許當捐奏事、各行督撫、然二位非專聞、灌
無、賜劍其儀、將建按心、建實之、發新却一、二人不可得
也。惟海、公前身作矢、石、則感將士其不、故不公下海、則將士不、廟
不、下海、公前身作矢、石、則感將士其不、故不公下海、則將士不、廟

能齊之戰、官士軍之心氣而百倍、其氣消也。嗚呼、是難公矣。又不待公疏、錢中而
所鎮、為東北華長城。蓋南公塘於人、才後卒、偽平、在閩山浙中、倭寇已寇、察且之、練
至矣。京師、錦江、大猷、都督、已為胡、金、賈、之。是時、以方、立、師、功、罪、塞、上、
以非、公、疏、中、事、所、之、及、是。

是歲、有寄內閣及本兵諸老書、及與陳黃潭錢即陳巡撫書、

江書南略略見前朱肅菴曹名賢人。山東巡按書、吳筠泉江名山人。吳宗

伯書、李石麓芳名。少宰書、陳蘇山職方書、楊虞坡司馬書、

楊朋石祠祭書、與山中劉南坦尚書二書。考吳宗伯、筠泉、

林樞馬博、子明也。嘉靖有傳。未進祠、祭、累、官、石、名、豫、孫、少、卿、幼、殷、少、卿、當

士、大、引、朋、石、求、自、知、輔、少、凡、海、內、人、物、不、物、輒、國、藝、家、其、門、故、遂、力、諸、求、而、出、後、健、行、之。由、是

在、右、南、都、御、史、與、楊、朋、石、講、官、載、而、明、茅、鹿、門、案、則、云、以、山、年、平、朋、中、石、亦、稱、

好、也。朋、按、石、陳、蘇、之、山、諸、名、柏、字、潤、子、致、堅、一、素、字、憲、身、鹿、初、門、與、大、朋、石、初、營、亦、蘇、交

授、肝、工、有、部、合、主、事、木、枯、職、而、方、復、主、事、因、號、員、蘇、外、山、耶。甚、才、人、向、嘉、書、靖、庚、豹、成、楊、進、博、士、



是歲長洲文衡山卒年九十。氏義山田書記爲及書教荆荒川所記。撰華永

康熙松溪卒。年六十三。謚文恭。晉江王遵巖卒。建士。建時年十。

[illegible]

川得吾之作。忘形錄耳。此非其之。辛、荆、川、集、特、中、與、荆、川、悼、及、文、詞、交、
誼、深、矣。荆、川、其、每、計、耶。了、是、時、所、直、方、之、在、軍、旅、征、伐、之、際、其、抑、聞、兼、欲、未、及、
為、耶。荆、川、與、顧、之、洞、陽、書、明、期、於、春、二、荆、三、川、年、即、卒、此、行、訪、不、荆、川、並、矣。丁、巳、歲、
哭、遂、與、顧、之、洞、陽、書、明、期、於、春、二、荆、三、川、年、即、卒、此、行、訪、不、荆、川、並、矣。丁、巳、歲、
洞、莊、是、古、人、每、憶、良、朋、千、里、即、有、是、命、駕、豈、持、有、未、以、會、哉。又、川、考、荆、未、川、會、
集、年、不、遂、應、妻、諾、墓、誌、不、錄、蓋、荆、川、喪、文、妻、字、年、多、方、不、自、十、距、荆、由、弟、子、卒、及、十、
餘、年、不、遂、應、妻、諾、墓、誌、不、錄、蓋、荆、川、喪、文、妻、字、年、多、方、不、自、十、距、荆、由、弟、子、卒、及、十、
友、人、墓、銘、亦、錄、在、遺、佚、之、中、列、耳。羅、亦、念、毫、毫、不、有、與、王、幾、甫、後、書、云、昨、
歲、十、月、和、寬、博、舒、文、中、為、世、尊、異、君、才、進、而、又、公、力、之、振、計、為、雅、一、頃、喪、俗、陋、顧、
明、之、見、使、於、世、早、棄、田、野、亦、正、已、矣。天、而、又、終、其、為、可、悼、致、可、憫、向、
復、忍、言、(中、節、)今、家、難、相、會、解、否、至、即、事、不、尙、能、辦、緩、為、銘、之、文、期、當、無、後、
也。(節、)按、此、則、遂、墓、實、作、不、得、其、死、不、知、荆、川、所、謂、卒、此、文、者、出、於、何、事、
也。書、云、昨、歲、則、此、書、實、作、不、得、其、死、不、知、荆、川、所、謂、卒、此、文、者、出、於、何、事、
有、意、下、福、料、之、外、也。其、

十一月之官維揚、公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不敢辭、勉強赴官。墓誌云、尋陞及都御史、代克齋。以薦、

故大吐血、自謂、若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期爲幸、而民之揚
勢死言衆。萬一談或深入、其
勢必衰驚。凌襲、即辭家入、任。

謝表、爲恭謝天恩事。照臣於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二十
七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推、題奉聖旨、唐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四
日前到所屬揚州府儀真縣地方、准前任提督軍務都
御史李將原奉備振救荒、查催班操、查催錢糧、督催大
木敕諭四道、符驗一道、旗牌六面、副巡撫關防一顆、咨
臣接管。續於本月十七日該兵部車駕清吏司差舍人
李騫賈奉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地方敕諭一道到、
臣當卽叩頭謝恩祇領、欽遵行事外、伏以溫綸浥錫、歲
敢冀於三遷。雄鎮特分、官遂叨於獨座云云。嘉靖元
年、錫、以



上今通行本荆川集九月皆削去、今由荆川續陳鶴錄明出。紀趙谷爲公墓誌銘云、九月李卓吾撰傳則云、十一月奉到敕諭也。

敕諭、皇帝敕諭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近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題稱、淮揚地方屢經倭寇爲患、乞要專設大臣督理戎務、方克有濟。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專在鳳陽駐劄。無警則以時循行各府州縣、操練兵馬、儲蓄糧餉、繕葺城池、修造戰船、整辦器械、撫恤軍民、督察官吏將領、禁革姦蔽、清理鹽課、振濟飢荒。其用兵錢糧庫無積貯、卽于鹽課內支用。有警移駐揚州、相機調度防守。如倭賊由海口突入淮河、會同漕運總兵併力



夾攻。賊遡長江登陸，勢逼瓜儀浦口等處，則與操江都御史互相策應。務要聲援留都，疏通運道，拱護鳳泗陵寢。若江海無事，仍回鳳陽，彈壓宿亳豐沛等處鹽徒盜賊。其撫屬文武職官及賴徐曹沂睢陳等處兵備所轄官員，并沿海參將守備把總等官，悉聽節制。錢糧兵馬徑自調用。敢有抗違阻撓，致誤軍機及貪殘不職，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拿問。軍前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許以軍法從事。各該官員如有廉能公正，悉心幹濟者，據實旌獎。一應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保釐地方，斯稱任使，毋或怠忽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錄三選錄任職略。

祭六彝司旗牌司之神文曰：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

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閫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爲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昭鑒。

祭刀文曰。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昭鑒。公自今日有生殺權也。

與徐少湖相公書云。伏惟門下愛僕者之深。而體僕者之至。僕暑月居海中。鹽潮蒸熱。近自杭赴揚。忽然吐血。素無此疾。頗覺驚訝。調理一月。勉強赴官。亦止得一半人氣也。仰思聖明拔擢。廟堂汲引。今日只有死生以之一着。不敢爲退步計。若人言不相容。以爲必不勝任。自



儒藏

合遠避賢路、於陽羨陳渡之間料理宿疾、康濟此身而
已。素辱知愛、敢道此心。所中條陳及江北請糧揭帖、續
覽、幸教誨而扶持之。伏枕具書、仰惟台照。此書、錄荆川
集、他本荆川

無川集

與江方溪少司馬

名憲、已丑同年進士。時以兵部尚書部

事。書云、聽差官賈咨至、又辱手教惓惓、深荷雅意。某視

師一年、無功而數受賞、至於謬當江淮重寄、捫心自愧。

此皆翁私其同年、私其末屬、掩其大疵而錄其小勞、曲

為調護之所致也。知感海上倭患、真是未見了期、年年

防禦、東南膏髓暗暗抽盡。若欲斷賊來路、則又漫無長

策。翁大經略、其必有以處此也。江北請易置將官、請催

發邊兵、皆非得已、庸懦之將、必非敵愾之用、土著之兵、

素乏衝鋒之長。惟翁早為題覆、使弟之迂劣、得藉良將

勁兵以免于敗債事焉。受賜多矣。且翁既已汲引而致諸用、則亦不忍其債事也。錄自荆川集續集、

與陳蘇山職方書。

見荆川先生集。陳文獨按唐先生手書卷十

章、先生俱視師、惟手書報其家按察密公于職方無者。今集中止字刻

于十類眉從山、余珍襲之。舊亦云。見二西集。賢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東南倭孽、古今異常之變、特生古今異常之才、以戡定其難、以福生民、公真其人也。其章句腐儒、尋行數墨、則有之、運籌決策、則原無寸長、豈足仰副公意。而公過以相薦、惟公簡在帝心久矣、故言出而帝信之、遂使迂儒叨此重寄。書不云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竊懼僕累公之不任也。然公既已薦之矣、亦將自懼其不任也、則深慮僕之所不及、而思教誨之。鷄鳴半夜、扣囊中之祕訣、平生未嘗以

語人者、爲僕提醒一二語、使得奉以周旋。臨敵出師、常如面命、縱不能步公之如神百勝、亦庶幾免於迂儒債事之咎焉。僕知所望矣。謹洗心積誠、以待躬詣幕下叩請、先此布鄙懷、伏惟合照。賀禮本不敢辭於知己、但弟幾番出師、公費累公甚多。若公私兩費、實不自安也。謹託來使賁還幕府。弟不久面會、自當請教。委曲不盡、不盡。

又書云、交好者多以才與器之相似也。公倣儻雄奇之才、而僕乃拘謹迂懦之器、兩人宜各不相爲謀、而相與歡狎如一人焉。此一異也。公之談兵悉是成算、僕之談兵本出屢億、然議論筆劄之間、或公祕其機而僕先發之、或僕蓄機不能自決、而公先發之、卒相與一笑而莫逆、此二異也。人之相與、情昵則衰、而貌嚴則隔、僕與公



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宕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爲歡而卒儼然以相別。無非各以真精神相感發。此三異也。每謂非有宿緣則不及此。更得相聚半年。彼此麗澤之益。不知其何所至。而忽奪之淮揚之役。奈何奈何。雖然。與公神交而意注焉久矣。不自意有今日武林之聚樂也。始者不自意而得之。然則公之來書所期異日復爾相聚於巖廊之上。擔子益重而共濟益切。其相聚之樂。又或出乎今日之外者。安知其不有然者耶。以今日偶然而得之。知異日將持左券而得也。是皆所謂宿緣也。一笑一笑。願彼此自愛。不盡言。

又書云。達承手劄。深慰病懷。卽已力疾至揚州。擔子推不去。只得擔了。前請教於公。亦有死生以之之說矣。承



諭台州另置兵備、未爲非是、但僕正有一段鄙見、分浙
江諸郡、欲以一沿海郡搭一腹裏郡爲一道、沿海應敵、
腹郡畜糧繕兵以副之。如古昭義鎮、山東出財、山西出
兵之遺意。今嘉湖一兵備、寧紹一兵備、溫處一兵備、舊
制皆是矣。杭嚴宜爲一道、今却以台州兵備帶金嚴、割
嚴與台、則杭薄矣。不若台州只帶金華、則兵糧已有所
資、控制亦易、且與各道事體相同、如畫綦然、甚整齊也。
不然、帶金衢而不帶嚴、何如。便中更望答教。嘉靖三十一
年二月、朝命更定浙東守禦、已信地、仍合金嚴爲
一、未能如公之議。置梅林、業已入奏、不能復改耶。

又書云、適以沿海之行匆匆、不及多敘情曲。今年江北
入寇、廟灣的一枝倭兵千五六百人、海船船十六隻、住
在海外一沙、未返其國、卽且復寇。已遣奸細入江北、偶
然獲之、甚是的當、非尋常捕風捉影之說。其事且發、其

發又多在江北、恐不待常時春汛之期、其詳蔡時宜能道也。公臨別時許借田應春土兵三百、敢并借朱尙禮鳥銃三百、暫時應用。若朱尙禮兵不便、則其次仍借桂汝攀鳥銃二百、亦可也。諸兵發時、并借公半月之糧、庶沿途不爲索糧濡滯耳。并煩公嚴切分付田應春、勿作常時土兵套子、一路捱延也。前所許通事陳二帶小倭子、及舍人李經、健步蔣全、并煩遣來。特公同心一體之愛、輒此奉瀆、伏望留意。凡諸方略及有可爲僕處者、并望見教。卽且蹤跡此沙之賊、似乎去岸不遠、若得其所、在、欲先發舟師襲搗之、恐須提督自行也。一笑一笑。此地甚苦無水將、公麾下將就小水將可用者、煩卽遣一二人來。邵應魁若在麾下、煩遣來、若不在麾下、煩遣一牌調來。蔡時宜爲公之人、多年辛勤、今欲借用、請公苟



例卽爲遣來。戚繼光造得堪禦鳥銃防牌，如有付一面來做樣子。適得白儀制書，言倭賊寇江北歸者，被風打二船至朝鮮，其國因朝聖誕并獻中國被擄男女三百餘人。此事計公已聞之，二船之數已若此矣。江重慶略、邑人謝華重慶被記、嘉靖丙辰夏十有八日、海寇掠入無錫、重慶視所居之舟、則無三、高、重慶地等面、中國人邊將九名、遣三死、號率位相而審問。華姓無邊。邊人、即奏報、重慶王、遣通事、天使、華學士、州牧以無錫人也。得、初三、日、宗、王、使、吏、重慶、尙、書、覆、訊、畢、出、對、元、歸、使舊宿敬館。入。宴。罷。每。二。日。王。賜。宴。陪。坐。蓋。重。布。天。衣。朝。一。件。裙。學。二。士條、青、縐、布、一、員、絹、一、正、太、監、靴、各、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尙、書、都、御史、各、一、布、員、太、守、太、監、靴、各、一、雙、綿、布、束、腰、一、幅。伴、送、尙、書、都、朔、至、京、住、五、十、日。護。初、三、日、東、下、九、日、過、遠、東。部、問。十、月、三、日、復、發、次、刑、部、問。十、月、二、日、至、抵、家、時、年、差、指、揮、冠、押、回。鄭、原、籍。曾、日、夫、海、寇、之、患、有、各、府、也。縣、良、民、名、案、去、者、無、限、重、慶、之、慶、之、生、還、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學、士、名、案、去、者、無、限、重、慶、之、慶、之、生、

也。自非此學。其言動被有之深。服乎獨被於重心。慶而能中國。入君人臣。思如此耶。其言動被有之深。服乎獨被於重心。慶而能中國。入君人臣。亦均重慶。歸、高、小之臣。厚以詩、國、之、皇、朝、錫、山、統、體、士、面、聞、天、如、下、尊耶。重慶。歸、高、小之臣。厚以詩、國、之、皇、朝、錫、山、統、體、士、面、聞、天、如、下、此係是同枝丙辰年。事、與、公、書、同、東、方、事、別、爲、一、事。明、億、萬、春。昔此有勝也。今

又書云、適再三捧讀來教、知公苦心、僕亦爲公感涕矣。惟公天挺才傑、爲江南作福星、非所謂繫匏也。然入秉機軸、亦知不遠矣。至來諭所謂舉動而督府不聞、失事而督府首罪、蓋才傑處世常獨當艱大之責如此。奈何奈何。未得教劄之前、曾作一書、適見示題稿處置募兵及留運米等事、甚善、僕亦已先具書懇請之廟堂矣。細詢沂人、沂州一道募兵或不能及三千之數、得精銳二千亦足矣。或令隣道幫募之、俱託之張兵備、聽其處分可也。其領哨頭目五人、令其進見、稍加激獎、可便發回。



僕亦卽遣承差李經先往沂州去矣。山東萬巡按與僕素厚，渠亦感公相知，此亦一便。且公題本中欲委之山東巡撫，不可不先通一書。僕亦欲附一書于巡按公，何如。張四維達追捕賊報，已悉來教。前所言山東兵數人，已發至劉堂處矣。

又書云、李經并兩承差陸續到此，所以諭僕者甚委曲，所以爲僕處者又甚周悉也。感佩何可言。高湜等歃血相結，自是義氣在公，猶在僕也。若江北賊勢重大，遣告急之使，則公必遣全師。若江北力能自支，則誠不必折散其一枝也。所諭伯永福良將也，其事又誠枉，當爲轉達之。蔡時宜之諭，誠然誠然。陳二夷來平，蔣全俱已到，但公見諭，蔣全須了提問而後來，謹此遣還。承公諭及徐海文字，僕別公時已有約言，若非嘔血重病，則歲底

了此積年陳債矣。今病根猶在，公事日不暇給，此文須得關門靜想，費却五日精神乃可。彰公之盛烈，足當鼎彝之勒而不朽，不然則韓退之所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不遠也。公乃以爲半日精神，足爲千百年之不朽，則望僕之過矣。一笑一笑。幸公更展限期耳。

考紀餘爲後事公

附乾茅鹿

江北救荒養兵之費藏于官，藏于民者，兩無

所處。近請餘鹽得七萬，廟堂已爲破格過厚。但春汛四萬班軍齊到，一人日給四分，一月該銀四萬八千，犒賞酒肉置造軍器之用，分毫不在其中，而費已如此，不知何以善其後也。題稿一紙請教。跨海搗沙，領公教愛，未敢輕率。但半洋棲倭去處，如子母山、叢林沙等類，須得一清巢穴，乃可耳。趙龍換王國賢，爲聾換啞，誠然誠然。邵應魁惟公處之。

以上諸書錄川自集無



與趙浚谷書云、王蘇州至、承兄丈寄一二詩、前見極感雅意

不淺。但既已擔却擔子、却亦不得容易弛擔也。俟淮揚

防過春汛後、倘可便作陽羨老叟、尙當訪兄於崆峒之

曲、相與縱談一笑耳。保定巡撫廟堂久欲以此處兄、論

之已定、弟出京後而羣言復紛紛搖奪、可笑可笑。若得

兄在保定、僕在淮揚、南北共擔國家兩條擔子、犄角提

挈、正濟得一二事、真所謂行止非人所能也。然南北多

虞、兄亦豈能久作東山之臥乎。但兄出世、而僕又還山

矣。偶見清河縣丞、知是貴鄉、特此寄言。巡關巡海二事

蹤跡、多在奉使集中、特寄一覽。病餘草草、不盡。錄自判

有與翁見海中丞見海已見前。新代朱漢澤。書略云、初

到揚州、尙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

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於躍馬先登耳。箭手劉

希孟等久叨廩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狼山、欲度福山約公一會、或奉攀旌節、一同渡江、共登狼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俟能戒行、卽當馳報。

答喻吳皋中丞書云、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間得公清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憚憚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姓卽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



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

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臺照。考見此

荆川續集、萬曆一書、有後本皆無之。荆川公答萬思節書云、

當文時、疑荆川公集獨收之、蓋曾見荆川何致遠却、而李高上云、

此真第一義、然任、裁、鼎、元、謂、事、後、世、之、如、此、豈、第、公、耕、莘、公、野、先、者、已、

前。先。口。道。波。紛。人。徒。於。輝。光。遂。為。光。州。苦。哉。喻。進。吳。皋。拜。吳。江。已。見、

川公拜御史、上、備、敬、方、十四、事、効、嚴、嵩、出、視、西、輔、六、郡、也。荆

答萬思節參政書云、近得書、知吾友為衰朽謀者甚厚。

然書中所言、鄙意尙未有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

委曲徇人者之為非、而無見於自牖於巷者之為是也。

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為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

為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

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舵之人焉得

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頭把舵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又答書云、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如此也。附錄萬思節來書、蘇子瞻笑罵句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間數句而高古莫及。考此書不見有荆川集。然子瞻論白紗是天資、吾師得之於學問、則固自不同也。中間論白紗是天資、是老莊是醉、想二老翁一醉亦非醉、莊動靜殊遇。然不知醉未是莊、莊卽是醉、其實醉亦非醉、莊亦非莊。若和輩者醉未嘗知醉、未嘗事莊、而終日出使二醉人、莊猶詞簡事明、皇雖未詳、近日心嘗事莊、見之。出使二醉人、莊猶詞簡事明、皇雖



歌奏尤議中得此。然可以立朝增建光言、登代高矣。作詩賦、皆雄放、吾不師拘、餘賦事、不長
 此最爲難。獨蓋有不但破世藩籬、無拘拘所名檢惜、者而不一能脫爲此天窠臼、卽家、
 吾師師手段、不以前澹亦便焉、乾此坤議落、落、將天下望事。須。卽。今人所做、處有、
 資比之、屢得現、超尤轉、實非切。本心。此大必計、以未出知於措先生何門如。下和故才耳、
 集不有謝何少爲。此也。闕。覆。菴。荆。川。官。公。交。速。深。徐。少。湖。實。授。之。履。菴。
 政不求、素所理、不之能。後。若。不。其。謝。納。此。賄。非。則。不。盡。感。喪。拔。其。擢。平。者。生。之。知。己。不。以。敢。通。書。
 按此則其指分宜。履。菴。澤。然。是。第。時。分。宜。既。當。有。國。前。履。菴。見。之。公。調。屢。雖。由。且
 衙少門、而而行、此宜其志尸有在、真耳。今仗春義所死謂敵士兵、一皆往厚一賂返、功司
 無分、似寸、不惡可積丘調。但今己知稍彼得中數事人、勢置何之。於。土。法。後。來。非。甚
 轉官爲罪、急起、欲向來用門之、亦須導其力、否、伏所乞在辰、乃某初由
 得之、落、願。謹。爲。遣。時。百。戶。所。禁。恩。且。代。問。方。左。有。本。務、不。勝。時。瞻。應。用。兵、書。勿
 王云、龍向、侯有、嘗。爲。格。和。言、見、拘。拘。先。謹。守。教、不。是。答。學。人。諸。書、遂。豁。然。無。來。疑。
 是始覺其、只是。是。辭。謹。生。守。夢。之。死。此。部。與。從。聖。賢。一。上。介。起。不。念。取。把。與。提。界。一。限。生。相。只

言反宜者、爲只在先生有所障笑。聞之障令礙耶、先問。生作不如笑是其觀、見之和而前、而日取之。其行、學之問忠、心術此類存以心、一人明、又有不但獲專意盡爲天哉。然國則、家先生已生此也。故前後來奏應、且詩行文所當之行、既當、所用當之止。無窮、意竊向評所到、恰便如有當其一用大將、視坐刀百萬中、軍帳弩內、刀、弩、大槍、將、劍、耳、目、械、之色、色、皆、備、毫此髮大。若將其當他用、則刀或處有則善刀、用當者、器械處不則全、或各器械得雖宜、全、用差之。其不素、全、並、到、有、必、巧、以、當、運、其、其、一、間、不、之、可、能、學、可、者、學、天、而、也、至、非、人、人、肯也。嗚呼。此大將急之、飢民以顛連、倉庫既卑、空論高、先生亦竭、燦一有首所奏請、其所得乎。恐文章便政事、要此亦則無器異、然不一具。係不於己善、一用係者於何人、有難次序有矣。此人輩根來、聞節、先生利有器脾之胃時之也。在、謹、遺、生、百、處、戶、之、併、范、恩、馳、勞、候。和、耳、虞。此、不、官、偶、遇、苗、乞、平、鑒、察。又、難、次、事、徐、存、翁、韻、瑣、碎、荆、川、飢、先、歲、復、時、有、仍、兵。撫、荒、民、之、此、更、日、還、二、兼、將、度、師、旅、前、身、勞、或、己、不、僧、勝、一刀、片、劍、心、終、源、鋪、似、應、水、買、澄、攢、。踟、躕、跌、塌、經、空、歲、笑、不、豈、開、關、。衣、試、白、看、山、出、人、虞、致、原、試、無、官、二、西、劍、夏、接、行、倭、夷、驚、隨、一、馬、韓、。木、身、食、穿、半、海、生、何、照、所、心、爲、寒、。南、籬、溫、。剖、破、師、任、渡、人、五、看、。



考履狀云、公是在年八月、由貴州先生學老、杏杏湖廣不置、乞休。履
 者再而弟子之、故荆川公書子亦云、嗚呼、公之晚年、出山、當
 日、公與余、曾與弟子思節、此書論之詳矣、又、何、勞、後、荆、川、置、傳、
 云、先生、以一、力、二、萬、年、超、然、有、悟、事、此、思、節、書、所、謂、快、務、
 前、亦、數、年、以、還、信、我、此、見、而、王、季、齋、亦、云、使、先、生、節、數、年、以、
 必、節、未、出、也、則、

姜鳳阿來書云、齊東簿孫鎮行後、聞道體欠安、甚用懸
 憶。日來正歉脩問無便、忽得手書、知己調理平復矣。甚
 慰甚喜。此疾存翁言江西提學時亦曾有之、醫書載失
 血一條、原不爲大害、但多自勞心中得來、此則不可不
 慎也。師旅饑饉、兼任二者之難、自是聖門實才實用。老
 師從根本上做、必有可觀。所謂毀譽好醜利害、一切由
 人、真有道之見、極服高論。第人身上事要亦是我分內

事、凡所接人所處事、須令件件得所、方爲學有實用處。吾師今爲國家大臣、非復前日比、擔當世道之重、又從此始之。胸中真有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境界、其處人應事、又真有休休有容氣象、然後可以聽其毀譽好醜利害之自來。蓋毀譽好醜利害其由人者、固當置之於度外、其亦有不由人而由己者、則當求所以善處善應於其間而不可忽也。愚見如此、非是欲老師於世情上做工夫、亦謂大臣小臣於道雖無二致、於作用則或有不同爾。某讀書未有所進、近來因看莊子及釋氏一二種書後、頗覺纏縛少解、又得少潛相近、時時不逆、胸襟執滯處似亦漸有圓活之機、世情罣礙處似漸消釋得一二分。但未知此後果何如耳。明年老師以大拜北上、或某得差遣南來、當親執所業、面求印證可也。謝恩表



純用歐蘇家體、而用事精切處更出入於王金陵周益公之間、真是作者。言韓退之因文章以見事功、今吾師將因事功而發揮其文章、垂諸將來、並可作三立中事業。殆非某一門生之私言也。去人行促、未盡所欲吐、伏惟照原。機務紛冗、更祈節勞自愛、以慰仰斗之私。又書云、九月內自尊使行後、絕無南來信息、殊用馳慕。比日想已按節淮陽、海邦旌幟、當亦有一番增色矣。前時聞用兵進退、給餉盈縮之數、因與共事者志睽而多有撓阻。乃今則似中權獨運、可斷可專之時、且以實心行實學、嘗見種種實益。而東甬數百載之安、諒吾師能造之於三年期月之間、決不爲頭痛炙頭、腳痛炙腳等事。第聞不久即將有卿貳之命、恐事不就緒、反爲有道者所歉歉耳。然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隨處以發揮其忠、

而乘時以大行其志、則尤廟堂主張之得宜、而亦門弟子所望汲汲於先生者也。撫巡一方、俗情雖不當徇、然盡從出格、則過客與屬吏中恐以沿習不慣、不能相安、反不免有禮不及情、不通處。幸惟斟酌乎道俗之中、如何。齊東簿孫鎮來便、先此代面布、草草乞賜台亮。正寒、更祈爲國自愛、以慰瞻戀。

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汪直於浙江省城官巷口。直繫獄者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旨、至是詔下斬之。王方麓西曹記

云、聞新王直時衆推荆川發言、王直出、不至是語。考汪直其繫、梅林處之甚優、至法場始悟、就死地。豈至是欲明正其罪、梅林以給川之故、任中心、內愧、欲假事到川、素蘊、又義、稽、采者九責之、然荆川已之、任維揚、茲適緣事到川、杭素蘊、又義、稽、采者九

德倭變事略、監新王直官爲周侍御。汪直本姓王。

三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在鳳陽巡撫任、請振地方災傷。兩疏載。荆川外集。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六

公先居有懷公喪、哀毀飲水、病臍腹腫。及居海中數月、犯風濤、疾復作、以振災事急、輿疾躬履查勘、奏乞餘鹽銀兩、奏留糧漕十萬石。又自捐俸、令有司以次捐俸金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并手訂放振規條、外集。川存活數百萬衆。見明史本傳、江蘇縣志。

行狀、時兵荒相仍、軍書文移旁午、公晝夜治文書、經理戎事。每夜至四鼓尙未就寢、子弟交諫、答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疏請乞餘鹽銀、請留漕米、請剩鹽、請邊兵。分委賢教職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財助振、屹屹不少休。又以爲地形勝不習、遙度舉事、非策也、乃躬歷通泰沿海之處、無不親蒞。所至鄉民不知、有司亦有不及知者、公初不罪也。疾發、始歸揚、因就途中過歲。中

略同。

與章陽華中丞書。

進士、華名煥、字悉實、吳縣人。嘉靖中、

轉河南南京太僕。

去年四月、以右御史都御史、督漕運、尋改

督。按南京糧

公。書中與陽華、論折兌、稱羅浮山人。著督漕運

去官時也。

與熊鏡湖名書云、恭喜榮轉、蓋國家酬勞、撫臺公薦、顧

僕毫釐、何力之有。惟知爲桑梓慶幸耳。容賀容賀。去年

與公相從于海中、乘坐耆民蔡端船頗慣、欲借至江北

暫用一月、自爲督戰。非恃公素愛、則不敢相瀆。若果發

來、須給印信文書、從福山港渡至狼山、庶免盤詰也。可

否。幸先示一信。欲借被擄人沈燁暫至江北、前書已言

及之。并近日太倉人張圯回去、託奉一書左右、想達之

矣。使旋、尙在病中、草復不盡。聞浙中風煙已動、回思與

公出沒波濤中、又是一年矣。



與方七峯巡按書云、向于冀門獲承教愛、孤竹古墟、追
 遊竟日、未嘗不時時在懷。自南役以來、海上奔走、日無
 寧居、久疎候問於門下、殊切耿耿。東南有幸、仰藉福星、
 輜車始臨、精采一變、兵荒之後、民知有賴矣。遠羨遠羨。
 謹遣人奉候門下、并布久闊之懷。適以病脾伏枕、殊覺
 草草、統希台照。奉使集一冊、請教。以上二書均見荆川續集、通行本不載。

二月壬寅、奏請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兵把總二
 員於曹沂二道。調原任大同參將朱雲漢、宣府游擊郝英、
 四海冶守備岳岳、各攜家丁赴淮揚待用。丁未、朝命以五
 軍營游擊將軍吳瑛充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復甯紹台
 參將戚繼光充新設金台分守參將。據明實錄、按年別人復

才疏之輩也。廿二年秋、諸客犯延、
 總兵官吳瑛等擊之、賊焚固宿、將延。

歸董氏姊卒。姊與公同母出、少慧、與公同入塾讀書、經傳

子史無不通貫、天文星象亦了了洞達。常與公夜坐瞻乾象、指示垣舍躔度無爽者、蓋姊所學亞於公云。姊夫董士弘號后峯、嘉靖進士、備兵浙江、與督撫張經、李天寵調兵轉餉、屢破倭、以忤趙文華、督撫論逮死、士弘僅免死降、調歸。見郡志及董氏家乘。夫元華讀此、嘗作而嘆曰、嗚呼、此可見知士君子之立身矣。至、公且為一言於文華、先墓、其不傾惟可、脫於罪、且立公可升之擢。然倫、公為一、言於文華、后峯、其不傾惟可、脫於罪、且立公可升之擢。然罪、而卒不肯發、不一以言是望、之欲求悅於公。我之視人、其身脫與其親至文華、如為也。

徐少湖來書云、連日得海上之報、兼聞地方災傷、內憂外患皆可憂恐。幸兄當事、諸凡想各有備矣。吳瑛典兵、朱雲漢、郝英在幕下、可謂得人。但邊將終不習水戰、須為避其所短、而家丁之養既不可不厚、又不可獨厚、須處之得宜。恃知愛僭及、非敢謂有裨於兄、亦聊效其區

區耳。見世經堂集。

公受任十旬、於練兵設防籌餉諸大端、苦心經營、悉有成算。三月、以春汛期至、力疾泛海。二十一日、至京口、病益劇、登焦山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不克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賊自奪氣也。本傳及李漢卿在舟中、每手書少陵詠武侯詩以自見志。見文淵閣書目、亦有生書。

與胡梅林總督書云、江北將才楊綰巨擘、今又往麾下矣。雖然、去僕而往公、無異楚失而楚得也。一笑一笑。幸公鼓舞之、使立奇功以盡其用、何如。僕近得心腹之疾、堅硬如石、寢食俱廢、勢甚狼狽、似恐非好消息。蓋自積久勞傷所致、若再十日半月不減、必不能料理人間事矣。敢以報公、伏枕不盡。潰兵及盜劫二事、藉公餘教處



儒藏

之幸有次第。題稿三紙呈覽。送綿牌使者已到。謹此謝復。

復集、他自本無川。續

與楊虞坡司馬第二書。

歲書十見月
荆川集大虞
同坡律去。

又與胡梅林總督書云、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

日可遣。淹淹牽牽、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

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阨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

真可自笑也。達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

兄已到此數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

謝掘港守備王楹專望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又書

云、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徧、則江北又是一

樣局面。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

苦乞歸、則王芳湖真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

有倭子未有倭子之時、自來無巡撫到其地、土人見之



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却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第

中麓補傳、疏請剩鹽、邊兵請留槽兵、請討餘鹽銀、分委鹽教官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家貲助振、屹屹不稍休。又以爲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策也。卽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知爲唐子、雖有司亦不及知、殊不之罪也。行狀同。

莫中江來言云、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東屬孫守奉達、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于是驥迎候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冊治裝、且有尊恙。犬子歸道之、卽擬鼓棹躬謁、一罄訊問之私、而以亢奪少選、會做鄉楊毘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饒江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牀褥、迄至于今、迺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

能出戶已三月餘。忽有來言，隼輿已駐維揚，而時事未寧，方勞石畫，勲宣武略，還振流移，啓處靡遑。江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伐。此先生許國之忠，素所蘊蓄，良不負矣。忠竊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良以過於憂勤而殉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世者重甚，願倍自珍，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名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泝瞻情倍，不覺僭言。觀

蘭館集。

維揚晤語，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謂龍往會。時已

有病，遇春汎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謂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



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

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考此

係王龍溪弟子所記、其中不無過人於各點。然孔明廣益集思、龍溪告荆川虛心應物、使人各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成數語、確精要、允爲荆川益友。然處處牽拉、良知二字、却解成當時陽明、銀圈套語。夫能措

大才與識也。識猶可磨。孔明伯益、約才之任大乎。則當時
能明兵如神、與陽明並驅爭先乎。其

王東厓龍溪翁訪唐督撫於揚州、以書召赴會有作詩
云、新鶯初轉綠楊風、雲煖晴開曉日紅。春寂野堂傳翰
簡、花明督府接仙翁。卽從聲應看龍虎、信有丹成見羽
翬。不是陽和行大地、那逢桃李報春工。又王東日唐荆
川巡撫夜過詩云、星飛霜夜度征輪、勤恤宣傳代紫宸。
向者疏辭青瑣闥、邇焉志在白綸巾。迅雷能破妖狐膽、
惡颶堪驅燥羯塵。久矣蒼生瞻斗岳、而今始得覲經綸。

東厓名義、字宗頤、王心齋第二子。東日書無不補、字宗完、文心齋

與、海國算數、亦無不精、元善詩歌。武進唐荆川

陸平泉辭南司業回、訪公於維揚撫署。

張鼎先進舊聞、明世說新語並載及。陸公平泉以祭酒



北上、唐荆川先生方以禦倭爲淮陽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歸、復遇荆川先生於淮陽、先生相顧歎曰、公已得請告、但不佞尙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考、丁卯元標爲陸平泉年、起酒、則南京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歸。乙丑、起、非爲祭酒時也。又、考之、傳聞史小誤耳。後爲神宗祭酒、非、以平泉酒。屢辭舊聞所載、未免傳聞史小誤耳。後爲神宗祭酒、非、以平泉酒。屢辭重、用、後、進、外、高、先、謁、之、即、相、對、穆、然、意、尙、若、書、不、張、甚、接、居、正、之、失、以、爲、去。正一日、以公事、又、建、疏、乞、休、席、比、出、偏、熱、視、不、就、坐。居、正、謝、爲、正、席。未、一、年、又、建、疏、乞、休、席、比、出、偏、熱、視、不、就、坐。居、正、謝、友、不、見。當、是、時、士、夫、視、平、泉、不、啻、天、上、人。荆、川、報、與、槐、書、云、林、君、與、之、吉、有、山、兄、中、同、事、之、及。僕、是、時、其、爲、猶、人、嘗、林、姓、也。嗚、呼、使、沽、荆、川、名、但、高、乎、臥、世、之、難、爲、辨、此、者、而、平、泉、之、傳、云、是、時、起、亦、豈、徒、沽、荆、川、名、但、高、乎、臥、世、之、難、爲、辨、此、者、而、平、泉、之、傳、云、是、時、起、亦、得、第、故、近、平、泉、見、機、而、去。子

舟巡通泰、病革、猶手散振粟七千石。

西山日記云、荆川先生鎮淮陽時、兵敗疾

革、且謀矣、變然起、素一弊、手書曰、歲荒、民飢、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賑、弗以本荒物故、遂草草了事。歸筆而逝。西山日

紀

四條、只此可取、後、

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夫左丞、曾姪孫

一磨日、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幸矣。第恨山中尙少

十年工夫耳。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飭衣履而

卒、時四月一日也。

行狀、三月疾稍愈、復巡歷泰州。已而病驟至、公自知不

起、促舟歸。進諸將訣、言本欲與諸君戮力、同衛社稷、今

無能矣。願諸君勉之。無一語及家事。四月朔疾將革、時

妹壻上舍左君烝、姪孫解元唐君一磨在側、曰、病不甚

重、幸尙可支也。公曰、不然、吾氣將絕矣。吾生平常念死

有三、或死於陣上、或死於忠義、或死於海中。不意能全

軀以死於此、今無所恨。但爲人與學問未成章、欲就山



儒藏

中了十年工夫只此一念未遂耳。日將晡命取新席置
 之地平移臥。少頃整衣起坐而絕。時天氣晴明隱隱如
 天鼓鳴者衆以爲異。左君與唐君議欲殮於舟中揚守
 任君希祖不可乃還殮於公署。夏地考庵海陵叢話荆之川
傳、得疾、反太倉。尋擢明右三僉都御史、諸代、李遂、巡撫鳳陽。時
疾甚、以兵事、不期至、力疾揚、泛海、度、焦山、至海、防、州、卒。後九
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揚、泛、海、度、焦、山、至、海、防、州、卒。後九
靖、庚、申、四、月、先、生、基、銘、州、稱、先、生、力、疾、散、振、粟、凶、七、千、石、治、石、伍、諸
將、夏、勉、死、以、舟、中、義、語、矣。顧、左、某、從、十、年、^④未、聞、道、念、之、吾、介、介、也。今
大、衣、履、春、汛、而、卒。至、先、生、可、力、疾、中、走、海、川、唐、三、先、生、策、荒、亦、稱、捐、俸、
筆、散、振、粟、民、數、千、石。而、諸、疾、益、作、力、強、嗣、吾、志、無、一、疾、大、漸、家、事、
步、至、坐、而、瞑。而、先、生、子、鵬、不、能、起、勉、諭、諸、將、吏、先、與、之、訣、出、行
州、蓋、均、足、爲、通、也。先、生、與、邑、胡、公、宗、意、矢、志、對、倭、身、擢、寇、
家、鋒、爲、之、捷、先、夷、諸、將、賊、之、功、未、竟、而、又、先、爲、遂、病、等、所、殄、東、南、



先生民所賴、以安枕。其素。瘞云、能揚、禦力大疾、撫綏、卒患、以勤祀之。素固
所之人焉。李母忘驚、生、祠而、嘉靖之庚申也。四月書之、俾後、得其人、三有
元書、素經世議、大風雲、占驗、咎之人、及予占詞、驗曲、有與李武陽事、冰者、可書、也、並
四月又旁日及、發文、事、何日也。竟計、其書、張乃舊三月、卒、於十、揚州、舟中。封、
是歲倭竟不至、以去歲倭寇南畿、罕有生還者。自是南畿

倭患遂絕。

明之二十三南畿、今靖江、己丑、安徵、士、授武、選主、事。明按、年公、春

即告、己亥、歸。冬、壬辰、兼、春、坊、司、除、諫、庚、子、尋、改、以、建、修。言、削、未、春、復、午、告、夏、病

計、公、補、員、生、外、仕、郎、官、己、僅、未、數、十、一、月、耳。史、鳳、陽、公、巡、撫、任、無、所、申、不、四、月、自、朔、天、卒。

及、擊、劍、律、地、理、亦、兵、勤、法、而、孤、君、矢、之。勾、股、子、王、曰、奇、禽、少、乙、也、莫、賤、故、究、多、極、能、原、委、旁

不、嘗、矩、之、加、境、而、數、公、年、僅、五、及、十、夫、子、學、學、易、而、之、孔、子。此、竟、公、超、七、留、十、之、造、際、從、所、心

以、自、紹、紹、盡、山、瘁、死、尚、而、少、十、年、已。而、工、夫、壽、亦、數。與、公、武、平、侯、生、同。方、國、公、事、之、自、力、任、疾、膏

之、紅、中、也。是、亦、焦、山、忠、一、箇、類、危、與、三、呼、俱。渡、河、長、詠、少、出、師、詠、武、侯、詩、候、獨

公、也。鳴、呼、傷、哉、血、戰、呼、之、壯、哉。南、畿、倭、患、三、抄、之、殺、平、賊、去、歲、公、尤、足、巡、撫、賊、李

來猶而益矣。公氣之江南經綸雖未大展、然桑梓之意、中、則由公而增、
庶乎、亦可藉以補慰者乎。公之

繼任巡撫劉景韶、總督胡宗憲疏聞、贈公兵部侍郎、賜祭葬。故事、四品滿考得賜祭、公任巡撫纔數月、以勞得賜葬、並命建崇祠於本郡。

公二十以前專精制藝之文、故負海內盛名、爲場屋主集三十左右爲詩古文辭、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挽強、無不習之。四十以後專研理學。至其性情亦數變。早歲狷介、予特、有懷公謂爲不近人情。王龍溪謂念菴以善養活人處、荆川却不如兄。而荆川與劉南坦書亦自云、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強自弩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又與謝與槐書云、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意。蓋

公晚講萬物一體之學、冲粹含蓄、痼疾民瘼、有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之德量焉。使公無庚子之罷黜、林下十五年之潛修、繫官於朝、憤臣工之叢脞、痛綱紀之弛墜、擊奸之疏且先椒山而先上。公與王堯衢書云、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回陋而不變、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徵公早晚歲之境、同古人所謂讀書以變化氣質、由氣節而至道焉者也。

行狀、公有一二弟、友愛備至。有懷翁歿、三子析居、田產幾及二千金、公所當受產悉推與二弟、二弟不受、竟與之、僅受居室而已。讀書備極專苦、至於盥櫛都廢、祁寒盛暑、初若不知。六經微言、聖賢要旨、究竟鑽研、弗得弗措。先儒發明之書、充棟汗牛、靡不參訂。文人才子論撰著述、評論點勘、如親面質。歷代之史、世代久遠、事日猥多、



公爲之分門立類、割裂斷碎、鍼縫縷續、世故興衰、人才邪正、地利要害、識職歸宗、粲然明備、皆以前儒者之所未有。故其於六經、自謂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奇。一日、與王公畿論易、謂文辭雖以吉凶言、而大象獨言吉。此聖人教人直入聖道之路也。王公曰、陽明先生曾有是語、亦以大象是單刀直入之說也。公欣然會意。然初未嘗得聞陽明語也。他經皆有成說、特未嘗著論。著論者獨讀春秋一篇耳。謂左氏有功於經、而文多散碎。謂二十一史經濟之要、而繁亂無統。謂簾洛諸儒語錄、朱陸張呂陳問答、爲學者門戶。歷代奏議、忠賢嘉猷、悉爲纂次編輯。古文辭之可取以爲法者、如史漢、如七大家文、亦爲批點。至於稗官曲藝、蒐輯罔遺。今左氏始末、史纂、左編、批點史漢書已行於世。其藏於家者、儒



編、雜編尙數種。嘗論前代博學諸儒，於鄭夾漈、馬端臨皆所不取，獨推服朱晦翁，以爲不可及，蓋自喻也。詩初學李、杜、王、摩詰、沈、宋、劉、隨州諸家。其詠內庭宮省，有絕類沈、宋者。其贈行紀遊，有絕類隨州者。故其詩纔落筆，海內口傳以熟。晚年乃欲自寫胸中自得真光景，不爲花草淺近之言，於是始好觀邵堯夫、王臨川、黃山谷、陳履常、劉靜修及我朝陳白沙、莊定山、王陽明諸詩。嘗誦白沙詩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公晚年之詩，有志於二妙者也。故其出塞渡海諸篇，縱逸不羈，又似杜邵矣。

晉陵先賢傳張綱撰。荆川先生傳云：「積力二十餘年，超然有得，謂蚤行恐傷狷狹，務求開拓，以一體萬物，負荷宇宙爲事。平生最尊信者，濂洛關閩外，唯白沙、陽明。」

兩先生然猶以陽明津路宏闊、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津、得而守之、其渡差易、故多本之以援接後進、而身自游於脫然之境、其鍛鍊所至也。又云、先生精思睿識、深窮鴻閔、凡所歷閱、必究極本原。六籍之精微蘊奧、出一兩言揭示之、足以剖蔽全經而垂不朽。如言易、則以象合理、以爻合彖、皆千古未發之見也。嘗示人曰、無時無向者、真心之體。機順機逆者、儒釋之辨。晚歲之出、憂世孔棘、自信內無緇涅、可以剖藩而用之。雖經守者之所不敢試、然先生之衷、豈非皜然不滓者耶。張宜

與東人、字以登、萬曆十七年進士。立朝著直聲、居鄉與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明史附顧允成傳。

李中麓撰傳曰、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甯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



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事
筆底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
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
應以必先不爲看氣纏繞、不使願障起滅、好是懿德、好
仁無尙、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用功也。已將
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殺、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
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
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練、故其
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
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明此、爲文爲學、宜
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

校記

①折散：「折」當作「拆」。

②瞻：當作「瞻」。

③姪孫：當作「曾姪孫」。按譜前所列《世系簡表》，唐順之爲第七世，唐一麐則列於第十世，當爲曾孫輩。其前後文字亦多作曾姪孫。

④三十年：按唐順之自嘉靖十九年削籍罷歸，三十七年復起用，閑居實不足二十年。疑爲「二十年」之誤。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七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以下爲譜後

王忬既繫獄其子青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
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又囚服跣道旁遮請貴人與搏額
乞救。嵩雅不喜忬父子時爲謾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
一月殺忬。陳鶴之明紀年三十。九年十一月。荆川



備藏

四十年辛酉

胡梅林總督刊公史纂左編。別詳公著述考。

四十一年壬戌

二月五日葬公陳渡賜塋。

在郡城南門外僅五百里陳渡。葬期左。

山祭文。趙浚谷爲墓誌銘。

鼎元敬懷荆川公詩二首、編。書堂落墨聲、函天公席地八編。青。

國蘇其君獨在之。百一未風帆。莘野上志。長吟杜老。武侯詩。

四月公仲弟正之卒。年四十二。字應貞。號重庵。丹陽姜廷

善寶誌墓。

鼎元敬懷荆川公詩。美玉瑩瑩幾磨。不將何。

重庵不肯著書。鄒東廓陳明水卒。鄒年七十二。謚曰文莊。陳年六

十九。無錫高存之攀龍生。

四十二年癸亥

夏四月福建巡撫譚綸令總兵戚繼光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死者無

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是歲季彭山卒、年八十。聶雙江卒、年七十七。謚曰貞襄。

四十三年甲子

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自倭寇起海上、首尾二十年、蹂躪山東直浙閩粵五六省、黔黎塗草野、無慮數百萬、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郭造卿紀事、或令公莊、自建昌營至唐家村、有九十里、與郭聚落、人謂公道左。公問何言、對曰、邊境昔有敵患、而我人實乃無窮、幸公宴堵、敢叩馬而謝。蓋深幸老得見此而喜、更不自勝也。令公

荆川元讀放翁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儒藏

尾之俱生。倭患未平、諸公將固不與也。故以公平倭歲、而疏薦于之。知者能。昔唐家有莊之曰、更之願須更、讀此不得禁重有。感矣。不

是歲羅念菴卒、八月十五日也。胡廬山爲行狀、徐少湖誌墓、隆慶初謚文恭。

萬數然菴也。祭文云、鳴呼、賈天固難、其聚、並生川於一靈。時大尤難。若宋之周、同時。子陸、唐子偶壁然立哉。惟何、生乎之不生、可實犯、先余生師春荆風川和任、以油聖油人然爲可。學、則極二其先情、生一極心其也和。二然其生以斯年、道爲科、有成。使翰林、學同、大志明而進、世、是事而天之退。贊不助特之相遇。然而子卒、唐相子與、未以幽人、利詔、貞而乘起、化志而快身、藏、謂其和也情也、而有如是之介。蓋達。先生仕、則仕、可則止。方則止、歸俗、子其身、二先生、而責一育心之也。勇先生、不可外奪若也。順、內、則可則方。村、夫俗、子其身、二先生、而責一育心之也。勇先生、不可外奪若也。學也、而鄙事、可之親心也、而不能已毫也。博學、不可濟于其也。萬物、而一謙、處其新。其志、常道也。人也。坦。然、無疑、之資、收愈、瑩密、然澄、復之。卿、邦、愈化、久之、天下、衣、歸、扁、之、舟、可、訪、謂子踐、唐形、子盡、性、陽、篤、實。余始、識者、面、陪、從、昔、山、丙、川、之、先



生間、侍教、止累日、信大率、皆切通己、宵、裏、塞、工、夫、開、丁、郎、已、客、之、如、齋、余、蓋、造、子、先、
唐、子、我、切、切、先、生、我、以、善、及、弟、見、子、先、之、禮、亦、自、不、師、也、自、入、子、於、唐、善、子、
謂、我、緣、而、可、去、了、吾、意、安、到、任、有、日、先、生、在、也、告、終、幸、之、痛、期、耶、於、此、自、
以、獨、往、謝、如、吾、不、夜、知、天、意、幽、室、何、傷、傷、也、乎、安、元、之、氣、矣、之、嗚、呼、能、使、大、之、賢、而、
不、能、為、棄、之、人、也、已、乎、道、果、孰、策、主、此、張、一、而、念、斃、世、而、後、民、已、果、何、望、也、吾、
將、終、焉、呼、患、希、因、觀、有、驕、身、病、誰、亦、可、藥、以、誠、詞、致、罪、莫、於、孰、知、先、生、哀、之、鼎、門、元、否、
證、按、者、此、文、雖、祭、錄、念、之、菴、是、而、時、履、菴、川、始、履、提、江、且、其、意、中、長、事、任、實、可、被、資、考、
歸。

西、山、日、報、記、寄、羅、之、念、菴、頭、公、上、死、後、數、信、年、蓋、公、人、有、時、遇、物、之、嶺、南、受、山、之、中、
者、作、家、報、記、寄、羅、之、念、菴、頭、公、上、死、後、數、信、年、蓋、公、人、有、時、遇、物、之、嶺、南、受、山、之、中、
之列、燕、齊、詩、集、上、蜀、人、云、馬、達、夫、好、沒、奇、人、恢、怪、之、仙、士、也、不、死、又、遇、之、數、京、言、口、見、
乎、余、日、念、菴、先、生、不、遠、老、數、千、衣、冠、訪、甚、公、偉、杖、策、山、叩、門、無、相、告、失、
不、姓、名、也、豈、去、鼎、元、此、校、念、菴、當、時、熊、南、有、道、任、人、少、海、皆、以、丹、學、訣、辭、
人、聞、豈、亦、以、此、怪、嗚、呼、元、故、蕭、不、文、義、章、荆、川、不、井、無、不、好、識、念、丁、菴、元、薦、矣、後、講、讀、學、

右秀水沈德符野獲編卒尸解家（前段、一建日劉閣至其健）近年曾江
見、初臺訝不亨信、偵空之寓、連日快談。學問以照映史部世、宜劉其仙洲去文
之、而死也。姓云羅、同近里江右、則矜長奇、非受念之菴所純儒、比、緣近事、侯所有
矣。傳

四十四年乙丑

洪朝選擢操江御史。洪王公自丁音母憂、服尋參、蔭廣右、太僕少改卿。

至是晉禮部、族巡撫、山東。蔡白石卒、年五十。從曾孫一

麀成進士、高拱欲令讀書中祕、辭不赴。是歲顧箬谿卒、年

八十三。公外孫慎行生。慎行、姓孫氏。父名集、字邦正、號南

野也。風孫公韶令、配唐書學人知名。碑無云、時同縣舉御史伯中撰、丞唐公、

海內、鉅儒、相知器、竟鑑。以為女歸、之。顧數奇、屢試、鮮所第、中可。丞已公見

者、少慰曰、遲耳。才人議、既中、丞公又愛女、好、喜行、悅、誼、文、不、史、女、不、紅、貴、之、政、職、搜、今

覽、但書從冊旁、近午、舍、夜、持、受、諸、果、餌、歸、輒、誦、奪、教、之、令、景、知、南、生、兒、嘉、女、靖、甲、在、午、細、

卒年四十六。長。慎言、人生慎行云云。卒

四十五年丙寅

周訥溪來哭公墓，留宿旬日。年譜訥溪鄭澹泉卒，年六十八。

謚曰端簡。李克齋卒，年六十三，謚曰襄敏。考克齋王亦與之

學十二月，世宗皇帝崩，徐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

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

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云。

於是周怡、謝廷蒞均以故官給事中召。右張選

思起通政參議，黃正色。南斗召為大理丞。公之舊友均有枯

蘇苑伸之望矣。

徐少去留、蓋、公之同心也。可嘗與人相書對語，而於未出處，僕者。公

不可有必行，與少則有。云、國難、歸於委曲，從大宜，以成天勢之有務。

之事幾，所以不可下。受其福。自、分宜、敗、少、獨密、相、于、清、此、天、五、下



儲藏

者年、盡其所挽矣。是時大、楊天下、廣、博、然、掌、兵、部、胡、公、柏、之、泉、松、掌、于、吏、部、
引、致、南、君、澤、民、必、都、憲、可、亦、觀、惜、公、之、已、同、志、決、也、身、使、公、于、面、在、軍、務、之、正、
耶、也、按、胡、春、轉、以、左、戊、改、吏、部、在、明、江、年、西、冬、阻、撫、南、平、兵、寇、書、讀、是、歷、年、夏、部、四、右、月、侍、
撰、改、吏、部、尚、書、七、卿、二、表、月、卒、十、贈、月、太、卒、少、保、由、謚、兵、部、肅、改、長、吏、部、
墓、表、明、史、書、七、卿、二、表、月、卒、十、贈、月、太、卒、少、保、由、謚、兵、部、肅、改、長、吏、部、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洪朝選入爲刑部侍郎、由南戶侍入也。公從曾孫一磨卒。
方洪公在操江御史任、屬校荆川雜編、卷帙浩瀚、一磨先
丁內艱已有病、至是勞瘁竟卒、年四十有五、字仁夫、號止
庵。王孚齋爲行狀、無錫王仲山問誌墓、僉以理學稱之。元
敬懷止庵公詩、繡、絲、十、萬、帳、前、排、絕、勝、程、門、立、雪、來、悟、到、
胸中、屏、踏、住、兵、農、禮、樂、真、才、止、庵、嘗、從、學、荆、川、公、于、兵、
也。公子鶴徵、姪大卿同舉於鄉、鶴徵爲亞元。大卿半軒公
之孫也。判青州、有惠政。冬十二月、趙浚谷卒、年五十九。

節、徐、少、卿、撰、浚、谷、墓、誌、銘、上、節、鳴、呼、予、負、公、矣、今、予、負、公、
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識、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負、公、



在政府、予又幸不能至。天子公、使大歷其報、所盡召起。予雖負穴公、有聲、予實
 負公矣。不合、必引嚴毅、按介矩、詰責士之大夫、少虞、意。故有所不服、其議
 正、輒裂中、獲人臂、疾不其與、俱剛。生。數語及所北、虜、曰、使持吾得酒、相相、僂
 笑、輒領不足、兵平五也。故、人、在、操、賢、勁、弓、率、巨、矢、其、間、志、以、而、長、亦、鎗、大、斧、其、即、太、俺、輕、澤
 丘、校、福、精、足、兵、平、五、也。故、人、在、操、賢、勁、弓、率、巨、矢、其、間、志、以、而、長、亦、鎗、大、斧、其、即、太、俺、輕、澤
 敢、憂、一、其、言、太、戰、銳、致、然、曰、自、以、通、池、來、曰、士、以、務、驕、以、其、柔、媚、如、全、人、其、身、病、衰、畏、漸、懦、入、不
 必、於、有、不、能、補、起。予、而、以、又、念、得、士、公、大、出、夫、於、矯、公、士、向、未、有、作、定、評、之、使、氣、於、所、時
 肯、復、不、曉。故、委、著、曲、為、天、下、其、萬、所、一、以、有、然、妄、議、者、定、公、必、然、後、薦、而、引、計、去、公、不
 年、公、亦、六、十、自、用、假、世、其、不、日、及、侯、而、予、不、說、意、之、其、行、遽、卒。嗚、呼、不、獨、予、有、負、公、
 然、西、耶、公、試、幼、十、八、羣、兒、禮、戲、每、部、列、旗、然、為、部、舉、首。自、當、長、御、之、年、十、四、其、舉
 有、不、所、修、製、為、作、大、爭、傳、咸、及、再、之、失、而、官、公、虜、則、果、習、入、騎、射、談、騎、甲、兵、都、城、以、邊、宗、備
 民、兵、帝、用、予、薦、召、為、巡、撫、兵、部、西、疆、都、御、主、事。遷、督、山、東、雁、門、按、察、關、陝、底、事、幾、領
 逆、當、其、忌、矣。然、公、死、在、殘、方、西、坐、議、馬、士、市、非、虜、策、又、州、以、身、能、甲、兵、為
 段。詔、兵、部、進、官、新、虜、謂、若、迄、今、級、而、五、年。予、曰、涼、思、薦、起、入、焉、乃、伏、竟、中、不、敗

克遂。庸固未當減耶。何公之難於用也。

二年戊辰

秋七月、少師徐階致仕歸。是歲李中麓卒、年六十八。

三年己巳

八月、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自辛卯

西服、林學士。北至戶是侍、又以禮部尚書入閣。隆慶、居張元、居正吏部。待郎、兼諭、學士。至戶是侍、又以禮部尚書入閣。隆慶、居張元、居正吏部。待郎、

負長輩所解。居正內、居正復答、引高拱諸入朝與之、則曰、明年十月、

仕大歸。致是歲周訥溪卒、年六十四、謚曰恭節。吳峻伯卒、年

五十六、張居正爲墓銘。

五年辛未

公子鶴徵成進士、選授禮部主事。

薛。豈方山與書云、南宮報至、甚愜。實以心、尊翁抱內經外世無之、不略、慰。豈方山與書云、南宮報至、甚愜。實以心、尊翁抱內經外世無之、不略、

負大、竟有貴志、以才、終。是嘗其所一見之者、蓋行、誠而有終、待不免焉、也。云者

云。

六年壬申

四月、兵科給事中劉伯燮為故總督胡宗憲訟冤、得復官。

胡公以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以病卒。冬、被劾、年五十四。至是復官。予祭。四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公子鶴徵重刊荆川集。詳見著劉嵩陽卒、年六十九。

二年甲戌

公仲孫倣元年十七、卒於京師。公子鶴徵遣人以其喪歸。

萬履庵赴禮部命北上、遇之於濟寧、哭而祭之以文。履庵集祭

唐二外孫倣元文曰、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嗚呼、此仲子

之極也、而吾胡為見公舅於此耶。彼絕口、笑言我與吾。今汝妻、每

偕其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語不絕口、笑言我與吾。今汝妻、每

去冬、聞汝無一死、目耶。已雙雙、猶汝出、涕之、有知乎、無也。汝知之乎。魂有

也。今、無魂知乎。汝生年十七、阻長、而未嘗離汝。汝父、乃辭母、汝父母時、兄



儲藏

乃弟、到將京安見之乎。父吾見彼、彼極、弟、而不見彼、父、將、何、以、彼、為、弟、生、痛、也。擢。吾、肺、肝、
出來、一、老、滿、境、淚、日、迫、也。多。乃、病、今、隨、身、心、外、鑄、骨、中、雪、乾、淚、在、沾、世、襟、蓋、未、有、幾、一、此、日、豈、則、可
弟、有、一、角、日、森、森、情、克、吾、固、祖、不、父、能、固、作、鳳、毛、麟、趾、也。吾、未、有、高、飛、先、建、舉、彼、
沉、壘、昂、霄、肉、豈、意、中、道、天、呼、折、我、璧、言、既、珠、竭、我、旁、人、無、視、窮、之、彼、猶、其、有、已、知、乎、而、
也。無。知。呼。呼。哀。割。雞。鼎。酌。元。酒。考。疑。於。庵。塗。公。次。長。冥。子。仲。之。子。中。不。猶。冀。於。汝。魂。來。於。一。饗。
子。純。有。世。兄。系。二。下。人。註。伯。曰。行。孟。孫。二。早。字。顧。仲。涇。曰。陽。微。元。微。仲。純。在。公。懷。墓。抱。諸。中。銘。曰。解。故。
孫。文。則。義。以。口。授。陽。以。文。古。知。歌。之。詩。也。屬。事。元。則。之。援。名。以。再。證。見。於。庵。履。之。長。孫。祭。子。文。名。微。曰。元。孟。
早。之。年。十。七。履。菴。而。公。卒。哭。又。之。惟。慟。據。也。此。唐。祭。氏。文。請。而。作。知。於。之。疑。疑。庵。涇。陽。公。而。不。則。以。微。其。元。
也。二。履。菴。列。之。出。諸。長。者。禮。未。行。以。成。人。平。之。禮。也。是。再。古。人。不。之。獲。能。裁。以。之。義。
華。鴈。山。卒。五。月。二。年。七。十。八。楊。虞。坡。卒。年。六。十。八。謚。曰。襄。

毅。薛。方。山。卒。二。月。二。年。七。十。五。

方。山。涇。學。方。山。即。傳。二。泉。寶。呂。既。野。人。有。謀。陽。南。其。野。德。第。者。夏。二。維。
泉。無。子。仲。常。不。以。建。拒。怒。之。憤。後。然。顧。白。憲。成。允。成。偕。兄。同。弟。門。以。莫。制。同。義。華。



來學、見、後皆成進拜、禮甚恭。仲常後、幾及之、呼十二年、為萬曆、教相、見、後皆成進拜、禮甚恭。仲常後、幾及之、呼十二年、為萬曆、生甲辰、考功、東林、再、龍、其、中、者、實、推、以、仲、常、為、逢、迎、貴、梨、洲、曰、先、南、野、谿、之、門、行、而、不、掩、先、生、諸、書、蓋、不、借、龍、其、名、以、王、正、氏、學、術、者、也、以、先、此、節、也、源、於、此、豈、可、沒、哉、

是歲秋、公子鶴徵出使秦中、萬履菴贈之以詩。北、萬、宗、伯、

與一、疑、庵、公、同、在、京、師、事、在、暮、年、攜、妻、獨、別、客、難、安、余、將、周、典、

劍、光、同、姓、壯、年、仗、素、節、意、入、何、大、境、想、二、到、山、河、頭、指、顧、念、我、夜、谷、深、依、北、

款、塞、道、同、威、慰、相、思、在、何、日、且、看、江、客、上、部、報、歸、鴻、去、正、龍、當、降、日、王、

可、重、門、冠、光、此、奈、提、劍、氣、星、河、翼、却、怪、蛟、龍、途、堪、壺、裏、知、子、平、先、生、

夏、日、遠、江、志、好、別、五、男、勝、秋、入、風、來、看、汝、淚、送、別、含、久、卿、探、得、理、諸、子、疑、詩、定、

差、予、獨、客、愁、垂、垂、不、堪、風、雨、三、更、中、夢、行、草、菴、鼎、元、人、庭、畔、各、分、三、

而、疑、中、庵、公、所、使、謂、秦、北、歲、月、則、者、以、履、菴、詩、知、之、也、耳、考、履、菴、尚、未、得、

子、元、年、之、十、二、疑、月、庵、任、之、北、使、秦、宗、在、伯、是、二、歲、秋、夏、五、靜、志、京、居、以、詩、履、菴、憶、荆、

壤、謂履菴未嘗。讀此後詩、曰、可讓汝一出頭、矣。王季履菴集、亦宗有
蓋、季齊道中、值江陵、赴庵、使成、成都也。詩、

三年乙亥

萬士和致禮部尙書歸、以不附張居正也。

四年丙子

董后峯卒、年七十四。公子鶴徵撰行狀。黃斗南卒。復、仕南、起

南、太僕卿、引年歸。斗南本姓黃。遂姓黃。萬履菴爲墓誌銘曰、余弱冠

從荆川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云。王仲山卒、年八十。

趙大洲卒、年六十九、謚曰文肅。

錢受蘇子曰、大洲公、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議論慷慨、有孔文舉舉蘇子曰、瞻之風。身任天下之重、百折、不回。爲詩、駭發、

突、傑兀之自、放、讀之、洗、猶、想、見、其、眉、鋪、宇、云、考、君、尤、爲、雄、快、學、著、經、

世、通、出、世、通、於、二、忠、書、未、就、國、二、公、均、偉、人、也。書、

五年丁丑

公曾孫獻可生。履子、菴集喜唐傲人。外孫天降子詩云、汝得初

相、甲第傳家辰。自往林云、偶值新。祠堂生成宅。九月、編修吳中行

劾首輔張居正不奔喪、廷杖。考、張居正與吳復庵基誼好云、翁

以成進士。復庵禮部主事。在疑江庵被聞翁後才、賊。不羅致之、庵不就。尋意中

成氣、進士、同出以江、陵門、而疑南庵之等不專用江也。疑、庵父與復庵

十年壬午

春、同安洪芳洲為巡撫勞堪陷於獄、卒、年六十七。隆慶元年

御史劾。是時王憲、芳洲為請刑部左事。明年、巡按部命往勘。復廣副其使

憲、日、訟、冤、之、憲、為、詐、為、憲、日、王、反、書、魏、使、卒、洲、因、百、圍、持、之、憲、芳、洲、建、日、

貪、暴、淫、犯、重、罪、有、之、訴、問、官、未、嘗、當、叛。張、居、正、王、家、親、乎。州、故、報、命、言、王

儼、自、持、好、芳、洲、有、不、司、短、長。居、正、乃、父、喪、言、者、奪、情、芳、洲、歸。聞、之、家、愈、誡

之。及、芳、洲、通、用、不、賢、吳、為、中、樞、建、有、巡、撫、杖、居、正、洲、貽、書、章、劾、之。有、命、第、未

下、壓、卽、捕、死。芳、洲、謂、其、向、在、蜀、中、飲、得、食、同、生、藥、死、三、日、得、禁、勿、獄、卒、屍



儒藏

請司獄中。錄晉江辭、誣以日通榮排發獄門諸入、事。報屍上大、居、正收大發喜、召堪堪下
訴爲冤左闕下、堪御史。書未抵焉京保、創居競正籍、廷芳杖洲遣子歸都。給察院中檢李校廷競
其議條、並上及冤堪狀、諸部貪議虐令堪。同復籍奪父職。冤、援而胡給價事王中孫載碑事、請發
與堪俱死。乃通下堪、一獄、時謫阿戡定意海、錄復者芳相洲繼官、竄逐、士蔭。論歷稍上
獨伸。不芳洲居官廉潔、云。以名上節自探彌、福平建通學志行洪政事、卓然。又可云稱、
與名朝山選藏按閩道書事、諸明書、皆言王其傳、不孫坐碑王傳、反。惟林野士獲章編所撰其墓誌
錄不桃遺寨啓力。景、死明不史、蔽諸事。然證之、斷者無吳其時事。來、定揚獄順者黨鄭曉、
乃殺謂楊朝願爲殺媚之、徐以少媚胡華相亭、國尤、後不可芳洲信。爲鼎勞堪考所世有、謂以爲洪天芳
道殺好沈運、青故福者也、通志俗按議論云無云。好夫惡揚之順心者、一即至與嚴此、世、令蕃予合
韓歐毗曾矣。王遵家嚴法、與與唐李荆中川溪君最云、吾知、其洪芳洲視先生荆生川文不直、得
本王朝孫名甫家。而於其爲南人豐、峻張文忠信之、卓然蘇東坡。充行其所操、不當以爲
世味銳意髮古亂文志、詞尤、舜爲臣荆雖川不所與敬。入朱才子垞云、而時實唐聯應鑑德、並王康道。
思輩銳意髮古亂文志、詞尤、舜爲臣荆雖川不所與敬。入朱才子垞云、而時實唐聯應鑑德、並王康道。
不鼎遠元也。考芳洲川以文守正交慘死、而孫、明史、無后傳、故外、摘福芳洲、通鹿志門補所



耶之。如公此。萬季家野新。為樂大府學士。張耶一正首所。惡云。及萬曆時。巡刑部。福
 而建。即會。有之。洪得公召。入內臺。未幾。素居正之。死也。堪。蕭。捕。置。於。海。會。三。詩。日
 而。建。即。會。有。之。洪。得。公。召。入。內。臺。未。幾。素。居。正。之。死。也。堪。蕭。捕。置。於。海。會。三。詩。日
 相。云。侍。耶。一。微。死。真。笑。但。使。相。中。君。肯。解。頤。乃。安。暴。顧。他。問。人。胡。為。殺。摩。大。臣。骨。欲。博
 移。他。自。悲。且。得。好。官。還。報。書。我。曰。為。聞。人。還。校。手。原。非。公。速。堪。將。治。洪。公。治。先
 侍。之。耶。侍。耶。非。仇。何。事。見。遭。爾。此。毒。頃。昔。年。因。為。被。相。相。君。頃。不。道。中。丞。可。頃。更。中。酷
 亦。丞。向。海。濱。即。行。殺。人。噫。噫。好。官。中。丞。自。謂。巧。李。彥。和。見。冰。山。難。不。記。云。倒。異。江。時
 望。陵。者。在。朝。逢。氣。逆。為。凌。之。人。殺。意。人。所。求。欲。媚。為。不。事。可。不。勝。必。面。其。爛。亦。無。煩。有。作。吳。書。士。承
 頭。期。示。南。人。直。隸。獄。卒。絕。人。食。飲。數。書。請。間。江。乞。陵。食。而。不。當。得。事。者。弗。能。不。忍。欲。初。杖。咬。死
 戮。所。穿。傷。衣。天。地。既。而。交。和。自。古。未。有。痛。酷。烈。於。此。死。者。萬。行。季。野。外。新。之。樂。詩
 刻。府。入。近。又。人。滿。樓。山。叢。書。錄。

公孫倣純舉於鄉。

十一年癸未

公弟子姜寶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為廷高善新鄭以南祭酒。

十者。年。皇甫子循卒。徐少湖卒。二年八十一。謚曰文貞。明
保本傳云。萬曆元年。政階多所入。匡救。明年卒。謚。又云。不立。失朝。有相。度。

王龍谿卒。月。子循與龍谿年均八十六。

圖書徐少湖撰。王龍谿先生傳。見世經九堂廟集。此南京。詔求

遂直。言。君。六。科。疏。薦。君。吏。學。科。有。都。源。事。宜。使。賢。官。君。同。時。為。明。德。刻。貴。本。

龍。谿。年。集。本。傳。有。南。字。武。使。人。密。郎。再。考。疏。功。乞。休。某。集。傳。司。報。作。貴。許。侯。終。使。養。

之。人。集。傳。南。作。京。薛。考。首。及。功。之。日。某。功。儒。學。附。有。勢。明。旨。傳。即。作。受。一。人。猶。不。畏。可。公。建。

傳。議。有。未。書。取。字。快。至。而。以。時。為。知。不。君。復。者。知。交。人。以。問。書。廉。責。考。事。功。唐。太。史。荆。力。川。去。集。

君。貴。以。侯。快。集。意。傳。而。無。因。此。厚。入。自。字。結。

鼎。元。方。考。山。方。山。南。而。都。察。吏。時。夏。具。貴。在。溪。方。羅。元。居。巴。山。中。之。於。何。而。

試。少。言。與。嘉。方。靖。山。十。六。情。年。雖。方。次。山。為。龍。九。谿。紅。然。儒。結。學。契。不。可。謂。不。提。探。學。吾。

二。浙。江。二。年。方。山。湖。署。除。北。鹿。祭。酒。書。北。荒。上。見。訪。薛。方。氏。家。於。諸。五。牧。山。里。公。居。記。與。

抵。荆。梧。川。聖。方。人。即。與。談。方。山。夜。共。舟。自。至。南。諸。都。多。而。不。別。經。見。世。道。然。堂。要。正。之。集。



墓、其鄭文方山書。二十。見六年。方山正集。父。二十。泉九公。年少。方山爲入都、
官禮部云。見方山答華師方山魯云。是少湖之是與君方山里、相契、
代。己諸爲人。之。見矣。方山文東集。夫。在卒二也。少湖。年。以。諸。後。基。之。文。事。均。方。山。
絕山可察也。顧以生而之厚事。之。使。死。而。山。誣。果。有。可。愧。乎。且。少。行。少。湖。始。亦。即。由。與。之。
公貴。紀。略。之。提。攜。誣。慶。方。元。山。並。首。誣。相。貴。徐。存。矣。吾。又。少。考。湖。之。被。薛。氏。史。方。齊。山。
康。之。論。致。効。仕。極。速。歸。誣。至。次。猶。居。位。如。故。意。者。方。少。山。湖。念。舊。日。交。誼。貽。山。書。
乎。嗚。呼。切。此。直。進。致。言。大。之。拂。所。其。以。意。爲。難。高。新。鄭。裕。不。被。勝。轉。而。能。拜。怒。方。山。山。
之。嗚。呼。之。此。然。講。學。少。之。湖。所。以。虛。不。詞。易。媚。也。己。皇。而。甫。子。方。循。山。局。不。能。人。勸。也。使。改。
二南。十。四。年。見。可。謂。憤。切。矣。然。少。湖。其。辭。記。不。南。邇。都。曰。考。罔。察。論。一。事。不。詳。見。前。
其。所。也。素。是。知。逢。迎。其。貴。與。之。以。說。快。實。己。始。私。於。少。已。湖。未。爲。有。龍。云。裕。逢。生。迎。傳。夏。
人。時。不。能。持。謂。方。山。無。九。原。也。于。難。作。李。卓。時。諸。公。議。書。已。周。海。故。少。聖。湖。學。日。心。有。
傳。之。見。是。說。年。矣。顧。而。方。山。與。孫。海。玄。門。弟。且。子。云。祁。承。裕。罷。書。勸。與。海。方。門。
掌。山。掌。察。辨。年。月。不。是。合。說。云。無。黃。梨。洲。緒。猶。事。以。邑。此。人。事。爲。猶。真。者。未。方。見。山。

本、而涇年、陽、支、之、故、而、不、知、未、卓、之、吾、見、海、門、少、皆、以、原、少、文、翔、書、此、方、傳、山、為、日、藍、
二、附、字、勢、為、又、受、日、燭、因、未、一、自、語、結、則、於、竟、淵、溪、之、而、情、龍、道、谿、光、集、時、本、重、傳、刻、則、龍、改、谿、附、集、
去、始、列、本、龍、谿、則、集、盡、者、削、即、龍、海、谿、門、被、等、蓋、一、段、不、文、盡、字、僅、少、云、谿、谿、之、年、說、被、察、
自、方、不、山、龍、不、龍、有、谿、所、並、不、點、白、快、荆、洛、川、原、不、及、能、本、匿、州、賢、自、太、不、守、免、符、對、青、人、菜、有、荆、憤、川、
山、應、書、之、中、語、言、然、之、必、此、不、又、至、必、誣、無、為、之、不、事、知、人、二、間、公、有、中、康、年、取、事、學、而、不、謂、合、與、互、方、
誣、相、為、參、不、駁、知、終、人、歸、間、大、有、同、康、方、取、山、事、祭、荆、復、川、論、文、學、固、參、自、駁、言、之、之、辭、若、雖、至、弱、以、必、書、
少、怒、豈、原、資、文、如、中、方、本、山、無、者、所、字、能、至、受、龍、而、谿、二、集、公、傳、後、文、日、始、復、有、何、之、能、想、為、面、海、哉、
門、復、等、所、增、漫、愈、子、傳、猶、而、可、愈、言、失、真、也、分、也、近、家、見、贊、薛、千、子、二、唐、百、語、萬、有、華、日、永、嘉、
徐、一、少、代、賢、莊、相、田、其、千、匡、入、教、百、實、頃、多、則、萬、曆、代、初、所、未、之、有、治、也、雖、曰、元、江、謂、陵、徐、為、少、
不、之、實、如、少、此、綢、之、為、多、之、方、基、山、也、少、為、綢、賢、之、者、子、諱、乃、在、至、里、與、有、分、買、田、並、事、書、然、此、快、
貴、方、溪、山、之、見、失、此、筆、而、也、然、報、則、復、少、之、綢、辭、之、書、是、方、方、山、山、少、龍、谿、谿、晚、日、年、逢、交、迎、夏、
始、矣、此、為、君、難、子、之、有、
是、歲、萬、履、菴、有、送、公、孫、倣、純、會、試、詩、純、履、菴、集、二、送、外、云、孫、唐、矢、倣、

四方一風。志若君恩。淚向江津。庭闈武步。高塵千里。父母有
客。衰風。十載。北海。鯢生。白髮。人。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
塵。氛。風。傳。北。海。鯢。生。白。髮。人。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
水。築。名。物。外。即。浮。雲。情。操。莫。
遺。粉。華。維。忠。孝。家。聲。定。有。聞。

十二年甲申

姜寶陞南太常卿。旋陞南刑部侍郎。

十三年乙酉

姜寶改南吏部侍郎。張居正歿。公子鶴徵復起爲工部郎
中。胡廬山卒。年六十九。從曾孫際明舉武魁。鄉進士九思
子也。

十四年丙戌

從曾孫際明會試掄魁。姜寶陞南京刑部尙書。萬履菴卒。
二十一年。年七十一。謚日文恭。太倉王元馭錫爵誌墓。明年
丁亥。葬於澗南。公子鶴徵時爲璽卿。先以行役得赴履菴。



喪。

十六年戊子

莫中江卒、年八十一。公子鶴徵率其妻萬恭人北上。

十七年己丑

王南岷卒、謚恭節。公孫倣純成進士、選庶吉士。字敬止、號完初。是歲十月卒、年三十二。無錫顧叔時憲成誌墓、載涇陽藁稿。胡宗憲孫登舉於鄉、爲其祖叩闕請恩典、諭葬、謚襄愍。

十八年庚寅

公子鶴徵自再起歷工部郎、遷尙寶司丞、陞光祿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以不諧時好、至是告歸。王鳳洲卒、年六十五。

二十三年乙未

公外孫慎行舉進士第三人官編修累官左庶子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幼聞外祖荆川公論卽嗜學數請假還里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爲一代名臣。

二十七年己亥

公猶子魁徵卒字掄卿號震庵公仲弟仲庵之子無錫華學士鴟山女婿也年五十王明逸卒年七十九。

二十九年辛丑

茅鹿門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

公冢玄孫宇昭生。

三十一年癸卯

知府歐陽東鳳贖龍城書院舊址萬曆初張居正毀天下書院、龍城書院亦奉旨建先賢祠以公入祀焉。地、民。



儒藏



我終不廢學。世。既。爲。國。家。知。以。臣。待。子。用。須。世。將。者。國。家。採。擇。亦。料。不。理。爲。一。無。番。以。繼。報。然。
 荆川也。觀此。則。當。東。林。口。之。學。確。確。荆。源。川。淵。之。洙。泗。主。而。其。先。議。論。祀。亦。荆。川。合。
 而。經。陽。生。且。爲。荆。川。祭。作。傳。也。國。郡。無。千。仞。數。百。人。而。此。傳。六。序。十。
 九。君。子。百。則。代。其。名。實。也。粹。

後邑人更建二賢祠於東郭文成壩以公與方山先生合祀。

侵。謝。良。重。經。有。傳。碑。文。記。吾。見。師。邑。錢。乘。名。壇。山。廟。先。志。生。有。洪。與。後。論。二。基。賢。被。祠。書。
 略。三。畝。二。有。資。祠。孝。仁。業。都。定。東。直。鄉。夾。城。字。十。額。二。字。號。五。分。百。六。一。十。畝。九。有。號。分。
 生。合。猶。四。指。款。現。存。分。之。有。二。奇。賢。祠。冊。爲。可。非。考。二。至。賢。祠。被。則。土。此。人。四。侵。畝。單。大。半。先。
 仰。而。落。荆。川。先。鍾。生。之。力。不。禦。倭。寇。疑。功。者。在。也。桑。梓。武。道。陽。德。合。功。志。勳。列。爲。二。世。賢。
 當。祠。祀。但。徑。云。祀。今。豈。二。區。賢。區。之。之。當。淫。爲。祠。觀。可。音。堂。並。此。論。又。先。振。鍾。不。知。不。二。能。賢。無。之。
 疑。初。者。舊。基。先。爲。生。國。又。夾。寺。二。龍。王。廟。言。之。武。帝。則。皆。在。未。國。嘗。安。深。寺。考。境。該。內。
 分。基。二。必。十。無。餘。龍。款。王。年。廟。久。基。夫。考。在。現。內。龍。二。王。廟。祠。俾。單。別。四。有。畝。基。才。地。及。公。五。

可與二見之、糾決不。

三十一年甲辰

公子鶴徵南遊訪友歸撰南遊稿。

之節吉水曾於公同吉。今南遊稿序、落吾殆盡、獨書唐南卿、王謂先生文真成
修妙聞悟之、遂吾以黨書問職、巋然王若魯光。及得獨王存、先生得報無意、益
大之喜。晤。元甲辰、欣然買舟直東指下、渡江錢塘、踰懷玉、汎彭蠡、爲既
舟訪直鄉吏於部、於驚文之江、又造訪王先生、連日武夷、北訪徐合。返
常於三、各贈貽所感懷之者、相與商榷。歸、日而南以遊諸君。元子卿所
自魏恭簡、以又來、六十年爲之、士父大淵、源少有續、自朱陸出尋常。吳中
者大比、關、厥旨。將高來諸君、南列會郡、彬山、彬山、鄒書院、元以其興南遊之所功
百大矣。言又立基、疑、究極、天文、地理、術、術、數、陰、陽、晚、年、折、節、理、學、了、
知府歐陽公主修府志、延公子鶴徵任總纂。知縣晏公文
輝以武進大邑無志乘、請於府、聘兼任纂組。

三十三年乙巳

武進縣志成。公疑有公序及。陸平泉卒，年九十七，謚曰文定。

三十四年丙午

公子鶴徵起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三十五年丁未

公玄孫宇量生。

三十六年戊申

公玄孫宇全生。

三十七年己酉

公從孫貞明舉於鄉。

三十八年庚戌

公子鶴徵南太常告歸，纂唐氏譜牒成。任從孫徵之役者也。疑

唐公序。重膺府主劉公聘，總纂府志。疑中唐公，至是南復任，總



儒藏

墓。公季弟立之卒年八十二字應禮號歎庵。荆川公歿後胡梅林欲屈致之許以參戎不往也。公子鶴徵誌墓。縣元

一。城。解。通。由。來。天。幕。府。貴。示。弓。庭。豈。屈。有。奇。才。障。

四十年壬子

顧叔時卒年六十三諡曰端文。

四十六年戊午

重修常州府志成公子鶴徵自爲之序。

四十七年己未

公子鶴徵卒年八十二甥慎行誌墓。明史附見荆川公傳。明儒學案及江南通志郡邑志並有傳。

授郡志傳、唐鶴徵字元卿、號歎庵、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

得允。既以言歸、重起、南太常、計、藏、病、免。所著天緒。文又疏、勅

氣、繼、郡之志、若、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梨、洲、素、(明、儒、學、案、病

華時、聞文、介、挽、詩、注、東、元、失、松、山、杏、山、與、甥、慎、行、胸、對、十、流、
萬餘、英雄、學、道、有、橫、渠、鴻、才、兩、
世、難、爲、用、千、載、令、人、悔、謫、書。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公從曾孫繼寅貢成均、仕廣平清和縣知縣、海萍公玄孫也。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

公外孫慎行召爲禮部尙書、首論李可灼進紅丸、李選侍不早移宮、直聲動天下。繼爭秦藩賄封事件、旨引疾去。魏闥用事、以紅丸案戍慎行寧夏。思宗立、赦免復官、力辭不赴。

六年丙寅

高存之卒、年六十五、謚曰忠憲。

七年丁卯



儒藏

公從曾孫士嶸、從玄孫德昇舉於鄉。德昇克庵孫、一鳳子、止庵姪也。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

公玄孫宇全貢成均。

二年己巳

公會孫獻可詣闕爲公請諡。帝御撰諡襄文云。劉名之臺曰：五年於百一年舉之後，愈嚴矣。

之列曾孫詩、集小傳、唐獻之可孫、庶吉士武進人。荆子川也。讀書順任之。侯、崇禎初請、張煥爲荆川、請諡、情不就。有三才子、皆以益、朝落、科。大志、崇禎初請、張煥爲荆川、請諡、情不就。有三才子、皆以益、朝落、科。

有聞。吾唐氏諸無川載。

金壇、王走、京都、人、咸以詩序云、襟國、余獨知其號、然也。樓。久而爲、陳乞川一先生、請諡、如朝奏耳。嗚呼、然曰、吾客馳走有黃、應、爲先。此時、陳乞川一先生、請諡、如朝奏耳。嗚呼、然曰、吾客馳走有黃、應、爲先。

爲公故、易山、名、兩、轉、笑耳。耶。幸、然、策、主、晴、思、歸、道、遙、林、下、安、能、更、怪、食、向、之、錄。



之疑以者真、得以詩真、得真、四意、十篇、入難句也。記

夷詩云、鼓中丞、經、論、筆、筆、百、菊、史、曉、一、代、文、章、推、海、正、始、致、身、清、霄、晏、更

麟、鳳、襟、大、星、殘、空、編、伴、百、忠、朋、重、四、光、部、家、何、塵、丙、夜、鏤、金、人、聖、明、特、賞、世、經、搜

漢、時、光、風、李、雲、牧、功、映、名、異、湘、動、思、落、生、名、孫、策、文、鏡、祖、風、賜、書、月、千、昭、回、寄、冥

傳、雍、容、俠、竄、疑、屢、驚、鳳、吹、引、蕭、重、醉、岳、家、棠、風、梨、首、落、述、詩、紅、奇、樓、文、世、弱、冠、先、人

時、凍、頰、名、千、世、真、孤、儒、竹、獨、雪、行、不、求、身、從、前、貴、勞、謁、公、寐、卿、清、書、評、未、半、向、催、情

教、宣、孫、弱、技、不、文、用、至、詞、錄、林、端、舊、一、例、作、沿、雲、明、章、親、豈、定、知、襄、骨、文、性、字、自、問、煙、俗、賈、方、冥、求、樂

馬、鐘、已、塵、千、然、削、換、却、桂、濃、竿、水、滿、一、舊、灣、酒、巾、鎗、東、茶、路、白、秋、掩、尊、美、關、惟、肯、有、將

焚、狂、吟、頌、天、子、不、傲、骨、野、難、服、投、拜、世、明、端、中、才、來、名、相、不、業、藉、山、中、聲、起、衣、家、白、廟

數何人。妨是

任、天、竹、下、蛇、之、日、重、荆、倭、川、人、開、講、濟、惠、之、志、才、在、閭、擲、擲、牧、百、圍、家、以、靡、不、鄉、曲、會、是、殺、然、督、自

略、師、之、顧、不、惟、知、雨、者、江、海、林、是、寄、公、舍、當、介、局、饒、二、所、人、知、因、此、與、蔣、公、方

禦、豈、之、惟、味、外、故、知、北、人、自、崇、不、明、義、南、至、務、蛟、門、乘、其、梓、建、破、平、溪、身、之、策、先、謂、鋒、當

者。勞。而。文。碩。之。是。豈。專。符。公。論。也。功。名。

子貢曰、論人而不言、以爲智、一言則其所言不智。錢氏曰、開口之見

錢氏之也。世荆川也。亭與此、豈止錢稱之、阮亭之、議與荆川也。而如彼、竹垞之也。議荆川也。如

凝庵桃溪劄記、荆川公所纂諸儒語要一則曰、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

荆川公兩漢解疑、朱穆條曰、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疏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



卒。蔡邕謂貞而孤。楊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士之則也。然止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後車之迎，世道陵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人進，卽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稜爲梁不疑所舉，乃伸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著清白而昌奕葉。初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諄諄以朱穆過，亦未達於時也。後漢元龜龜山以朱穆爲過，然其

信但說爲己之立身處乎。

王龍谿曰、大乘禪宗尙不肯作自了漢、沉平生種下萬物一體真種子、世間痛癢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己。又云、鄉黨自好與賢者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龍谿川之言、清不明矣。

羅念菴曰、凡自修者於毀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耶、卽天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損也。使其心有僞耶、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益也。此卽剗去公行、以我爲是、是建、蓋人之意。前又曰、吾此中若天然、毀譽好醜咸無與焉、夫安得撓。



七〇九

哭之。情者。則及奔公弔之。公家也。人心至爲神至微。不可方。山使有公。絕出山之。之。後。時。公。所。稍。改。其。儒。語。以。要。得。序。此。於。高。諸。公。逸。公。而。裏。公。文。之。傳。益。作。親。學。宗。於。莊。烈。帝。不。經。放。過。帝。人。最。要。之。公。論。定。久。高。矣。彼。林。領。袖。而。議。何。毫。末。公。哉。

薛一方。山而紀述有曰。向使其公。豈不直。成。而。發。此。之。臣。哉。推。其。天。心。下。物。亦。安。三。代。受。以。上。矣。又。物。曰。豈。漢。惟。功。葛。名。武。侯。唐。而。已。公。哉。雖。謂。范。之。文。聖。正。出。矣。可。也。其。方。哭。山。之。哀。也。荆。梁。川。公。曰。人。此。以。知。其。深。契。荆。川。是。這。年。苗。人。於。即。天。下。山。所。安。然。此。受。心。不。白。於。天。下。亦。所。安。然。受。心。不。

四年辛未

公會孫獻可卒。年五十有五。君俞好客。座中賓客常滿。薛堆山案爲墓誌銘曰。自江南以迄海內。凡胸中有一點墨。藩耳中有先輩姓氏。目中有烟巒樹靄。篆籀鼎釜形者。無不字而頌之曰。君俞君俞。詩自眉山漸近輞川。書法米襄。

陽、畫在董巨黃倪間。學使者以朝局心慊太常、遂以青衿終。以曾孫執玉、追贈兵部尙書。著有桐花、碧風、秦淮、挾仙、雀門、行行、鵲樹、桃谿八集。薛堆山字、仕至、開封、知府、國、亡、後、爲、上、七、律、一首、耳。鼎、元、敬、懷、君、俞、公、詩、二、首、七、葉、簪、樓、白、門、江、爲、上、七、律、一首、耳。鼎、元、敬、懷、君、俞、公、詩、二、首、七、葉、簪、樓、白、在、公、門、北、尊、海、才、名、四、見、故、邦、論、信、六、壑、發、長、吟、客、間、八、集、無、尋、處、冷、盡、心。

七年甲戌

公從曾孫士嶸成進士。字靜甫、號損占、鄉貢士貞明子、荆川叔祖父月樓公五世孫也。

八年乙亥

朝廷以公外孫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縉紳冠、會推閣臣、咸以慎行對。命下已得疾、入都、未及陞見卒、年七十四。劉、臺、撰、傳、作、謚、文、介。所著有慎獨義百篇傳於世。尤善書法。



入劉念辭臺爲文祭之、並不爲博。贊讀曰、困子思鈔、而公知公之學、一學出
功、依正、折衷、中庸。讀儒、一克、二絕、三讀、四義、而百知、公而屢知、公反、編、採之
若河、洛、之、愛、憂、心、存、憂、里、居、曳、尾、消、息、鳴、呼、盡、公、之、矣。出、處、讀、顯、公、陳、生、議、
死、龍、之、德、而、正、中、志、以、天、言、民、之、行。所、志、後、千、百、年、之、底、幾、幾、有、以、地、是、論
有公世歟。又云、唐、氏、公、荆、川、先、生、更、號、石、齋、以、有、自、況。生

九年丙子

公冢玄孫宇昭舉於鄉。

十二年己卯

公玄孫宇量舉于鄉。

十三年庚辰

公從曾孫士嶸由南京禮部郎中出守河南歸德府。歸德
當賊衝、赤眉銅馬充斥兩河、士嶸築城濬濠、日夜營戰守、
九屬無恙。明年辛巳、告病歸。

宏光元年甲申

八月、公從曾孫士蝶以冢宰徐虞求薦、卽家起補嘉興知府、拮据措餉、釐剔宿弊。值選淑女、中官及按部爪牙橫甚、以法力折之。明年乙酉、遷浙江按察副使、整飭水利。未及上、南都失守、歸隱、奉母二十餘年卒。公冢玄孫宇、昭字雲客。宇量字茂弘、一字聞川。宇全字人玉、一字天客。明亡、兄弟偕隱、以不肯薙髮沒產、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遁歸。見邑志宇昭自署半園外史。夫人于氏善詩、有半園唱和草。子于光字子晉、號匹士、工丹青、與惲南田齊名。有唐荷花惲牡丹之稱。見邑志于光有女、能傳家法、常自署半園女孫。時王石谷及南田常主半園、宇昭少時見蘇州陳元素、元素重之、改其字曰孔明、贈詩曰、韋皋表表亦名臣、諸葛何嘗有後身。兩字贈君原不薄、數千年內只三人。宇量國變



儒藏

後焚棄筆硯，爲生壙於荆川公墓右，時淹處其中，自號嬾雲道人。年七十歲卒。宇昭年七十一卒。宇全年七十三卒。荆川仲弟重庵公有曾孫名獻恂，字君知，號潔庵，魁徵孫也。國變後棄諸生業，黃冠遁世。嘗渡錢塘，遊越中，問遺民以昔時江東戰守狀。關中李二曲顓過江，寓郡中，一見莫逆，稱爲三代遺直。年八十六卒。獻恂子曰宇肩，號若營，工米襄陽書。承父志，猶不應試，鬻書自給。江南通志稱其書與惲格畫並珍於時。年七十六卒。宇昭書法與薛奕、白銘、楊一溥爲毘陵前四家。宇肩與薛璿、楊喬、白萬爲後四家。云。宇全有孫曰執玉，字益功，號薊門。始舉清康熙癸未進士，於是明亡六十載矣。執玉上數至荆川公爲六世。雍正朝官兵刑兩部尙書，出總督直隸，籌西征糧糈，以勤瘁清剛著稱名臣。歿無以爲殮，垂歿曰：「西師未還，臣目不瞑也。」



清史列傳大學士孫嘉淦撰家傳侍講楊椿撰墓誌銘宜興儲大文邑人毛燧傳先後撰神道碑。大文撰神道碑。載書錄類。嘉元念淳號復園康熙庚子舉人仕至撫州知府宰臺灣時悍弁結諸無賴設雅片館於曲房羣不逞倚爲狡兔窟孝本突於夜半密召鄉勇踰館猝其魁行數里俄有脫帽短衣者數人持械直犯謂所捕乃營兵縣官不得治孝本下車并擒之旦武弁率營兵數百譁而至謂縣官乃敢執千總大無禮吾等將致命孝本佩劍印升堂洞開署門傳命曰朝廷自有法吾擒却犯之爲亂者爾等敢助亂譁者乃沮喪愕眙莫敢動次少游號櫻園欽賜舉人隨父柩歸哀毀卒自孝本少游以下荆川公子孫雖猶多讀書風微未替然罕顯達者矣。

完鼎初元生。謹考、尙書川公。公君金、太常、軍公。傳。君、金、疑、有、庵、子、生、三、翰、林、公、舉、人、初、
六、公、雲、客、贈、尙、書、人、公、公、致、聞、堯、川、致、季、堯、贈、尙、書、公、人、薪、玉、人、大、玉、司、公、馬、有、公、子、
嘉、蒔、門、蒔、蒔、門、生、矣。知、陽、府、之、公、復、百、圍、不、舉、人、公、一、雲、客、圍。聞、川、川、裔、子、皆、絕、在、獨、乾、
三、存、玉、三、公、四、五、支、三、存。房。鼎、元、玉、則、公、蒔、昔、門、之、公、派、行、子、爲、六、國、者、公、今、後、也。絕。其、
之、唐、理、氏、在、蒔、明、門、中、之、葉、清、業、乾、嘉、皆、足、以、名、前、世。爲、最、壓、威、於、其、荆、川、若、公、疑、不、庵、著、克、而、庵、
矣。世、比、獨、之、知、幼、有、安、荆、靖、川、節、何、川、多、子、讓、孫、虞。不、明、育、情、每、鼎、讀、諸、公、際、可、記、謂、而、盡、威、之、
倭、家、幼、丁、時、攜、大、回、父、奎、榮、以、公、之、爲、措、言、在、有、後、爛、鐵、槍、楊、一、時、柄、昔、之、荆、川、公、寇、剿、
思、警、爛、海、鐵、上、槍、譜、不、是、已。訖。

老鼎元前敬懷。低、廉、庵、折、公、詩、沉、邁、沙、雨、黃、鳴、冠、咽、仙、寒、鶴、紅、舉、猶、夜、尋、廟。

萬敬事懷。非、若、只、管、有、公、中、詩、庭、蘇、新、黃、月、好、蔡、筆、講、尖、論、微、吐、八、首、十、陽、年、微。

可敬比懷。半、豈、料、公、市、詩、半、朝、移、國、才、後、氣、只、蓋、來、山、石、川、谷、諸、與、葛、南、龍、田、川。

莫敬問懷。天、聞、却、川、笑、公、淵、詩、明、幼、復、安、着、膝、木、詩、林、穿、續、士、義、宅、熙、潛、年、形。

奉敬展懷。昏、匹、情、士、華、公、家、詩、世、家、真、堪、蕭、詔、我、付、是、暮、荷、雲、花、丹、十、青、葉、憑、孫、藉。



孝友。

邪莫。

韓改柳改掩則光可鑑、堯況舜有伊入孔編賁函一天線、楊荆楊川斯一民集溝流壑行心徧、被歐髮蘇

何奔日救復深條面。小訖子教前行惠佩存吳海釣。萬千精載萬黃線泉放有碧條流。盡國敵家

書錄。還無灼一錄留。青讀取公扶集、卿長要百札丈、緩載簪西重頭。藏

老爛蛟鐵血。上吸、爛鐵槍千、年可物、成青光。凍。老寒將鬼膽中寒、神點點壁、看斑

尋彼不得。國尋家常今鐵。正豈用是爾歲時、槍能乎變化、乎六十年出來。

校記

①「二十六年以後之事」至「以後之事」：兩「以後之事」疑有一誤。

②朝選：疑作「朝鮮」。



儒藏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 卷七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八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續道

全校

褒崇

巡撫劉景韶奏請卹典疏

疏云、竊見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忠誠報國、慷慨任事。頃蒙恩起廢、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本司郎中。敕查閱薊鎮兵馬、奏補主兵三萬餘名、諸邊



客兵乃得減調。條陳邊務一十七事。兩邊積廢。因而振復。尋改所直視師。凡所之東西。江之南北。一切地方險夷。無不徧歷。水陸戰守。悉賴經略。且其親犯風濤。橫厲海上。截賊初來。斬倭首一百二十三級。擊沉賊船十有餘隻。繼陞太僕寺少卿。轉通政司。仍舊視師。所直等處。一聞淮揚警報。忠義激發。遣兵應援。遂成姚蕩之捷。凡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旋即躬擐甲冑。引軍分行。親冒矢石。直搗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迨三沙遁賊。再寇江北。本官又復親督總兵劉顯過江。戮力剿賊。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荷蒙聖恩。三次賞資順之銀兩。表裏有差。後陞鳳陽巡撫。到任未幾。卽巡歷江海。兵將怯弱。精選易置。地方險要。分布防守。雖除夕元日。猶在海堧巡行。

卒罕須臾之間。至於諸凡待敵禦寇之具，鮮不畢備，且可爲民安養之謀，罔不曲施。及因江淮飢荒異常，殍死者枕藉於溝壑，轉徙者相屬於道路，本官晝夜苦心策慮，多方措處錢糧分投設法振救。故今歲江北倭不爲患，民多全活者，實賴本官經略先聲區畫振救之力居多也。以致勞累過度，遂在振濟地名姜堰舟中溘爾奄逝。三日之後，方就棺殮。士民父老皆爲痛楚感泣。且易簣之際，猶口授煮粥救飢方略，攝治軍書不置。視昔人病革連呼過河者，三真爲不殊。若順之者，誠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但卽今屍棺暴露，尙未入土，聞者莫不重爲哀傷。臣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若官品未高，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



欽此欽遵。臣又查得原任甯夏巡撫吳鑑、順天巡撫張嵩、俱以右僉都御史身故、俱蒙賜給恩典。及查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張愚、在鎮身故、該總督三邊軍務王以旂代奏、亦蒙特恩優卹。臣隨移咨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宗憲。照唐順之品級、既與吳鑑、張嵩相同、死事亦與二臣無間、所據卹典似應比例請給。臣又惟人臣受職於君、固有崇卑之議、而任職自靖、實有難易之分。若使尋常守位者、却荷殊恩、而勤勞死事者、不蒙褒錄、將何以風勵忠勤、明彰朝廷報功之盛典。況臣與本官先日同事、今復代任、親見其赤心報國、以死勤事、甚爲詳悉。倘臣甘於隱蔽、不爲奏請、是臣泯沒人善、豈爲國酬忠之義。伏望皇上憫念唐順之抗身軍旅、夙

夜匪懈、不憚勞瘁、廓清海氛、底甯疆宇、功在邊陲、歷有可紀、乞敕禮部、再加覆實、並查本官生平學行事實、不拘常格、議擬上請、特賜褒錄、庶國家報功之典益彰、而勞臣致身之績不泯、忠魂永慰於泉壤、而人心愈勸于將來云云。讀此疏、乃荆川公纂倭功績昭然、幾經審核、非四言子成、號曰白川、崇陽人。吾時不知其言何從、往往之。從人中所嘉靖。甲辰、不給、士、歷官行之、察閱使之、治兵而防備、且譯其義。倫交代、最深、劉三鳳。劉官西曹日、與李于麟、王三元、美、吳國此、可謂出於川公道矣。如

總督胡宗憲奏請卹典疏

疏云、已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幼稟異資、早魁多士。出入史館、允匹班馬之儔、肥遯山林、實係黔黎之望。已而德望益彰、聖明簡在、銜命趨事、既見



猷爲始焉。振兩關之廢墜、邊鎮幸藉其餘休。繼焉清所直之侵氛、士民咸稱其美績。扁舟航海、凡遠洋僻澳、皆足跡之所臨。單騎當鋒、雖勁敵在前、亦奮身而罔顧。且一夫不獲、若己之辜、故振荒徧歷窮濱、死尙爲之區畫。今准都御史劉景韶備開前因、實出聞見之鑿鑿可據。然止以事業而言、未足盡本官之生平。至於功勳著述、實能繼往而開來、義嚴取予、足以廉頑而起懦。究心性理之學、造詣已極于真純、力革浮靡之習、人文因之而不變。其于世教裨益良多。臣與往來於養晦之日、出入於兵伍之間、知之獨深、不忍見其湮沒、旣經查有前項事例、相應比請云云。

上耿提學請從祀荆川先生議

王 升

世新

謹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法施於民者，謂真知實踐，動爲世式者也。能捍大患者，謂捐身犯難，戡亂安民者也。以死勤事者，謂孜孜奉國，忘決身殲者也。有一於此，皆祀典之所必錄。聖世之所必褒，而況三者之兼備乎。竊照武進大儒故邵御史言某，夙稟異資，早尋墜緒，精詣絕識，卓爾不羣，蹈義履仁，確然不合。故俗學之迂曲，而性道之本原已探，養靜中之端倪，而神明之妙用斯得。臭味色聲，不起一念，言語文字，俱爲前塵。有精金百鍊之剛，而鑠之者不見其變，有壁立萬仞之峻，而就之者祇覺其溫。故一言之出，通國以爲著龜，而一行之成，天下視爲模楷。況纂述垂萬世之規，文章發千古之祕。其施法於民也，不旣大乎。迨乎南北多虞，病瘼在己，應召而起，重委不辭。北使薊遼，則夙夜歷冰霜乎塞垣，而嚴覈什伍，邊關



爲之振飭。南視吳越。則赤日策戎馬於炎海。而矢竭謀力。妖氛爲之廓清。其爲國之光。爲民之福。亦已多矣。謂之能捍大患。不亦宜乎。若夫淮揚節制之命。正其厯羸抱病之晨。然且設振荒之奇策。活萬命於師旅。倥傯之中。畫殄寇之遠謀。置一身於生死存亡之外。不幸事垂就緒。而營中之星已墜矣。此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而以死勤事。誰能過之。夫由其法施於民也。則雖進而侑食于孔庭可也。由其捍患勤事也。則雖小而顙祀於一方亦可也。夫何督府之移文雖久。而有司之奉行未稱。廟宇則因陋就簡。不足以妥乎神靈。祠額則舍大取小。不足以副乎瞻仰。此有志聖學者之所深嗟。而當道崇儒者之所宜亟圖也。而好議論者又因其出處而訾之曰。先生早年抗疏辭榮。慕夫高尙之軌。中歲

葆真繕性、幾于山澤之臞。而輕身一出、立躋臚顯、無乃
誼考槃之永矢、取終南之捷徑歟。此疑先生以富貴爲
事者也。使其誠以富貴爲事也、則委蛇翰林、優游歲月、
自可以坐致乎卿相、何必蹈危履險、而後僅得僉都之
職也哉。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不慕乎大而慕其小、此
豈近於人情乎。議者又謂先生懷材抱略、鬱鬱未伸、故
求試盤錯、將以別利器也、求處囊中、將以昭穎脫也。此
疑先生以功名爲念者也。使其誠以功名爲念也、則假
令久處乎翰林、天下之文章、復有能過其光燄者乎。假
令久處乎兵書、天下之經濟、復有能摧其鋒鏑者乎。夫
士之以功名表見於斯世也、自文章經濟之外、無多術
矣。先生皆不得而讓焉、則雍容廟堂、動望不憂其不隆。
舍此不爲、而必欲崎嶇戎馬之間、以希冀不可必成之



事此豈近於人情乎。然則先生何爲而出也。爲道而出也。其爲道也奈何。仁義而已矣。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天威達於咫尺非義也。是故先生之出其不能自己者時也。乃所以爲仁也。其不容言遂者勢也。乃所以爲義也。何也。蓋先生少年微近於猿。及林棲二十餘載。克復功深。充養完粹。剖藩籬融人我。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疾痛疴癢舉切吾身。雖草衣木食之中。而國事之臧否。生民之休戚。每惓惓焉。初非果哉之徒長往而不返者比也。故南倭北達。惓然內噬。心切隱憂。思一引手拯焉。而具又在我。是故苟有用我者。吾斯行矣。期以盡吾實心。展吾實材。以施諸天下之實事而已。其難易利鈍生死安危皆有所不計也。而況其他乎。此其觸於時而不能自己者。仁之至也。道之中也。雖然其不待再三之召而

往者何也。夫聘而不起與屢聘而後應者、惟處士可也。若先生則朝廷既復其官矣、天子以其官召之矣、猶欲偃蹇不行、其將不比於慢乎、而先生肯以爲安乎。況未起之先、先生方在制中、當軸者使人示以天子嚮用之意、申以金革無避之說、先生既涕泣而拒之矣。則夫服終而召也、其又何說之辭。此其限於勢而不容直遂者、義之盡也、道之中也。由是觀之、向使先生狷介之節未融、則必不出。雖德己進而無南北之變、則必不出。身爲處士而不以官召、亦必不出。雖以官召、而喪制未闋、亦必不出。然則其出也、而豈苟哉、而可輕議哉。彼以富貴功名爲疑者、其尙足與之辨哉。或者又曰、龜山先生程門高弟也、非富貴功名者疏也。一蒙蔡氏之召、未免貽自處太高之譏。唐公雖盛德也、得毋似之乎。曰、此未易



言也。龜山之出、當時疑者甚衆、其知之者惟胡文定公而已。文定之言曰、楊公非有求於人者、蔡氏焉能挽之。又曰、當時若能信用、決須救得一半。晦翁以爲此論最公。先生之於龜山、其所養固未可軒輊論也、而其經略之才似實過之。且聖天子在上、英明神武、而金甌完固、萬姓歸心、雖時有倭胡之擾、亦疥癬之疾而已。較之於宋、其事與時皆有不可同日語者、而先生之出、亦何嫌於自處之太高耶。縱令盡如或者之議、則康侯之論固不可易也、而又何疑耶。今龜山之可疑者是、非已定、不特所居所寓之各有顓祠已也、而實俎豆於聖宮之側矣。則荆川先生毓秀之地、講道之鄉、祀典之崇、其容緩乎。伏惟文宗先生爲天子之耳目、掌南國之教化、不有表揚、焉攸激勸。乞查照賜明、先生言院事例、移文本府、

俾廟貌覲嚴祠名稱實庶乎四方學者有所依瞻而興起他日有欲奏請從祀孔庭者亦自此而權輿矣其於

世教實非小補。謹議。

荆川世新此擊文、盡凡碎世矣。浴紛。場虞紛。坡所博以者議。

與荆川同年成進士、而在門下第、名位出荆公下。達荆甚、然公且

果志富貴功名。張在宮僚時優游養望、荆不川批尤龍後取卑、由

之翰勞林庠數則轉不而死。濟分相宜位。之荆、汝、川、少之、歲死、有未及援下荆、壽、川使入不閤任、而剿引倭

亦中廟少廟之訥、辛、故春世芳新之中說、山、非狼爲如荆高川拱公辨乎、江、護、其陵情入也、閩、

孕齋集。書世中不常提見。此集由天宜與友。人並路。註。

在公子惟周元陳公渡程汗純表公曰我竊朝嘗惟謂台孔妙孟先學生張、先獨考得而其已正。此者。

非殆其親也。鼎言元也。亦千謂百公世有而伯後、夷有之得清、象伊者、尹知之。蕭任、徵、復之。

該由求之藝。後世若僅有祀修于陳其孔庭而俎已豆。當有世進新而之列議之。

以可俟。貢聖人鬼而神，不而惑，無音疑也。百世。

奏請表揚儒臣疏

姜寶廷善



疏略云、乞表揚儒臣以光聖治事。原任淮揚巡撫、都御史唐順之、由翰林編修改官坊司諫。當時因世宗皇帝聖躬違和、與同官疏請東宮代見羣臣於文華殿、忤旨罷官、屏居二十餘年。後因倭亂、大臣訪知順之諳輅鈴、曉兵機、薦起南兵主事。順之自惟廢棄久而一旦叨起、乃出自主上特恩、文學臣而起以兵事、乃朝廷欲用人以濟時艱如此、不敢避難、自是臣子分義、不敢疏辭。其自南兵主事陞兵部員外郎、郎中、遣之查閱兵馬於薊鎮、遣之視師舟山、屢有建白、並見采納施行。其陞太僕少卿、右通政、協同總督胡宗憲剿倭於海上、皆兵事、皆難事也。嘗領兵擣賊巢於三片沙、嘗親冒矢石、斬賊首百餘級於馬邏港。其陞督撫淮揚也、嘗驅賊入海遁去、前後並嘗以功受賞。又嘗因振饑抱病行部、殞命於舟。

中。按順之自幼勵志飭行，真有一介不取之操，卻撫按諸臣修坊折幣餽遺，後先貯庫積至三千餘金。所纂左編、文編、稗編三書行世，有著述功，闡明經學，多先儒之所未發。其文章足以傳後而信今，其節概足以廉頑而起懦。臣與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南京工部尚書曹三暘、給事中楊允繩、布政莫如忠等皆出其門。身後臣等門生各捐資買地，與伊子今尚寶少卿唐鶴徵同建一祠。該府縣兩學諸生呈蒙前任提學御史、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批允，春秋致祭。然未經請命於朝，臣等心切不安。照得本官素履無愧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身故舟中，又合於以死勤事之祭法。如蒙敕下禮部議，照蔡清等例，許祠於鄉，予之以祠額，庶可興起後學，於聖治爲有光矣云云。

太倉州志卷之六。不義、大義、名、即、保、當、日、廷、善、所、也。今
否。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御也

王錫爵元取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高天下。嘉靖
庚子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
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
勤事死。提學耿公定同巡撫謝公之操江洪公朝巡按
董公無會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
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鶴徵始詣錫爵為記。錫
爵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
先生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歿也，弗獲勒於宗
彝，祭於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
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



儒藏

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嘗以不仕說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說耳、奚不仕之足說。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也難也。王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道。嘗其時、合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智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爐、不扇、一菜、一葛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



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蒙死疾、關不
衰止、而從容稽顙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
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
情歸、事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鍊而自精、朝論亦有不
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未盈、僅僅適
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
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謨華寇、安能保困獸之不鬪、使
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歐刀於市矣。故
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詬、類王文成、文
成秉義士之銳、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
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
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
師幾時、遽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

生縱自信、能信於天乎。夫隱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邇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今啓手啓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槧、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己、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避夷而席險、辭繁而就溷、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寧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於仕隱之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斯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



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元、取、極、此、文、難、川、
心、事、亦、望、太、心、悅、誠、服、望、望、舉、舉、那、故、揚、不、言、致、同、宗、且、情、好、如、弟、
開、元、取、望、太、心、悅、誠、服、望、望、舉、舉、那、故、揚、不、言、致、同、宗、且、情、好、如、弟、
爲、此、文、死、川、果、有、不、利、鳳、洲、父、思、實、如、流、俗、所、云、者、元、取、
又、考、此、文、不、載、用、幾、多、山、所、引、實、只、以、此、文、父、折、作、之、足、矣、

重修襄文公祠堂記

十一世孫鈞培受點

明嘉靖三十九年、吾祖襄文公以右僉都御史、鳳揚巡撫卒於王事。總督胡宗憲爲請於朝、獲賜祭葬、地方有司爲營塋於陳渡橋之左、營祠於郡城巽隅關侯廟之右。嘉靖四十五年、復移祠於今地。軒在轅宮下塘左太倉王公錫爵爲之記、有司春秋致祭、載郡邑志、禋祀門。其後復以公子太常凝庵、六世孫薊門兩公從祀焉。洪楊兵燹、祠屋被毀過半、惟享堂三楹猶明之遺也。雖棟桷之材

歸然葦實、而薨瓦穿漏、檐軒凋落、無以布筵設俎、登薦
烝嘗。其嫡裔率嗇於遇、欲修復之而未能也。每屆春秋
上戊、恆假大宗祠以行祀事、垂簾設主於正龕之前、神
人之心皆有未安。近百年來、錫支日臻繁盛、其讀書出
仕者、科名政績均有可紀、而從事懸遷者亦上追陶猗、
其昌熾知有由來矣。回憶鈞培在髫齡、先伯子良公奔
走諸事來常者、屢見宗祠享堂不足妥先靈、念本源所
在、卽歸措資重建、而於公祠則未遑兼及。民國九年、鈞
培就職錫校、與弟圻鎮昕夕相過從、晤談間均以公祠
未復爲憾。圻鎮乘間因語兄、旣鎮、則曰、此先君之志也。
會族姪鑑章亦願贊助斯舉、而興復之議成、所需經費
旣鎮、鑑章分任之。於是衆工畢舉、其享殿之壞者補之、
腐者易之、接以堂廡、統施丹堊、復爲東西廳事各五楹。



南爲大門、屋亦五楹。自布奠飲福、以至庖廚丁役之處、各有其所、秩然煥然、神妥人悅。而奔走董其事者、弟圻鎮爲尤勞焉。民國十年秋興修、翌年春竣事、都計修葺等費八千金。於是鈞培拜手揚言曰、公祠之不葺、爲公裔者之責也。爲公之裔者無其力、至勞爲公昆弟之裔者爲之、其可感也。是堂也、爲公之特祠、地方禮賢者之所瞻而仰。苟其賢與德不相侔、則不克從祀於公之堂。雖然、宜推公友于之情、設龕於東楹、以祀公之弟曰重庵、曰歎庵。重庵歎庵賢德未甚相讓、而歎庵則又錫支茲鎮等之所自出也。僉曰、然。鈞培遂誌其略於石。

常州先賢傳荆川公論

歐陽東鳳千仞

歐陽、特建先賢祠、合祀吾郡、以五鄉賢、祠所祀季子、而不下凡六十爲之、傳、而荆川之公與焉。後。陽。

論曰、先生之晚出也、蓋羅念庵先生贊之云。善乎羅先生之言曰、嚮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況當國事多艱、豈得復私其身、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其言苦切有味矣。夫矯世避人、潔已明迹、其足以買譽而全名、此不待兩先生而知也。而先生寧爲此、不爲彼、此其志可諒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孔門家法、固未可與曲士抱咫尺之義、以爲奇者道也。李翽、丁元是。

揚州唐襄文公祠堂記

王 掞字藻庵。

揚州府城外巽隅二里有祠、祀明鳳陽巡撫、都御史昆陵唐襄文公。蓋公建中丞節、剿倭東南、卒於通州之舟次。民悼喪公若慈母、祀公邗江、百數十年於茲矣。明嘉靖中、海內承平日久、魁人鉅公、薦紳秉笏於朝堂、從容



坐論、以文學氣節相矜尚、至若兵機戎略、相戒以爲粗官武夫之事、而非儒者所宜言。會倭寇擾於東南、先後幾二十年、公時在廢籍、朝廷亟才起公、任樞曹、擢京卿、界疆事。公於是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日夜與賊相角於瀕海之區。倭患漸平、而公亦病且殆矣。當是時、督撫大吏朱紘、張經輩以南人任南事、懼不測重禍、惟公與李襄敏遂、胡襄愬宗憲以辦倭自任、克有成功。襄愬恆在浙、公與襄敏恆在南畿、而公實代襄敏爲鳳撫。南畿倭患之平、公與襄敏力也。抑嘗論之、襄愬之功似鉅、然蹴徐海、降汪直、率以計誘之、非力角也。襄敏之功似多、然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率遣將當之、非親敵也。惟公身在行間、突陣摩壘、泛大洋者千里、寢海舟者累月、不避矢石、不諉裨校、三沙之戰、姚家蕩之戰、廟灣之

戰功與兩公齊、而忠義慷慨過之。用未竟而身先歿、天也。公嘗論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矣。故公每邀寇於波濤、而脫民於烽火、寧使此身在鋒鏑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爲戎馬蹂躪之場。民之沿海者、旣莫不賴公以得生、而其居腹者亦莫不恃公以無恐。當日之耆老壽終、幼孤遂長者、皆公恩也。異時之士食舊德、民服先疇者、亦公恩也。公生則頌禱之、公歿則尸祝之、建祠刻碑、俎豆百世、夫豈一郡一邑之人心而已哉。以其生於常而歿於通、而討賊之師於揚尤數、祠之於揚、乃衆心所同。然而公靈所式憑、自初祀迄今日久、斯圯。江都邑侯李君蘇政成、民和、公暇討古、緬賢哲之遺徽、推父老之遐慕、新厥廟貌、頓逾舊觀。江南北士大夫相率馳書請予、願有記也。予按祭法、以勞



定國以死勤事、法皆得祀。公祀兩應經義、宜垂永久。禦倭事遠、稍掇大凡以曉當世。至公平平生制藝、與王錢齊驅、古文爲歐蘇後勁。出永嘉之門、不與附麗。文章氣節、一時無出公右者。俱具公本傳、茲不贅述云。

又

章學誠

實錄

事至愈久而不忘、必其英靈足以震懾於奕禩者也。歲月既遠、屢廢必有屢興、而必適逮乎其會、此中有天有人、追前事可爲後起法也。前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武進唐襄文公行誼著於史牒、文章傳於學者、摺紳皆能言之。惟其經濟偉略、見於剿平海寇、而又盡瘁以殲其身。當日襟江帶海、諸城億萬生聚、皆公擐甲胄、風霆戰搏於洪濤汎濤之中、捍衛而得全者也。揚州城南有公祠宇、雖不知所創始、意必彼時身被澤者相與構造奉春。

秋祠也。積久習而相忘。聖朝威靈丕振、海不揚波、居人不復知前代患苦。公祠亦頽廢無聞矣。康熙五十六年、公六世孫故總督直隸兵部尚書諱執玉公於未開府時、道出揚州、創率鄉人修葺一新。故大學士華亭王公揆碑記其事、論公功烈甚偉、以曉邦人。長洲何學士焯書丹於石、文旨宏深、書法遒美、學者爭傳誦之。蓋一時佳話也。去今八十餘年、祠又傾頽、碑亦埋沒無知矣。乾隆六十年、前充沂曹兵備道江都唐君侍陞適歸故鄉、展謁公祠、慨然在念。君先世故由武進遷揚、明季兵亂、失其譜牒、而祖行嘗官京朝者與尚書公追敘宗支、實爲兄弟、則君與襄文公實爲八世族孫。因謂公功德於鄉、雖在異姓、猶當崇奉、況於本族名賢、流風未遠、其敢他委。爰力鳩工、煥然鼎新、並於瓦礫泥塗中披剔華亭



公撰記、何氏所書碑石、信完好無剝闕、仍卓立之以示後人。於是邦人奮起、謂不特興廢盛舉、亦藝林快事也。學誠適游邗上、君屬筆其端委。學誠竊惟襄文公文章氣節事功、前人言之備矣。其廟食茲土、華亭公推論已詳。惟是盛衰興替、固視前人靈爽之憑、而興於廢者、必由肖德之肖與嗣聲之裔、則古亦希觀矣。尙書公節制畿輔、爲時名臣。兵備君歷任監司、以廉幹著。先後更修廟貌、皆出襄文公後葉。其人則皆不愧公之家法。觀斯盛者、不特欽公功德、抑且羨公家風世範。久而益老。後此數十年、或千百年、倘有踵事增華、皆出唐氏後賢、當益數天之報公者、爲獨厚也。因爲迎送神詞、使歌以侑享。其詞曰、東南海兮際天、蛟龍窟宅兮狂寇煽。公逆搏兮洪濤、斬鯨鯢兮腥風血刀。殲厥身兮軍務勞、帝愍忠

良兮遣巫陽而下招。公之神兮上下。旌旆揚兮瀟灑。駕
雙虬兮騶騶。赫容光兮滙赭。陟降庭兮歆止。鏗劍佩兮
魚魚雅雅。揚之水兮安流。海舶奎貢兮琳球。時歲豐兮
黍稻競。疇父老酣嬉兮飽而遊。溯功德兮公劭。修祀事
兮春秋。公醉飽兮載起。雲英英兮升自階阼。回顧盼兮
色笑。嘉穀芳兮酒旨。惠揚人兮樂康。垂奕葉兮莫祀。此記

從李氏遺書得之。王洪、清、康熙、時官至大學士。取

又

陳肇榮

揚州介江淮之間。擅鹽筴之富。淮以南一都會也。明代
設府治江都。統州三縣九。今通泰各鹽場咸屬於揚。嘉
靖間倭躡江北。則皆揚轄境也。倭之爲寇。由閩浙奸民
啓之。而其禍延及今。江蘇濱海之地。常伺風利張帆。一
日連數百里。登岸大掠。飽卽颺去。而以崇明三沙爲其



巢前後幾二十年。卒之削平寇亂者、武進唐襄文公與巡撫豐城李公遂、而襄文之功尤多。公謂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受禍。嘗親督舟師、邀倭崇明、斬賊甚衆、沉其舟十三。江北告急、公復馳援、與巡撫李公大破之。姚家蕩、又破之。廟灣。蓋倭倂之張、在江南北相爲首尾、而其勢之殺、則以首尾之不能相顧。公一創之於崇明、而江南之倭衰、再創之於姚家蕩、於廟灣、而江北之倭蹙。故李公克竟厥功。然非得劉顯之力、則劉莊之巢不可破、而白駒之餘寇未易殄也。劉顯者、公之副總兵、所遣援李公者也。史稱公盛暑居海舟兩月、得疾返太倉。朝命代李公爲巡撫、不敢辭。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常州府志則云行至泰州、江都縣續志則云卒於泰州之姜堰鎮。通泰壤相

接史或有誤、當援志以正史也。又史稱公代李公爲巡撫、適淮揚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不言其振饑之方。而江都縣續志謂公請餘鹽易米、煮粥以振、全活數百萬衆、與李贊所撰公傳相同。是又史略而志傳詳也。蓋公之於揚、能禦大災捍大患、又以死勤事、於法宜祀郡學、列公名宦、而別有專祠在南門外官河南岸、鄰福緣庵、建於明代。有清康熙間、江都知縣李蘇捐資重修。乾隆之末、祠傾頽、地爲庵僧所侵。八世裔孫侍陞籍江都者、請於官釐正之、重新其祠、久而復廢。今公十二世孫肯據江都縣續志所載、並出康熙乾隆兩碑文、屬爲勘明祠址。詢之福緣庵僧、則云中更兵燹、歲久不可考。而以公遺愛在民、禮應俎豆、請仿焦山祀楊忠愍、平山堂祀歐陽文忠之例、以大殿後偏別院屋四楹奉公栗主、

前闢門卽爲公祠。邦人士亦咸曰宜。余可其請。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行落成禮。於歲。襄文之歿。距今三百餘年。祠屢廢而屢興。固由功德及人之深。亦其子孫之賢。不忘先祖。余適官斯土。獲襄盛典。爰舉公生平事蹟。繫揚州者。書之於石。以示後人。其他具在史官及諸家撰述。不復論。是爲記。

文成壩二賢祠記

明謝良琦

祀典最重。郡國祀孔子於學。其次從祀。其次有功德於民。其次鄉之賢。惟從祀附孔子廟。餘皆合祀。最後乃有專祠。以祭以功以勞以死。與古人之大賢生且沒於其鄉者。非是不在祀典。世有賢者。得廁其間。人以爲榮。及夫王道廢闕。人人得自爲祀。士大夫祀其師及親與私。庶人祀其恩澤。祀其崇信。或權貴則祀。或子孫赫奕則



祀於是祠愈多而祀乃愈不足重。夫執祀典以律士之賢，則天下之可祀者尙少，而士之賢者幸得而與於祀典，不幸又爲衆人之所祀，則又疑其不足重於天下。故君子之論祀，蓋其難哉。雖然，惟其賢若是者，朝廷之制，草野之論，蓋交重云。余來昆陵，昆陵之賢者唐公荆川、薛公方山，其生平已見於郡乘，不備論。其後也，天子命禮臣請祀之學宮，每春秋釋奠，郡縣吏祭於祠，子孫祭於廟。嗚呼，盛矣。都人士又相與祭於二賢祠。考祠之作，蓋自文成壩始。余聞之薦紳先生云：方壩始作，邦之人相與言曰：惟河流汎濫，不治不利，其風氣衰敝，亦惟是之故。今鳩工於東作，凡我同人，迺版迺築，無有或後。旣成，則相與言曰：功之成極難，庶後世無輕改爲。惟賢士大夫是賴。及作祀，俾無廢墜，垂之永久，則又相與言



曰、凡我公卿大夫某貴於位、某盛於族、與祠祀則誰先。
 衆皆曰、未可。曰、惟唐惟薛兩先生賢。衆曰、俞。乃作二賢
 祠、邦之人歲時享祭、至於今不廢。夫惟兩先生之祀於
 學、朝廷曰惟其賢、其祀於祠、草野亦曰惟其賢、乃所謂
 交相重也。其合於祀典者、固足爲兩先生榮、而衆人之
 祀之、亦不同於鄉之所稱、更足以重於天下。皆不可不
 記、故記之以告後之論祀之君子。鼎、元、按、祠址今已
 正、然陳設二賢木主
廟、東有屋三間、乃君子與二賢之屋、後復廟
 親、尙有餘屋三間、乃君子與二賢之屋、後復廟

重修荆川先生讀書處碑記

唐文治

距武進南郭五里曰陳渡橋、舊有園焉、吾宗大賢荆川
 先生讀書處也。二百餘年、世變滄桑、一度易姓。昔時挾
 揚文化之地、幾爲荒烟蔓草之區。民國二十有三年、教
 育廳長周佛海聞而嘆曰、荆川先生、吾國名世之英雄

也。今遺堂傾圯，名勝就湮，不卽不圖，非有司之責乎。爰檄武進邑令蔡培重謀建造。蔡錫人也，亟贊助之。而今邑令侯厚宗與武錫兩邑宗人，悉力經營，衆工齊事。踰年工告訖，功屬文治爲文，以鐫之石。考謝應芝襄文讀書記載，是園清溪一曲，樓觀環抱。其東北隅一楹曰嬾雲閣，其西樓五楹曰五言樓。又西室五楹曰春池館。又西遙北壓溪榭三楹。西壁有石刻，先生外孫慎行書曰：荆川先生讀書處。蓋先生藏修之所，實維五言樓。厥旁莢樹紫藤，盤曲而下垂者，先生所手植也。今重建者，堂樓三楹，別度隙地所宜，綴以亭榭花木，非悉依舊貫，彌令人據景仰之蓄念云。先生於學無所不闕，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靡不究極原委。嘗取古今載籍，分別部居，爲左、右、文、武、儒、釋六編。今散失者



夥矣。儻加意蒐羅，度藏於斯，尤考古博聞之淵藪也。文治生長婁東，幼從事於陸桴亭先生之學，弱冠又聞先生之風而慕之。先生與桴亭先生同闡性理，同講時務，同習武事。先生撰武編，而桴亭先生著八陣發明。然先生伏波戰績，震耀當世，書於史官，今讀書處亦粗具輪奐矣。而桴亭先生夔屈終身，鄉老故家，不知其墓，訪維雲寺講學故址，牆墉剝缺，蓬蒿沒人。昔賢身後之遇，殆有天命存乎其間邪。俯仰今古，世道人心之任，吾儒負之，大要在淑民性，順民情，持民之志，無暴民之氣，用能體用賅備，允武允文。百姓尊君親上，樂禦外侮而不辭，是豈外襲無本而致然哉。先生紹明正學，以天機爲心體，以無欲爲極功，治心以治兵，蓋與王文成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戚武毅言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

若合符節。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宇宙、至今而不磨。是故普言政治學術者、必自精研性理始。登斯處也、豪傑之士、可以憬然悟、躍然興、知以聖賢道德爲師矣。是役之成、爲費凡萬餘金。武邑公帑補助三千金、而武錫後裔共襄盛舉。在武進者曰肯、字企林、任捐資。曰駝、字子權、任督造。在無錫者曰滋鎮、字保謙、曰殿鎮、字驤廷、曰圻鎮、字申伯、曰鑒鎮、字紀雲、亦爭共贖資以歲事。十餘世雲初追遠若此、洵可謂有孝有德、維持世教者矣。於是乎書。太倉宗後學唐文治頓首拜撰。陳渡草堂爲荆川先生讀

書處。三百年來、滄桑幾變、屢易其主、且鞠爲茂草。舊余承乏武邑、每過其地、徘徊瞻眺、如主、聞先賢著教、心嚮往之。會教育廳長周公修復。乃至先生文章功業、彪炳史冊、慨勝蹟之久、慨微縣公修復。以垂先商諸文武錫唐氏後裔與夫邑之士紳、公私贊助、得萬餘金。尤賴重新、而舊額厚宗、力營之、不絕、竟余未竟之願。比者、堂構重、而舊額已隳、後學爲補書、立志復其遺書、起如、鼎元、額在之、久矣。唐十四年



子亦果有察是五議、邑未果行。癸亥歲夏、論通元家起、里、公、先、蔡、德、公、
 有以諱為任者、而荆川中公之弟子賢子有也。加以修日、企、林、書、方、庫、為、言、蔡、公、南、日、乃
 曰星海、而以教育、有聲於周、公、錫、佛、海、公、之、分、函、告、之、以、以、示、金、地、商、方、士、贊
 公、去、代、均、之、者、侯、公、襄、蔡、公、以、自、舉、卒、捐、俸、於、金、千、贊、集、議、定、而、蔡
 君、而、人、言、之、取、周、廟、也、長、移、元、註、至、縣
 者、邑、人、劉、之、取、周、廟、也、長、移、元、註、至、縣

荆川公傳贊

明李開先伯華

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
 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姘
 姻牢籠、匿情行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者
 矣。

荆川公贊

明洪朝選芳洲

於乎、以公之為人、巍乎若山岳之高、皎乎若日星之明、
 浩乎若滄溟之博。自他人視之、已不及矣、而公未嘗自

以爲足也。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求之本心、徒事閑行而不知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心中自有元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脈、契緊用功之處耳。居常閉戶五六日、默然絕無一語、經月不設牀褥、兀兀靜坐、不臥不寢。然則公之苦志苦功、將以何爲也哉。至其臨終、又以不了十年山中此心之盟爲悔。使公功名之事粗畢、而坐老深山、或當有進於是者乎、或當養成元明一段真境界乎。若公者、可謂千古之豪傑矣。川見撰狀。

又云、強力自克、勇於任事、未嘗造作以近名譽、亦未嘗掩蓋以自文飾。

荆川公傳贊

明馮時可元成

聖門之學、學爲仁而已。孔子好古敏求、忘寢忘食、急天



下萬世而已無資焉。蓋仁體流行與物同而與天運又安有寧息。先生其幾乎能不虛隨則能不虛出。戊己之際天子側席虞寇蒼生且日就塗炭而尙得高臥置之漠然乎。即使孔孟而在萬無不出矣。世或以出疑先生然先生鍊性治身羔皮馬革不席榮不甘肥又何疑其出。自先生後天下益波或徹藩踰檢而語心體猶傲然自謂得玄珠。嗚呼安得起先生一挽之哉。

荆川公傳論

明焦 竑 弱侯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聯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①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之流

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烏夷躡姪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實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僕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明儒學案荆川公傳論

明黃宗羲 太仲

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尙巨原之，沉於先生乎。

祭文輓詩唁書等

諭祭文

惟此文載在宋譜、錄
均錄自各家本集。

維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日、皇帝遣常州府署府事通判
王燧、諭祭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曰、爾
性資英敏、才識宏深。早登甲科、蜚聲藝苑。尋乃解職、導
養益充。爰及公薦、起任兵事。督兵兩浙、爲國殫忠。審固
謀猷、擒倭奏績。云胡一疾、遽至長終。軫念爾勤、特班恩
卹。遣官諭祭、庸示褒嘉。靈其有知、尙克歆服。

羅念菴祭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
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
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壓同袍。文體丕變、紙價爭
高。惟帝知人、因言拔士。天語褒褒、聖鑒燭視。孤忠素許、



儒藏

沉感殊遺。事計浮食。施懼屯膏。薦入詞林。遂探藝苑。測
理幽元。範格高遠。九經駭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
韋劉。山鏡冢遺。象衡數緯。密算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
足。行質鬼神。脫屣軒冕。潛軫荆榛。叔夜交絕。黔婁守醇。
不慕融顯。不媚鄉鄰。決履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
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廬者愧。執經者馴。仁急
顛連。藝兼文武。無問鉅纖。咸求裨補。官條民故。水會兵
防。制備古今。技列短長。欲試經營。不辭飢渴。去爪挽繯。
短後露跋。凡茲集美。衆已讓能。在行輩內。以豪傑稱。乃
願所安。在期自得。從善轉圜。好德如色。良知至足。動意
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柢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卽
非。惑祛似是。言詮強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邈。獨立靡移。
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汔



濟焚舟。庭靡逸晷。席滿名流。慮極專勤。見異曩昔。信己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滯豈旁通。謂道如谷。隘豈廣容。取必此心。弗倚於外。舉世非笑。莫我芥蒂。物皆吾與。安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刑方爲員。制用于朴。大方曷拘。至潔不濯。辛際吐握。獲覲承明。南北奉使。寒暑載更。痛絕清談。峻揚風采。隱達戎懷。情翰謀紹。畢知殫精。炎朝溥海。膏旻甲戈。朝巡營壘。勳勳進秩。開府專征。武侯食少。峴言淚候。嗚呼哀哉。謂生稟殊。無所於賴。蓋阻荒遐。乃起吳會。謂因材篤。有意則然。蓋斲其幾。乃奪之年。知者傷之。虞其過銳。忘者短之。逆其改計。或憎其僻。或賞其奇。卽門下士。疑信半之。籍籍在人。絕非所惜。豈效循牆。始名完璧。嘗聞自哂。出則羣咻。知之而蹈。中必有由。採焚遼遜。力田罔秋。謀身或缺。報主則周。譬疾

於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途、士憎多口。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胡取瓠落、早虛左車。謙以持下、美不獨居。敢望及肩、嶺峴瞻之在前、瞠乎其後。聯署載筆、共棹還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軌轍。睽孤廿載、良覲三申。每當抗耦、輒歎軼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速。昌江之濱、雲巖之麓、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割囊助室、反袂分程。詎謂茲遊、竟成永訣。遠計忽傳、長號欲咽。嗚呼哀哉。默悟養生、徑超欲界。多疾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祖。所不瞑者、復奚念乎。嗚呼哀哉。弦韋異佩、蓬麻互倚。禽有比翼、木有連理。而今而後、孰做孰企。孰繩枉達、孰領議擬。一寄空木、一類拘



株。矧餘殘息，臥而待鋪。未究底裏，寧係有無。縱留後死，誰與爲徒。嗚呼哀哉。初蒞維揚，行部寄語。歲侵野虛，回風冷雨。代匠血指，待炊乏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絕筆，句成凶讖。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久掩庭戶，幾歷居諸。哭不撫棺，弔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鑿。夢魂去來，山川綿邈。炯炯正氣，烏容泯斲。於河招之，黃鶴紫芝。兄卽子桑，我非曾皙。慟何知哀，情何知溺。越疆馳賻，追之靡及。今雨垂垂，似助灑泣。嗚呼哀哉。胡蘧山撰

菴行狀先生以病謝客，并居止，哭始下榻。復

又悲荆川詩一首云：三月櫻桃紅滿枝，江頭紫蟹乍來時。旁人莫話昆陵事，須盡昆陵誰得知。字須盡二

鼎元謹考嘉靖間海內學者並尊菴與荆川對夜語所推重者亦惟荆川。見葵之會、念菴與荆川相、對夜語契獨心、至謂千載一遇。迨荆川晚年一出，海內建作理之學士

於心傳、沈、推、重、猶、明、是、言、也、聞、行、錄、川、皆、削、荆、川、而、爲、下、書、然、之、像、其、祭、之、
阿、文、所、曰、私、誰、出、其、右、中、必、有、敢、由、謀、及、身、或、缺、舉、培、樓、周、之、又、在、云、匪、
禮、及、乎、己、推、重、之、云、綴、留、後、死、出、矣、與、彼、孫、沈、輩、既、尊、念、菴、事、人、
耶、明、雖、四、大、儒、世、亦、一、矣、豈、尊、其、人、而、棄、其、言、耶、抑、未、公、讀、此、文、
川、萬、季、及、野、撰、儒、林、宗、派、子、等、
王龍谿祭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
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於人、實係於天、方兄
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
以爲變其守、若騏驥之困於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
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
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智不能以獨全、不離乎是、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



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尙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嘖嘖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熒妍。兄之出處，係污隆、生死、關盛衰、倏取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於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恆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捨我而逝。予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粵自辱交於兄，形異心同，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涉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履，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轡。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

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啓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於宗教之傳。每予啓口。輒俛首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得專美於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於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於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罇青黃。不願爲材。兄于精神。亦大潑散。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於造物之逶迤。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於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



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昃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葬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於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又龍谿與王南岷廷書云、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尙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又與俞虛江六書云、荆川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處、若可與先師明

並駕而馳。欲以轉世反爲世轉、致憎多口。於此兄則何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證。

耿楚侗定謂龍谿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貫金石、可質鬼神、予信之甚真。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爲甚奇、此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真心任事、不顧毀譽、

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所不滿。此正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龍谿答曰、荆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徇世、犯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譏譏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尙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

李特立字知厚、命德、江陰人。成化間、擢功、名、筆、因、趙、唐、荆、川、以、羅、官、合、家、居、介、

水、燕、塞、得、雲、復、堆、白、羽、失、施、初、志、。子、美、人、文、章、以、詩、寄、世、之、孔、明、事、業、湧、清、維、

得、出、山、人、何、焚、似、草、在、甯、山、高、。又、策、有、馬、送、先、行、臨、一、不、憚、勞、。其、此、詩、爲、今、越、朝、中、歸、余、未、

清、師、光、龍、谿、間、王、公、。撰、所、江、陰、侯、侯、寇、送、舊、行、聞、詩、見、吾、前、。又、自、嘉、靖、三、十、二、

年、者、侯、寇、由、四、至、。殺、之、人、盈、野、。至、三、十、七、城、入、年、防、間、。即、得、無、所、。然、寇、亦、入、

因、之、郡、。唐、元、公、據、詔、之、所、。殺、。則、詔、海、龍、谿、也、。弟、子、斗、大、。然、之、龍、谿、果、之、足、說、以、

德、如、江、此、。而、之、詔、之、三、說、百、如、年、後、。何、猶、其、歷、歷、。頌、師、之、所、。而、云、況、。當、荆、日、川、之、拜、身、衛、受、之、

非者惟乎。不謂知與。感丁而元已等。且號並爲荆講川學之人。品議而論不平。心、

胡柏泉祭文

嗟嗟我公、遽至是耶。公以正學介節、退處林壑者前後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無愚智皆知仰而重之。至卜出處、以占世道之否泰。比甫召用、而又遽若是也。則九州四海之倒懸、將孰與拯。豈民之無祿、而天未悔禍耶。嗟嗟痛矣。雖然、公之存也、天下之人仰之愛之重之。其歿也、天下惜之傷之痛之。真亦生榮而死哀矣。公又何恨焉。所可恨者、賊未滅而身先殞。師甫治而星早墮。是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矣。撫柩一別、遂成永隔。於乎痛哉。

薛方山祭文

荆川唐君既卒之、又明年、嘉靖壬戌二月五日、將安厝



於陳渡村之新塋。先期朔旦，其姻友薛某以瓣香束帛，牲醴果脯之儀，奠於几筵，因致辭曰：嗚呼，君以博古通今之學，經常權變之才，名動海內，而海內士人以御李識韓爲幸者，多奔走而嚮慕之矣。雖死猶生，夫復何憾。余追維弱冠卽與君知，而意氣相期，實有不在古人下者。旣而先後入仕，皆不究平生之志，此固行止有命，亦何足論。獨晚年元晦或異同於子靜之言，而互相參駁，終歸大同。彼不知者，乃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嗟哉，嗟哉。毛錐小技，淺丈夫之所不屑也。若君與余，豈有是哉。茲值君蓋棺之日，悼哲人之長逝，悲衆言之易淆，不能不一及之也。嗚呼，鍾期旣死，伯牙絕絃。落月屋梁，疑見顏色。藝士且然，矧余與君情其如何。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諒余之衷矣。

方山撰憲副薛子畏齋（甲）墓表云：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



徒川與中、先輩並論、蓋之、方山中晚丞年應、皆川以推理學備聞、至於時。畢
 方翔山、張籍、丘宗弘、（即應德、此）實好論事者、有云、謂、而區區實人、未嘗以
 有是也。應德往來、甚相知、厚。自舉業、第後、頗覺、稍已、存其形迹。余凡
 弄、於各、其間、耶。昔、柳子厚、謂、今、韓昌黎、言、豈亦、後學、抗、頗有所、師、鼓
 正、竊、笑、其、籍、爲、輩、人、也。余、每、謂、昌、黎、人、曾、作、師、說、後、豈、得、以、自、舉、業、之、
 子、之、故、秀、而、遂、執、侈、然、亦、借、不、應、可、謂、以、不、信、重、耶。應、德、亦、嘗、有、信、感、執、于、事、人、爲、言、
 云、彼、乎、不、間、知、者、得、乃、遲、云、其、文、計、人、矣。相、鼎、經、元、之、考、註、此、書、也。即、又、方、知、山、當、祭、時、文、信、中、有、
 方、構、山、之、者、矣。元、吾、名、荆、山、師、少、讀、方、此、書、七、歲、據、方、此、山、則、荆、川、嘗、自、問、必、業、先、于、
 于、荆、川、去、然、當、荆、作、川、會、元、第、先、方、山、有、許、仲、貽、川、者、曾、以、山、窗、試、相、曰、
 質、君、謂、往、須、川、防、其、以、出、一、藝、頭、視、地、方、也。山、稽、荆、朋、川、方、山、之、平、以、日、文、書、相、函、質、中、
 者、耳。且、荆、川、請、益、制、藝、事、荆、之、川、雖、遲、行、而、之、治、諸、之、可、猛、知、也。精、方、
 山、後、且、轉、請、益、制、藝、事、荆、之、川、雖、遲、行、而、之、治、諸、之、可、猛、知、也。精、方、

姜鳳阿哭尊師荆翁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五月丙寅朔、越有十日乙

亥門生某謹爲位於天寧之僧舍、告於尊師荆川先生之靈而哭之曰、於乎、惟公道德文章、爲世著龜。泰山梁木、舍公其誰。方以救時而一出、何期與世而永辭。凡吾同志之士、亦旣以聞訃而爲公悲矣。某也辱游門牆、教聞其至、生我成我、恩何有二。寢哭之哀、方舉、雖嘗聞訃音而致傷、心喪之禮未成、故又假僧寺而爲位。憶昔所海之行、曾於茲而信宿。送盧溝、復良鄉、若情牽而意逐。驛亭杯水之遞酌、方庶幾有疏食水飲之風。詎意數夕之歡談、竟兆乎終身之痛哭。顧予之爲鈍、而非先生、誰肯策礪之以爲才。擬陳詞以一寫、筆欲下而心摧。瞻去途之在目、人何時其能來。塔有鈴而爲聲、若助予之興哀。尙饗。

又鳳阿祭文



嗚呼、衆於俗爲易隨、惟有志乃能立。非高明之與遊、孰景行乎先哲。惟先生卓然不苟、自少之時、蓋方修業於舉子、卽以聖賢而爲師。蚤歲登朝、名魁海內、勵行飭躬、道高當代。義關身世、再疏皆休、來歸林泉、樂以忘憂。學者赴之、如渴與飢。及門之士、虛往實歸。精金百鍊、幾二十春、救世而出、乃隕厥身。於惟先生、文章道德、爲世著龜。藝無不通用、無不宜。義利之辨、如析乎秋毫、而不爽出處之審、能勇於急流而不疑。由初士^③以至沒齒、未嘗有一絲一錢之輕取。自暗室以及大庭、亦未始有一事一念或欺。學識其大、尤博而精、根究百氏、豈惟六經。千古獨得、千古折衷、既深發乎周孔之秘妙、以尊德性、以道問學、又總集乎朱陸之大成。至若道義苟非、在一介而甚重、片言有謬、則雖死而亦輕。人之與先生處也、方

交緣未湊之初、若越南燕北之難乎其合。及其道洽而情契、則又不異乎手足骨肉之真誠。知先生之深者、謂其無私難悅、從先生之久者、又信其有懷之必傾。蓋先生既嘗砥礪乎名節、又能涵養乎性情、是以智圓行方、兼乎惠之和、而尤不失乎夷之清也。鳳、先阿與莊、南、翁、有

云、能、出、世、然、後、能、先、能、混、世、胸中有藏、既富既盈、發而爲言、

如叩斯鳴。詩則子美詩聖、堯夫別傳、蓋兼二妙以爲一、於以摹寫乎性靈。文則儒先之精、史漢之法、既可橫視乎名輩、抑疑前身爲莊生。方其凝神注思、筆不苟下、則枯枝蠅甲、碧落蛛絲、若將嘔出乎心肝而未已。及其理到情會、得意而得言也、則又百轉百折、隨物賦象、一任其曲直與縱橫。嗚呼、人一死而皆空、惟三立爲不朽。若先生之蘊、若撞鳧氏之鐘、乃其傳世之寶、用世之具、雖



少見於文字之流傳、以及薊門淮海之奏功。若夫可傳而未盡、與所施之不及究者、則固與先生而俱往矣。能不下夫滿襟之淚於英雄。嗚呼、天子之厚而嗇其施、且奪其年、人皆宗之、而或又毀出於求全也。是豈非造物者之所忌、而人情世態亦有時而遷。雖然、疾已革矣、猶駕言以行部、而從容於死丘之在前、是又豈非中自有定、雖造化亦不能困之也。故能若是之周旋。鳳衰狗喪之譏、蓋從古而皆然。人之信先生者、而既多、且既有公是於普天矣、乃先生於毀譽利害之來、則固久置之於度外、其又何恤乎人言也。某也聞訃京師、既嘗執喪於僧寺、轉官西蜀、茲復來以申意。追惟往歲、某方憂制、移家毘陵、師模是爲。戊午之夏、應召北上、某迎自京、實慰予仰。歷先後凡數載、每追隨乎履杖。時策騎以相過、或

操舟而同往。指前修之可躋、撫俗學以興歎。深夜款款之談、幾忘勞而達旦。剖疑闡幽、更端發難、提醒我心、庶登彼岸。許我婚姻、孰爲先容。感恩在心、欲報無從。持瓣香而舉奠、敬以爲乎南豐。惟尊靈之降、只其少鑒于予衷。尙饗。

又鳳阿寄凝庵書

天不祐賢者、終領當世之責任、使老師壽限竟止於此、既可爲世事痛悼。某以不肖之身、辱與進門牆、鞭策成就。方自幸有所依歸、而遽聞此、此尤不可爲某一人私痛悼也。聞訃以來、每日行住坐臥、皆若病心而解體、以此知兄抱終天之痛、尤不能堪。雖然、哀之於身後、莫若追念其教言於生前。先生雖已卽世、其所不死者、固在也。是在吾兄及吾輩爲門生者、相與勉之而已矣。所諭



先已切切繫念、不獨兄爲之子者有是心也。治喪之後、聞當一來京師、諸所示盡、諒尊使一一能轉布矣。承家之要、恐不出壽、重周慎數字。令叔及同門中老成諸兄、凡事望咨議而行、并以此質之如何。連日雖執心喪、尙未及爲位郊外、一復其慟哭之私、故淚腸鬱結而不能盡。

又鳳阿寄款庵重庵書

大賢卽世、海內凡以道脈相通者無不歎惜而悲痛。矧吾二兄及令姪尊兄乃先生之愛弟愛子、及我門生輩、嘗叨受老師父天高地厚之恩者乎。數日來痛不可堪、以此知三兄之情更有甚於此者、恨不能卽生羽翰、一訴彼此之哀曲也。雖然、徒哀亦何益耶。先生有已就之緒、惟吾輩善繼之。其示就之志、亦惟吾輩善成之耳。

古人言、卽日有四方之賓來、人將於此乎觀禮。久之而百凡應務、須盡從恬養靜守、以無忘先生之訓言。此固我二兄之餘事。至於令姪尊兄時相與勉之於大事、期以道門之慶、成身成家於將來、則尤我二兄之責任也。連日雖執心喪、尙未知所以爲情。茲將討求古禮、爲位於天寧僧舍、追老師去時之蹤跡、以少紓戀慕痛哭之私、而未果卽出。故尊使行、殊覺腸結而不得盡也。懷亭聞野、止菴慰懷、諸兄想時時有相嚮失聲之舉。弟爲一官所羈、徒增愧恨耳。

萬履菴祭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祕。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



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齷齪矣。甯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之奧邃、觀萬物之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笑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

益也。佛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竅竅、靡不悉得其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屋不輕易一椽。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今有聞、乃豁然今無累。收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渣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



齋。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續、變態偏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讎、見善而如嗜。卽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歔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倏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嘗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

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奉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託之以撫治。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於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斃。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卽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阗。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



力詆。邇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尙不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嘒嘒者之喙、和自蚤歲、卽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遍身無病爲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噓之以冰壑之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和之以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沅、聞之浣慰。惟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

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卽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及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嚶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生何意、木壞山頽、其奈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配先生之嗣、託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詞短意長、孰知我懃。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涕淚。聞至人兮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其爲我歆、抑爲我噫。

王方麓祭文

古稱王佐、公也其人、道則未盡、抑有其心。公心明潔、江漢秋陽、措爲事業、發爲文章。方其未試、管樂自許、指麾若定、伯仲伊呂。決機兩陳、矢石交下、身先將吏、意氣整



暇。公若未死，寇何足平。何彼悠悠，忘公之成。朝廷用公，公爲世用，富貴功名，公豈爲動。薦引非人權門網羅，公皆不染，如涕入河。這時清明，論猶未定，人爲負公，公則何病。憶昔避寇，公來敝里，始得識公，遂爲知己。孜孜接引，欲人之善，賀氏夜語，誨我不倦。隨事有發，皆啓其端。愧予小子，靜對無言。自見之後，學覺有進，誠之所感，不在答問。樵之於公，不同於時，雖未及門，可謂心師。忽忽廿年，始拜公墓，宰木已拱，庭宇猶故。裴回顧瞻，爲之出涕。公其格思，鑒予誠意。

御史、謚恭簡。明史及沈、與分明宜相抵行格者。

莫中江祭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一動，可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士用是程。辱不

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國盡瘁而捐生。蓋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邇及門之有日慚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別之幾何遽永隔乎幽明。予懷愴怳延首涕零攝束帛以邁往跪敷衽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木壞山傾是非千載孰觀其深。哀哉尙饗。崇禎集

王孚齋祭文

嗚呼孔孟既徂聖統中絕。天啓有宋挺生羣哲聞知見知墜緒斯接。自茲以旋文喪澤竭五百年來詎無豪傑或迷本源誤尋枝葉。獨有陽明克紹前列空竇剗蹊誕



開聖闕。先生睿資、神契妙合、不識一面、直趨闔闔。知學之士、不謀咸曰、濂洛關閩、暨於吳越、異趨同歸、千載一轍。嗚呼、先生之沒、可以無憾矣。至於藝苑、種種殊觀、欲名一家、沒齒鑽研、志於道者、鮮克相兼。惟我先生、洞見一原、精粗大小、悉扣其元。詩參李杜、文軼歐韓、天文曆數、龍韜虎鈴、刑名錢穀、字畫丹鉛、陰陽占候、騎射劍仙、包羅勿洩、靡不精研。多能非聖、天縱乃全。嗚呼、先生之歿、可以無憾矣。意言諸生、搢衣門牆、多居陽羨、或寓游塘。藉名舉業、方鳩羣良、啟發引迪、輔翼匡襄。庶幾狂簡、借之大方。仰窺雅志、樂善無量。孜孜業業、啟處不違。晝勤宵惕、望道未光。宏濟四海、一飯不忘。忠信節義、若渴需漿。人有一行、或邁彝常、不惜齒頰、獎借掄揚。人之有技、足以自將、不遠千里、求盡所長。先生讀書、手不停披、

日覽心契、妙旨無遺。六經正脈、二氏毫釐、芟夷諸子、會通羣儒、剪裁班馬、點竄諠舒、鈎元提要、錄大采奇。時乎行樂、山巔水涯、濯泉淪茗、剔蘚摩碑、詠風浴沂、訢然忘歸。時乎閉關、庭迹封苔、斂膝危坐、澄然心齋、七情未動、覲我本來。逍遙林下、幾二十年、一旦有聞、領悟超然。半絲不掛、萬境昭宣、兩忘物我、與天周旋。昔也固守、今覺其煩、昔也峻立、今覺其偏。無適無莫、能方能圓、隕乎其順、確乎其堅。方其退處、若將終焉。及被召命、幡然而起、爲國爲民、無以有己、展我經綸、大難斯弭。北使薊遼、按行營壘、邊關振飭、堵截大舉。南來吳越、軍情督視、矢謀殫力、賊勢乃沮。提督淮揚、規畫處置、精密謹嚴、事垂就緒。天不佑民、哲人遄逝。傳不云乎、邦國殄瘁。嗚呼痛哉。或疑先生之論大道、獨拈性宗、恐遺乎末、單刀直入、恐



傷於捷。伊川晦翁、或有未協。嗟乎、千聖同堂、詎容一說、言則人殊、理無差別。矧夫末以本存、頓由漸發、師與儒先、孰云乖刺。或疑先生之於出處、時未可爲、深藏則宜、勢未可就、輕徇則非。苟抱利器、求試盤錯、僅同虞詡、功利是較、自處太高、忘身受託、比於龜山、貽譏不度。噫嘻、不然、先生之出、非人所測。蚤懷康濟、閔時憂國、林栖木食、豈誠遜逸。南倭北韃、蒼生交厄、痛癢切身、使我心惻、適有其機、何忍復失。君命之來、異乎處士、旣復舊銜、便爲朝侍。召以官名、避則爲罪、用之則行、召不俟駕、孔氏家法、夫誰敢訝。竊嘗論之、先生之處、道似伯夷、及其用世、再覩商伊。一清一任、各以其時、大業未究、天實爲之。某等久坐春風、同受罔極、不殖日落、匪頌則晝。尙冀先生位登三事、治還古昔。雍容來歸、再陞講席、進退古今、

踐修形色、庶廣厥傳、無俾曠寂。孰意緣薄、梁壞山頽、遽失怙恃、窮何所歸。窀穸在爾、杖履無時、敬陳觴豆、涕淚交頤。九天徹聲、萬古含悲、共期不負、仰答恩私。又峴谷頤、哲人既云萎、吾儕欲何之。精神滿天地、康濟乃書詩。星驚擾馬、拱木泣鵲尼。已矣。二子、還誰得髓皮。

皇甫柏泉輓詩

矢心懷北闕、扶病起東山。迢遞胡關外、驅馳戎馬間。龍韜聊自試、鶴馭竟無還。落盡淮南桂、悲來誰爲攀。奄棄人間世、空留海上營。二軍齊灑泣、一市罷言征。凱樂成蒿唱、牙旗表素旌。更聞遺草在、猶是出師情。

劉嵩陽輓詩

扈蹕當年染玉毫、山中較獵挽烏號。英魂一夜歸何處、怒湧江湖百丈高。

周訥溪唁公子鶴徵書



尊翁鍾天地至靈之氣、繫天下極重之望、否運望其傾、
羸民望其肥、雍熙之治望其致精、一之學望其明、遽爾
不祿、天胡爲其然也。此豈一家之哀、乃天下之哀也。百
身莫贖、天道將若何。凡聞姓名者、莫不驚悼、而況素辱
教愛者、哀怛如何。在足下天性篤孝、遭此大事、誠難爲
情。但宅上世德望重、尊翁名世事大、四方觀者於是後
來責者於是更顯、勉思大孝、慎護眠食、以慰海內知故
之懷。俟賤疾稍可、奔走當圖躬弔奉慰。

趙大洲與羅念菴書

某居甚僻、大洲獨在人家。六月末始聞荆川下世、正爾痛
傷。公三十年骨肉交情、悼慟可知矣。嗟嗟斯人、名溢千
古、神遊八極、小年促質、烏能限之。第吾輩後死者日益
落、莫單子耳。每一念之、神傷慘怛。知其無益、始回向本

參而倏爾之間、前之感念又復萌作。蓋撥之不得、澄之不能、不知何日能忘之也。想公亦同此情耳、奈何。

又大洲與姜鳳阿書

昨者郵亭夜語、

是時鳳阿在粵中。

爲珠江勝事、作後來之口實

矣。且聞荆川公化去、事殊痛快、此其不朽之大者、他則所謂出其緒餘耳。其出處之說、僕以語人人、皆茫然、惟門下聆之便忻然、以爲確論。然惟唐子可以此論、若他人則效顰矣。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足以此義如何。

又大洲與胡柏泉大參書

荆川早逝、未盡平生効用之志、可痛可痛。冢嗣之託、惟公深友在近、不可不加意、想不待丁寧矣。

民國二十六年清明掃墓節地方公祭文



嗚呼、先生少登高第、名動八垓、推倒流輩、時稱才人、文滿一家、筆張三軍。而公不屑、乃力求之心身、嚴辨義利、務去欲根、粹然理學、與陽明白沙爲倫。初仕職方、後改稽勳、再起春坊、兼掌絲綸。可迴翔而至公輔、已爲禁密之近臣。乃公必欲致君堯舜、竟以疏諫而歸臥乎江邨。時方承平、競起而爲文酒詩譙之會。公獨不然、入則錢糧兵馬是計、經史子籍是治、出則山川邊塞是圖、弓矢劍矛是肄。蓋腹擅馭以蘇韓柳之長、而身包關張趙馬之技。以射法授萬思節、胡廬山、以槍法傳戚南塘、俞天被。自文武分途二千年、而重見公門之干城桃李。惟國醫能蓄七年之艾、而豪傑能開一時之風氣。廿載林泉、公亦老矣、甘耽柱笥、不復出仕。天見貪狼、地出封豕、威弧不張、寇警海至。閭里塗炭、東南鼎沸。公日擊痛心、忘寢

廢饋、欲爲被髮纓冠之救、而有「不與俱生」之誓。丹書忽來、先生投袂。燕雀啁啾、大鵬翔起、雲帆挂海、日八百里。接戰大洋、短兵彌厲。一賊登陸、軍令必誅。崇明廟灣、三奏捷書。嗣是以後、寇氛絕吳。公以盡瘁、殞于道途。閩越逋寇、遺之戒俞。方公初出、職僅郎中、官視軍情、與巡按同。本無兵任、文檄是宣。高坐省城、原可自安。公曰不然、吾有誓先民、陷鋒鏑、吾何生焉。諸將縮後、公騎獨前、親冒矢石、行提督權。戰鬪方急、巡撫告旋、旗牌皆去、公張空拳。人謂推擔、公任益堅。我本愚人、比寧武子、森森滄溟、無還有死。羸弱咸奮、喻公忠義。泊乎開府、病已入骨。四月都堂、戴星披月、振飢不遑、馳驅僕僕。齊年武侯、平生志畢。綜公一生、事事奇迥。束脩亦辭、餽貽盡屏。飲水漱石、有過乎夷清之聖。爐扇肉帛、綈帷車乘、咸捐不用。



又似乎頭陀之苦行。不尙空談、貴踐實境、上索旁搜、精思苦訂、兩戒三辰、悉歸釐正。餘及曆算、尤嗜若命、推測邃古、靡施弗準。卽論藝事、亦足與孔子之游夏齊驅、由求並聘。本無宦情、易退難進、晚歲幡然、竟應詔命。士論疑駭、謗飛遠近、不爲却顧。又確乎孔孟之自信。焦頭爛額、甘投湯鼎、惟希水火、得拯百姓。其自任也、更勇如耕莘之伊尹。凡此大無畏之精神、洵足廉頑立懦、救吾國異怯之病。同人等或爲鄉邑之後進、或以遊宦而履歷、聞風激發、熏德真切。摩方長之龍鱗、拜新封之馬鬣、修地方政府。念未靖之鯨波、彌撫今而慨昔。節居禁火、春近重三、華表日暖、墓門草藍。聞輦鼓而思頗牧、有酒惟澆趙州之士。望嵩高再降中甫、破浪重掛滄溟之帆。

附錄去年築堂植樹之節、公祭春滿桃花紅、車騎此志感、井

夫凌東。竊空巷來。拜說荆。且川墓。爲年激。閩當年。此死事。樹忠。潯公。漸提。覆壺。行士。
百人載。生去。年彌。空前。若常。在堂。世堂。傳明。入編。半連。綸兵。光公。排去。羣于。石今。如四。
營。生。編。鼎。元。別。聞。有。尙。興。錄。波。九。手。泉。點。陰。符。含。慎。多。家。藏。註。鐵。陸。戈。符。久。
獨。經。尋。刊。西。入。興。兵。垣。槍。處。編。公。雲。在。孫。鼎。興。元。紅。樓。不。肖。持。七。槍。載。錢。塘。成。塘。元。供。敬。燎。燭。
爲光。見。公。咸。有。自。遺。著。言。紀。俸。效。典。新。書。年。朝。年。歷。寒。蛟。食。鼯。不。敢。到。野。丈。蚶。夫。舍。身。紙。當。
家。幕。灰。祖。人。宗。淚。有。落。望。不。歸。臺。孫。轉。復。頰。生。羣。子。公。子。莫。生。酒。來。公。燕。家。子。高。知。義。運。刻。故。
填。賦。詩。有。永。身。作。不。能。家。衛。國。更。土。託。此。高。生。爲。莫。謝。上。邦。荆。人。川。

究誣一

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人、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譚最爲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尋陞職方員外郎、郎亡、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所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辭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覲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有，欲以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云。

傳後有書曰：唐公實有武幹，海上人屢言之。紀効新書亦載其槍法甚善。其出也，實遭生靈塗炭，人不以薦賢嘉宗憲，而反訾唐公陋矣。

姜廷善寶與王荆石錫爵閣老書云：公子孫開千億之



祥、今且繩繩相繼矣。忻賀忻賀。荆師事另有當聞於公者、謹錄如左。蓋其與趙浚谷等夙講輶鈴、爲經濟學術、而趙甬江督察時欲薦之、蓋借以爲重、而先師不欲也。時嘗避居金壇、不與相見。後聞薦不可已、則又避地武夷、以示終焉之意。薰而聞不欲出也。分宜則寄聲恐之。云聞唐荆川欲學矣。康齋視吾輩薦用者爲石武清、已難堪、至比今上爲英廟、非宜矣。其脅之如此。先師聞此言也、則往吉安羅念菴先生議可否。念菴以爲詞臣起兵事、不當避難、部屬官不當疏辭、勸之且一出而卽求歸。是以單車就道、到京不久、卽求得齋誥命差、果遂所圖。時聞陸錦衣對分宜言、此差非所以處此君。遂改差薊鎮閱兵、遂接差舟山視師。此後遂從事海上、不得脫離塵網矣。其到京初見分宜、與之分庭抗禮。後從薊鎮

還京而置酒相款也。則請先師正客席而虛巖老主席在下。其子實坐於傍。渠父子實不喜其人而待以虛禮如此。蓋用之而效。則是其用人之功。用之而不效。則徒負虛名者。用亦無益耳。人乃以爲因趙文華交驩巖氏父子。豈不冤之甚哉。此等語南雍待教時似嘗面及之。故敢述以私相告。今不敢別有希望。只就門生輩所立之祠。予之祠額。是所爲辯白其心迹之一端。而望公力贊申許兩公。共成此舉。似亦可以仰藉於高明者也。某不勝祈懇之至。

王荆石答姜鳳阿書云。大疏初舉三公舒傅陸自無他議。若令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騰矣。僕私袖至江陵所白而改之。江陵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總



裁之理。且傳史官慢謗。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冤。竟不知原稿之更冤也。

萬季野斯同書國史。唐應德傳後云。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忘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鮑遺一言。彼於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

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詩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敦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爲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漢

張居正均、以翰苑之華
坐致宰輔、鼎元註。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

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
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
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維
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
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
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新猷、功三
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
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
如公、何至若是之糜爛。以公之勞動而猶責之如此、又
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觀鄉邦之塗炭
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
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



之手、彼於理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
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
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
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
也。故爲之辨。此文係鈔寫致。

鼎元于乙亥孟冬時憤憤、發史別爲文荆川爲傳之于南。今得萬
里。其野言之辨、則予則似可前不作。已致有具稿。而公書、云江無陵副云、
亦知其言之辨、太過、則似可前不作。已致有具稿。而公書、云江無陵副云、
裁反之、後、竊義猶之理、此、不知、江又似何出于荆川之手。吾既又經
考與之、洪芳洲、荆川、陵之、且學友也、萬殺芳菴、荆川之高弟子、蔡菴也、
舉進之士、吳出江陵、之行門、而又不荆川鄉陵人也。江陵動之地、城荆川、
其伯以此爲然。又江實錄之、荆川進士、後書出唐公荆川有弟子、房云、吳
峻伯之、焉也。又江實錄之、荆川進士、後書出唐公荆川有弟子、房云、吳

不知出於
何人之筆。

究誣二



王貽上居易錄引徐學謨冰廳筭記云、荆川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苡薏酒、荆川以爲佳。分宜曰、酒故薊遼王總督餽予、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領之、至薊遼、欲馳總督甬道、王公自以帶兵堂銜難之。荆川殊怏怏、還朝、先以巡邊疏託白儀制啟常呈世蕃、內參王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嫌遠矣。乃以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聖諭云云四句。乃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苡薏酒之語謂荆川爲嚴氏報効、故不可知矣。貽上以爲如徐所言、王司馬之獄發指、雖由相嵩、荆川實爲搏擊、何殊文華之媒孽張牛洲耶。

吾鄉楊農先椿侍講與吳子瑞書云、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荆川王思賢事、會足下有他務、未竟所云、今爲足下

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在於荆川。蓋以荆川曾劾思質故也。今考實錄。荆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辛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劾思質。并劾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調輪外任。革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尙停俸自效。未逮問也。五月辛巳。輅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荆川先半載卒于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乃輅所爲。于荆川何涉。薊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見守邊者五萬七千有奇。軍額旣曠。習練又疏。荆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蓋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馭倭錄云。九邊練兵。總



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薊鎮。是荆川劾思質。雖思質二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荆川也。使思質死。果由荆川。士騏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反頌荆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史方輅受草部御史鄒懋卿言。思質病悻。不任事。當罷。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鄆縣萬季野云。思質以潘家口之役。恐把都兒等入寇無已時。欲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己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之。懋卿云。上下邊事嚴。喜怒叵測。不可劾。遂止。輅者思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三。繼言可罪者四。以順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末言宜亟罷爲民別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三。可罪至四。不請行誅戮。而乃言亟宜罷斥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

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輅所爲而實思質之
自殺之也。傳云輅受草懋卿蓋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
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之故遷怒及
之耳。不知懋卿此時不敢援實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
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荆川以閉口喝
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置之極典。又云荆川死
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坡公麟故事無
預荆川。荆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忍揣其父必死
而先爲報復哉。小人好議論詆誣先達類如此。足下

毋爲所惑幸甚。

楊博。邑先志。傳吾鄉林。康熙時所引。積家之學。同

勢

不得先應見此別本或不見於今北荆川集。覆勘見之。思質務

被

荆川疏論貶秩後。其年父清河楊亦照之捷。思質猶川因自

巨

南。思質先文北。導漏河一却。被賁數語。特爲漸補記。此文所載。於乃

先所志漢孟常止堂文集。乾本、新江武陽合志亦收錄。

吾鄉趙味辛

玉璣

亦有生齋唐襄文手書詩卷跋云、考公

成進士出張璣門、以不附璣、再起再謫。讀書陽羨山中、負時望者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晚以趙文華薦、商出處於羅達夫、達夫以爲向己、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公遂出、聞望頗損。論者至謂太倉王民應之死、實由於公。太倉嘗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貽嚴氏、公指圖中博者張口呼六、證其贗。不知此東坡論李伯時賢已圖事。且公在外日多、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應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總之、民應之禍、其積釁于嚴氏父子、已非一日、故蘄河變聞、遂行其計。而公爲兵部郎中時、嘗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民應降俸



儒藏

二級。又嘗序鈴山堂集，迹與分宜近。集序元解、鈴山堂世

人好爲議論，遂緣此附會耶。余爲鄉後進，恐流傳之言

易于入人，寢久而不能解，故因展手迹，詳爲辨之。且願

世之士大夫慎于出處，偶一失足，衆謗集焉，雖賢如公

亦不免也。待鼎元謂同，然其以辛之爲晚，荆川一辨，其美失意蓋猶以

俗辨詳矣。吾窺今荆更，將是與州四人部，議、原無足怪。文揚字

爲論之如左，細

藝苑卮言評當時文章諸家云：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

又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關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

深，新安見裁。自注：伯安立基，晉江毘陵藻

稅。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濶，大要盡之矣。



鳳洲先司馬思質府君行狀云、上節而練兵之議起矣。薊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竄逸。自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爲衛。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戍卒多異懷、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將熟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郎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迺以謂相嵩、相嵩陽驚曰、邊事弊乃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旣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君指、何復爲。且某長者、吾不敢以汚請。竟不答。

而某生入爲疏，則或言或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當擬詔，故或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不敢辨。中後漢書左傳及一紀部見。都御史鄆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啖相嵩，佯爲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困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鄆同年生，不賣我，果請歸。懋卿適爲屬草，授巡按御史方輅。輅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狗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懋卿曰：弗重，上勿聽也。上勿聽而王勿得歸矣，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輅適從受草，然府君廉無可迹污者，第極言病悸，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爲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劄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尙書鄭公惜之。



持不肯從重論、再駁、迺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

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中自府君歿之一

年、而御史輅得病歸、一夕自恨死。又一年而侍御史鄭

君論罷相嵩、戊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

蕃反狀、詔僂之、籍其家、相嵩為編氓以死。又一年而都

御史懋卿以嵩黨戍。下節。鼎元考王方麓西曹記云、邊

重言失陷軍而已、後比文臣守比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掩襲、

因言失陷軍而已、後比文臣守比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掩襲、

建、即帝意思、分宜始也。此鳳洲兄弟之所深痛也。思質之斬

也。公。曉萬曆間鳳洲為父乞恩卹疏有云、先臣數以口語詆觸

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

摘罪過、咸莫之應。乃以春防小挫、值臣父寢瘵杜門、嗾

其客御史方輅露劾、謂為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九重

有投杼之疑。臣父御覆盆之恨云云。

李于鱗王思質傳云。余觀世貞上疏追訟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嫉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威甯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腋之寇。于我^⑤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于虜爲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甯者^⑥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鼎元考鳳洲爲父訟冤疏不見四部稿中。其略見于麟撰思質

傳中。茲
摘出之。

鳳洲撰汪伯玉壽序云。北地古而疏。濟南古而棘。是時

一辨已字、公鳳洲。故元註。昆陵晉江暢而今。

鳳洲與茅鹿門書。上承丈大誨諄諄、拜誦白華樓續稿、神氣殊王。昆陵之後、主盟獨公矣。史記題評斟酌二君、更自有入心語。異時倘有所進、固公之餘惠也。

鳳洲撰姜鳳阿文集序、

上

先生少爲諸生、卽慨然有志

聖賢之學。反其成進士、入讀中祕書、晉史館、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昆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摳衣從之。中而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爲昆陵高第弟子、其學若有所根柢、而不知先生之學深造而自得之者也。中惟步驟開闔、精神筋絡、不無出入昆陵爾。眉山有云、歐陽子之文、非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亦曰、先生之文、非昆陵之文、而先生之文也。



鳳洲撰風土錄序云、風土錄者何、御史李公按吾吳四郡、轄軒所經、以公阜之業、試士錄其尤以風者也。其所推引而爲後進楷模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尙書瞿文懿公。二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晉陵亦吳也。

鳳洲爲顧箬溪嘉靖乙丑卒墓誌銘、謂箬溪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者、嘗從受學焉。

鳳洲爲徐文貞公贈行狀、上後以皇太子出閣、妙

選官屬、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中政稍簡、得以

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

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磨、爲聖益切。

鳳洲撰陳蘇山墓表云、蘇山舉鄉薦游太學、益肆力於



古。其交游亦日進。如張少保治、傅司徒頤、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中丞頤之輩。天下所推以爲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公。

歷考鳳洲關於荆川文字。惟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數語有詆之之辭。然文華薦荆川朝廷。雖召之卒未出也。越一歲而文華得罪。謫死矣。更越一歲。徐少湖相國函囑尙仰山巡按更薦之。朝命促之。巡按檄郡縣勸駕。而荆川始出。則荆川之出可謂得其正矣。時遷事異。與文華何與。鳳洲暴從二字。用盡千鈞之力。不嫌其煅煉過火乎。明史傳謂荆川晚由文華薦。于是人云亦云。此語遂牢不可解。是皆受鳳洲之誣而不悟也。願涇陽總撰荆川傳云。會有以邊材薦者。削文華不書。豈爲荆川迴護紀實也。所謂薦者。屬之少湖。屬之仰山。無不可也。而

諭祭文云、爰及公薦、起任兵事。鄭澹泉賀荆川擢僉都書云、今奉簡命、實由師錫。夫曰公薦、曰師錫、豈得謂爲文華之薦哉。薛文清增之召以宦官王振薦、即使薦由文華、亦何損荆川。且讀鳳洲乃父行狀、乃父固未嘗練兵、荆川之劾固不爲誣矣。思質請薊鎮入衛兵、無聽宣大調遣。帝怒曰、曩命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耶。鳳洲亦曰、桂嵩業已知之、又敕命按薊州卒所以不練狀。是薊鎮兵之不練、官廷舉知之矣。即使荆川欲爲掩飾、亦何從而掩飾。使鳳洲者非思質之子、而受荆川之任、亦將何以爲之辭耶。而鳳洲乃怨荆川毀其父不事事。思質之督師閩浙也、荆川病中詠詩稱之爲元老、祝之以早奏膚功。前之頌、後之劾、稱情而賦、當官而行、何所容心焉。矧荆川此疏乃覆勘疏、非專爲劾思質發、疏中謂前



此受命諸督撫皆有罪、豈專論思質哉。鳳洲謂薊鎮練兵徒爲名美、是直以兵爲不當練矣。而其撰倭志論曰、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是鳳洲亦主練兵矣。南方禦倭之卒可練、豈薊鎮禦虜之卒不可練耶。然何以譚綸戒繼光練之、薊鎮兵遂爲天下勁旅、爲京師保障耶。是則思質因循怠惰、閣置詔令、固無可譴言、荆川之論所不容已者也。鳳洲孝子之心、欲爲乃父迴護、文雖矛盾、處處墮荆棘中矣。吾于是嘆李于鱗爲思質作傳、于薊鎮不練卒被勘一事、一字不書、乃爲有見。然鳳洲乃父行狀言其父之死由于懋卿方略、不由荆川、則彰彰甚明也。汪、見凌、故爲華亭所推。

夫汪鳳洲、事也、可見其不、能、殺。

思質効行法、仇鸞暴卒之風、力御史王儀而奪之位、現

十紀嘉靖二年。二與胡梅林劾張半洲而代之、同爲驚于功名之士。其不肯媚分宜、則有可取者。其受任兵間、不無功可錄。然而兵事非其長也。徐少湖與趙浚谷書云、王思質襟度志向俱佳、至於兵事、恐南人終非本色。望兄開心與一講究。少湖知思質者。凜河之戰、思質爲敵所誤、舉動乖張、號令數易、師徒潰敗、賊逼京師、震驚朝廟。刑部上獄論戍。帝諭改斬。謂帝置之重典則可、分宜亦以公報私、落阱下石焉耳。不得謂其陷無辜於大戮也。然閣臣果能力爲營救、未嘗不可輕減。然此豈可望之陰險狠毒、素惡王氏之分宜哉。明紀於張經、李天寵、楊繼盛之殺、大書其官。又曰、三人死、天下冤之。於思質之死、盡去其官。書曰某月殺忤。明史思質與楊選並傳。史臣論曰、楊選王忬邊防甚疎、宜不免云。隆慶初、鳳洲伏闕



訟父冤、是時少湖當國、實左右之、得復原官。誅楊選者少湖也、思質復官而選終伏誅、思質有子而選無子也。鳳洲於荆川始爲誣之之辭、終且昆陵公中丞公不容口、且尊之爲文章主盟者、何也。以荆川之論其父本出乎公、且所論甚輕、其父之殺本不以此得罪也。除藝苑卮言兩條或係鳳洲少作、其餘書序墓銘則皆在乃父。思質公既死之後、使鳳洲尙有讎荆川之心、鹿門之書、鳳阿之序、即使情不可已、何難別尋話頭而必云云然也。少湖行狀、蘇山墓表、何難削荆川名不列、而必並尊之爲聖爲賢豪長者也。然其爲乃父行狀誣荆川者、何也。鳳洲之意、其父爲分宜所構而殺、不足爲辱、而荆川負天下重名、曾爲所劾、有不甘心焉、誣之以求相勝。然而事實具在、天下之目不可盡掩。荆川同志賢豪長者

猶多存在、故隱名曰某生。鳳洲此時實躊躇、苦難下筆矣。鳳洲君子也、迨其老且學道者也、其爲嘉靖以來首輔傳、雖於分宜不肯文致其罪狀、其肯與袁公疏奏無傷於其父之荆川爲讎乎。鳳洲題歸熙甫文集、自謂成年橋氣、齒牙之鏖、頗及吳下前輩。及見熙甫文有詆爲蜉蝣之撼、謂爲無言不讎、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卒且以繼韓歐陽贊之。故鳳洲於荆川初有詆之之辭者、盛年橋氣語也。終且昆陵公中丞公不容口、尊爲文章主盟、爲聖爲賢豪長者私怨釋、客氣消、而道心長也。鳳洲不仇荆川、其子士騏自無嫌於稱荆川胸中素具甲兵也。昔王龍谿爲薛方山所黜、後龍谿遇方山拜之、使思質而君子人也、當拜荆川、而鳳洲士騏又何以仇荆川爲哉。



荆川鳳洲固交相推重也。荆川於于鱗嘗輕之爲濟南
 生黃口學語未成。親與於鳳洲鳳洲之而不名。荆川
 爲兩漢解疑論新丁公條曰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
 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以後生與古大儒並提
 非甚尊鳳洲者乎。鳳洲之營救椒山荆川蓋心重之矣。
 王稚川尹洞山皆荆川莫逆友也皆嘗營救椒山者也。
 安知荆川不嘗與聞其事乎。荆川與友人多書鳳洲無錫
 華公鵠山門下士又以女女鵠山子叔陽而鵠山則以
 女女荆川仲弟重庵之子。荆川與鳳洲爲姻婭矣。且以
 才而言荆川知惜椒山寧有不惜鳳洲者乎。惜鳳洲寧
 有不惜其父者乎。矧思質之落落有同於荆川三十以
 前未學道之時則思質固亦荆川所引爲氣類者也。則
 劾思質者荆川公也。其欲談笑爲思質釋積嫌於分宜

者、荆川之私也。釋之維何、亦欲如教椒山者、斂其慷慨
激發之氣、深其含蓄沉幾之力、以教思質耳。荆川豈爲
居間行賄者哉。惜乎鳳洲父子不識荆川意也。鳳洲後
蓋知之矣。

荆川子凝庵刊奉使集、遺蘇州皇甫子循。子循以集中
與分宜書有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
一致之。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云
云。子循覆書凝庵云、人臣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
雖君命有所不受。在鼎元謂此引爲出不合、荆鎮何得以宰

相之意致之總督者。即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荆鎮川不勘

練兵、非勘失事。勘鎮白失事、又爲一事、在後一年。鳳洲、思
質行狀亦記得明明。明白。子循當時人、已憤憤如此、并
爲一死、無怪荆川矣。奇哉、奇哉。設使思質幸而免於大辟、

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既而

荆。後川王所漸、方不輅、勅兵、思質、失不事、乃降。論、棄二

市。乃今
子循
亦此
併爲
一
談、
明
明
不
明
不
白
之
案。
多極
多明
矣白
天

將受傳言之殃、既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使王氏藉此

以爲口實、而理其先人之寃、雖百口何以爲令先君白

乎。亟宜削之可也。然而凝庵不以子循所言爲慮、竟存

元[○]奉
年使
併集
刻刻
入於
荆嘉
川靖
集、問、
此後
書萬
仍曆

存集。中。卽今商印。是。此集既布之人間。鳳洲自見之。

子循此書既存之稿中鳳洲自亦見之。當時子循有鳳洲並負大名。

中士不遇鳳洲、亦常有文辭。然而鳳洲理其先

人之寃之時、不以此爲口實者、亦已知荆川之無私也。

荆川之心盡在鳳洲、在徐少湖歸老之日乎。鳳洲常

造之、必有以曉鳳洲者矣。鳳洲萬曆初爲父乞恩卹疏、



言相嵩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所謂郎中者、非荆川乎。荆川已論思質矣、猶云莫之應者、見荆川之論思質、止在事論事、未償分宜所求之私也。萬曆初、是少湖歸老之後也。鳳洲著作夥、其父行狀中有詆荆川之辭、或者未及追改乎。鳳洲言、少毛能與一于、追改等、思質之行狀、在四部、正文苑、諸公、晚歲、悔者。

荆川有愛護鳳洲父子之心、而世何議爲不利思質乎。王稚川材者、向分宜爭救椒山者也、及分宜罷、言者乃謂稚川不利於椒山、指爲分宜黨、擊之去位。鳳洲爲稚川七十壽序曰、卽回搏飯、參殺人、尙得以名與跡而疑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卽椒山哉。世貞旣雪其家冤、強起就吏、而言者追論之、以救仲芳爲倡狂議。夫以狂議責不佞、卽先生者、不佞所與聞仲芳事也、不當以先生不



利仲芳。以先生不利仲芳爲不可，卽不當責不佞以狂議也。夫言官者，公是非之衡準也。而若此者，何也？夫王稚川之救椒山，椒山在獄，書之年譜中矣。心與跡並著矣。荆川愛護鳳洲父子，惟有其心，况有一効之跡乎？言官之是非，尙無衡準，世議之是非，尙有衡準哉？鳳洲身受目擊，于是乎悟矣。而毘陵公中丞公于荆川子矣。

王材字子難，號稚川，江西新城人。呂經野先生高弟也。張夏，字維閏，源流錄云：江西新城人，司業時，王湛二家之說，或行。故嘆：同焉，指太宰，讀曰：難，是往，造業所請刺書院地，直累筆抵掌。故嘆：同焉，指太宰，讀曰：難，是往，造業所請刺書院地，直累而返金。王門高弟，子反官，郎署，是名王所，謂天有理者，蓋卽居王。龍谿子，名難，良造焉，弊于安，彈所棋，極時哉。得其竟，人謝而不往。於機，是就，高陵呂先慧名。其諸分宜，以學焉。以此觀之，康子對難山之請，劉瑾豈肯教李諸生哉？其於分宜，以學焉。以此觀之，康子對難山之請，劉瑾豈肯教李諸生哉？同也。然分宜，見明紀，信氏，竟與董入地，豈常入地，豈爲最山而并斥矣？見明紀，信氏，竟與董入地，豈常入地，豈爲最山所教？難者，荆川均天下。然分宜者，自也。然對山、川子，自難所教，分宜之荆川

無有鍾、天議及荆川者、衆口雖能鑿金、理終不盡、庶也。

荆川爲不利於思質、如徐學謨所云者、鳳洲爲乃父行狀無是說、李于鱗爲思質傳無是說、吳國倫爲思質誄序中無有鍾、天議無是說。鳳洲旣昆陵公中丞公於荆川、而吳國倫撰劉景韶墓表有云、上遣儒臣唐公順之來視師、亦尊之之辭也。弇州史料夥矣、豈有關於殺父之事不記。今鳳洲不記、密如鳳洲之友七子者不記、乃待徐學謨記之耶。且鳳洲父子旣積釁嚴氏、徐學謨云、荆川爲嚴氏報效矣、則荆川劾思質數百言、世蕃見之當大喜、不當大驚而轉爲刪削之、只剩四句、何不近人情矛盾如此。且思質卽以被荆川疏論遂見殺耶。事實可粧點、歲月亦可縮改耶。嗚呼、彼學謨者何人哉、何造謗而未工其術者乎。攷徐學謨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其改名



以媚分宜、則已騰笑簡冊矣。學謨初名學詩、字嚴子、言、得

罪、遂改今名、字叔明。見野獲編及列朝詩集、小傳、明詩綜、四庫提要、戒庵漫筆。官至尙書、明史

無傳、惟見七卿表及張居正傳。居正臨沒、薦徐學謨等

云云、則學謨居正黨也。居正卒、學謨又附首輔申時行、

爲鄒元標劾罷。乃興黨論、謂趙定干、吳復庵中即吳號召

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專與公卿大臣爲難。明

元標學案。鄒荆川子凝庵、則忤居正者、與吳爲同里同年、

誼至厚、相與講學、則固在學謨所指黨中矣。是則學謨

之謗荆川、由荆川之子凝庵而遷怒、而學謨之謂荆川

爲時相報效、則夫子之自道也。川既而思之、知學謨世謂荆

見之、大驚、刪荆川四句、云、乃不忘嚴氏相、脫世著乎。

鳳洲觚不觚錄云、百年前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

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巡察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夫

私謁本省大吏尙走甬道、思質雖帶兵部銜、荆川奉敕、實爲欽使、思質帶兵侍、胡梅林亦帶兵侍、荆川之所直與梅林協謀討賊、仍以兵部郎奉敕往者、咨行督院、未聞爲之屬也。且甬道之宜馳與否、自有制例。學謨胡以知荆川以是怏怏也。

世有謂朱子支解仲尼者矣、有謂王陽明初附宸濠者矣。朱子陽明不以是貶賢、而爲是言者人皆洞見其肺肝。徐學謨之說久沉之糞廁之中、乃百有餘年、而有王士禎者復撫拾張皇之、以荆川與甬江並論、直盲日盲心者矣。

長洲婁堅

明史補編

卷

祭徐學謨文

學古

全書

卷

四

日

莫知

祭文

不得

公賢、覆謂公佞。柄臣旣傾、日公捷徑。佞與捷徑、是當日士夫爲徐學謨之月旦也。婁子柔撰祭文、不得不作翻



案語。然謂學謨爲賢不爲佞、則必謂鄒元標、吳中行爲佞不爲賢矣。可乎不可乎。昌啓間爲張江陵訟冤復官者、卽爲江陵廷杖斥革之鄒元標也。方江陵獄興、奪官籍沒幾至戮屍。學謨方長禮部、受江陵知遇、未聞其能爲茅鹿門之訟冤胡梅林也。江陵知薦徐學謨、不知起復鄒元標、吳中行輩、腹中真草莽也。

丁元薦立朝敢言、可謂節概之士矣。史稱其嘗從許孚遠、顧憲成遊、是嘗學問者矣。然其無識而敢爲詆誣與徐學謨不甚遠。元薦謂荆川之出、弟子萬思節疏涕而諫。讀荆川與思節往復之書、當知其不然矣。然或據道路傳聞之辭、又或思節始有不然之意、故荆川與之偕往、取決念菴。迨念菴有此身非我有、安得伴處士之責、而思節亦爲獨有割藩籬、一意爲天下國家之贊、未可

知也。元薦不然。荆川晚年之出，士各有志，亦無足怪。至其四書荆川兵敗，且曰兵敗鬱死，吾不知其意所在也。元薦長興人，在荆川剿倭方域之中，成敗之迹昭然，其與徐學謨之父母妻子學謨荆川同時。廬舍皆嘗受荆川死力捍衛者，非在天之南、地之北、道路傳聞之有異辭也。荆川之死，以賢勞死也，而元薦書之曰兵敗鬱死。

西山日記前言中

荆川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而

違之，俾不通。荆川之生，未爲通也，而元薦猶欲其不通於後世。然宇宙間秉筆者亦豈元薦一人哉？孔子有所謂小人儒者，謂其可小知而不可大受，知一己而不知天下國家也。嗚呼！講學亦難矣哉。元薦又謂念菴堅不赴召，至託方外之游，以免云云。念菴與荆川齊雲別後，靜坐止止所中三年不出，聞荆川訃至，始下榻而慟。見胡



直念卷行狀傳雜錄。明又何嘗爲方外之遊乎。好爲游

談、不考事實若此類者、可勝道哉。破山、吾未長、敢信。若長

齋上起念、把履庵所講、只是私意而已。

又有劉廷璣在園雜誌、則又稗販徐學謨冰廳劄記者也。嗚呼、今執鄙夫陋儒與夫文人墨客而叩以乾元坤元之說、彼則瞠目不知所對。彼其心腹腎腸、與夫賢聖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之懷、相隔蓬山、固不知其幾萬重也。又若小人之於君子、本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惟知揣其影響之伺、兇其水草之性、以吠噬蹄觸爲事。是故賢聖之於世、欲求人人知我、人人與我合、豈不難哉。又有隔岸觀火之人、不知火中被焚者之痛苦驚怖。使後之訾議荆川者、生荆川並時、處南倭北虜殘破之境、未必不日夜禱荆川之出而振其困也。然又有事過境遷、

安坐自得、不感前此焦頭爛額者救之之恩、轉搖首張喙而索其瘼者。此則人心之薄、世道之衰、使英雄豪傑腐心摧志、有披髮入山之憤、而世事益不可救。

徐少湖曰、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此爲當時之誣陽明者發也。然亦可爲誣荆川者言矣。

荆川嘗教少湖迂其身、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以誠與才合期之。少湖教荆川以孔子之處陽貨處分宜、以陽貨處分宜、不與爲忤、敷衍之而已。荆川則有異于是者。荆川爲鈴山堂序、三復論世之說、是納約自牖、動分宜悔改之情也。誠。見荆川嘗與分宜同飯、語以人與物



同之說

不想是荆川

分宜慨然有遠庖廚之戒

見荆川

介

紀年見詩

雖分宜之不忍出于口、未必實動于中、然

荆川時時因物爲說、思以默移其殘賊之心、可知也。使

荆川久與分宜處、必不爲分宜所縊磷、而分宜之毒能

稍殺于前、思質之罹禍、不至其烈也。此易所謂君子有

包承小人之吉也。人譏少湖全是霸術、無儒者氣象、蓋

少湖用其才、荆川用其誠。然荆川奉使浙直、抵死不願

更入京、事平之後、雖遠除一雲貴僉事、亦願之

見荆川

書

是見分宜之終不可與處乎。嗚呼、無少湖不能去嚴

氏、嚴氏不去、禍不知其極也。然荆川能爲王陽明、不能

爲徐少湖矣。

陳眉公見聞錄記鳳洲父子積譽嚴氏事甚詳、有云、王

元美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

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有爲咋指者。此其開罪嚴氏一也。營救椒山、經紀其喪、慷慨酌奠、津遣嫠弱、又一事也。沈青霞冤死、思質北向唾罵不已、又一事也。無及清明上河圖焉。近人辰伯著有清明上河圖詳考、確知其於鳳洲家無涉。余曾在四部稿中見鳳洲題清明上河圖別本一則、茲錄之於左。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于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中、遂爲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擇端稿本加刪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緻可念。今在家弟所。此卷以爲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稿本者。其所云於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筆勢



道逸驚人、雖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真稿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又跋云、擇端圖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甚矣。嗚呼、使鳳洲父果以此得巨禍、鳳洲尙忍言哉。世多盲目、遂生譏言、能無爲之二嘆。

長伯考後人附會成王崑山故事也。宏世傳具有者。考思賢小之說、撰在嘉靖三十九年。世著、爲復仇世憤之具者。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而世居衰、凡三、在始、二十、年、三、月。十年、眉公爲鳳洲墓誌、言其無之、衰、待、未、終、而、以、世、蓄、之、亦、無、已、一、作、人、曉、聲、律、居、喪、以、不、莊、輩、不、

後、則室、顧氏宅已心敗矣、而猶之地而、更日把筆也。描寫之乎。有若袁江衰
作也、世山遂國井當以盧江發小吏行爲一鳳洲則作鳳洲。眉公嚴又氏云、天下之
但、而不知鳳洲爲新文章大家、而不知左。但精于吏事。六卿、而不知嚴
託仙風人、爲道遙、世之不知而公不竟其用。但知鄭魯年家法。但晚
食知寒士、倦龍倦百代、若己出。然則一海內、不知大公之獎護、盡公進、衣
附、獨之出。使荆川已公乎。得享大世、年、至不七歲、十入川、十、當不與鳳鳳洲、把
未能入道矣。鳳洲晚此年君喜於學、所好與已深、而云、所居大是在今日、恐
釋然鳳洲術、然其脫去塵于壁、契佛、乎、若荆則川一公也。

解惑

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云、唐荆川先生自登高科後、
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牌坊值者。先生悉辭
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
先生久高臥、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



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爲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嘉興沈景倩德符野獲編後輩侮先輩條云、甲寅乙卯間、王思質忤用禦虜功驟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時唐荆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同吳人也。唐舉己丑科、王辛丑科、相去十二年。王位已重、視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恚王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荆川之褊、然王亦自取之。

又邊材條云、唐荆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材矣。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揚、正值倭難、積勞中暈、盡瘁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鄭開陽若曾江南經略勒功三誓之一云、己未之夏、昆

陵唐公順之捧策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坻、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滅。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舶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卽登岸、未有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如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閃奸塞責、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填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屯於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地、不殺人焚劫、枵腹而騫竄哉。自此矢志、島倭聞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



殺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笑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朝廷、欺上帝矣。若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一也。錢名山振鐙七集讀荆川奏疏云、先生奏疏甚憾各總兵官縱賊、自以不能督厲諸將、罪合首坐。吾于是嘆戰非一人之事、必用自擇之將、自募之兵、如手足耳目之相信、然後可以成大功。荆川廢於時久矣、一旦出山、與諸將未識面、欲其相率而趨死地、其不爲馬謖幾希。吾因思先生自云恨少住山中十年、此謙詞、非實事也。將不識面、兵不手練、多住山中十年何益。昔者桂匪之亂、曾文正公守制團練、其所用將不出兄弟執友、其兄弟執友各自練兵、故卒平天下之賊。此國家之幸、亦文正之幸也。往者粵事起、大臣督師與督撫不習戰者、大率

覆敗耳。假使文正不令團結，奉命督師，無塔羅彭楊諸將爲效死力，其異于債事大官有幾。熊襄愍于才將之難得，調兵之無用，常痛憤言之，是以僅能主守，不敢言戰。從古以來，以不練之卒建不世之功，惟王文成耳。然宸濠驕脆，固非強敵，山谷小賊不能攻戰，其所遇非荆川比也。儒者成功，天時人事常相半焉，難以一例論矣。

荆川公臨卒謂假山中尙少十年工。夫以治學言，非僅言治兵也。鼎元註。

鼎元曰：李沈兩記於荆川出處大節，皆能識得，非若李戒菴、丁長孺之謂荆川之出爲染指功名，並其品而蟻之也。然李謂荆川禦倭失策可議，沈謂荆川禦倭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與丁長孺之謂荆川兵敗鬱死如出一口，是果胡爲乎來哉。沈謂荆川恚王思質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至觸聖怒，不免極



典一節、不佞于前辨之詳矣、茲不復論。今爲詳論其下所云者、以解李沈之惑、並以解天下後世之惑焉。夫公稟曠世之才、負當代之望久矣、卽沈記中所謂海內仰之如麟鳳、鄭澹泉所謂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者也。望之重者則責之也深。公建議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不令登陸。三片沙之捷、斬倭首一百二十級、擊沉賊船十餘隻。是公之能自踐其言、擊賊海洋者也。姚家蕩之捷、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搗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三沙賊遁、督總兵劉顯過江會剿、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公之禦倭何嘗失策、又豈無功哉。然當時之議之者、則猶未償責望者之意也。且腐儒眼孔見一卽兵戎、不論其事權若何、便以爲居將帥之任、分

閩外之重、卽責以李郭之功。不知公之初視浙直軍情、以主事署郎中奉使、職等監察、本無臨陣之責。鄭開陽所謂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軍伍且以鄉官目之、弗之畏也。彼殷浩、房琯、則據鼎鉉、秉斧鉞、承三推、董六師、居將相之位、執生殺之權、掃國內以聽命者也。以此相擬、何啻癡人說夢。荆川公于嘉靖己未十二月擢任鳳陽巡撫、明年四月卒、有提督兵馬之權者、僅此三四月、而此三四月間所辦者、爲調兵設防、請款振荒之事。而前此禦倭、臨陣衝鋒、則皆無其力、而獨行其志者也。世人見公銳以兵戎自任、多誤以爲出卽爲巡撫、而忘其爲閱視軍情、手無兵柄之官。觀覽不清、宜其論責多乖矣。且夫戰之克捷、在有自募手練之兵、吾名山師言之詳矣、而以曾文正之團練爲證。鼎元請



更證以當日之事。戚南塘俞虛江兩名將提卒圍岑港殘賊六越月而不克致動九重之怒。及南塘自募金華義烏兵鍊之成每戰輒敵倭數千卒平大寇成大功。此一南塘也。豈其前後勇怯巧拙之殊哉。方倭人之始至也。以五十三人越地數千里殺人盈野。乙見前嘉靖即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碎驚奔潰散。孫家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荆川疏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鄭都憲與中書然荆川以如是之卒感之以精誠勵之以賞罰猶與悍寇持於海中者三月且有三片沙廟灣姚家蕩之捷焉。王龍谿云荆川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使公得自募一旅之師及其已得提督之

權而不卽殞命、亦何難乎。南倭北虜之寇、埒勳文成。然南畿倭寇則自公而斷、而世乃議其禦倭失策、無尺寸之效、與殷浩房琯並議、何其妄耶。何其妄耶。然則李沈之所記、亦有自來乎。吾又考之荆川集、有詩題云、浙中流言王游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咎、並以志喜。題下小註云、後總督細查王游擊喪兵之數、只九十四人、可爲一笑。此小註、萬曆本刪

韓印局本已有刪、餘。荆川與梅林書云、王游擊善鬪而不

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游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望風不進。王游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游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齡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一校土兵、其勁兵前時



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望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士兵何如云云。此書見錄存前集。此卽王游擊兵敗之事實也。夫喪兵九十四人、流言至二三千之數、此可見盛名之下之難居也。夫曰浙中流言、李彥和、沈景倩、丁長孺、長孺人固皆浙士也、彥和與荆川生並時、景倩、長孺生稍後。此三子者、秉筆著書、猶未免拾道途流言而紀之、亦異乎智者矣。鄭開陽崑山人、則固日擊荆川戰事者也。嗚呼、不讀世經堂集、不知公之晚出、實係乎徐公階也。不讀江南經略、不知公任事之勇與辦事之難、爲德于江南無窮涯也。

鄭澹泉每勸公以視軍情爲名、但當條上久安長治方略、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係總督提督事、勸之勿任、以舍虎爲龍爲言。而荆川公弗聽也。曰、看盡世事、只少一窟

武子之愚。我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所不計也。凡彥和景倩長孺所記云云、皆公自惹出議論者也。王龍谿曰、若真打破毀譽之人、被惡人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又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毀譽個甚麼。嗚呼、豪傑之士、邈乎遠矣。

荆川公會仕翰林兼宮諫矣。晚年之出、朝廷以兵部主事起之。以官而論、翰林宮諫清貴、而部主事卑矣。是故荆川晚年之出、朝廷非以官之爲急材也、而公之出、亦非爲仕、爲赴難也。如其爲仕、宜若王介甫之聞小官不起、聞大官則起、胡爲其昔爲宮諫、今乃爲部主事出也。此一義也。世無有論及、亦無有發之者、而惟斷斷於公晚年之一出、而口耳相傳、且有謂公出卽爲淮揚巡撫。

者矣。彼紀曉嵐輩號稱淹雅者，且然，遑論其他。此亦不可以不辨。

姜鳳阿與念菴書云：大洲先生自京師來，言及先師心事，即素以道義相知之人，亦無有能諒之者。過關中，浚谷公其意亦頗有疑。此蓋鳳阿言，大洲相與。又鳳阿寄陳松谷宮洗云：先師荆川公昔曾以手書慰諭，言欲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則必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云云。以此知豪傑出格作事，欲取信流俗難矣。至於素以道義相知之友，如浚谷公亦頗有疑，其情尤爲難堪矣。然荆川公竟爲之而一切不顧者，亦何爲哉。



編紵集

始本集。既而荆川其公朋好月投贈詩者悉錄之。謂

中、而續得歲月不盡。可續者、仍置之於此。

唐荆川太史養疴護國寺

見詩或明。百

張詩

張詩。字南浮。號崑崙。客於杭。方世居九敘。為梓其詩。考張

公贈荆川公詩。非嘉靖十三年。即十九年。在翰苑時也。

養疴謝金門。祇園暫休休。喧囂易塵昏。五色眩人目。倬
矣上才人。達生寡情欲。空王戒貪嗔。道士尚玄獨。神仙
快遨遊。龍驤徧五嶽。固哉金石謀。愚者苦自促。太史翰
墨林。德義比金玉。壯思飛縱橫。篇章極芬郁。煙霞泊綺
窗。風雲薄珍木。靈草非外求。仙芝自盈掬。鳳翮可翀天。
紫霧騰文轂。豈效世網人。進退惟陵谷。

偕荆川宿白雲堂

見詩或明。百

薛甲詳年譜

年同舉。進士條中。



每嗟題鳩變年芳、秉燭攜筇夜未央。漏盡客心殊耿耿、
月明山色故蒼蒼。浮生胥靡真遺土、末俗支離轉喪羊。
擾擾大千維夢覺、與君聊臥白雲堂。

寄荆川四首

寇盜何充斥、焚如靡孑遺。喪明終有慶、遇雨得亡疑。四
顧星河迥、重來草木滋。緣空悟諸有、臭腐卽神奇。

絕無同俗好、宇宙合誰親。只有雲山近、相招便角巾。已
知甘陋巷、肯復向平津。白首能憐我、如君是一人。

犬馬推予齒、君今鬢亦斑。百年纔幾許、一會復何慳。高
懷元物外、輕舉合人間。何必丹崖裏、蒼蒼未易攀。

良才不隱世、孔孟故依依。叢桂雖云可、柴桑詎忍違。默
存須閬闔、素履只庭闈。此情吾近取、君說是耶非。

寄荆川唐太史

見盧集

周詩

周此二字詩以言大觀在嘉靖丁倉人庚戌其間作惠

遼闊分攜後音徽空爾思。風塵違俗遠歲月著書遲。蘿
逕閒居日雲山獨往時。何年結蓮社擔笈一相隨。

和子循寄唐太史應德家見詩明百

焚魚辭漢闕歸臥碧山陰。竹徑攜尊過花源倚棹臨乳
探靈洞祕芝採白雲深。抗迹羲皇上逍遙只素琴。

和荆川題清溪莊二首家見詩明百

張 袞

張袞字補之號水南嘉靖辛未進士仕至光祿卿

書空多咄咄種樹喜田田。白酒頻邀客黃庭豈慕仙。興
耽尋藥圃歌聽採菱船。湖白連天色分明新水篇。

少慕三花樹蕭然五柳居。登樓看遠嶠閉戶著方書。堂
上頻呼鶴溪邊不羨魚。客來能賦者莫不是相如。

東荆川契丈

沈翰卿



沈東橋字子羽、江陰人。有石五川集。有文聲人江左。顧公顧司

送詩有云、又客途、行困才、鄉士、朋譽、詩動詞林。白髮、世愈、俗公、誰、青、眼、

雲山。則一所推。重愛惜、龍地、徒認。畫

千里烟波釣艇稀、海邊今見築漁磯。後車呂尚還同載、

前席賈生寧久違。獨往春洲搴杜若、肯淹別墅醉薔薇。

空山飽飫青精飯、漫道求仙意轉非。

唐荆川太史稽山話舊

見或明百

陳鶴

爾坐山公馬、來尋賀老家。別離知幾歲、桃樹已三花。樓

上燈明座、門前雨暗沙。故情猶似昨、時事轉堪嗟。

天界山房積雪盈尺、僮子疊爲五峯、每峯下作一塔、燃

燭其中、與僧錄程公共賞之、忽憶唐荆川冰燈詩、用韻

賦詠一首

華雲幘

空門積雪滿香壇、戲作層峯傍曲闌。瑤島巧依蓮宇淨、

瑤華清映佛燈寒。幻同蜃市連雲起。疑向珠宮帶月看。
一笑冰山何足問。開尊聊盡野人歡。

荆溪舟次寄荆川太史

前于人。時約履至。同

林臥殘暑微。秋高葉未下。荆南突千峯。鬱鬱若相逐。對
之懷故人。徘徊不能舍。倘獲接晤言。願以中懷寫。白雲
何悠悠。輕翼安所假。愆期徒詠思。水木澹雲野。

寄唐一應德

蔡汝楠

詳前

早承優詔返林居。滿院蓬蒿仲蔚廬。野徑採樵逢射雉。
水鄉穿沼試觀魚。碧山相對幽情愜。愚谷爲隣世事疏。
聞說經年謝詞賦。閒窗應注道家書。

淮西道中次荆川太史韻因寄

前人

南山寄跡數年間。撫景悠然廢舊編。還合渾忘爭席後。
爲官那計積薪前。淮流變蜃窺玄化。濠上觀魚啓妙詮。

祇憶知音唐太史、不嫌狂客恣談天。

荆川寄新茶漫興

胡松嶠

內翰遙絨陽羨茶、新春投贈意何賒。呼童出汲懸銀綆、屬婦行煎看雪花。且喜盤餐同屋角、不愁盃酌更天涯。椒花柏葉安時俗、莫被封侯悔別家。

次荆川贈萬鹿園

前人

滄海時聞動鼓鼙、老臣深念採薇詩。幄中舊富勤王略、掌上新傳破賊期。所念帝臣俱鷺鷥、不愁折服有窮奇。帆牆杭稻連雲轉、笑彼么麼竟曷爲。

秋日與荆川宿金山寺賦五首

前人

洪濤滾滾竟何之、樹影鐘聲復若斯。絕壁倒垂雙日月、隔江遙閃萬旌旗。憑欄忽墮憂時淚、覽鏡仍增報主悲。最是臨齋易生感、浮雲天際正紛披。



妙高臺迥接風煙。月色潮聲助惘然。四海風塵欄檻外、
六朝花鳥酒杯前。簾含薜荔繁香入、座傍芙蓉爽氣偏。
傳與魚龍莫浪戲、欲移帆影鷺沙邊。

吞海樓前翠霧消。石欄東畔聽吹簫。潮來殿角諸天動、
月上林皋萬象昭。異日繁華還此地、百年朋輩幾同邀。
狂來擬共遊仙侶、東望扶桑駕雪漣。

滄波浩蕩兩空濛。飛步底柱之危峯。遙分萬里鯨鯢穴、
俯瞰千尺蛟鼉宮。把酒潛聽老龍語、倚檻深憶屠龍雄。
乘槎破浪一取醉、壯哉宗憲希長風。

靈巖橫直大江渦。亂後重臨感慨多。東去塵氛迷海嶠、
向來烽火隔關河。傷心草樹愁疑在、得意蛙螾喜若何。
聞道和戎方罷戢、且須釃酒一高歌。

唐荆川攜觴邀余遊天甯寺次韻四首

薛應旂

詳



塵外樓臺次第登。不勞清供費山僧。霜前朱柿逢秋滴、
水上青萍向午蒸。客倦欲依林石臥、心閑猶厭野雲騰。
治安豈是長沙傳、譴謫于今愧亦曾。

十年朝市逐人登。今日相看白塔僧。石鼎香消紅火活、
竹爐茶沸翠雲蒸。雨花滿座蒲團靜、過羽飛空錫杖騰。
可笑黃粱炊未熟、不知塵夢醒來曾。

世路年來覺懶登。叩關終日訪高僧。晡時宿霧將收歛、
冬月恆陽尙鬱蒸。因謝紛華能妙悟、不緣降伏制奔騰。
利名海闊多沉溺、末路回頭又幾曾。

香臺拉伴喜同登。自信吾儕有髮僧。蘿薜任穿安用補、
蕪菁坐啖不須蒸。忙中常覺心苗靜、夢裏原無意馬騰。
盡說機關應解脫、直從參透有誰曾。

乞書記前

嗚呼、鼎元自丁卯以後十年之間、其蹤跡蓋不離乎吳越之間、周五百里之內。余之纂荆川公年譜也、實惟浙江省立圖書館繫賴。然館中所不足者、欲外求之而未能也。嗚呼、貧賤之困人、不其痛哉。于是形諸夢寐、見諸羹牆、而呼籲於四方之知識與同道之人、或託代購、借或託代鈔。十年之間、曩所求而不獲者、稍稍償其願焉。蓋宜興路鳴奇首爲覓贈王季齋集、第一、次爲我失潮州翁子光贈我重刊稽愆集、北平徐石雪爲代購熊南沙集。杭州徐曙岑介我而得讀萬曆本荆川集。同邑張季易介我得讀胡莊肅集。上海富晉書社收買本。且因同門奚昇初之力、而得讀李中麓閒居集。上海海受古書店收買本。因同事于照古之介獲讀世經堂集。爾、貴時、嚴世、王經、堂集、爲藏、西、湖、博、容



省立圖書館。現此書已移歸新館。天津趙幼梅丈爲假寄
 江午坡集。弟子巢章甫爲摘抄叢蘭館集。南京龍蟠里
 國學圖書館柳館長翼謀爲檢摘張陸兩文定及姜鳳
 阿、馮文敏等集。弟子錢耀山爲摘鈔鄒東廓、王敬所諸
 集。亦國學本。既而遇平湖葛稚威于陳讓旃席。假我蘭
 暉堂集。而海鹽張菊生丈特借寄其所藏鄭端簡公集。
 同事吳季明假我聶雙江集。長興王季歡假我見聞雜
 記及野獲編。永康程師湘宜興萬深祥假我先德兩文
 恭公遺集。無錫顧欽伯贈其先德清溪莊遺集。並爲摘
 鈔華鵠山巖居詩稿。嘉善倪微庸在甯波天一閣摘鈔
 登科錄。同邑顧嶠若假我晉陵先賢傳。董劍菴爲摘鈔
 毛古菴集。徐養齋山堂萃稿。而葉常茲于役昆明。歸乃
 購贈我李中溪集。嗟乎。鼎元行不出五百里之外。而獲

聚萬里以外之書、海內不可獲見之本、而猶摘其文字、詎不以以上諸老先生與諸友人之力哉。其可忘也耶。其可忘也耶。先是、鼎元嘗欲之北平圖書館閱書一月、日不我與。然北平圖書館藏本、若鄭端簡公集、李中麓集、程萬兩文恭公集、蘭暉堂集、胡莊肅集、徐養齋集、逵巡數年中、亦既得之。尙所欲查者爲周約菴之撫上郡稿、蔡白石之自知堂集、華補菴之勾吳集、劉汝素之嵩陽集、王士騏之禦倭錄等約十餘種。去歲冬、曾乞北平汪伯烈代往查之。報書云、書不在館。然此數種者、亦惟可供參考潤飾之用、而於此譜最有關係者、則爲江南經略、世經堂集、李中麓集、鄭端簡公集、萬文恭集、姜鳳阿集、王孚齋集。江南經略、世經堂集近在西湖圖書館、餘則求之館之外者也。今皆得之、可無憾也。而李中溪



集來自炎微、亦可喜也。且夫一人之智有限、兩目之用不周、吾因陳蠹園之詔、而知求萬曆本荆川集。得陳渡阡表、知覓西山日記、得丁長孺議荆川者數條、一一檢出實證實據、辭而闕之。丁將自此抱恨九泉也。因夏樸山之詔、知覓仙居叢書、得林介山與荆川一書、與萬履菴上荆川書對勘之、知荆川少壯之耿介子特、與晚歲之含弘、截然兩人。其進德之猛、變化氣質之速、爲不可及也。余之假書于西湖圖書館也、史叔同常翊之、得從容錄讀。而王昉士、高邕山先後假我明史、邵譚秋假我明紀、皆有功德于是譜者。昔鄭開陽輯籌海圖編成、歷述其倡首及中間佐助諸君子名、鼎元何敢昧之。嗟乎、浙圖書館孕此譜者也、其館外諸書則乞之乳者也。

江陰王希玉鈔子寄黃海南傳、奔牛陳兆琴鈔寄黃鳳阿傳、皆於荆川鈔子考有功。蘇州楊祖述亦曾摘鈔黃鳳阿

江集、元祐後始不假得、吳氏藏、本閱澄、謝一譜、稿、凡六、七、易、弱
弟鎮、元祐後始不假得、吳氏藏、本閱澄、謝一譜、稿、凡六、七、易、弱
嘗同寓杭州、
嘗爲助鈔焉。

乞書記後

天下惟富與貴不可求、舍是則無不可求。鼎元爲荆川
子孫、一日發憤欲爲荆川年譜、稽之家譜、惟明史列傳
一篇、顧涇陽李溫陵撰傳各一篇、趙平涼撰墓誌銘一
篇。查誌傳及世系中均不載荆川生月日。以子孫而爲
先世撰年譜、而不知其生月日、以家譜而不能考知先
世生月日、豈非皆可怪事耶。嘗謂撰年譜必資於行狀、
荆川行狀非惟家譜不載、且不知其爲撰者何人也。一
日冥坐、若憶爲洪芳洲撰者、然徧搜家譜又無徵。甲戌
歲冬至在海上、獲讀李中麓集、有撰荆川傳兩篇、讀其
前傳而得荆川生月日、讀其後傳知荆川行狀果爲芳



洲作也。愕然久之。于是求芳洲集益亟。託之吾友閩侯陳子南陔。又轉託之陳先生石遺。石遺方修福建通志。求之不獲。吾又函同安縣圖書館爲徵詢。地方人士亦不獲。凡友人有四方之行者。無不託之。迄不獲報。已絕望是書矣。然吾十年來徧閱荆川同志諸公集。又得擬庵公所爲陳渡阡表荆川事略。大備譜之數十萬言。即不得行狀亦無傷。惟心終不釋。迺懇周子邦式聲中央日報。徵之。亦以盡人事耳。逾月。寓京閩人林君承志以芳洲集報。謂仍得之同安。芳洲之裔。竟獲讀荆川行狀。知中麓所撰荆川後傳。大都將行狀轉寫一過。略有改動耳。而陳眉公見聞錄所記荆川惡衣惡食數條。亦多本之行狀。此皆已輯入年譜中。即吾前所揣。雖不得行狀亦無傷也。然行狀中記却楊邃菴相國索殿試對策。

較諸陳渡阡表爲尤詳。又有記三沙賊遁之前、荆川剿其必遁、欲設伏誘至伏中殲之。伏兵怯、見賊遁、賊亦遁。此事至有關係。又於集中獲讀安子介墓表、子介爲荆川刻集、卽世所著稱嘉靖刻本、不知其亦爲荆川弟子。余方輯荆川弟子考、欣獲補入、則余於是書豈爲虛求哉。曩余之求萬履菴集、姜鳳阿集、李中麓集、鄭端簡集、皆求之三四年、夕形諸夢寐、殆將絕望而後得之。而洪芳洲集著錄者僅有黃氏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並存目而無之、余謂是書已佚於乾隆前矣。迺今竟得之。而未獲是書、未讀中麓集之前、卽知荆川行狀爲芳洲撰者、豈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非耶。以是知天壤間惟富貴不可求、若先哲遺著、先哲精神之所寄、靈爽之所憑、苟竭誠以求之、蓋無不可得。余於以前所獲讀



諸書借之者與指示之者悉錄其姓氏入前乞書記中。復爲此記所以謝周子與林君也。將兩記附刊年譜後永以誌感焉。而數數爲任傳遞之勞者余從母之姪孫林清華也。芳洲從荆川與王遵巖遊悉獲其作文之法其爲瓶臺譚侯平寇碑敘事處卽學荆川廣右戰功錄不啻肖之矣。吾師錢先生名山每深恨痛疾於張居正謂居正之惡埒於曹操而其諂事馮保則曹操之所不爲。此集附錄中記居正嗾閩撫慘殺芳洲事甚詳讀之令人裂眦腐心益信吾師之言爲非過。芳洲倘有賢裔能翻刻是書一宣其先人之功烈文章與受權相貪吏之慘毒俾天下共覩亦一快也。不佞日夜望之矣。丙子孟秋鼎元再記。

讀甌東錄

嗚呼、吾讀甌東錄、則不獲見母、見母則不獲讀甌東錄也。先是、吾母病風三年、時作時瘳。是歲霜降之前、疾復大作、業逾霜降矣、謂有瘳理。而不肖之遲遲歸省者、適浙圖書館有文獻展覽會之舉。而不肖自纂荆川公年譜以來、惟於舊書籍寤寐是求。是日入會、盤旋久之、見甌東錄。甌東錄者、荆川公會試同年項子喬之所作也。荆川集有與項甌東郡守書、又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書、不肖之知有甌東也。以此見書乃大喜、孰知吾見甌東錄之時、卽吾母在里屬續之日哉。蓋出會卽奉吾母逝世之電、匍匐奔喪歸。在苫次、函啓圖書館長陳君淑良、乞暫留是書。暨葬母來杭、夏君樸山乃抱是書詣寓、俾獲讀焉。書十冊、有書啟、疏判、牘說、釋、傳記、誌銘、行狀、祭文、詩詞、頌、爲浙江省永嘉區徵輯鄉先哲遺著委員



會鈔本有缺字缺行其先已刊未刊不可知。項公爲廬州守廉其同僚不便也。飛書謗之將得罪。中丞周約菴（名金）公已獎雪之。謂項曰：我欲舉爾第一，而爾遇此等同僚奈何。項曰：若爲此遂棄某不舉，君子何恃而爲善？小人何憚而不爲惡耶？於張羅山相公孚敬之初召也，進開誠布公、人自不忍操戈之說；再召也，進敬以下賢、舜猶戒傲虐之說；三召，進包荒用賢、始終無間之說。凡此皆切中羅山之病。其爲參議廣東也，與黃泰泉少詹論鄉士大夫與本省二司相見，引古禮以相責而不肯稍自貶，蓋閭閻然有古君子之風焉。項公嘗云：予同年卓犖向上者，視他科爲盛。若羅達夫之純和、唐應德之剛健、楊伯修之視死如歸、黃士尚之處困篤學者，皆大賢以上人也。又與張吉山方伯云：仕優而學，倘又得

一二學道如唐荆川、王汝中者，相啓發，則所就益不可量矣。荆川尙矣，汝中亦儘有益人處，不可以人言而不及之與也。又云：喬以王聯誣奏聖明，目爲逆犯，應警菴從邊上遣官致厚餽於予，仍慰以聖明必平反之意。而南部郎中洪芳洲朝選，同年唐荆川亦各有書餽。嗚呼！孰謂今人中無古人哉？又與戚南山書云：平生得歐陽南野教益居多，而羅達夫、王汝中、程舜敷輩次之。間有不事講解，亦能夾持，則唐應德、劉實夫、章汝明、郭君弼、楊實卿、蔡亨之以下數人，皆旦夕不可少者。又與王湛唐侍御書云：自陽明先生發明千古作聖之訣，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宗之。某所知者，若安福鄒東廓、言水羅達夫、武進唐應德、永康程舜敷、福山郭君弼，遂寧楊實卿、泰州林東城、全椒戚南山、泰和歐陽南野、朝陽薛中離、永



豐聶雙江、山陰王汝中、茅治卿，雖才質不同，所造亦異，要皆所謂豪傑之士也。又與傅印臺書云：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奉道義以周旋。昔與郭君弼、唐應德諸同志，嘗以此相期於終身。又寄趙峻谷翰林書云：日讀抗時一疏，令人毛骨聳然。嗣又知與唐荆川同肝膈。荆川曠世豪傑也，邇來充養日粹矣。蓋項公之於荆川公，其書中不啻三致意焉。而鼎元之獲見是書，也可傷，而是書將來之傳與不傳也，未可知。故備錄之，使後世見項與荆川之交情焉。且項與羅念菴論學，頗有可採語，而世無知。項爲講學人者，黃梨洲作明儒學案，亦無道及。則黃氏恐尙未見此書也。余母氏陳卒以禹曆丙子歲九月十八日，鼎元少時家貧，艱難致之學，并記之。

南京圖書館閱書記略

吾師名山嘗謂鼎元子撰荆川年譜而未閱明實錄終爲一憾事。往予嘗欲至北平圖書館閱書未果。既而知其古本書多已移至滬上。不公開閱覽。丙子季秋。鼎元以奔母喪回里。既葬母。乃以其暇急走金陵之龍蟠里國學圖書館索明實錄閱之。實錄于荆川事晦昧不章。所爲荆川一傳近于謗書。然獲讀王樗菴田叔禾林東城諸集。皆荆川公之金石友也。頗得補充資料。又于姜鳳阿集鈔得與王荆石書論荆川出處苦心。以闢實錄傳文之誣。此書至有關係。鳳阿集中上荆川師書凡十餘通。已託館中人代鈔得之。獨未及此書。以此知事貴躬親。卽得此一書。鼎元爲不虛此行矣。又于明鄉會試錄鈔得荆川大父黃門公會試文三篇。如獲至寶。閱書凡五日。此外得者尙多。此行宿錢煒卿處。晤程滄波。周



恕齋、陸孔章、顧嶠若、錢易卿、謝稚柳。孔章、嶠若、易卿且助余鈔書。恕齋工詩，心交久，至是始面，治素齋餉予。又謁晤石部長蘅青、蔡司長子平、林祕書鐵錚，是數公皆有意于鼎元者。蔡公前年牧武進，爲修復荆川公陳渡草堂讀書處，厥功尤不可忘。林公與朱彊村輩治詞學有聲。自余閱書歸，爲文數千言，揭之報端，茲刺取數百字附譜後。嗟乎，甲戌歲冬至歸，值母病，未能奉侍湯藥，聞滬上有胡莊肅集，卽趨而之滬。茲親柩始入土，又衰麻驟出，雖以閱書之故，亦罪之大者。烽火四照，落筆惘然。禹曆丁丑歲仲夏之晦，離廬溝橋事發生後二十有八日。

校記

①「梁公」上當有一「狄」字。

②河：當作「何」，見《四庫全書》本《念庵文集》卷一七《祭唐荆川文》。

③士：當作「仕」。

④藻稅：當作「藻稅」，見《藝苑卮言》卷四。

⑤「我」下，李攀龍《滄溟集》卷二〇《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有一「爲」字，當從。

⑥「威甯者」下當有一「多」字，見右引。

⑦疑：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三《壽大司成稚川王先生七十序》作「擬」，當從。

⑧「事」下，右引有「者」字，當從。

⑨賊亦遁：「賊」字當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1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页数=874

SS号=12365588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978- 7- 5614- 3656- 1

SSLIB-JPG=<http://image3.edu.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b48&pid=1B7DE6B03E9F621B62282FAC5D548D2AEE5AAE825C71EEB86AEFED28EA62D9FBF907E817EF64BB6DD6473A04591C963D7F702AFCE27CF0BAA65B4CC5978F07CDA57A5E6794F4650DA3FF5C6AF588C0F81B16F5351E7EEAEDCAEFF6603DE5225251516DC7DBF89A4AA20B24EDB67EEFBD11C9&jid=/>

PDG=